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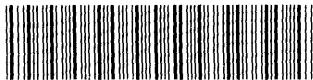
社會言情
小說

春城歌女

李薰風著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5 7573B

社會長篇
言情小說

春城歌女 下集



李薰風著

第六回

露水姻緣是啼不是笑

衣冠優孟憐我須憐卿

田夢北似睡不睡，眼前忽然一亮，急睜眼一瞧，原來天色大明，屋中一榻獨陳，那裏有那連玉環的影子。自己昨宵本是和衣而臥，却不知怎的，此時又剝光了，僅僅穿着一條小袴，又那上身及腿上都沒有衣裳遮掩，不覺哎喲叫了一聲，霍地坐起來，擁着一床薄棉被，自己癡思了一息，忽然聽見那院子裏，是連大奶奶聲音，叫着環兒道：「你去看看田大爺起來沒有，你爸爸走了半天還不叫他起來，到學校晚了，不是要受罰的麼？」隱隱聽得連玉環在連大奶奶房中，悄聲應道：「媽你自己去看罷，我不過去了。」又聽着連大奶奶笑了一聲，隨着房門開動，她蹣手蹣腳的走了進來。田夢北躺着也不好，下床來也不大合適，祇得仍舊坐着不動，抓一件汗衫來披上了，笑道：「連太太起得早，我睡着一閉眼，天就明了，連先生走了半天麼？」連大奶奶看見田夢北在床上坐着，便又喲的一聲道：「我倒走在您的後頭了，這是那裏的事，天已晴了，您醒了半天啦。」說完，她笑着笑着的，忽然一眼看見田夢北的上身，禁不住格格的，更笑得前仰後合，拍了拍手掌，說道：「哎喲！我的大爺，這可怎麼好呢？您怎的把我們姑娘的一件汗衫披上，這樣花花綠綠的，您穿出去真不怕外人見笑哇。」田夢北聞言，急的把身上汗衫抓下來，一看果是自己糊糊塗塗坐起來，忙中有錯，不知如何竟把連玉環的汗衫抓起來披上了，登時面紅過耳，一把拋到床裏去，一面又尋出自己的襯衣披上，穿袴套襪的，跳下床來，揉一揉眼皮，笑道：「我睡糊塗了，我睡糊塗了，也不是甚麼，抓來就披上，這真是太可笑，姑娘

要知道，那才更是可笑。」連大奶奶忍住了笑，去拿過一份盥漱的器具，擺在田夢北臉前，又取過一隻痰盂，丟在脚下，說道：「您漱漱口，清心去火，就明白了，臉水一會再給您打來。」說罷，她從臉盆架上取出一個臉盆去了。田夢北穿上小衣服，看那份漱口器具，是一隻玻璃杯，一條白銅刮舌和一隻化學柄的牙刷，非常小巧，顯然也是連玉環的用品。就含口水漱漱，刮舌刷牙，照例完畢。末後一口水，因為揚脖一漱，冰涼涼的，幾乎誤心嚥下喉嚨。這一來倒驚出一身冷汗，慌忙吐到痰盂裏了。連大奶奶打進一盆臉水，上漂着一塊羊肚毛巾，熱騰騰的，還連連問道：「你試一試，不涼罷。」大清早起來，若使涼水洗，那可不是鬧着玩的。」田夢北越發放下漱口杯，爲之後怕不置。洗過一回臉，連大奶奶拿過連玉環梳妝台前的雪花膏和頭油髮蠟，又笑着道：「田大爺，多少用一點，夏天去惡味。」田夢北胡亂抹一抹，連大奶奶那邊鋪床疊被，他就慢慢溜搭着，走到院裏小立。祇見一夜風雨，起早業已雨過天晴，院中將枯花木，經過一番水洗，益覺精神。土地上潮陰陰的，映着一片陽光，非常清爽。才站了一站，那連大奶奶慌手忙脚，就從屋中提來一件夾長衫，笑道：「大爺，給您這件衣裳，您披上一點，早晨涼的多了，您着了涼，我們担代不起。」田夢北忙謝了，接來往身上一披，扣好鈕，扣抖了一抖，笑道：「我也想走了，這時候出去，到公園裏玩玩，一定很好。」連大奶奶聽了她，却也想不到的，笑道：「您若上學，我們不敢留，您要到公園逛，可要吃些點心走。你這樣就走了，不覺得怪不合適的麼？」說完，她又朝屋裏叫道：「環兒呀，你出來看哪，大爺這兒要走啦。」那連玉環縮在屋裏不出來，這會忽然一聲答應，一陣風似的跑出來，笑喘喘的，在他們眼前歪着頭兒一站道：「您說甚麼啦，媽，我在這兒啦。」連大奶奶笑道：「我叫你出來，替我留留田大爺，田大爺甯可逛公園去，也不在咱們這兒坐咧。」連玉環不慌不忙的，把一張臉轉向他這邊來，看了看他，嘿的一聲道：「你到那兒去呀？」田夢北這時見了她，一件新夾袍，長長

拖到地邊，一雙黑漆皮高跟鞋，盈盈站在地上。那臉上是脂香粉膩，完全打扮得齊整，不由微一遲頓，面上不好意思。祇得笑道：「我看這早上的天氣，最是難得，打算到公園走走，順便吃茶點，你可以同我去麼？」玉環見他又問自己，她眼睛四外看看，把頭一點道：「我們就到公園去罷，我好在都穿好了，開步就走。媽，你給我們雇車去呀。」連大奶奶笑道：「這一說你們二位是一路了，一會師父來了呢？」連玉環隨口答應道：「師父來了，叫他等一等，我們去去就來的。」連大奶奶忙出來雇上兩輛洋車，回去對他們說道：「中山公園一毛錢一輛，我雇好了，你們的點心，也到公園去用罷，我不管了。」連玉環和田夢北出來，兩人坐上洋車，車夫踏着滿路泥濘，一逕跑到中山公園來。田夢北買票入門，和連玉環兜上一個圈，這公園和北平的幾家市場一樣，從早晨到夜晚，老是有人的。晨光熹微中，已有幾多位公園武術家，在太陽地裏曝曬着，一推一縮的練習太極拳術。那柏樹林內，更有一夜纏綿被筒裏剛鑽出來，而實際尙未閉眼的恩客姑娘，來這裏雙雙的徜徉。至於摩登男女們，或在高臥未起，或在上學途中，這裏尙不到光顧的時候。田夢北領着連玉環繞着脚累了，兩人商量着，在春明館御河沿的分茶社坐下，要了一壺茶，幾樣肉包湯麵，少爲歇息。這一天兩人的情況，也昨天晚上路上的情景，猶其來得沉默了。脈脈無言的，相對好久。田夢北才想出一句來，笑道：「連小姐，你昨天睡的那麼晚，今天又起在我的前頭，光景是一夜未閉眼罷。你現在一點也不困麼？」連玉環形態是沉默的，那一顆心早已悠悠的，不知遊盪於多少里地之外。給他一問話，始又收收心神，啓齒一笑，搖搖頭道：「不然不然，我很精神，我非常精神，一些也不困的。你覺得怎麼樣？你很困麼？」田夢北見她反過來問自己，便也笑道：「我是不困的，我還閉着眼睛，迷了一迷，至於你呢，恐怕是一夜不曾合眼，你的精神真不壞了。」連玉環給他說得粉面暈出兩條紅雲，盈盈的低着頭，祇去甩着一隻高跟鞋，碰得那桌子脚拍拍的響。連

了又有許久，才又低着頭，眼看着那磚地，自己笑道：「我們來坐一坐，也就應當站起來回去罷。你沒有聽我媽說麼？一會師父還要來咧。」田夢北看着她出神，聽她要走，就笑道：「我們坐一坐再去，你的師父給你說那齣女起解，也很是緊，你出臺的日子，也快到了罷。」連玉環微微的一揚頭，撩了他一眼，又抬手攏攏鬢髮，把頭向後一仰，笑道：「就是本星期六的夜戲，離着沒有幾天，就算到了。仗着女起解是一齣熟戲，身段做派等等，也不甚礙難。師父指點，徒弟用心，幾天就成了。本來一出來幾句二簧原板，接着一段辭別獄神的反二簧，此後流水板，西皮慢三眼，完全是我唱熟了，加上做派，那就成功了。」田夢北見她說來容易，偶有所感，想起自己的夢境來，忘形於色道：「你唱這女起解，彷彿俗了一點，倘若唱一唱那廉錦楓，那可太好了。我好像聽過你唱爲娘親，那願得微軀薄命，再加上了佈景服裝一烘托，不難一舉成名呀。」連玉環聽這話來，得奇突，不覺一怔，兩眼直視着他，不知所以道：「田大爺，你這是從那裏說起？我不是會唱廉錦楓的，幾時你又聽過我唱，莫非活見鬼了。」田夢北出口貿然，給她駁將回來，才覺這話出之無據，便靦顏笑道：「我這樣的說法呀，假使你能夠唱起廉錦楓來，那不是比女起解好得多了麼？」連玉環這才明白他是一句譬如因笑道：「得啦罷，爲一齣女起解，一份包頭，一身紅綳的罪衣，一副枷，兩隻彩鞋，聽說就要四五十塊錢，求爹告娘的，四外張羅，還沒有着落，哪若是一齣廉錦楓，那是梅蘭芳的拿手戲，聽說佈景彩切行頭，通通的要千八百元，我就是能唱，誰給我拿這筆錢呢？」田夢北聽她言外有意，彷彿又念叨着窮，來要自己聽的。就問她道：「怎麼着？你出臺的行頭，還沒有着落，那成甚麼事呢？」連玉環又把眼避開一邊去，看着他方，嘴裏却在答覆他的問話道：「甚麼事呢？就是這麼一回事罷了。父親老早的，想讓我朝你說，我都面嫩不肯開口說，也可憐，我們除了你以外，那個又可實際的幫我們那張七叔是放印子錢閻王帳的，出力他是第一出錢的話，也

不是他能夠的啊。」田夢北見她說話動人聽聞，自己又復沉吟一下，拍拍身邊，沒有那麼多的數目，就笑一笑道：「這又是一樁小事了，待我回去籌措籌措，給你湊上五十元，總可夠了，不過可有一樣兒。」田夢北說到這句上，打了一個疙疸，一笑不說了。連玉環見他允許出錢，本是喜形於色的，不過又聽他是有條件的也，怔一怔道：「你這人的事情真不少，你還要我怎樣對你，你自己想一想，我那一點地方對不起你？要你挖挖鼻孔，縮縮指頭的，這麼不痛快。」田夢北看她急了，自己又笑道：「我並不是說甚麼事情，我不過希望你以後成功，享了大名望，不要把我忘掉，那就是我的條件了。」連玉環見他輕飄飄的說了這一句，微微的一紅臉，故意扭過脖頸去，啐了一口道：「那可是不敢一定的事，像你這樣永遠不放心我的樣兒，那還免得了麼？哼，你也不拍拍良心，仔細的想一想，今天的我就和昨天的我不一樣了，你想去開我不管，那都不行啦。」說完這話，似又覺得過分露骨，偷偷睨了田夢北一眼，羞得她紅過耳根，伏身而笑。田夢北也是盪氣迴腸飄飄然的，莫知其所以，足足的領略她這女兒憨態，不下數分鐘，方才一笑道：「好叻，就此一言爲定，這行頭包在我的身上，明天我給你送過去罷，別說甚麼廢話了。」連玉環看他這樣的說，自己把腳伸出去，故意在他的腳上，重重踏了一下，恨道：「你才說廢話啦，我說的話都有用，你別以爲時過境遷，人家就都忘了。」田夢北縮了一縮腳，對着這一朵和花似的姑娘，薄怒微嘖，惺惺作態，也祇有得意無言的微笑了。兩人吃過點心，田夢北和連玉環出來，僱上兩部洋車，分途東西，果然第二天田夢北到福興茶樓，身邊帶了五十元鈔票，當面點交連玉環，笑道：「這是五十元給你買行頭，頭一次出台，沒甚麼，要講究一點，不夠你再替我籌措還有。」連玉環嘻嘻的憨笑道：「下回再說罷，等我排演君子國女兒下海尋參的廉錦楓，再要你多拿錢，這回五十元夠了。」田夢北喜歡她如此個儻，自然連連笑應着說道：「但願如此。」連玉環高興之極，在後台又唱了

幾句：「想起了王金龍無義兒男。」並且做出出牢下跪的身段，給田夢北看。笑道：「您瞧我做得到怎麼樣呢？怪不錯啦罷。」田夢北隨口又一誇，她更高興了。兩人玩得正在起勁，連吉慶和那孫鳳凰一掀帘，進到後台，看到他們的歡慳，也都笑了。說道：「姑娘別顧了這一頭，忘了那一邊，那位黃小姐來了，在前台坐着半天等着你去啦。」連玉環掀掀門帘，看了一眼就回手一拉田夢北道：「瞧瞧，你的表妹來了，出去見見。」田夢北也已瞧見黃梅麗跑了來，她還穿着上學的制服，和幾位女同學，鸞鸞燕燕的，圍着兩張桌子坐定，上面堆放着許多本洋裝書。這樣的茶樓，來了這一羣女學生，真是破天荒，前所未有，別開生面。便跟着連玉環出去，連玉環看看滿座嘉賓，就驚笑道：「這都是黃小姐的同學呀！我可是招待不過來，你們就多多原諒。茶瓜子都有了，我給你們每位斟一杯。」說着，她也活動起來，展開交關手腕，每人倒了一杯茶。又推座的問她們貴姓。黃梅麗格格的笑道：「我昨天沒有來，今天索性多約幾位來，我唱戲可不行，這幾位都是戲迷，人家還要向你討教呢。」連玉環自然朝她們遜謝不敢當，諸位多多捧場。那幾位女學生看着連玉環，大家各自嘻嘻的，笑了。田夢北看此情景，自己反覺不好上前，在連玉環身後站立，也不好搭言。那連玉環和她們說到這一段，落他才趁着黃梅麗眼光射過來的當兒，笑了一笑道：「黃小姐，你前天到我們太平倉去了麼？我失迎了。」黃梅麗也笑着向他點一點頭，又拍着一隻空籐椅，讓他來坐下，說道：「你來了就好，陪我們聽戲，你前天不在家，我等了你半天，你跑到那裏去了？」田夢北不便告她實情，祇告訴她說是學校裏鬧着開會，成立經濟學會，同學邀自己參加，所以未得早回宿舍。黃梅麗祇說得一句：「我說得是呢，等了你好半個鐘頭，你也不露而氣死我了！」田夢北和她們同坐一席，在這茶樓上是衆矢之地。本來這種場所，女人難得光顧，今天突然一座的女學生，茶客們焉有不注意的道理。有的光着兩眼看，有人使竊竊私議，把她們當作一件事情研

究起來。弄得田夢北坐立不安，離去不好，坐着也放不下心去。幸是那黃梅麗又問道：「田大哥，連小姐來，我也忘了問她。今天她唱甚麼戲，也要先讓我們知道知道哇，你問過了沒有？」田夢北才得了一個臺基，順流而下道：「我也沒有問呢，待我去後臺裏問一問，也就知道了。」說時起立，聽着她的意，黃梅麗果然笑笑微微的一點頭。田夢北就有了脫身計策，一個人又跑進後台來。那時台上唱的是一齣文昭關，鬍子生何笑塵，在臺上唱着「一輪明月」的獨角戲。連玉環正和孫鳳凰商酌戲碼，尙未定規。孫鳳凰主張再讓何笑塵的一齣遊龍戲鳳，或是汾河灣。連玉環却不愿意道：「人家何老板已經唱了，我們又叫人家配於心不安，不如找一位老旦來一齣探寒審罷。」孫鳳凰搓着兩隻手道：「你說得容易，那裏找一位老旦，你不知道咱們這清音桌，就短少一位老旦角兒麼？」連玉環也自好笑，正在不可開交。田夢北跑進來聽見了，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，來一齣女起解，找一位丑兒來崇公道，不等上台彩唱，先給我們聽一聽。」連玉環拍起手來，笑道：「這話對了，來一齣女起解，借這機會，熟習一下戲詞，就是它啦。」孫鳳凰也笑着的認可了，田夢北便告訴連玉環道：「你去看那位黃小姐，她問你唱甚麼呢？」連玉環忙着又出去了。田夢北坐我後臺，這裏的衆票友，日久天長，全知道他們的關係。有的讓他吸香煙，有的掛過一杯沈醞醞的小葉茶，拿他當客人一般應酬。田夢北偶然掀掀台帘，看見連玉環難坐她們一處，說笑得起勁，自己不出去，索性隱藏在後台，躲避前台的耳目。那台上快到連玉環的戲碼了，連吉慶才去前台，尋她回來上台唱戲。田夢北也是坐在這後台聽着，一齣女起解唱完了，連玉環下台來，就對田夢北笑道：「田大爺，你說這怎麼辦，我也要替你應酬起表妹來了，她們剛才約的，讓我唱完了，陪她們吃飯呢。」田夢北一聽，也倒不表示意見，祇笑道：「你陪陪她們，也沒甚麼不可以呀，我回去，這兩天功課要溫一溫，可不能再陪了。」連玉環沒有甚麼話說出去，告訴那黃梅麗，黃梅麗却不

依了。說道：「那怎麼可以呢？我去問問他，爲甚麼不去？」連玉環怕他們表妹鬧起來，忙攔住她，回來勸田夢北從命，陪同去吃飯。田夢北出之無法，祇得依了。這一天鬧到傍晚時候，興盡散去。從這一天起，連玉環是加緊的練習台步做派，準備出台彩排。黃梅麗是每天下午課，即來福興茶樓捧場。田夢北倒把心思用到了課程上，正正經經的，上了幾天學。那星期六之前夕，田夢北偶過連家，連玉環的行頭都準備齊全，師父孫鳳凰拿來一件一件的讓她看。一面又笑道：「徒弟，你可曉得初次上台，不亞如重新投生一回。你唱過茶樓上的清音，莫當過二閘河上的隨船歌女，然而那都不過是唱唱而已，這回却要穿上行頭，連唱帶做的，正式登場了。你知道上場，是一個通病，千萬穩住心神，好好來它一回，莫要見事則迷，忘其所以，這一關跳過去，你就成名了。」連玉環笑嘻嘻的，祇在那翻動那行頭，說道：「這有甚麼，上那個大台，不是跟上那茶樓的小臺一樣麼？我是不當一回事的，隨便有誰在場，我都是照樣唱。」孫鳳凰不放心，還在諄諄囑咐告誡。連玉環連皺眉頭，很不耐煩。田夢北有意湊湊趣道：「連大姑娘，你的行頭來了，何妨穿上試試新師父也在這裏，就煩他給你化了裝，扮成一個玉堂春，給我們看看也好。」連玉環看着那行頭，也在躍躍欲試。聽了他說，就向那孫鳳凰道：「師父，你給我扮上好麼？我也看一看自己像不像蘇三。」孫鳳凰點點頭，笑道：「徒弟的話，說重了，你別像那蘇三，像了蘇三，命就苦了。」連玉環氣鼓着嘴道：「師父也胡說起來了，我說的是扮像，誰說甚麼命不命啦？」孫鳳凰笑而不語，忙着給她張羅着擦粉梳頭貼鬢，先整理着頭面。田夢北在旁看了，也插言道：「我記得說過，第一次打砲，要唱梅龍鎮的，怎麼又女起解了呢？」孫鳳凰給連玉環扮着戲，一面笑道：「這也是不得已了，他們學校，不出大價錢，女起解一人班，我來一個崇老伯，一齣戲就完了。倘再找一個正德天子，至少又請一個硬裏子，那又要出一個戲份，這樣十塊錢，他們還小雞吃黃豆，強努着勁咧。」田夢北聽他說出

十塊錢，很是慨然道：「真是的，一個角兒不成名，就要如此，這一面若算上行頭等項，也祇落一個賠本賺吆喝了。」孫鳳凰和連玉環都笑起來，孫鳳凰給連玉環扮好了頭面，讓她去裏間換彩袴，又對着田夢北笑道：「這不就是您幫的忙麼？不然，穿戲箱上的行頭，多好的唱做工，也就毀了。您說這話對不對？」田夢北方在搖頭太息，忽那連玉環在裏間嬌喊一聲「苦哇！」忙一看那裏間，祇見門帘一掀，連玉環穿好了一身紅衣服，肩戴行枷，笑微微的走了出來，說道：「田大爺，你們看，還是那句話，我像蘇三不像呢？」田夢北喊了一聲好，笑道：「我先來一個碰頭好兒，這可真是不壞，沒有上臺，我們就先賭爲快了。」孫鳳凰兩手叉着腰，歪頭端詳端詳她的扮像，看了這們一個徒弟，也不由眉花眼笑，好生得意道：「壞可是不壞，不過這臉上太不掛戲了。蘇三是在監牢裏受苦的不應該一出台帘，先帶着一臉的笑容。徒弟你說對不對？」連玉環抬手分開肩上的行枷，一手拿着一塊，昂頭笑道：「師父這毛病挑的可不大對。蘇三也台不是一出帘，就戴着這行枷。我這不過是扮着玩，誰也沒有當真上了戲台，上了戲台自然要說戲台上的了。」孫鳳凰吃她駁倒，方在笑着。連大奶奶提着一把開水壺，進來爲他們沏茶，看了連玉環也驚笑道：「嘿，環兒，你瞧，連一天功夫，也等不了啦麼？非要今天就穿上，怎麼沒有聽見你唱呢？」連玉環又把那行枷，戴在肩上一扭一扭的，笑道：「您這叫做來早了，不如如來巧啦。這不是就要唱啦麼？」說畢，逼緊着喉嚨，唱了兩句：「每日裏在院中纏頭似錦，到如今祇落得罪衣罪裙。」連大奶奶捧自己女兒的場，也喊了幾聲好，大家鬧鬧嚷嚷的，歡笑了一晚上。第三天星期，是正式出台的日子，因爲是夜戲，白天連玉環還在福興茶樓清唱，田夢北照例的來了。她拿着幾張紅票，笑道：「田大爺，這個是他們送我的義務票，自己人頭上腳下的，不能讓您花錢，給您約幾位朋友捧捧場。」田夢北數了一數，共是四張票，當然收下謝謝。又掀掀那後台的門帘，向外打一張望，笑道：「那位

黃小姐呢？你不送她幾張票麼？」連玉環把兩手拍一拍，表示再要一張也沒有了。問道：「她來了麼？我還是沒有想到這一層，熟熟的臉，若是教人花錢的話，可是不大得勁，你的票能送她一張，就請你送她好不好？」田夢北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你往外看，那前排第三張桌子旁，坐的不就是她麼，我去和她說。」說罷，挑開後台帘出來，湊到那桌子旁。黃梅麗今天却是一個人來的，她不曉得田夢北走在自己前邊，早已到了，正扶着腮幫，望着那樓門入口發怔。田夢北招呼她一聲：「黃小姐你早來了。」她始驚覺回頭，看見是田夢北，又淡淡的，不十分理會着，笑道：「田大哥你來了麼？我正在等着你呢，你今天有沒有功夫和我出去走一走？」田夢北走上來，自己的送票事，尙未出口，不料她先要和自己出去，就笑道：「你不聽戲啦？麼？你來了大概也不久，我進來的時候，還未看見，剛一掀後台門帘，才看見你一人坐着，却怎麼又要出去了？」黃梅麗今天的來頭，却又大異往昔，和以前不大一樣。見田夢北說話絮煩，非常不悅道：「田大哥，聽戲不聽戲，今天都不吃勁，我一個人來的，就爲的是約你出去走走，你聽戲何時不可不在乎今天，請你陪我出去一趟。」田夢北見她言詞這等懇切，也不知她出去走走，又有甚麼事故，不忍得不答應，就慨然允諾道：「好了，那麼我們就出去一趟，少時再回來。」黃梅麗這才臉上透出笑容，好像得到甚麼勝利一般，站起來和田夢北出了福興茶樓。茶博士兀自追着出來，到樓梯旁，笑道：「大爺，您二位的座兒留着罷？」田夢北隨便答應了。二人下樓走出那東安市場的西門。田夢北站住了，問那黃梅麗道：「我們出來了，走也走了，還有甚麼事情，應該到那裏去？」黃梅麗輕輕易易的調他出來，自己又覺得很值得驕傲，聽了一笑道：「我們還是到北海公園去，你說怎麼樣？那邊清靜一點，說話也方便，我這叫你出來，本是有話要說，我是問你一件不明白的事。」田夢北聽這話又令人莫測高深，自己悶在鼓裏半天，到此也不覺搔搔頭，不聽她的了。笑着：「黃小姐有話說，我們隨便到咖

啡館坐坐，也是可以說的，何必一定要去北海。北海公園坐坐回來，這裏的戲，就怕已經完場了。」黃梅麗見他不聽話了，自己倒也不爲已甚，俯首微笑道：「北海就北海，咖啡館就咖啡館，我說出來的話，又不是聖上旨意，那裏能夠句句算數呢？」田夢北聽她話中帶刺，也不和她計較，祇望着到了咖啡館再講。於是和她又回市場，隨便進了一家小咖啡館，佔了一間雅座，商量先要幾樣茶點。然後田夢北笑問道：「黃小姐今天很高興，我看出來了，究竟因爲甚麼？你不願意在茶樓再坐，可是那連玉環得罪了你？」黃梅麗坐下來，問她吃甚麼，祇是隨口答應着，神不專屬的，拿一條手帕，翻覆的在手裏玩弄，聽這一問，不得不說話了。便微笑着，一揚頭，擺擺耳邊頭髮，說道：「這話不對呀，我是一個女的，她也是一個女的，這又有甚麼得罪，喜歡聽她的，聽她兩齣，不喜歡聽她。從此就不來了。何必爲這個不高興，而且我今天得到關於她的一個消息，還特別的喜歡咧。」田夢北這半天始終不明她是何用意，聽她含着骨頭露着肉，似說又不說的，便爽直的問道：「黃小姐你聽到甚麼消息了，我可以問一問麼？」黃梅麗把身軀往椅背一靠，揮揮那條手帕，輕悄悄的一笑道：「我也沒有聽到甚麼，不過我知道你們兩個人，近來感情很好，又聽說今天晚上她在開明要彩唱女起解，所有的行頭，全是你給她出錢置買的，這話不知是真的，還是假的。據我看莫非是一件謠言。」田夢北聽這話來得奇突，自己心裏有病，一下搔在癢處了。臉皮上立刻熱烘烘，不知道說甚麼好。覺得承認與不承認皆有關係，一時無所措詞，稍遲一遲，祇得勉強笑道：「黃小姐，這話是誰說的，你從那裏聽來的，我能不能先知道一下？」黃梅麗看他神情異常，已現來幾分窘迫，便爽然道：「我所聽說的不但這一回唱戲如此，就是她們一家子住的房，每月的租金，皆是由你支付，連他家中器具等項，全是你花錢給他們置買，這話又不知是真是假呢？」田夢北見她進了一步，說的都是實情，就一陣一陣面紅過耳的，笑道：「你那裏聽得這些稀奇

古怪消息？她今晚在開明唱戲，那是有的，並且還有票送你，請你去聽。至於其他，那就太可笑了，教我怎樣置辯，我也不知道說甚麼好。祇請你去調查，我也不說是有，也不說是沒有，不表示甚麼意見了。」說罷，取出剛拿來的戲票，放在桌上，又笑道：「連玉環晚上還教我去捧場，所以連你的一齊交給我。這一共是四張，你要幾張呢？」黃梅麗把那戲票一眼也不正視她，手紙去茶盃旁，提着小匙，一下一下攪那紅茶內的砂糖，攪了足有幾十下，又放手笑道：「我也是糊塗一時，管你們呢。問的這樣急促，我現在不說了，給你一張假票，你就知道我不是多心和尙好管閒事。這也是空穴來風，不爲無因。你自己去瞧，就明白我不是來和你瞎說。人家都給你們已登上報了。」田夢北見她不要那票，自己就想再勸她收下，不意她又甚麼登報，一時驚訝道：「你說甚麼登報？我沒有看見，報上是怎樣講的，你快給我看看。」黃梅麗並不費事的，祇去衣袋內一掏，就掏出一張四開的小報，朝他一丟，隨又低下頭道：「你自己去看，上邊說得難聽而又難聽，我都替你慙死。了。」田夢北見果有其事，報紙當時拿出來了，忙打開去看。那報紙的名字，看來耳熟，原來是新日小報上面所載，除去略有軍政要聞，長短小說之外，盡是些戲劇花柳文字。尋找了好久，果在那花柳文字中，尋出一段標題爲「女票連玉環今晚出演開明戲碼女起解，行頭開爲某大學田君所製贈，好熱鬧的培新小學游藝會。」看了這標題，自己當然就是那某大學的田君了，幸而學校和自己名字，還未好意思披露。連忙再往下看文字，祇見那文字起首，無非仍和新日小報胡癡公以往捧法相同，一派「色藝雙絕，嚮歌平市，清歌一曲萬衆歡迎」的老調，及至中間，却由捧而轉入揭破黑幕的性質了。甚麼「今晚培新小學校爲籌措經費，特假珠市口開明大戲院開游藝會。大軸卽爲連玉環女士之女起解。連女士新置之行頭，費去百元以上，關係某大學高材生田君所報效。田君翩翩年少，與連女士交甫數月，而情根早植，最近又有已賦同居之愛說，尙

未知確否。惟聞連氏乾麵胡同新住宅，每月租金，皆由田君支付，其屋中器具陳設，亦無一非田君代置。總之以連女士聲譽，及號召力言，今晚珠市道上，車水馬龍，常有一番空前盛況也。」那文字的末尾，還有一個刮弧，刮弧內是一個「瑤」字，大概就是本文撰者之署名了。田夢北看了後，別無感想，祇是恨那連玉環一家子嘴太不嚴了。這件事若非他們洩漏出去，別人又何由而知，又何致於公開的刊報，便不表示意見，祇把報一摺笑一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看明白了。這張小報你送我收執，容我去問問那連家父女，這撰稿是誰，大概可以查究出來的。我們到底明白一明白。」黃梅麗見他讀報之後，異常鎮靜，自己也摸不着是真是假，倒疑惑起來了。因笑道：「你問不問，那不相干，我祇向你報告一下，至於如何措置，是你自己的責任，我也不管。不過此事到底是真是無，我願意你告訴我實話。」田夢北收起報紙，呷着一杯冷寇寇，覺得不便十分瞞人，爽然答道：「黃小姐問我，我是可以告訴的。若說那連玉環對我三十五十的遷就借貸，那是有的。然而若說我担負他們一家的澆裹，這話又是造謠。我對於他們一家，負上這大的責任，我以何種資格來担任呢？」黃梅麗見他承認，連玉環以接濟，這話就已深深的可以意會了。於是笑道：「我才是多此一舉，我母親就說，我們是管不得的，誰教我一定來問你，這也是自討無趣。那麼連玉環這次出演，所用行頭，也當然是你掏腰包呢？」說這話時，二目注視着他的臉，靜待他的回話。田夢北到此，索性想開了，瞞着她們的無謂，一口直承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她家母親，最近倒又借去五十元，不過並未言明是甚麼用場，或者就是置買了行頭也未可知。」黃梅麗聽罷，她微微的一笑，隨着伸了一伸手，歪着一顆頭道：「田大哥，你拿來呀，你快給了我罷。」田夢北又不解所謂，問道：「我給你甚麼，拿甚麼給你？」黃梅麗聳了聳鼻頭，撇了撇嘴唇，一臉的不屑，哼了聲道：「你既是實有其事，還要拿了報紙去問誰？那不是不害臊麼？你把那報紙乖乖的給我拿回來罷。」田夢

北那裏能夠給她，收着那張報，祇是不給道：「這張報我不能給你，我留待晚上，問問連玉環，到底是何人所作，我也明白一明白。」黃梅麗問出他的實話來，便又不得那報紙了，吃了一口紅茶，推開茶杯，叫茶房來算帳。一面笑道：「我問的已得到答覆了，我們也就走了罷。」田夢北拿起那桌上丟的戲票向她一揚道：「這一個你要幾張，我兩張也用不清，你留下三張好麼？」黃梅麗伸手接去兩張，說是黃姑母可以去，多了不要。田夢北也就罷了，那黃梅麗臨去，尙和田夢北說聲晚上再見，白天要早點回去，不去福興茶樓，見了連玉環，要替她表白一回。田夢北也都應了，和她分手，在東安市場裏溜溜，想着這報紙事件，心上鬱鬱不快。黃姑母在北平是自己絕無僅有的親戚，這件事宣傳到報上，給她們知道，終於自己不利，倘她們告訴自己家中，父母堂前，究竟不好交代。因之漸漸後悔，以爲自己不該惹此一層因緣，事到如今，着實不好開空。脚下走得也就一步慢似一步，及至到了福興茶樓，再看，曲終人散，滿座的瓜子皮花生殼，祇有一個茶博士彎着腰，在打掃屋宇。田夢北在市場內隨便走了一走，不想辰光不早，這清音桌都散了。立刻詫異道：「今天散場怕提前了麼？他們都那裏去了？」那茶博士抬起身來，一手拿着一把掃筲，一手揩着汗，曲了一曲腿，笑道：「是了，大爺，您回來晚啦，散了這一會功夫了。他們都在會元館吃飯，今天不是有夜戲麼？那邊有人請客，連老板孫老板帶那位連先生，他們都去吃飯咧。」田夢北點了點頭，祇好也出來，茶博士又照例追到樓梯邊，笑道：「大爺，您慢慢的走，茶錢和明天的塊算罷。」田夢北糊裏糊塗的答應了。走下樓來一想，人家在會元館吃飯，自己是不能去的，祇待再過一會，去戲館子裏見了，便也去東來順吃了飯。九點來鐘，跑到開明戲院內入座。這天的戲劇，不過游藝中之一種。那時候舊劇尙未出場，僅僅台上跳跳唱唱的，有幾個男女小學生表演一幕三蝴蝶歌舞劇。這種歌舞劇，田夢北在南方早已看過，看北方的，轉覺幼稚無味。直至舊劇上場，稍稍攏住心神。

這天舊劇也甚簡單，跳加官完畢，唱完一齣龍虎鬪，再來一齣定軍山，就是女起解上場。台下滿坑滿谷，觀衆坐了不少。田夢北往返巡視幾週，祇是不見那黃梅麗母女，料是沒有來，也祇得不找了。坐下自去看戲，連玉環的一齣女起解，台步唱工，幸無大錯，在田夢北眼中，平平穩穩的過去。散場時，田夢北有心去後台，方上一樓找到後台門，看見那幾個「後台閒人免進」的大字，祇好罷休，悵悵的回來了。翌晨在東陽大學，才看見了連吉慶。那連吉慶不知他昨宵的經過，尙自笑道：「你昨天怎麼在茶樓一去不回來了呢？晚上我們在會元館吃的飯，坐汽車到的開明，可惜都沒有你在旁，否則應該多麼熱鬧。那一齣女起解，可真是不壞，由始至終，台底下竟是滿堂好了，真難得我們的環兒。」田夢北昨宵的心，何嘗在那戲上面聽他極口誇贊連玉環的藝術，自己一絲未得領略，心不在焉，好生慚愧。祇可隨聲附和道：「連吉慶見他來表揚，却又好像有感於衷，想起了甚麼，微微懈一齣戲直貫到底，這種精神也值得佩服了。」連吉慶見他來表揚，却又好像有感於衷，想起了甚麼，微微嘆息道：「不壞不壞，還差點鬧了毛病。那段反二簧是一段大活，第三句的末尾，一個程艷秋的花腔，沒有要好，不是胡琴一領，幾乎脫了板，我真捏了一把汗。喲！台下不乏明公吃這碗飯，也太不容易了。」田夢北看他有所感慨，便陪他說了幾句不容易，這幾個錢都是精氣神換來的，安慰他一番。然後取出那張新日小報，送到他眼前，笑道：「連先生，這張報，你看見了麼？」連吉慶一看是新日小報，便憬然道：「新日小報的胡癡公，我們還認識，他們常常刊登捧環兒的稿子。這幾天我們沒有看，聽說胡癡公已經不在了。」田夢北也爲之釋然，說道：「這就是了，怪不得上邊有一篇揭破連姑娘黑幕的文字呢，原來胡癡公業已不在了。」連吉慶忙問甚麼黑幕文字，田夢北翻出來，指給他看了。連吉慶不由漲紅着一張瘦臉，亞養一塊風乾了的豬肝，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！我不知道有這篇文章，你把報交給我，我下了班，尋他們去問問是誰幹的。」田

夢北看他難爲情，自己却安穩穩的，且不慌忙，徐徐的笑道：「連先生，我說一句話，你可不要見怪，我以爲咱們彼此間的事情，若非個中人走漏，萬不會鬧到報上去的。這件新聞發生，與我自有的相當影響，難免傳入家人方面，不利於我。我尙是求學時代，不敢太隨便了，報館更正與否，由你負責，我不干涉。不過那福興茶樓，我想暫時疏遠一下，從此不去。就是你們府上，我也想暫時絕一絕跡。同時爲我個人方面着想，求學時代，心以專爲尙更應當如此。這是我的意思，請你們原諒我的苦處。」連吉慶還未把一腔子的氣消下去，又聽到他說的，大有請從此絕之意，登時大大的一驚，慌得搖頭擺腦，手足無措道：「這使不得，這使不得，這萬萬使不得。休說我們的環兒受你莫大之恩，未報答於萬一之前，不能夠讓你田大爺離開，就是我連吉慶，得一知己，死且無憾，也不能因此卽得罪你田大爺，讓你從此不登門。這個是辦不到的，你快不要再提了。」田夢北經過一夜之間，自己各方各面，都想週全了，覺得如此確是上策，連吉慶不願意自在意中，祇笑道：「連先生不要誤會，我們彼此交誼雖淺，來日方長，後來說不定誰沾誰的光，焉敢說報恩二字，更談不到得罪。我不過偶有感觸，覺悟到這歌台舞榭，精神不可久寄，應當以我學業爲重，足跡疏遠一些，並不是離開你們。從此大家兩便。三節兩季，我得有了餘暇，還是要和你們打連戀的。這話你們要想它一想。」連吉慶這話若在平時聽到，或許還有些相信，惟獨在今天聽到，說甚麼也是不信。看看上課時間到來，他祇得簡單節要說了幾句道：「這不是幾句話能說的，你是我們女兒的好朋友，我也不能夠做主意，晚上叫她來，你們有話當面言明，與我無涉。我祇負責任朝報館去接洽這件新聞來源，至少要請他們更正過來，圓圓我的面子。別的話，你等見了她再說罷。」田夢北再要說甚麼，那上課的鈴聲，噹啷啷的一震，連吉慶職務上的關係，不得不忙着去看管講堂。連聲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？真是好端端的，平地起了風波，惹得大家不痛快。我們姑娘知道了，

還不知怎麼樣的難過呢。」慌忙的去。田夢北說了一席話，並無結果，也祇好由他了。連吉慶自從搬家以來，女兒離東安市場近，自己却離着學校遠了。因此每日午餐，不能回家，祇在學校旁邊新開的小切麵鋪裏，乾餛飩餅子的，湊合吃一頓。今天事出非常，不同往日，下了課，顧不得充饑，慌慌忙忙的，先跑回家裏來。那連玉環唱了一回破天荒上台的戲，增加不少興趣，和師父孫鳳凰說說道道的，講給那連大奶奶聽。連大奶奶點頭啞嘴，聽得正恨自己看守家門，無福目睹。連吉慶忽然一脚踏進門，倒惹得他們吃驚。連大奶奶便問道：「你大晌午的回來做甚？學校裏難不成又是放假？」連吉慶急急忙忙的一路跑來，已然滿頭大汗，不亞於三伏天。看見他們都在家裏，才舒一舒氣，喘着道：「我回來做甚麼，自然是有事。你們看看這報上登的一段文章，把我們挖苦透了。人家田大爺也看見，賭氣子要從此和我們斷絕往來。不上福興茶樓，不登我們的門了。你們還糊塗着呢？」說着，拿出那報來，給他們三人看。他們三人見連吉慶氣失失的，也都不知就裏，搶着連念帶着的，把這報上那篇文章明瞭，連玉環哇的就哭了。說道：「這是那個死不了登的報，把我糟踏苦了。我找了他們去，問問他們。我和田大爺同居不同居，他們聽見了麼？礙得他們甚麼事，要他們如此長短的說鬧篇？」那孫鳳凰看了，也甚是生氣，說道：「這麼一來，與徒弟的名譽，大有妨礙。唱戲的雖然講究老斗，老斗不亞如衣食父母，年節過不去，唱戲包座位，排新戲置行頭，都是老斗的事。不是我說句得罪人的話，那姓田的花的幾個錢，捧那三路角都不夠格，那配當甚麼老斗。這報上簡直還是恭維他，徒弟你這名譽犧牲得太冤枉了。」連大奶奶婦道人家，無所表示，祇是恨恨道：「這報如此厲害，我們咒他們半天，也沒有效果，應當怎麼樣辦。這張報又是那裏來的，你且說說我們聽呀。」連吉慶便把報紙來源，以及田夢北之態度，詳細說了一遍。又補充道：「人家姓田的跟我們好無緣無故，遭此搶白，豈肯忍受？所以他說是從此不再和我們

來往，要斷絕與我們的關係，你們看看，應當如何，我簡直也沒注意了。」連玉環聽完了，她却並不慌張，祇睜大了兩隻眼，眼淚又都沒有，瞪着連吉慶道：「爸爸，那田大爺他是這麼說的麼？」連吉慶點頭道：「正是這麼說的，我勸他半天，報紙之事，由我去報館請求更正也還不大滿意。我想這位大爺不能得罪，我們落一個無義罪名，所以跑來要你去見他一趟，有甚麼話，當面說開了爲是。」連玉環想了一想，爸爸說的很對，田夢北怕落一個嫌疑，不上自己的門，自己却不能怕落嫌疑而不上他的門去，於是爽快的決定了。說道：「爸爸你帶我上學校裏去，我正要見一見他，我剛吃完飯洗的臉擦的粉，也不用換衣裳，就這樣兒去罷。」連大奶奶也笑道：「對啦！你們這倒是個主意，咱們可不能忘了人家的好處，沒有人家，我們怎麼會有今天，千萬要好好好的說，就是央告人家，也別讓人家花錢的，反倒寒了心。」他們父母女三人的意思都一致了，那孫鳳凰却忽插口笑道：「你們都願意連姑娘出去，其實爲何忙在一時呢？一會那位王處長來了，我們姑娘不在家裏招待招待，那似乎說不下去。人家是爲了我們姑娘來的，欽羨色藝，登門拜訪，這在多有名的角色，也是免不掉的。不可顧了那頭，又忘了這頭呀。」連玉環聽見師父提出一個王處長，她蛾眉雙皺，非常的無心聽從。祇站在地上，曲着一條腿，用鞋尖在地皮上蹭動着，說道：「那等我回來再說罷，我去一去，難道就不回來了麼？」孫鳳凰見她不甚以王處長爲意，自己異常着急，連連說道：「這也是不可忽略的呀，人家也是捧你的，你可知下次再出演，包廂票帶池子票，碼他可包銷個百八十張，而且人家花錢素不在乎，說不定就是一個老斗，你不會不願意現在有一個老斗，給你置行頭，盼你早早的上台，就應當等他來，敷衍他一下。」連吉慶聽見孫鳳凰所說，又是自己所不曉，他既與女兒意見兩歧，自己就要問個明白，說道：「你們說的是甚麼，我倒不知道。王處長是誰？他一會要到我家來，可要有甚麼預備？」那孫鳳凰給連吉慶問在當面，究有若

干不便，連忙陪笑道：「是一位王健明處長，他是華北財務處的處長，我原來也不認識，是昨晚在後台給朋友介紹來的，他非常歡喜連姑娘和我商定的。今天午後，即要到這邊來，拜訪她談談話，我已經和連姑娘說了。」連吉慶一聽是財務處的王處長健明，這却是自己在報上要聞欄常見的，不禁遲疑了一下。把眼皮一翻，連玉環左手抱着右臂彎，那一手却托在腮幫下，問她一聲道：「環兒，你想見一見這位王處長，那麼你就不必去到學校見那田大爺了。你自己是怎麼樣，這頭那頭，你顧那一頭呢？」連玉環不假思索，開口就答道：「我願意兩頭都顧到了。這邊不去那邊不掉。我去找那田大爺，他來了，不會讓我等我一等。我又不是一去不回來。」連吉慶一聽這真叫做罷了。女兒唱了幾天戲，這些酬世之道，居然得了門徑。無故是不得罪人的，概守敷衍主義。於是兩隻手全放下來，把腦袋畫了一個圓圈，又點了一點道：「這話是對的，我們要指着唱戲吃飯，就是這樣最好。你先跟我走一走，讓你師父孫鳳鳳和你媽在家等待，那位王處長來了，他們先陪着說話，你回來再見也去為晚哪。」這話那連大奶奶早認為當了她搶着道：「就是這話呀，田大爺是我們的好朋友，將來環兒到了甚麼地步，也不能忘了人家。當然是先去他那邊的，為是王處長張處長來了，我們也是有嘴，會說人話的，難道不成還沒有人陪着他老人家？」連大奶奶首先同意，那孫鳳鳳心裏雖是一團熱火，也祇得不說甚麼，無言而罷。連吉慶連玉環出門抓了兩輛洋車，急急的跑到東陽大學，一打聽那田夢北，却是不在學校。連吉慶查看一下功課表，說道：「壞了，他們今天下午是由兩點半起上課，又有兩位教授告假，大概他是回去不來了，你能夠一個人跑到他住的太平倉去麼？」連玉環聽見這件事，心急的了不得，便甚麼地方都是可以去的，便昂然答道：「怎麼不可以呢？而且，而且我又不是沒有去過，那有何妨？我就找他去了。」說完了，無須乎思慮，出去再叫了一輛洋車，單身無伴，又到太平倉來了。那田夢北還是恰好在家的。

飯後徜徉戶外，沒有出去，連玉環跑進院來。遠遠的見了他。先叫了一聲「田大爺」。田夢北一回頭，瞧見是她，弄得就站住了。兩隻手倒剪着，點着頭道：「連大姑娘，你來了，你來到這裏幹甚麼呢？」連玉環跑了過去，見他的身旁，恰恰是一棵將要枯落的槐樹，底下有兩個石墩，一隻石凳，便坐在石凳上，仰面笑道：「我來這裏幹甚麼，自然是我來了。我再問你，昨天我在台上唱戲，你在台底下聽得臉上總是笑迷迷的，還不掛一些不痛快的模樣。今天是我爸爸怎麼得罪您了，弄得他跑回家叫我來見您，說是您要和我们斷絕關係，這話是由您嘴裏說的麼？」田夢北見她突然跑來，焉能不曉得她的所爲，又見她問到頭上，自己是推脫不開的。祇好坦然答道：「那話雖是我說的，可是我主張疏遠一些，並不是從此永斷瓜葛，互不相擾。我在課餘之暇，有功夫，仍是到福興茶樓去的。我不是怕見你們父女，實在是怕那報紙上對我的嚴厲批評。」連玉環見他說起那報紙來，又勾動自己的傷心氣，忿忿掩面唏噓，忍不住兩泡熱淚，奪眶而出，弄濕了一條花綉手帕。嘴裏斷斷續續的哭着道：「田大爺，這就是你的不對了。報紙上登的文章，那是拿着我們開玩笑的，與我的營業方面，自有很大的影響，與你聽戲的，可以說是並無關係。他們說你捧了我，就算你捧了我，那又礙着甚麼？況且我爸爸即將去報館，請求他們據實更正，那件事就算無庸議了。你千萬不要以他們登我們兩人的事，即要於我灰心，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，祇有你拋我，我並沒有絲毫丟掉你田大爺的心意。若是有的話，我就不得好死！」連玉環說到不得好死，簡直就詞嚴義正，把一隻腳狠狠的往地上一蹙，意態是十二分的忠實。那田夢北看她竟然發了誓，自己怎樣去攔，也是馴不及舌，趕不上她的嘴。無奈勸道：「姑娘，你別哭，有話好好的講，何必發誓。我也並不是拋了誰不管，更非與你們斷絕關係，你想想我是一個仰仗家庭扶助，正在求學的青年，我能夠不顧名譽，任着與兒的來麼？我來裏尚有老人，不得不有所顧忌。況且我自從認識你們父

女以來，所花的錢，多少也夠瞧了，我此後稍微的收一收，也是勢所必然呢。」連玉環聽他諄諄解釋着，自己賭氣子把遮掩眼睛的手往下一甩，露出一張淚影婆娑的臉，對他一昂頭道：「你說那些話全叫做無用，你現在想離開我，那就是辦不到啦，反正我的心是早有專屬了。你若是怕甚麼名譽不名譽，當初就不應當和我們這樣低三下四的人家認識，妨礙了您的好名譽，再者說，人全是兩好配一好，一隻巴掌拍不響，你說我的時候，再拍拍良心想想你自己，祇求你捫心無愧也就是了。」田夢北招出她一大套淡話，反感覺得無計可施，不知甚麼是自己應該說的。到此時際，轉而又覺得悔不該惹此一層魔障，有自己的好處，倒弄成沒有好了。因此嘴邊遲了一遲，那連玉環就說道：「田大爺，請你放明白，我們人雖然操這半唱戲的生涯，多蒙你田大爺的捧場愛護，才有今天，彷彿被窮所逼，讓大家都看不起。其實我們的家裏，當初也是爲官作宦，世代書香，並不是低三下四，祖一輩父一輩的，都幹這唱二簞吃飯。你難道也看不起我，把我瞧不到眼裏，那麼你那樣的捧我，又是所爲何來呢？」田夢北見她侃侃不絕，倒是開誠相見，自己回溯以往，居心未免不安，至此便狠心腸，一切豁出去了。毅然道：「連小姐，你我的說話，就到現在爲止，不必再往下說了。我以前所云，皆與現在的矛盾了，作爲是我沒有說。從此我們照舊如常，揭開那一層去，也就是了。」那連玉環聽他突然轉變話風，倒是出乎自己的意外，兩眼一霎一霎的，看着他道：「你說的甚麼，從此我們可以照舊如常了？這話是你現在說的麼？你不要騙我呀！」田夢北站在地上，叉手在西裝袴袋裏，兩隻皮鞋在地上頓一頓，非常感慨的道：「我們到了今天，似乎不必說那騙不騙了。假如你我說是「既有今日，」那麼底下纔有一句話，是「何必當初了？」連玉環聽了這話，不禁欣然色喜，易哭爲笑，站起來道：「田大爺，你這是何苦來，真是反穿皮襖，你裝甚麼羊。說了半天，你這不是拿我們窮人打哈哈，尋我們的窮開心麼？你既知道既有今日，何必

當初，那你不該故意的來試探我。這幸虧是我心裏有老底子的，如若不然，真給你鬧得顯了原形，甚麼變的，都要教你摸着了。」說完這話，又不禁秋波閃了幾閃，對她嫣然一笑，那意思幸而未上田夢北的當，心中高興到了頭。田夢北見她唱了若干日的戲，鬧起正經的來，有哭有笑，尚不失去一副女孩子的天然態，自己也就祇有不聲不響的，暗暗盤算自己的事情，心思又不專專在這裏了，那連玉環說了，見他並不搭言，整個的心，不知飛往何處，又不免笑了一聲，拍了他肩膀一下，說道：「嘿！我問你啦，你今天是假的是真的，我都不究情了，我祇問問你，你今天到茶樓去不去呢？」田夢北吃她一拍，自收回那顆心來，登時也笑了，看着她，四目恰恰一碰，眼光對視着，笑道：「我們今天還是在茶樓見哪，我再坐一坐，也就去了。」連玉環今天跑來，不須多少言語，幾句話又把這位大爺架弄起來了。見他還要多遲延一刻，便不答應道：「田大爺，咱們到那，什刹海左右繞一繞，天又不熱，走走也就是時候了。您不是今天下午兩堂功課，教授都告了假麼？一個人在家裏坐，沒有甚麼意思，我們出去走走，不失您的身份罷？」田夢北見她讓自己陪她出去，不覺得十分拒絕，也就都答應着，又去屋裏整整衣服，鎖門出來，和她出太平倉，順廠橋到什刹海河沿，慢慢的沿岸走下來。這時候的什刹海，却比不得正當夏季的什刹海，商賈咸集，笙歌竟日。這幾天天氣寒冷了，那臨時營業場，已然無形中撤消，滿岸蕭條，一林落葉，夾雜陪襯，有一池殘荷，半塘秋水，幾聲叫不起來。斷斷續續的蟬噪，顯得是深秋的風光，不久便到了菊花節，氣冷靜蕭索極了。田夢北和她走到這樣寂寞的園林旁，覺得滿懷感慨，一心的悽惶，仰了一仰頭道：「我們前不多的日子，也就是中秋節的前後罷，走到這邊，還不如現在的清冷，想不到轉瞬幾天，這什刹海就不行了。晚上走過此處，小風兒一吹，簡直的非穿棉衣服不可了。」說時，微微聳聳肩頭，扣起西裝上的鈕扣，彷彿也比每天出來謹慎，身上覺得寒冷了。那連玉環却笑道：「我身上一點也

不覺得涼啊，你大概是貓變的骨頭是寒的罷。」田夢北也自一笑，兩人慢慢溜搭着，信步所之，不覺又到北海公園的後門，再往東走，就是後門大街。那洋車夫紛紛上來，問要車不要。田夢北意思要雇車，那連玉環却又悲道：「我不雇車，我愛在這裏繞着彎，有意思，我們再走回去。」田夢北祇得不雇車，又陪她走回來，來回走了這兩遭，兩人似乎彼此問沒有甚麼話好說了。連玉環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，她笑道：「田大爺，你瞧今天我讓你鬧的，也有些顛顛倒倒的了。我肚子裏有好多話要說，一時又想不起來說那句話好。我想起來了，今天你和我瞎鬧了好半天，甚麼名譽不名譽的，到底那張報紙你是從那裏拿來的？是你自己看見的，還是別人瞧見告訴你的？」田夢北好容易聽她不提這件事了，又給她一問那報紙自己那裏有實話告訴她，祇說是自己隨便在街上買的，未肯說出黃梅麗來。那連玉環問完了，也不大介意，忽然再一想，家裏還有客人來，便又笑道：「喲！你瞧，我都給你鬧得昏了，祇顧在這裏走來走去，希望耗到了時候，我們一塊到福興茶樓去，誰想到家裏還丟着好幾口子呢，而且那一口子大概來了，也在等着我呢。」田夢北自然問她是那幾口子，連玉環就把家裏那師父等人約來一位王健明處長的話，告訴他聽了。田夢北的心思，完全放在自己和連玉環以後的打算上了，所以也不大往心上。祇笑道：「我是不扯謊的，下午沒功課可上，我一定要去福興茶樓的，你不必纏着我了，就請放心，先回去罷。」連玉環把他安慰得平靜無事，自己就要實現那兩頭兼顧的主張了，聽了這話，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，就答應道：「好罷，你給我雇一輛洋車，先送我到家，回頭咱們在茶樓見。」田夢北依言，叫了一輛洋車，講好價錢，教她坐上去。連玉環坐着洋車，跑回家裏來，經過這一番波折，那一顆跳動着的心，似乎平定多了。不過洋車將到那乾麵胡同口外，自己的一顆心，又浮動起來。暗忖那位王健明，此刻必是早已來到家裏，等得久了，那麼自己見了他，還是初次和外界人應酬，應當說甚麼。

却也要考慮一下。心頭方一想到，那洋車也正入胡同口。忽地遠遠塵頭起處，電掣風駛的飛來一輛汽車，條的從洋車旁擱過去。嗚嗚兩聲喇叭響就已沒了影。把連玉環嚇了個心驚膽寒，魂不附體。胡同口指揮車輛的警察，狼奔而至。大罵道：「你這拉車的瞎了眼睛，不要命了，拿着洋車往汽車上闖，你小子活膩了，找死啦罷。」嚇得那洋車夫越發不敢停留，低頭飛也似的疾馳，一口氣就跑到官房大院。連玉環讓他停在自己門前跳下來，驚魂略定，敲一敲門，再按一按電鈴。那連大奶奶就叨叨嘮嘮的走出來道：「誰呀？是環兒罷。你還回來呀，人家等你的，等的不耐煩，早坐着汽車去了。」說畢，開了一扇門，對着連玉環笑了一笑。連玉環見母親說的，那位王健明大概是來了，又走回去了，心上倒好像落下一大塊石頭去。笑道：「媽，怎麼着，人家走了，那才叫活該。誰教他不多等我一會呢？事前又不曾約好，臨時他要來，誰有那麼多的閒功夫，保不住就要有事情呀。」連大奶奶嘖嘖的啞着嘴唇，笑道：「名角了，這架子可真是不小，其實人家再多等等，你就也回來了。他走你來，前後也不過五分鐘不到。你看看門口的汽車輪碾出來的土印，還沒有下去呢。」連玉環已經邁進了門檻，再扭回頭一看，果然那門外土地上，軋出幾行汽車橡皮輪的花紋，異常精緻入目。便笑了一聲道：「那也太不湊巧了，誰教他不多等一會呢？」說着，移動脚步，到自己住房的外間一瞧，靜悄悄的，桌上東西亂放着幾隻茶杯，幾碟乾鮮果品，滿地狼藉不堪，盡是些花生米瓜子和剝橘子香蕉拋掉的皮，甚至於一屋子的器具，都不是原來的款式。椅子也都搬了家。看了叫道：「媽，這是那個王八蛋，把我屋子糟踏成這樣？真是可恨該打我的師父呢？我的師父呢？」連大奶奶聽見她喊，關上了門，慌忙就跑進來，笑道：「姑娘，姑娘，你別嚷，糟踏了，我會給你細細收拾。你去找那田大爺，大概沒有好結果罷，不然，怎麼一進門就不痛快呢？」連玉環隨便拉了一把椅子坐下來，告訴自己找那田夢北的經過，笑道：「人家方才沒有甚麼，我見了人家，」

一說就好了，我爸爸是不會辦事的，他那裏能夠成呢？」連大奶奶手撫着胸膛，喘出來一口氣，笑道：「這樣就好了，兩頭誰也不要得罪，大家和和氣氣的好。田大爺待我們恩重如山，今天的這位王處長呢，也可以說是不錯。第一次來，沒見到你，空等了半天，不但不怪罪，臨走還交給你師父一百塊錢，說是給你買點花粉用的，你師父把錢交給我，他也走了。」說畢，連大奶奶掏了半天，掏出懷裏掖的一打子鈔票，一張一張的點給連玉環看，祇笑得一張嘴一張一合的，得意極了。連玉環見他拿錢票在眼前點着，想着這樣的人，也就太可笑。頭一次來，幹麼先丟下一百塊錢，顯見得他闊極了，有錢沒有地方去花了。一霎間，想起自己來時，碰上的汽車，便笑道：「我說的是呢，洋車一進胡同口，迎面跑來輛汽車，幾乎撞上，那輛汽車內邊，就許是這位暈頭大爺，他給我一百塊錢，是幹甚麼呀？難道我買花粉，還用得了這麼多？我搬家帶買傢具，也不過用了田大爺一百塊錢呀。」連大奶奶聽說她不用，概不客氣，一回手就掖回自己的衣兜裏了。笑道：「你不用，我替你收着，咱們等再上台唱戲，置買行頭，再拿出來用。你在茶樓也不要多耽擱，唱完了就回來，別到別處去了。那位王處長，晚上說要約幾位朋友，到咱們家打打小牌，你回來也照應照應。」連玉環見母親愛財如命，自己方覺可笑，又聽她說甚麼打牌，不禁昂一昂頭道：「媽，你說甚麼打牌？他要約朋友來打牌，那方便麼？」連大奶奶笑道：「孩子，你別多心哪。你師父說的好，那位男女唱戲的家裏，少得了人打牌消遣？我們算不得正式唱戲的，有人上門打牌，已算是千百分榮幸了。況且一桌牌下來，先抽幾十塊錢頭，咱們又沒有底下人，全落到我們的手裏，這又是何樂而不爲呢？」連玉環見母親現在和從前似乎不是一個人了，一舉一動的在錢上這麼注意，自己也說不出是反對還是贊成，哼了兩聲就不響了。連大奶奶還怕她不甚同意，晚上鬧一個大亮台，少不得又研開如碎的，和他說了又說，勸了又勸。連玉環無可如何的，也祇應允道：「媽，你別不

放心，我在晚上應酬應酬，也就是了。」說完這句話，她再想想，不知是怎麼股子勁，忽然掉了幾滴眼淚，把衣襟濕了一大塊。忙背過臉兒去，自己擦了擦，不敢再和連大奶奶說話。連大奶奶大海茫茫，勸好了她，自去一邊收拾東西，也沒有留神。連玉環在家裏坐坐，耗到是時候，懶洋洋的出門，一個人走到東安市場來。這多日子，的闖盪，連玉環比較從前，倒是又開通，又隨便多了。以前一個人出門，不用說父母不放心，就是自己也不願意。如今一個人出來，自自由由的，反覺得無牽無掛，進了金魚胡同，才到東安市場的北門，那旁斜刺裏走出一個人，招呼牠一聲，連小姐才來。連玉環一看，却好是唱鬍子生的票友何笑塵，穿了一件黑春絲葛的駝絨夾長衫，戴了一頂黑呢帽，那帽沿深深的往下扣着，一直壓到眉心。腳下也是黑絲襪，黑緞的草鞋。這一身黑，越襯得他面粉唇朱，異常漂亮，便也笑了一笑道：「何老板，您這兒幹麼呢？我可不是剛來，還沒有上麼？」那何笑塵手裏夾着一隻極粗的呂宋煙，彈着了煙灰，笑道：「連大姑娘，離着咱們，上還早着呢。忙的是甚麼？」我說大姑娘，你賞一步路，我們到球房裏小坐一下，喝一杯茶，你說可以不可以？」連玉環和這個何笑塵平日時常配戲，他唱鬍子生，自己唱青衣，每一配戲，就是做那假夫妻，由唱戲而下台，倒也彼此有個不錯。見他說到球房，因想時間尚不算晚，況且球房就是茶樓，茶樓就是球房，兩者都在一座樓上，出了這個門，進了那個門，也不致誤了甚麼事，就含笑允諾。何笑塵笑吟吟的帶她到那家球房裏，找一個背靜的座頭，讓茶房斟兩杯客人吃剩下不花錢的茶，和她呷口吃。笑道：「連小姐，今天有一位王處長，到你府上去了麼？」連玉環正不知他有何話說，這一給他開口，就提到王處長，禁不住神經爲之震撼。微一遲鈍，笑道：「不錯，是呀，有一位王甚麼處長，是我師父的介紹，到我家裏去了。可是偏巧趕上我出門不在家，等我回家呢，他又等急的要走了。」何笑塵探頭睜目的，是在聽着她的回話，及至聽到他們恰巧未遇，不覺爲她失望。笑道：「你這可太

不湊巧了。怎麼就沒有碰上呢？他可是有錢的呀！這一回聽說是安心的要捧捧你。你的運氣，眼看就來了。」連玉環見他誇說王健明的闊綽，自己想起他無緣無故，留在家裏的一百塊錢，以及今晚還要在家里打牌的話，不由條的臉上一熱。嘴裏尙自勉強答道：「有錢算甚麼呀，他有錢是他的，算不了你的，算不了我的。我們空羨慕他，又有甚麼益處？愛聽我的戲，讓他就買票子聽罷，唱戲的還攔得住人家捧麼？」何笑塵聽了，滋着一嘴的小細牙，咪嘻嘻的一笑，說道：「真難爲你唱這多日子的戲，連這一點也不懂。這也不怪別人，祇怪你的師父少教訓，交代不清楚。他有錢再一捧你，七箱子八櫃的，一做行頭，你不是破風箏，就抖起來了麼？」連玉環給他說來，芳心本是特別得意，不過面子上，究竟不很愛聽，越發裝做癡呆的樣兒。說道：「這是幹麼呀！他給我花好多錢，將來拿甚麼還人家呢？」何笑塵知道她是故意的裝傻充怔了，因笑道：「我實在不是瞎說，你將來自會明白，這錢是用不着償還的。我不願意別的，祇希望你大紅大紫的時候，千萬別把我忘了。你當老板，我搭班給你作配角，咱們永遠作配角，咱們永遠作戲台上的假夫妻。你別丟下我不管，就是我一馨香拜祝了。」連玉環見他說得令人肉麻，自己可是又極喜歡這種捧場架弄事的小殷勤，忍不住就是笑口大開，說道：「得啦，你唱的比我紅，我還是沾你的光呢。」何笑塵也笑道：「那是說的現在呀，將來你一天比一天紅，我就要沾你的光了。」正說着，那邊茶樓上的孫鳳鳳，急急忙忙的跑來，笑道：「我說你們二位都不照面了呢，原來跑到這邊談天來了。今天您二位來一齣武家坡的後段大登殿，這兒再找一位代戰公主，你們說好麼？」何笑塵和連玉環都答應了，孫鳳鳳派個茶房去通知那邊後台，又拍拍連玉環的肩頭，笑道：「你的架子真不小，今兒暗含着，就算把人家當羊肉鍋子似的涮了。你可知人家不但不怪罪，還特別給你一百塊錢，讓你買胭脂花粉。晚上還要到你家裏打牌湊湊熱鬧，你說這是真的捧你不是？」連玉環正和何

笑塵較着勁兒，給師父一路實說，她就急了。頓着足道：「師父，您瞧，您瞧，這是些甚麼話，真難爲您說，照這樣嚷嚷着，還怪那報紙上給我登新聞麼？這趕到明兒，滿街上一讓連玉環的新聞，多麼好看呢。」孫鳳凰失口一句，惹她不悅，尙自笑道：「這沒有甚麼，唱戲是不怕這些的。既要唱，就不必怕出名的紅角，比你鬧的新聞更多着呢。這是小事忙呀。」說完，他先笑着走了。連玉環狠狠的罵了一聲不要臉的師父，真該死了。那何笑塵沉一沉，等她鬧過去了。方笑一笑道：「孫老板，話是證實了沒錯，咱們也不是外人，萬不會勾通別人，給你登報。不過有一節，我想向你張個口，借我幾塊錢。天是冷了，衣服一天要比一天厚。我有一件大衣，想要贖出當舖來，崩崩這快冷的場面。請你維持一維持，周濟我這一步。」連玉環聽他忽然說到借錢，這在他對自己，尙是破天荒第一次。看一看他，說完了這話，靦靦覷覷的一張粉臉羞紅了半邊，却也很替他難爲情。知道了他調來自己的原故，便慨然道：「這不要緊，哪錢在我媽手裏，我明天給你帶來，十塊錢夠不夠？」那何笑塵臉兒紅撲撲的，也不說夠，也不說不夠，祇是低着頭，彷彿那脖子不得勁。連玉環倒笑了，說道：「就是罷，我明天給你帶來，這算得了甚麼。我們都是唱戲的，我回去說給我媽，讓她拿，她也不能不拿呀。」說罷，站起身來，又笑道：「我坐夠了，也快上場，到那邊去。」何笑塵的脖子却又好了，徐徐的仰起頭來，望着她，覷然道：「連小姐，我希望你別告訴你的師父，以及你家裏的任何人才好。」連玉環沒有功夫細想，祇率然應道：「好了，我就不告訴他們。」何笑塵始又笑一笑，站起來同她出了球房，走到那茶樓的後台。連玉環因爲怕那報紙的關係，表面上不敢過事招搖，低頭進了後台，祇掀着布帘，向外望了望。見那田夢北坐在台下，那黃梅麗却不在旁邊，僅僅他一人，在座，便也不招呼，放下布帘，自己休息半響，和何笑塵唱罷一齣大登殿，出來下樓時，正好那田夢北也在下樓，一人似有所待。連玉環見了他，却覺着有點張惶，微微一呆道：「大爺，您這兒一個

人幹麼呢？」那田夢北的心裏，原來也並不是專專的等她，他因為今天來到茶樓，沒有看見那黃梅麗，又想起昨天臨別時，那黃梅麗說得好好的，晚上到開明聽戲臨時却來了一個不照面，今天沒有來，這裏面尙不知是何道理。想着就在樓下踟躕要走開不走的，恰恰連玉環就來了。田夢北便對她一笑道：「我這裏沒有幹麼呀。昨天剛說一句不能常來惹得你犯了脾氣，今天來了，聽完了要走，又怕你不高興，我這裏等着你呢。」這話在田夢北說來，完全是討好，那連玉環却因為這一會還有個王處長，說不定已然又在家等着了。自己並非想隱瞞他，而做成一件欺騙，乃是良心上，實在不大願意使他知道。因而笑道：「田大爺，這話您可說遠了，難道說您有事，早走一走，也要稟明白我。我還能限制您的自由麼？我今天也是身上不大得勁，想早走一會，回家去歇一歇，昨天戲唱的可是不大好，可是我還累得不輕呢。」田夢北見她說得好聽，自己尙不覺其他，又笑道：「那麼我就送你去，我們一同到你家裏好麼？」連玉環焉能容他親身送去，連忙搖頭擺手道：「這更不必了，不敢多有勞動，就誤您的功課，費您的心，雇一輛洋車，送了我，就就行了。」田夢北恭敬不如從命，就依言送她出去市場，代她雇上一輛車。連玉環的心才鬆開了，坐車跑回家裏，一問，偏巧那王健明等人還沒有到，這更有功夫了。連玉環重新修飾修飾，換上一身時新的漂亮衣服。那連大奶奶見她是高高興興，並無半點不悅之意，自己更是歡天喜地的跑進跑進，為他們準備一切。轉眼之間，天就黑下來了，門外嗚嗚的喇叭一響，吱吱的停下了汽車。那連大奶奶心才一動，就聽見又是鈴鈴的按電鈴，又是拍拍拍的敲門板，又是叫喊「開門」的聲音，亂成一片。慌忙喊着：「聽見啦！聽見啦！」的迎出去。連玉環原本在院裏立着，聽了這是王健明來到，却滋溜一轉身，躲進裏間去了。慢慢的掀起那窗簾起來再瞧，祇見那院裏的一盞煤油燈，閃閃灼灼的，照見晃進一個漆黑漆黑的大胖子來，手裏拿了一根極粗的手杖，見了連大奶

奶先哈哈的笑道：「你們這家裏，錯是不錯，就是一樣兒，沒有電燈點，這黑忽忽的煤油燈，可太讓人悶得慌了。」連大奶奶慌忙說着：「王老爺請特別原諒，來到我們這兒，多求您担戴，我們姑娘也討厭這煤油燈，過不幾天，就接上電燈了。」那王健明一路笑着進來，連玉環就又離開那窗邊，走到裏間的門旁，掀開一道帘縫，往外再瞧。祇見那王健明搖搖晃晃，走進來就坐在一隻椅子上，一坐下，粗重的身軀，壓得那椅腿都吱吱的響。他面如鍋底一般烏黑，又穿的是一件黑綢長薄棉袍，黑鞋黑襪，似乎襯得粗眉大眼，闊口高鼻，越發的令人可懼。連玉環剛看清楚了，便聽得那王健明一聲問道：「姑娘在家麼？」白天甚麼時候回來的？」那連大奶奶讓他坐下去，已然順手遞過一匣火柴，一筒香煙。又躬身答道：「回來了，在家裏啞，白天您走了不多一會，脚前脚後的，牠也就回來了。現在正在家裏，等着您哪。」說到這裏，她就轉面對着那間喊道：「姑娘，出來見見這位王老爺，白天等了你半天，給人家陪個禮。」連玉環看了這位王老爺，聞名勝似見面，見面不如聞名，心上已然結上一個大疙疸，及至聽到母親來叫，祇得硬了頭皮，一掀門帘走出去，也不知是點頭好，還是鞠躬好，祇好來了一個淺鞠躬，深點頭，彎了彎腰，笑道：「王老爺，您來啞，白天可真是怪對不過的，晚上特意等着您啞。」那王健明坐在椅上，原是大模大樣，擺着十足的官僚神氣，及至見了連玉環躬身，他不禁就欠一欠屁股，站起來又坐下。滿面含笑道：「姑娘，坐下，昨天的一齣女起解，真難爲你，我在台底下，聽得都怪了你唱工做工，都啞摹到了家啞。」說完，笑着摸來一支雪茄來，掐去煙尾，連大奶奶趕忙就劃火柴，代他點着了。又代表着連玉環道：「我們的孩子，就仗着各位先生老爺來捧，甚麼不好的，無非掙錢養家，您是知道的，她的爸爸運氣不濟，沒指望了，才想出這主意，讓她出台唱戲。這回彩排，孩子也真作臉，總算不錯，甚麼不好的，您就多包涵罷。」那王健明聽了她說，眼睛却望着連玉環，滋着一嘴的黃牙板子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沒

的說沒的說，我們是不說客氣話，姑娘很有出息，但得幾件好行頭，有人一捧，上了台，沒有不紅的。你們做父母的，養出這一位姑娘，將來還愁不妥妥實實。當那現成的泰山泰水，安安穩穩的享他幾年的好福。」連大奶奶又笑了。連說甚麼福不福的，都是託你們先生老爺們的福，我們一個草木之人，有甚麼福可享呢？」那王健明也哈哈一笑，他的大食指，捏住那雪茄煙，却用中指彈彈煙灰，深深的含在嘴裏吮吸。兩隻肉眼笑迷迷的，那鼻邊的兩道肉紋，一左一右，一直的陷了下去，直直的彎到嘴唇角上，這樣倒不必吹牛，足可表現出他是一個面團團的官僚，一朝下野了，似乎還不失為一位富翁樣子。連玉環出來這一刻，和他周旋過幾句話，覺得此人去了失之過俗，言談尚不甚太討厭。因也就笑逐顏開，漸漸的和他一問一答，隨便談起天來。談到時候不早，門前汽車包車，又來了幾輛，王健明約的幾位朋友都到了，也和王健明的身分，上下相等。大家談談說說，混了些時，結果擺好桌面，就打起一桌牌來。這一天晚上，忙了連大奶奶的兩條腿，一會去開發門外汽車夫包車夫的賞錢，一會又擺點心菓碟，一會又捱座的點煙擦火柴，一會又出去到飯館裏叫夜宵。連吉慶是處於父親的身分，而且是做過官兒的，回來一見那門外的幾輛汽車包車，就知道這些位大人先生的來頭不小，感極的掉了幾滴眼淚。擦乾了，上去見了見，就退下去休息。孫鳳凰也趕了來，腰間摘下把胡琴，坐在旁邊，拉起幾聲：「龍東，東龍。」連玉環也唱了幾段二簧，以助客人的牌興。這樣直鬧到天亮，賓客走了，人困馬乏，大家各自安歇。次日連玉環早起一段調嗓子的課程，就算無形中作廢，起來就已十二點半。連大奶奶正在院裏，指揮着幾名裝電燈的工人，往牆上裝電線。連玉環洗着臉，扒扒窗戶帘看見了，便叫道：「媽，你幹麼呢？真是那王老爺嫌咱們的煤油燈不亮，你就按起電燈來了。」連大奶奶聽她從屋中搭話，急匆匆的就跑進來，手裏拿着一打厚厚的鈔票，向她又一晃，笑道：「你瞧，昨晚不單抽的頭兒，全在這裏，連王

老爺贏的，人家一文不要，全歸了咱們。這多的餘錢，若不裝點幾盞電燈，給人家看個痛快，我們就太說不下去了。」連玉環擦臉擦粉的，化完了粧，才把眼皮撩起來，看了一看連大奶奶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人家待我們都好，我們待人家，又有甚麼好處呢？將來一個一個都成了我們的恩人，我們要用甚麼報答人家呢？」連大奶奶聽她這話，是故意來和人爲難的，便笑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，施恩不求報，人家既看得起我們窮棒子骨，就沒有打算還有甚麼報答之說，若是處處都講報答，天下也就沒有好人走的道兒了。」連玉環隨便連大奶奶怎生解釋，胸中終不釋然，臨走的時候，想起了那何笑塵說的事情，自己險些忘掉，連忙伸手向連大奶奶要道：「媽，這沒別的說，家裏都是我一個人掙的了，您把那錢拿出二十塊錢給我，我帶在身上，也闊上一闊。」連大奶奶給她一要錢，這證諸她往日的爲人，是很矛盾的，不禁一呆道：「環兒，不是我說，你人還小有錢也，不知怎麼花，你要錢幹麼呢？」連玉環這錢的用途，那裏能夠告訴母親，見她意思是不給，十分發急，把腳底下的鞋，往地上亂頓着，嚷嚷着道：「媽，那是我掙來的錢，你不能不給我，我要幾個帶在身上，我覺得好玩。」連大奶奶見她急了，自己不好意思再和她鬧，拿出二十塊錢鈔票，給他道：「我不是不給你，是怕你不小心，一下子丟了。」連玉環把錢弄到手，甚麼也不說了，整理整理身邊，出門到福興茶樓，何笑塵迎頭就接着她，極力表示好感，又把他讓到那球房內小坐，問了這個，又問那個，請她吃那不花錢的剩茶。連玉環是懂事的，不等他說，先單單拿出五元鈔票來，丟給他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是等着錢用，給你五塊錢不夠呢？」何笑塵見她亮出鈔票，這在江湖中，叫做甚麼「露白」，自己非常欣喜，聽聽口風，還是活的，就特意又起立，抬手加額，行了一個不戴帽的軍禮，嘻嘻笑道：「連小姐，我謝謝你，你若還有的話，再給我幾塊，教得多贖幾件衣服，一天一換，在茶樓和你配戲，也是你的光彩，你說是不是？」連玉環倒笑了，祇得又拿五塊給他。那何笑塵到

手十塊大洋，一百二十分高興，果然從第二日穿的衣服就考究了。大衣皮帽，老早的就上了身，據說是新贖出來的。連玉環給了他錢，也無心再去認真含糊的應了。從此何笑塵倚着善門已開，三三五五，不時的向連玉環張口借錢，少至一元，多至四五塊，約莫也借了三四次。同時那王健明就到她家裏，打過三四桌牌，請過幾回客，花了幾百塊錢。而那田夢北有時候就缺席不到，不一定天天的來捧場，連玉環彷彿不大介意了。這一天那田夢北在茶樓見着連玉環，他臉上神氣鬱鬱的，居然開這些日子未有之先例，約會她道：「今天我的事情很多，來到這裏，不能聽你的戲了，你唱完了下台，我請你到森隆吃一頓西餐，順便還有話告訴你呢，你去不去呀？」連玉環見他忽然一和自己套近，又約會自己吃飯彷彿閉一閉眼，恍如昨日，自己居心未免不安，覺得近日過於和他疏遠了，怪對不過的，便笑道：「是呀，你不約我，我還想約你呢，那麼着，就在那邊見，我唱完了就去，你先定座去，這也用不着下帖了一句話，我就會走去了。」田夢北聽了，倒有些可笑，這些請客的道路，居然她是摸着門了。因答應了，兩人定下不見不散，他先走了。連玉環這一天與何笑塵草草的唱了一齣賀后罵殿，急急的就來森隆赴約，那時候的連玉環可不比從前了。天氣還不算甚冷，身上已是一百來塊錢的皮翻毛的大衣，腳底下是佳美麗的皮鞋，深灰色絲襪，進門來就喊着冷道：「凍死我了，這天兒真夠受的，八成是要下雪，你瞧我的手都紅了。」說畢，先脫去雞皮手套，塞在衣兜，再脫去皮大衣，輕輕的往西崽手裏一遞，這一手兒就很可能表現出來，是一個常赴宴會的姑娘。西崽接了大衣去，她就故意的伸出兩隻手來，翻來覆去的給田夢北看，紅不紅，那手指甲上，完全染着最時新的美國蔻丹，鮮紅紅的非常可愛。田夢北笑道：「這不錯呀，手指倒不很紅，手指甲，倒紅得怪可愛的，這是目下最流行的一種手上的化粧呀。」連玉環把兩隻手自己也翻覆着，看了幾看，然後才放下去。又仰面一笑道：「這是我擦人家的油，拿一個街

坊家的，染上幾天，還沒有退去，給你一看，又可愛了。」說着，她的兩隻手，更往西餐台邊上，敲了一敲。問西崽道：「你拿菜目來看哪，再弄兩杯紅酒來。」那西崽忙去拿來當日晚餐的菜目，連玉環坐了，下一看，看那頭一道湯，先不願意道：「這雞絲鮑魚湯不好，給我改一道清湯就可以了。」西崽忙接口答應。連玉環又看看那咖哩雞和炸豬排，也認爲不好，吩咐改了兩客龍鬚菜之類清淡一些的，這才罷了。菜目斟酌好了，連玉環把手一掀，面前擺的那揩布摺成花朵，抖散開了，然後現胸前一舖，笑道：「田大爺，這裏的西餐，可比不上搵英啊，這不過是爲來逛市場的人，吃着近便罷了。若是專專爲了嘗外國菜的滋味，還是到搵英，或是德國飯店的好，您說對不對？」田夢北看她的一切舉動，非常爛熟，倒是一個吃西餐的老手，顯見得是常來這種調調兒。心裏正轉着念頭，頗算估量自己的心事。見她問自己對不對，祇得含含混混，答了兩個對。隨着又笑道：「我今天的意思，也不是來約你吃西餐，不過這裏雅靜一點，說起話來，比別處方便。飯館子裏不是亂糟糟的嗎？」說完了，西崽遞過那菜牌來，田夢北祇看也不看的，揮手令他照來一份，果然那顆心，並不在乎吃飯上面。連玉環看他說是有話，這才想起他的約自己來，卽是說有話告訴，不覺笑道：「您你有甚麼說的呀？在茶樓不能說，在我們家裏也可以說，幹麼非拉我來吃西餐呢？」田夢北給她這樣問來，却也弄得無辭自解，祇可笑一笑，當作解嘲，拿手抖開那揩布，笑道：「這也可以說是我的話太長了，又因爲您的名角了，不請客怕您不肯多坐，故而定在這裏比較好些。」連玉環微微笑道：「這就應了一句洪羊洞上的戲詞，末將好比元帥一匹坐騎，揚鞭就走，你何必這樣的客氣呢？」田夢北也笑了。兩人的閒話說了這一會，那西崽把一桌子的的小吃，全擺上來了。田夢北才又說道：「連大姑娘，我的母親，已經從我的太倉原籍來到北平了。」連玉環正拿小叉子，撥弄那小吃，覺得都不甚中意，聽見說他母親來了，不由把手一停，笑道：「喲！伯母來了，那我

應當早早的去拜見呀，住在甚麼地方呢？」田夢北說起了頭，往下說就不礙難了。笑道：「她就住在我的姑母家，那位黃梅麗小姐的府上，並且她不是本意要來，乃是黃梅麗母女寫信去叫了來的。」連玉環聽了又明白了。又着那小吃，眼睛一面溜着他，問道：「這是如何說法？他們母女把你們老太太驚動了來，是爲甚麼呢？」田夢北原來也在拿着刀叉，給他一問，忽然把手一放，撫然道：「你問這個，却也難說了，其中自然有我不能說的苦衷。」連玉環看他的尷尬神情，以及吞半吐半的口氣，自然更是忙着要知道詳細。試去再問他時，那田夢北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連大姑娘，這話說來不怕你惱，我的姑母受表妹之愚，她寫一封信給我父親，把我們的事都告訴他們了。」連玉環一聽這話來得攏統，更要求其究竟了。因笑道：「我們也不怕人呀，她告訴你母親，是怎樣說的呢？」田夢北這時候簡直甚麼也吃不下去了，放下刀叉，拿起那杯紅酒，吃了一口，又恨道：「他們說的話，可也就夠難聽了。他們說我在北平不好生上學，妍上了一個女戲子，所以我母親來，即是偵查我是否有這等事。現在我的姑母的心思，很願意把表妹黃小姐給我作親，逼着我母親，一定讓我答應，我還沒敢答應呢？」這話說得連玉環呆了一下，那一副嬌容顏，勃然就變了一變。欲知她說出甚麼，請閣下回。

第七回

剪葉成圭終身決一笑

遺書當藥片語值千金

且說連玉環一聽田夢北的母親來了，是他的姑母叫來的，並且稱自己爲妍上的，要將黃梅麗給他作親。情見乎色，勃然就變了臉道：「田大爺，這話是那位黃太太說的麼？我那去問問她，怎見得我是你妍上的。她也太小看人了！」田夢北說出口來，就已是出之無奈，見她生氣，自己也早想到，連忙勸道：「你不要動怒，

聽我來細說，我們現在有口難辯，彼此間的關係，似乎脫不開了。她們若是根據我屢次三番，幫你們租房買傢具等項，就說我們是姘頭，我們也不能辯白，祇算是那麼一回事。不過我今天向你說的，重點不在這些不相干的閑話上面，我說話的重點，是些那黃小姐和我做親的上邊。連大姑娘，這話你懂得了麼？「連玉環想來非常有氣，又聽他輕輕一語，把自己的焦點，也就移開，登時反倒笑了。說道：「你說的是那黃小姐和你作親麼？這倒怪可笑的。我沒有甚麼感想，聽了這消息，我也很喜歡的呀。」田夢北覺得她這喜歡，似乎是假作的了。因又深入一步，笑道：「我想你或者也許喜歡，不過是最少數的罷了，多分還是不甚願意聽的。據你想，我是答應的好，還是不答應的好呢？」連玉環給他問得更笑了。說道：「你答應不答應，問我來做甚，我做得了你的主意麼？又不是給我提親事，我們祇等着吃喜酒罷了。」說着這話，她臉上是笑着，但是夾耳根子，泛起一層紅雲，顏色似乎極其難看，並不是內心裏發出的自然的笑。田夢北見了，心上彷彿得意至極，再捧起那杯紅酒，咕嘟的喝了一大口，放下杯，探身向前望着她，笑道：「連大姑娘，我們今天打開鼻子說亮話，誰也不要再隱藏着不說的話，一齊都公開了罷。我若是能夠和那位黃小姐作親，我早已就不登福興茶樓一步。皆因是這邊放着一個你，我便不能夠答應，所以我決定拒絕，而不允諾了。我的本心，豈但不怕他們說我們姘度，就是說我們是未來的夫妻了，都可以值得。我想這話，你一定了解喇。」連玉環聽得怔怔的，一時之間，竟自無法回言。本來她的心意，也以爲田夢北這樣的南方世家，配了自己北平破落戶，好像是已經高攀，沒甚麼不甘心。可是現在却又不然了，聽了這話，似乎不無斟酌的可能。沉吟了一下，故意笑道：「喲！我的大爺，您這句話，是怎麼說？我們可不敢當。窮人家的女兒，高攀不上，聽了都叫我怪害怕的。」田夢北今天是豁出去了，處心積慮，自己早已想定宗旨，就笑道：「我今天來和你講，並不是空話，乃是一件事實。我的心思已然

決定了，我想這也沒有甚麼不可以，不過現在是公開的徵求你的同意，你到底本身的主張如何？這未來夫妻的名詞，你是否能挺起身軀，和我一同擔當起來呢？」連玉環給他直接的逼到頭上，甚麼也答覆不出來了。自己素來和田夢北無話不談，就是偶爾談到終身大事上面，也不很侷促，大大方方的去談自己的見解。今天不曉緣何，反而害起臊來，緊低着頭，直似沒有聽見，不搭一言。那田夢北看了，心上倒很得意。故意的由桌底下把脚伸過去，碰了她的高跟皮鞋一下，笑道：「你對於我所說的，有甚麼意見，也可以公開的說一說，大家商議一商議。」連玉環也不說甚麼，仍然是不響，不過她的頭是側着的，那嘴唇角上，一扯一扯的直動，想必她臉上是笑着了。田夢北看了，霍的站起來，走到她那邊，坐在她的椅子旁，一手拍着她的肩膀，笑說道：「你有甚不好說的？開不得你的尊口，你就伏在我耳根子上，告訴我聽也好。」連玉環仍是低頭不語。田夢北又笑道：「我有主意了，你不說話也可以，我以你的臉色做標準，也是一個法子。這樣辦，你要願意，就笑一笑，倘或不願意，請你不必笑。你是笑還是不笑呢？」說完再一看她，頭低得似乎更向下了，連那嘴角是否扯動着，也看不出來了。田夢北移了移搭在她肩膀上的手，索性把她的下巴頰一扳，冷不防扳起她的一張臉來。那連玉環原來就是笑着，這一來更忍不住，就是一臉的笑容兒。田夢北笑道：「笑了笑了，這不是笑了。」連玉環把他的手一推，就推到一邊去了。霍地站起身軀，看了他一眼道：「你瞧，你這人也會學得這樣輕狂了，這幸虧是雅座，若是在外邊的散座裏，你也敢這樣兒麼？」田夢北兩隻手落了一個空，他的身子也往前一撲，手接住膝蓋，兩隻眼睛看着她，笑道：「我若是在外邊散座，也就不請你來吃飯了。我不是未進門就說明白了麼？這裏是頂清靜的，說說話兒，是最便當的了。」連玉環聳動着肩頭，走了幾個步兒，索性移到田夢北的原座上坐了。端起他的酒杯，也呷了一口酒，笑道：「你看我也會喝一盅兒了。這紅甜甜的葡萄酒，喝了

也不當事，拿他個悶倒不錯。」田夢北也捱過去，坐在她原坐的座子上，笑道：「這倒不錯，我們算是兩下倒了一個過，不過你却忘了，你這一換座子，又喝了我吃剩下的酒，你的酒再一給我吃，我們却馬上先吃了交杯盞咧。」說時，早一把抄起連玉環的酒杯來，一下就喝了一大口。那連玉環急得紅着臉，就來搶酒杯，却是晚了。她賭氣兩條手臂在胸前一抱，故意做出恨恨的神色道：「我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錯把茶壺當夜壺了。看不出你這人，也是一個浮浪子弟，動不動的，專門找人家的便宜。」田夢北放下酒杯，又伸出手去，向她要道：「你拿一隻手來，我看看。你右手上讓甚麼咬了一塊疤痕。」連玉環聽說，吃了一驚，急忙抬起手來，自己一看，甚麼疤痕也沒有。說道：「你又來胡說八道了，我胳膊上那裏來的疤痕，別冤人了。」田夢北一探身，伸左手抄住她的右手，揪過來笑道：「我給你一件好東西，正好戴在你的臂膊上。你這條胳膊，又白又嫩的，究竟太素淨了，就是缺少一件裝飾品。」連玉環問他甚麼裝飾品。田夢北右手一摸衣兜，摸出一隻小錦匣，打開拿出一隻碧綠碧綠的翡翠手鐲，往她手上一套，就套在她的臂彎之下。奶道：「這隻鐲子，正是女人臂上的裝飾品，你看短袖子之下，不襯上這件東西，就彷彿不大好看。」連玉環出乎意外的，讓他套在手上一隻鐲子，自己倒十分納罕，抬着手臂，自己看了看，把手又掄了幾掄，笑道：「這倒也好，我在各處，時常看着有女人這樣戴着一隻鐲子，走來走去的，彷彿很出風頭，想不到我今天也戴上了。」田夢北看她故意的甩手，那鐲子圈圈甚大，險些脫落，連忙攔住，又笑道：「你別掄手，掉下來就碎了，你看見那些女人戴的鐲子，真的恐怕尚不多見，這隻鐲子可真是翡翠的，外國人竟在中國重價搜羅，行市提高，摔碎了它，一隻就是一兩千塊錢咧。」連玉環不給他說，尙自無足重輕，給他一說價重一兩千，登時又吃一驚，再看了看那隻鐲子，笑道：「我的大爺，你怎麼拿着這們貴重的東西，亂送給我來了？我那裏有戴它的造化，不要折受壞了我罷。」

田夢北見她小氣得可笑，便告訴她道：「這隻鐲子本是一對，我的母親從我故祖母手裏傳下來的。我們今天是值得紀念的，這一隻鐲子送給你，也不過是一個信物，將來也還是我家的，你就戴着它好了。」連玉環事到如今，尚有甚麼說的，也祇有嬌羞滿面，星眸斜睇，甚麼話都不說了。田夢北和她今天鬧到這個份兒上的確也是始料不及，靜默了一會，那西崽把他們的頭一道湯端上來。一看他兩個換了坐位，却也一怔。好在僅僅兩人的菜，倒換一下也就完了。他兩人呷了幾口，西崽撤出小吃的碟子去。田夢北沒話找話的，問那連玉環道：「我的姑娘，你知道我的心了罷。我們今天實在是一個大喜的日子，彼此都喜喜歡歡的，你心裏有甚麼也可以說一說。」連玉環吃了幾口，把那湯就推向一邊去了。她的臉色忽然鄭重起來，目光盈盈的，斜着掃了田夢北一眼，說道：「我心裏有甚麼不喜歡的呀，我也沒有話說。我媽呢，是你去說，還是託出誰來說？我先說明白了，讓我去自己說，我可沒有那麼大的臉，我不能從命。」田夢北搓了搓兩隻手，眼望着她，凝了凝神，又笑道：「我既是說出來，當然是託個人去說，那是能夠直接的讓你去說，那不是太強人所難了。」連玉環笑了一笑，就不言語了。那西崽撤出湯，換進一道菜來。他兩人各自低下頭去吃菜，談話算是停止了。這一天兩人的情形，不同往日，所以菜都吃完了，仍舊纏綿多時。耗到晚上，燈火齊明，方才各自回家。那田夢北把這一頭安排好了，他放心大膽的，就來找自己的母親說正經話。原來那田夢北的母親田太太的，確是黃梅麗母女一封信招呼來的。本來田夢北在北平求學，他的父母早給黃太太寫過信，託他們隨時照拂，監督他的一切。可是田夢北到了北平，除去謁見她一次以外，很少把足跡踏到他們的府上去。所以黃太太實在沒有盡到她的責任，自甘的就算放棄了。及至那田夢北和黃梅麗常常來往了，他的行動，算是給他們注上一點意了。那黃梅麗漸漸的把田夢北的所作所爲，全偵查得清楚，和田夢北在咖啡館一席話之後，接

受了田夢北的兩張戲票，當晚並未在黃姑母前聲張，及至第二天了，那黃梅麗才把一切的一切，全講給黃姑母聽，還恐怕黃姑母不相信，拿出那兩張戲票來，用作證明。說道：「您瞧一瞧，我田大哥在北平，原來學得這樣壞。那天我們在北海看見的那大姑娘，她是一個唱戲的女票友，還不用說她和田大哥賣房姘度起來，連傢具房租，全是田大哥所出，簡直是他的一個外家。那報紙上全給他們宣布出來，我問他，他也不否認，就算是承認起來了。昨天晚上，那女票友出演，他給我兩張戲票，還約會我同您去聽戲呢。您瞧，這夠多麼噁心人呢？」黃姑母對於他們兩人這些日的交際程度，尙自不大清楚，聽她說來，有根有據，這多日子竟做了一個偵探，馬上驚疑道：「你田大哥有這樣的事，倒給你偵查得清清楚楚，這倒也難得少有。我竟自一些兒瞧不出來，真是白活了。」黃梅麗自有她的用心，急忙逼着黃姑母道：「媽，我告訴你，並不是說說就完了，我的意思，是讓你給他家裏寫信，通知他的父母一下，長此以往，這樣的墮落下去，我們負不起這大的責任哪。」黃姑母是一個風月場的過來人，那裏瞧料不出女兒的心意，聽她讓自己寫信，一想也對，自己是他的長輩，畢竟是有監督他的義務。就笑着答應道：「好了，我寫信是懶得動筆，就煩你替我來一下，把這些情況說一說，也就是了。」黃梅麗從田夢北那裏鬧來一腔子憤火，正巴不得有此一句，連忙就去寫起一封信來。那封信作爲是黃姑母的口氣，寫的十分嚴重，述說田夢北的行動甚詳，最後隨請他們裁奪見覆，並把那日的小報，也照寄了一份，一齊封起來。黃姑母笑道：「你真是一個熱心的孩子，罷了，這封信寄去，他們大概總須有人來的，大約是他的母親就要來了。我看這樣也好，我提一提，你們姑表作親，一舉兩得，比甚麼都好。你們這些日子，不是很說得來麼？」黃梅麗冒猛子的給母親一針，戮在自己的心房上，條的就漲紅了臉，把這封信輕輕的一拋，掉頭就走出去。一邊走，一邊還說道：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，活該他們要姘度不姘度，我不管了。」

我這不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閒事，豬八戒照鏡子，裏外不是人了麼？」黃姑母這一來，更把女兒的心事測透了。自己暗暗的笑了一陣。本來她早想了兩家的門戶，並不是不匹配，自己女兒的品貌學識，配上他也不算說不過去，所以她這封信毫不遲疑的就發出去。那田夢北母親田太太過不到五六天，輕車減從，一個人帶着個老媽子，不遠千里就跑了來。黃姑母和她見了面，當然有一番酬應。田太太祇這一個兒子，處處都很關心，問清楚田夢北在平情形，氣了個不得。流淚道：「怪不得若干內地人，都不願意送子弟到大都會裏求學，原來大都會的誘惑力，如此的強烈。我兒子是一個很好的孩子，到了北平不到幾月，竟爾就這樣了麼？」黃姑母忙忙的勸她息怒，又安慰了她一回，然後含而不露的將一己之見，也透給田太太聽了。那田太太叨在至親，當然無可不可。黃姑母又派人叫了田夢北來，母子相見，田太太唏噓無言良久，祇說：「你幹得好事，我這大的年紀，由南方跑來，你覺得心裏好受麼？」田夢北尚摸不着頭腦，不悉母親何以大老遠的，忽來北平，及至問明白這回事，才知道是黃姑母作的怪，登時甚麼也說不上來，祇得老實着承認道：「母親不必生氣，我做的我應承。那連大姑娘唱戲是唱戲，可是唱戲的與唱戲又自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論。那連大姑娘以我看來，實實在在的，是一個好人。」說着，概不避諱，把自己和連玉環結識的經過，以及現在的情形，都告訴田太太聽了。又說道：「我因為看他可憐，又因為彼此兩下的要好，所以對她有些幫助，我自問這並不是甚麼了不得的勾當，難得那姑母也都告訴母親。」田太太聽他一口一聲的，就是說破了嘴皮，自己豈肯相信，祇是斬釘截鐵的說道：「你年紀也不小了，從前為你張羅親事，你總是說尚未畢業，親事不忙，如今你却背着，我幹起這樣花俏的事，也罷，你從此快和她斷絕關係，不要來往了。」田夢北本來尚有話說，因見母親氣勢甚盛，自己不敢多說，致惹老人家不快，祇好唯唯諾諾的，就算罷了。這幾天田太太為的便於訓教起見，特意讓田

夢北搬到黃宅來住，早晚監視着他的起居。所以田夢北就沒有到福興茶樓去。一晃兩天，這一天田太太又把田夢北叫到跟前，把她心上的不高興，彷彿忘掉了，換了一下子的欣懽。笑着對他道：「我來到北平，本想看看你到底是好是壞，再定規帶你回去，或者讓你在北平。現在看你，還不是不知好歹的人，聽說你比從前老實一點了，所以我也要回去了。不過有一節，你須答應我一件大事。」田夢北一聽這話，又有文章，忙問母親有甚麼話，我都可以應從，但請說一說我聽。那田太太笑道：「我雖是來了不到三四天，可是我都瞧明白了，你現在和你表妹梅麗小姐兩下裏要好的了不得，這話是不是？」田夢北聽了這口氣，心上一動明白了幾分。馬上答覆道：「母親這話問得我不好回答了，我和黃小姐是表親，有甚麼不好的，我們的來往，也是親戚上的來往，難道還有人造我們的謠言不成？」田太太聽了，祇是一味的搖頭道：「我沒有那麼說，我是問問你，因為你黃姑母曾和我說，你們很不錯，看那光景，是已經有點程度。所以她讓我來問你，若是有心的話，不如早早定了婚約，免得兩人出出入入，許多不便，遣人口實，這年頭誰有好心眼，疑惑人，不三不四的話，流傳開了，可也就夠人受的。再說呢，你們也正相匹配，她那方面全無問題，我也沒有甚麼異議，你們若能訂定婚約，我馬上回去，也就放心了。」田夢北見母親說的，這倒不是偶然，自己也在浮游無定，不知說好，或是不說好，祇得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黃姑母老遠的請了母親來，却爲的她女兒親事，這是終身大事，不是一言能了，容我考慮一兩天，再讓我說，您說怎麼樣？」田太太笑道：「你也來了，我看報上，常常見有大人物就新職，老是說甚麼固辭不獲，正在考慮，想不到你和我作母親的，也要起這套來了。好罷，我就容你兩天，看你還說甚麼？」田太太說完，自己倒先笑了一陣。那田夢北看母親如此歡喜，足見得這事她已無何不可，自己也祇陪她含混着一笑，岔開這碴去了。田太太雖然給他兩天限，但他却等不及兩天，帶了一隻祖傳的翡翠鐲，

先找了連玉環來。兩個人在森隆，三言五語，把這天大的一件終身事情，居然就定規好了。他早已瞧料十分，連玉環跑到那裏去，也是自己的這一下子，越發的放心了。回來之後，晚半天，那田夢北就順口搭言的對田太太提起了此事。正正經經的，將自己和連玉環的關係說了一番，不過沒有說是當日定的婚，祇說是已有不少日子了。告訴完了，又道：「母親，我實在喜歡那連姑娘的聰明實誠，所以我當時情不由己，就冒昧的和她定下婚約，這是我不敢當時承認的。但是，我想了又想，事已如此，請母親就回覆了那黃姑母罷。」那田太太一聽這話，吃驚不小，自己的興頭，也隨着這一驚，丟到爪哇國去，簡直從以脫油沸騰的熱度，直降到冰點以下。愕然道：「夢北呀，你說甚麼，你和那姓連的姑娘訂婚了！」田夢北是一個有毅力的人，凡事認清楚目標，總要勇往直前的幹下去。便坦坦然的道：「母親，我們誠然是訂婚，訂得草率一點，但您可知道，我爲她的至誠所感，我當時曾經忘了一切的，竟自作出來了。請母親要恕我的遲告之罪。」田太太聽了這說法，情知木已成舟，呆坐癡然。良久，又嘆了一口氣，不期然而然的，竟自落下兩滴眼淚，連擦也忘了，祇看了田夢北不言語。田夢北一個做兒子的，到了這時候，教自己應當說甚麼，也想不起來。幸而黃姑母藏在隔壁的房間裏，聽到這時候，她義不容辭，一閃就閃出來，對田夢北道：「田少爺，你先出去罷，你們的說話，我都聽見了，田太太氣得夠受了，讓我勸她消一消氣罷。」田夢北借着這個機會，退出房來，到外邊散步。自己再想了想，說話也過於魯莽了，怪不得母親就要生氣，自己好話不知好說，又怨着誰來。捱了些時，終無理會處。那黃姑母和田太太在房中說了半天，她一個人又出來，看見田夢北在院裏站着，就把手一招道：「田少爺，你這邊來，我問你的話呢。」田夢北便跟她走到另一邊的房裏，那黃姑母讓他坐在上座，又替他斟了茶，然後也坐下，迎着他的臉問道：「田少爺，剛才你和田太太都說甚麼來，我也不大清楚，她哭起來沒完，我也弄不好，勸了她

這半天，算是才好一點。田夢北似乎是沒有甚麼客氣，當時把自己和母親說的又轉告黃姑母一回。那黃姑母却慢慢的搖着頭，臉上透出一層不真誠的笑來道：「這話不對罷，憑你一個世家子弟的田少爺，那裏找不出配偶，焉能夠降格以求，居然和一個唱二簧的女票友定了百年之好。我給你說穿了罷，這簡直是你看我們黃小姐太蠢笨，配不上你這公子哥兒，一句遁詞罷了。」田夢北是黃姑母安心要岔到一邊去，自己心裏非常厭惡，祇笑道：「姑母說那裏話來，我倘沒有連玉環的事情在前，這原是求之不得的，我焉敢看誰蠢笨，祇要人家不嫌我蠢笨，就是我希望的了。」黃姑母聽了這言語，也是無法再和他強辯，祇得笑一笑，作爲收場。說道：「您瞧這位大爺，可真是學的乖了，口巧舌能，說得真好聽，讓我們聽着，也沒有法子再管這閒事了。」田夢北知道她是強顏自解，教自己弄得太沒意思，也祇得陪她一笑，給她個下台地步。這一天白鬧一陣，彼此沒有甚麼結果。田夢北看看天晚了，也就不出去了。次日晚半天出學校，順路又到福興茶樓時，却見那黃梅麗一個人穿了女學生的藍旗袍制服，坐在台下，正在聽着票友清唱。田夢北好幾日不和她直接談話了，看見她這裏一個人佔副座頭，正好過去陪一陪。忙走去笑道：「你也來了，今天的戲大概不錯，每逢禮拜六，這地方總要唱好的，你老沒有來，真叫來着了。」那黃梅麗見了他，却不同往日的情形，心裏好像懷有成見，祇淡淡似理不理說道：「我本求不是聽戲，我是等那連玉環來的人家是好角後露，等了這半天，也沒有來。」田夢北看見她的神情不大好，自己尙在不大介意，仍是問道：「你等他來，可有甚麼事情？她一會也就快來了。」黃梅麗却冷冷一笑道：「你不用打聽，少問兩句罷，多管閒事，那兒關係去呀？」田夢北吃了一個釘子，祇得默然不問了。他兩個坐在這裏，吃着一壺茶，兩碟瓜子，耗了一刻，那樓梯上騰騰的一響，連玉環恰好似一朵黑雲也似的，飛了上來。她那天穿的是黑皮領的外衣，裹着一件黑綢軟夾袍，黑手套，黑皮鞋。

斜戴着一頂黑絲繩製的便帽。這樣一身黑，笑容滿面的走了進來，台下有的捧場熟人，還給她喊了幾個好。有的也拍了幾聲掌。連玉環都笑微微的點頭招呼，把兩條水月電光似的秋波，闔樓茶座上，都打了一個照會。轉了它那們一轉。看見黃梅麗和田夢北同座，更是走過來周旋一下，說了兩句：「您二位才來，我給您二位倒一杯茶。」才走開去了。那黃梅麗却後一步，追她進了後台，笑道：「連大姑娘，我們等唱完了，在樓下談談，我等着你，你不要走了。」連玉環聽了這話，在往日她早不加思索的，就答應了。今天却不禁踟躕一下，笑道：「我唱完了，還有事呢，可不能夠陪你玩了。」黃梅麗笑道：「你有事情誤不了，我祇向你要求五分鐘的談話。」連玉環笑道：「可以可以，就是那麼辦。」黃梅麗才退出來。連玉環來到了，已然是時候，所以她無所就擱，上場就唱，來了一齣探簪，下場出來。那黃梅麗就向田夢北告了便，說道：「田大哥，您在這兒看着座兒，我和她到樓下說說話，去去就來。」田夢北答應了。黃梅麗這才追着連玉環下樓，兩人先後到了樓下。却不防那樓梯下邊，早已有着人等着。是一個漆黑漆黑的大胖子，穿着皮袍大氅，手裏拿着一桿文明杖，嘴裏吻着一支雪茄煙，迎頭先笑道：「你完了，我也出來了，走罷。」黃梅麗忽然看見這一位，是自己從前所未看見的，正不知此公何許人也。方自一怔，祇看那連玉環已然笑嘻嘻的說一聲：「對不起，我這兒還有點事，您先走一步，到市場外等我去不好麼？」那胖子果然看着黃梅麗，笑了一笑，又朝連玉環答應一聲，他掄動着一條文明杖，一個人先去了。黃梅麗看此神氣，情知有異，反把自己要說的話，忘掉一邊了。問道：「這位是誰呀？」連玉環笑道：「這位是財務處的處長王健明，他也和那位田大爺一樣的捧我，常常的到這茶樓來，而且常常的到我家裏去，今天他是要到我家裏打打小牌，所以我說是有點事。」黃梅麗一聽把一切已然看穿了，故意又問她道：「打打小牌倒不錯，是一個很好的消遣，有我那位田大哥沒有，他也會打打牌的呀？」

連玉環不提防着她這一問，馬上又微微一遲，笑了笑道：「沒有他，他們二位還沒有見過面呢。」黃梅麗聽了越發的明白，祇點一點頭道：「那就是了，他原來還不知道咧。」說到這當兒，那連玉環覺着這話刺耳，她已露出慌張的樣子，悔不該告訴她，連忙笑道：「這也沒有甚麼，大家湊熱鬧，消遣消遣，您若是有興的話，也可以約上田大爺，到我們家裏湊湊份子。」黃梅麗自然說不敢打擾，想了一想，想起話頭來了，特意的反說着道：「連小姐，你瞧我真是忘了，還沒有給你道喜，我說您可是大喜了。」連玉環正要向她分手，聽見這話，又自一呆，笑道：「黃小姐，咱們不開玩笑，這可應了一句戲台的戲詞了。我說喜從何來呢？」黃梅麗要說到那件事上，自己也是一個老大女兒，不覺先自己臉紅了，說道：「你這還不知道，我聽說你和我表哥田先生訂婚了，這話有沒有呢？若是有呢，可就是你的大喜了。」連玉環突然給她一語道破，把自己不可告人的事揭露了，也吃一驚，趕緊的正色問道：「這你是聽誰說的，我和你們田大哥訂婚的消息，又是從何而起呀？」黃梅麗看了她的一副神色，早已就心下了然，說道：「你若是在問我誰說的麼？那就是我的表哥親自告訴我，他剛剛對我說的，我知道了，還不出幾個鐘頭咧。」連玉環暗暗的恨那田夢北，為甚麼四外傳播這訂婚的消息，嘴裏祇得說道：「他太愛說了，甚麼話都去告訴人，我真是沒有法子，這應當教我說甚麼呢？」黃梅麗問明白了這話自己姑且放了她去，就笑道：「得了，問一問就完了，您去陪着那位王處長打牌去罷，我不敢耽誤您。」連玉環欣然的要告辭，黃梅麗把手指頭伸出一隻，豎着押在嘴唇上，歪了一歪頭，笑道：「這話本來不應該說，說了也好，省得讓人不放心。我想您和那位王處長今晚打牌的事，最好我還是不要和田大哥說，讓他不知道的好。因為他和您已經訂婚，就算是未婚夫婦了，說了終有種種不便，怕他不大願意聽，您說我說的

可有道理？」連玉環給她半嘲笑半正經的，反說了這一套話自己祇落了個面紅過耳，無語回答，非常的難爲情，又遲了半天，才吞吞吐吐的答出來道：「這位王處長和我也沒有甚麼瓜葛的，因爲我父親賦閒已久，家裏貧困無聊，這才讓我出來賣藝，現在他是一位處長，我父親希望他來替找一個小官作，所以才讓我出來，應酬一應酬，誰教是被窮所擠呢，也是沒有法子。」說着這話，那聲音都帶着悽楚，臉上更透出十分怨艾的神情，好似見怪她的明知故問。那黃梅麗也就不再逼迫她了，祇笑道：「那麼我就不告訴他了，替你隱瞞着不說就是了。」連玉環才點頭笑笑。黃梅麗便假意和她告辭，連玉環走出市場，她暗暗的跟出來，看見她的那位王處長，果然坐在一輛汽車上等候，汽車夫拉開車門，連玉環邁步上去，兩個人有說有笑的，一陣風似的駛去了。黃梅麗看完了，心裏頭有數，掉頭也就回去。那連玉環今天給黃梅麗幾句冷言，亞似兜頭澆下一桶冷水，遍體都涼颼颼的。把和那位王健明約出來的興頭，簡直的傷失一盡。所以她這天實在打不起精神來，等他們一班朋友在家裏打下四圈牌來，她便推說不適，躺在自己的臥房裏不出來。那王健明等人玩着無味，大家仗着都是常來，問了她幾句，囑咐連氏夫婦，好生替她請個醫生來看，也紛紛的散去了。那連大奶奶聽見女兒身體不爽，她最是關心，坐在床頭，不住的問長問短，張羅着爲她請醫生看病。那連吉慶也穿着一件老羊皮的皮襖坐在一邊，問她此病從何起，心裏覺着怎樣的不舒服，可憐那連玉環那裏是真正的不舒服，她不過是爲了田夢北和王健明，在腦筋裏紛爭着，不能解開，給他們苦苦的一追問，她不禁哭了道：「您們別問了，我沒有甚麼病，我不致於死，您二位可提的是甚麼心，吊的是甚麼膽，要這樣來苦苦的逼我，莫非是把我逼死了，你們才痛快麼？」那連吉慶這時候也穿着青褶裋面的皮襖，戴着一塊多錢的美國呢帽，看見連玉環發急，他起身就出去了。屋裏剩了連大奶奶一個人，總好說話，她笑道：「姑娘，你這兩天肝火

旺，別急着呀，你爸爸是出去了，有甚麼病和我說，媽媽女兒，可有甚麼礙口的呢？」連玉環本來是沒有病的，聽說爸爸出去了，她一古碌身又坐起來，濕陰陰的眼睛，一連翻了幾翻連大奶奶，她忽然又笑了，說道：「他們都走了，我也沒甚麼病，我的病是心病，不是藥石能醫的，幹麼請大夫，花那些個冤錢呢？我好了，我好了。」說完了，她又舒眉展眼的，若無其事，抬腿就要下地來，慌得那連大奶奶一把就把她扶住了，笑道：「孩子，你別忙，天也不早，你若沒有病就躺下睡你的覺，你又起來幹麼？」連玉環把兩條腿收回去，又想了一想，忽又盈盈欲泣道：「媽，我有病，我是心病，我不是藥能夠治的。」連大奶奶看她瘋瘋癲癲的她更是放不下心了。連推帶哄的，勸着她躺下了。坐在床橫頭，非常和善的，問她道：「姑娘，你到底有甚麼心事，說給我聽一聽，就是有什麼難過，我也好替你分分憂呀。」連玉環躺下來，神志似覺清朗一些，給母親一問再問，她就不忍得再不言，嘆了口氣道：「媽，我沒有甚麼病，你放心罷，我的心事也告訴您了，我不怕您不願意，我不願再和那位王大人來往了。」連大奶奶聽了，神經上也頓時一振，忙問道：「你這是甚麼意思呢？他莫非得罪你了，人家待我們可不錯呀，你別拿財神爺往外請呀。」連玉環哼了一聲，不言不語的半晌，復又坐了起來，屈着兩條腿，抱着自己的膝蓋，看着那連大奶奶的一副半老容顏，近些日子神光煥發，衣食都不似從前發愁，安逸多了，也胖了許多，就不覺落下淚來道：「媽，你沒有甚麼不明白，我也是心裏明鏡似的，甚麼也看得出來。那王大人自從到我們家裏打牌以來，花的錢也有幾百了，他的心思如何，您和我不能夠不知道。難道您和我爸爸，就願意將來我做一個姨太太去麼？」這話說得那連大奶奶一愕，立刻答不出所以然來。那連玉環又擦擦眼睛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些東西，我焉能夠瞧不出來，一個一個甚麼變的，都在我的眼睛裏。他們一見女人，就原形畢露，甚麼也瞞我不得。就是他們給我錢買行頭，答應給我爸爸找事情作，也無非是討我的好，

打算要把我的心買動了，然後將我佔爲己有，那裏是真心的捧我成名？我到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時候，人也就是他的了。」她這裏叨叨嘮嘮的，那連大奶奶聽着，倒頗爲首肯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說別的，我都不信，惟有說這位王大人，他是安着甚麼心來的，我們誰也知道，你爸爸也是不大歡喜。不過他實在是一個財神爺，聽說他的條子已經下到文書科了，派你爸爸爲財務處的科員，一個月淨薪水是一百五十元，委任狀三兩天就下來了，所以這兩天你爸爸又要作官了。姑娘，你若是說王大人捧你，沒有安着好心眼，那麼我就問你，世界上誰能夠白給誰的錢，誰能夠施恩不求報，和古人一樣的清白。再者說呢，你就指着唱一輩子的戲，那是做人的道理麼？」連玉環聽母親侃侃說來，自己也說不出甚麼爲之語塞。半天又半天，那連大奶奶還問她對不對，連玉環就又撲地躺了下去，一聲不響，閉着眼睛，裝做睡覺。那連大奶奶不放心，守在她身旁，不敢離去。就這樣的，陪她睡在這屋裏了。當晚鬧得無結果而罷。第二天一早，那吊嗓子的師父孫鳳凰還沒有來，連吉慶剛剛出去，門外就來了一名騎自行車的信差，敲得門環電鈴，一片聲響，喊嚷着是送委任狀來了。連大奶奶慌忙跑出去看，連玉環也爬起來，掀着窗帘，側着耳朵去聽，祇聽那連大奶奶和那信差爭執着酒資問題。那信差說甚麼，本宅老爺祿位高升，上頭的委任下來了，多賞幾個錢罷。連大奶奶給了他兩塊錢，那信差仍不依從，兩人在門外鬧成一片，氣得連玉環有氣無力的，嚷了幾聲媽。那連大奶奶就拿着一隻挺大的公文信皮進來，說道：「你瞧這信差，給他兩塊錢，還不答應，送一封信，給得了多少錢呢？」連玉環搶過那公文，再讓連大奶奶去，給他再添兩塊，那信差始作謝去了。連大奶奶回來再看，那公文早給連玉環拆開，裏邊正是一張書法齊整，印色鮮明的委任狀。華北財務處長王健明委任連吉慶爲本處科員等等的詞句，寫了一片。連玉環念着給連大奶奶聽，說道：「媽，我爸爸這不是就又做上官兒啦麼？」連大奶奶也笑口大開，樂得

似乎連貴姓都忘了。說道：「可不是麼？委任狀一下來，他再去謝一謝委，可就走馬上任了。這些個典故，你祇管來問我，我是都知道的呀。」連玉環祇管手拿着那委任狀，一聲也不做，呆呆的，不知想些甚麼。連大奶奶也不管她了，提着那菜籃出去，到街上又買早晨的菜，又給連吉慶打了一回電話，叫他早些回來。委任狀下來了。走回家來再瞧，那連玉環却仍然一個人坐在床頭，呆呆的發怔，臉上濕淋淋的，掛着兩行清淚。那委任狀在她手裏，却已然揉成一個小紙團，不成其模樣。看了吃一大驚，忙去搶來說道：「姑娘你瘋了麼？這是打飯吃的票，託了偌大的人情，才得來的，你別把它弄壞了呀！」那連玉環本來也不是故意，不過她出着神，忘其所以了。給連大奶奶一搶，也驚悟過來，看了看那張委任狀——嚶，連大奶奶一打開，業已成了小學生做手工的皺紋紙，險些兒就扯得粉碎——也吃了一驚，帶着她的眼淚也笑了。說道：「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了，看了這一張委任狀，也說不出來是喜歡還是難過，我不知不覺的，就把它差一點扯毀了。這倒是一件怪事呢。」連大奶奶看那委任狀，幸而沒有扯，牠趕緊就放在一邊去，鼓了鼓嘴唇，說道：「甚麼叫喜歡難過呀？據我看，簡直的是沒有這造化，受福不壓着，折受得糊塗了。」連玉環聽她說閒話，自己也祇好笑而不語。這一回電話真靈，連吉慶馬上就跑回來，在外邊拍拍的敲門。連大奶奶開門放他進來，他跑得滿面紅光，印堂發亮，倒像個時來運轉的樣兒。急喘喘的道：「環兒，咱們真要轉轉好運氣了，那財務處的委任狀下來了麼？」連玉環尚未搭言，連大奶奶早搶着進來，遞給他看了。說道：「委任狀倒沒錯，是早下來了，就是環兒喜歡得糊塗了，差一點就給扯壞了。你瞧這不是皺皺得成了核桃皮？」連吉慶看着也笑了。看完了，他拿着那委任狀，似有所感，停了一停，也沾濕衣襟，流了兩滴眼淚。笑道：「環兒，真沒有想到，爸爸活了多半輩子了，還要走這一步老運，沾一沾女兒的光，我真是沒的可說了。」那連大奶奶看他落淚，自己本來也早爲之酸鼻，到底

她是賢惠的，不肯惹大家不高興，勉強的忍住了淚。笑道：「你瞧，這又不對了，今天是我們一個大喜的日子，別都這們哭喪着臉，流淚眼，觀流淚眼的，鬧甚麼長嘆氣。我們應當大家樂一樂，做兩樣菜，自樂其樂，吃兩盅喜酒呀。我的菜是買來了，我這就去下廚房做了。」連吉慶掉了一掉眼淚，倒把那連玉環的一肚皮傷心勾起來了。她抽抽搭搭的，一個人哭倒床頭，甚麼說的也沒有，祇是一味的啼泣。連大奶奶勸了這個，勸了那個，鬧了半天，那連吉慶先忍淚作笑的，幫着她勸連玉環道：「環兒，你別哭了，哭的是甚麼呢？我哭的是想起了自己可嘆，你年輕輕的，有甚麼想不開？」連玉環這一哭，還是哭開了頭，就不可制止，直哭得淚竭聲嘶，才擦了一把鼻涕，算是忍住了。那連大奶奶忙手忙脚的，自去廚下造飯。連玉環這裏臉上粉光緻緻，想着岔兒還是唏噓不絕。連吉慶死說活說的，她才算是笑了一笑。這當兒，那吊嗓子的師父孫鳳凰也一個人走進來，看了他們，尚不知道骨子裏的情由，兩條腿一蹲，就算打了招呼。又笑着說了一聲：「今兒可晚了一點，我睡失了明咧！」然後一抬手，往衣岔縫裏，摘下腰帶上繫的胡琴套，把一把胡琴取出。那花布胡琴套橫搭在膝頭，把兩條腿一上一下，坐成那探親家內所謂鴨子嘴的形式。隨着「龍東龍東」的一定弦，笑道：「先來段西皮罷，咱們定足了硬工字調，好好的吊一吊，這兩天你嗓子可都不在家呀。」連玉環這一早起，就是滿肚皮的不順心，瞧見甚麼，聽見甚麼，彷彿既不順眼，又不順耳。祇央求着道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行行好事，今兒饒我一天，這嗓子先別吊了，我這裏怪不得勁，說不出來的難過，明天再吊，還不行麼？」孫鳳凰看事不祥，這徒弟抓碴要犯脾氣，連忙收起胡琴來，笑道：「那麼也好，我瞧你這些日子，總不大高興，肝火也太旺，還是早些瞧瞧的好。」連玉環坐在床上，氣鼓着嘴，祇不言語。那連吉慶却笑道：「得了，小事一端，唱不唱的，不吃勁不唱也別走，咱們喝幾盅，教你瞧瞧姓連的。明天就是財務處的科員了。」孫鳳凰沒頭沒腦的一聽，又不免問

其所以。連吉慶得意之餘，便將今晚委任狀下來的話，講給他聽了。孫鳳凰免不得重新抱拳打躬，連連的稱賀。連吉慶更是特別得意，留着他在家暢飲三杯。飯後那孫鳳凰才去了。祇有那連玉環滿腹愁思，一心的不痛快。他們吃飯來讓時，祇說是心裏不舒服，推辭着，連陪也不陪。連吉慶夫婦也沒有辦法，祇可她去床上打膩，連吉慶飯後自去王處長公館謝委。那王健民聽說她不舒服，就同着連吉慶坐一輛汽車，帶着幾件果品點心之類的禮品來看她。連大奶奶福至心靈，聽見汽車在門外一響，就已然手忙腳亂，把屋子裏收拾一收拾。嚷着道：「環兒，你快起來，這大概是處長來了，你瞧這屋裏的亂勁兒。」嚷着就出去開門。連玉環在屋裏雖說是不大痛快，可是聽說王健明來了，也不得不強打精神，就床上坐起身來，遠遠抓來粉撲，隨便往臉上搽了兩下，又取來口紅往嘴唇上塗一塗，然後再躺下去，裝着睡眠的樣子。果然外面笑語傳來，連吉慶引着那王健明就進來了。連吉慶看女兒躺着不起來，剛說了一聲：「姑娘起來瞧瞧，處長來了呢。」那王健明趕就搖手制止，輕輕笑道：「不要驚動了她，讓她好生睡一睡，我多坐一坐無妨。」連玉環聽見他如此小心，自己爽性得了主意，躺着更不言語，裝作睡熟。那連吉慶夫婦秉承着處長的意旨，也不敢再說了。滿屋裏鴉雀無聲，一派肅寧的景象。遲了一遲，人家倒沒有耗不了，連玉環先躺不住了。微微的呻了一聲，就此香夢初覺，裝着剛睡醒，睜眼四外瞧了瞧。那王健明正坐在床沿，兩眼呆望着她，手摸着嘴唇上一撮賈波林式的小鬍，對着她癡笑。連玉環就又裝着吃驚的樣子，霍然就要坐起來。說道：「哎喲，處長來了，我還睡着呢，這真是太對不過了，有罪，有罪！」王健明不容她起來，已然去扶着她，讓她好生的躺下。笑道：「姑娘躺着罷，別起來了，你頭上肉皮子很紅，大概是發燒，我請個大夫來瞧瞧好不好？」那連大奶奶在旁邊也笑道：「姑娘，玉大人來了半天，連說話也不肯，怕驚醒了你的好夢，你爸爸是他老人家賞的官做，你也是人家捧場，捧了不是

一天，聽說你不舒服。人家給你買許多東西來，還不說謝謝人家麼？」連玉環聽她說了自己老實躺着，祇翻翻眼皮，朝王健明笑了一笑，也就完了。那王健明却連聲說不值錢的東西，提不到話下，虛心下氣，惟恐連玉環不得勁，那連玉環那裏是有病，不過是心懸兩地，不知屬於何方，因此上愁思不決，醒了一會，不得不推被坐起來，笑道：「媽！你瞧，我這不是好了。王大人的大夫，也不必請了，省下那一筆錢罷。」連大奶奶看女兒神色好轉，自己也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這才對啦！人家坐了半天，你早就該起來，這時候已然晚了。」說時候，自己過去，替她披上長衣服，讓她背轉臉去，穿襪子，繫袴帶，王健明倒也知趣，看此光景，不好意思在這裏久坐，和連吉慶出來，在外間屋說着話兒等候。那連吉慶初任科員，在就事之初，自然要和王健明有一番機宜請示，兩人談了一談，連玉環就脂香粉膩，穿着一件長旗袍，一排四個脖鈕都開着，做着一寸來高的硬領，跛着一雙緞鞋，懶洋洋，掀帘出來。望了王健明一眼，就自己怨艾道：「也不知怎麼了，真相扛了一次山回來一樣，渾身都不大得勁，把王大人西瓜，蹲起來了。這多不好意思呀！」說着話，湊過身來，提起那茶壺來，給王健明親手斟了一杯茶，又劃了一根火柴，替他燃一支香烟，說道：「得啦，甚麼到不到的，大人不見小人過。宰相肚裏好撐船，您高高手兒，我們就過去了。」王健明給她出來，不即不離的一陣迷湯，弄得他哈哈的，淨剩了傻笑，說道：「姑娘這病真是來的快，好得也快，我摸摸你的頭，還熱不熱，那紅可退多了。」說着，趁他一劃火柴的當兒，就抄住她的手，去她頭上摸一摸，笑道：「還是怪燙手，你頂好少出去罷。別冒了風，不是玩的。」那連玉環隨他去摸去扯，湊着身祇自笑着不語。王健明撫弄着她的手，忽然又看見她腕上載着的一只翠翡翠鐲子了。登時訝然道：「你鐲子是那裏來的，倒是我從前沒有看見過的東西，這翡翠真綠，很值錢哪。」連玉環讓他看見那田夢北的信物翠鐲，欲待縮手，可已經來不及了，便笑道：「這也奇怪麼，我戴上兩三天了，昨

天恁沒有看見麼？」王健明擺弄着她的手腕，細細賞鑒着那鐲子，目不轉睛，好像是十分納罕。那連大奶奶也跟着出來，說道：「王大人恁別上了她的當，以爲那是多麼值錢，其實那才是不值錢呢。她說是小攤上的琉璃貨，值不了一毛，我們夫妻連看都沒有看。」王健明賞鑒了一會，他釋手搖頭道：「不對不對，我是認識貨的，這不是琉璃貨，實在是真正的翡翠鐲子，這綠還是不大好，然而也值上一兩千來的了。我說連姑娘，這是誰給你的東西？就算不錯，平常的人家絕對的沒有呀。」連玉環讓他道破了一甩手就躲開身，抬起手來，自己也看了一看那鐲子，笑道：「甚麼好東西壞東西的，我就不懂的，胡亂的戴一戴罷。」那連大奶奶和連吉慶聽說她的鐲子當真值錢，兩人從前並未注意，現在也注意起來，爭着去拉她的手賞鑒。連玉環躲也躲不來，祇得由他去看了。說道：「一隻破琉璃的鐲子，也值得這麼大驚小怪，你們要看，給你們去看就結咧。」那連大奶奶先搶去看了，連吉慶也過來參觀。他兩個以先都是有錢的，這些珠玉紅貨，自都入眼看穿幾分，也不勝驚訝。連大奶奶失聲道：「環兒，你這東西是那裏來的，這是一件寶貝，你的手眼可真不小，是誰的，弄到你手上就戴，這不是玩的呀！」連玉環故意的將手一掄一甩的，彷彿漫不經心的說道：「是誰的，就是從小攤上買來的，寶貝就寶貝，難道還要照那釣金龜上的戲詞，想那寶貝，出在大戶人家，非是我等所有，快快的送了回去麼？」連大奶奶看她頑皮，氣得也笑了。連吉慶看着，也自疑惑。大奶奶問不出甚麼來，自己也祇說說就不問了。王健明歡喜樂笑的，解了半天的悶，到了時候，自己就告辭走了。那連大奶奶畢竟是心裏攔着這件事，不能夠放懷，等王健明走去，仍是問着連玉環，這隻翡翠鐲子是那裏來的。連玉環情急道：「反正這鐲子不是我丟人現眼的就結啦，您苦苦的追問不休，是何居心呢？況且它是一隻琉璃的，並不值錢的呀。」連大奶奶因她一口咬定是琉璃的，賭氣子由她腕上脫下來，說道：「你既說是琉璃的，那就先摔碎

了這隻，我再給你買一隻新的。」連玉環魂不附體的，火速就攔住了，笑道：「媽，你別說，我告訴你，它是田大爺給我的。」連大奶奶聽是田大爺，大出意外，呆着道：「田大爺幹麼給你這一隻鐲子呀！一兩千塊錢的東西，隨隨便便的，就送了人啦麼？」連玉環劈手去搶來，自己先照舊套在手腕上，粉面微微一紅，又笑了一笑道：「媽，你何心忙在一時，一定今天就問個水落石出呢，反正你有明白的一天，也就罷了。」連大奶奶越聽是越糊塗，而且是越要問，又笑道：「你是我的孩子，不要凡事瞞着我，這鐲子那田大爺想起甚麼送給你的，告訴告訴我。」連玉環給她逼問得無奈心煩，賭氣子站起來，說了一聲：「我知道麼？人家是大爺願意送給我，我不要，那是拿着豬頭，找不出廟門來了，我要了呢，又招得你們問了又問，真是討厭死了。」說完，她一頭鑽進裏間去，祇聽見那床鋪響了幾響，大概是又躺下去了，連大奶奶看她並不是不快活的神氣，自己就不像昨夜的不放心，由她去躺，一個人走到院裏來，看那連吉慶坐在院當中，看看他的身上皮袍，再看看那張委任狀，一個人搖頭太息，像是又自己在那裏感嘆着。連大奶奶就啣了一聲道：「你瞧我們這一家子，夠多麼好，都是給環兒鬧的，糊裏糊塗，見了人家，連一個謝字也沒有說。連孩子帶大人，都彷彿太不懂人事了。」連吉慶看見她出來，連忙把委任狀摺起來，笑了一笑，站起身來，把大奶奶叫進那邊的屋裏，低低的道：「大奶奶，我現在可要跟你說一件事了，這件事在我腹中，思慮成熟了不是一天，如今已然要發現出來了，你看我們的環兒，她近來和王大人的交情，不是一天比一天好麼？」連大奶奶貿然的聽了這話，覺得很是費解，因笑道：「你說的可就太可笑了，你看他所對我們的好處，不是都衝着咱們的孩子麼？若是沒有我們孩子，我們又認識他是誰呢？這自然是他和我們孩子一見投緣，近來越要好呀。」連吉慶點了點頭，又笑了一笑，然後他拿出那委任狀來，向手上拍了一拍道：「就是這個，自然也是衝着我們孩子給我的，不過他們有

錢的人，向來花錢不能夠空花，人情也不是空送的，自然是有所因爲了，我早就心裏熟思過了，果然今天他財務處的一位徐祕書，向我公然的提出談判來了，據說他家裏的太太，是一個鄉下生長的老婆娘，姨太太又是一個出身烟花簪子的姑娘，這兩個人都不討他的歡喜。現在他對於我們的姑娘，特別的賞識，很有意思，討了去做他一個三太太，問一問我們的意思如何？這本來是我早已想到的，所以當時未說可也未說不可，祇答應了商量商量，算作無結果而散。大奶奶，你對於這事可有甚麼話說麼？」連大奶奶一聽，這真是巧了。大爺所想到的，又何嘗不是大奶奶所想到的？便笑着想了想，故意的歪着頭對問他一句道：「你先別問我，我先問你一問，你自己覺得這樣辦的好麼？」連吉慶手把委任狀，說了這事的發生情形，他的笑都是假的，她正在自己慘淡無歡，見連大奶奶反來一問，立刻黯黯道：「大奶奶，你當然沒有甚麼不明白，我是落魄到了極點，誰還希望着轉運？現在的年頭兒，笑貧不笑娼，我們讓女兒唱戲，離着娼字，自然還很遠，不過若是笑起來，也就夠瞧大半天的了。拿這根據來說，這樣一辦，彷彿也沒有甚麼，祇是姓連的家裏，雖非大富大貴，還沒有出過做姨太太的女兒，我們可就對不起連氏門中的祖先了。」連大奶奶本來心裏是願意的，但是給連吉慶這麼兩可一說，也弄得游疑起來，道：「你說的對呀，祀上多少輩，都沒有出過做姨太太的姑奶奶，怎好從我們這裏出了做姨太太的姑娘，那麼我們就拒絕了罷。」連吉慶說着那話，可是心裏又不一定是否拒絕，見連大奶奶逢迎自己的話風，就又問道：「那麼女兒的意思，你可能測到幾分不能？他對於這件事是贊成，還是不贊成呢？」連大奶奶想起昨天和連玉環的說話來，馬上張口回答道：「女兒的意思，她也早看透了，不過她還不大願意呢。」說着，將昨晚連玉環給自己說得裝睡一片不歡的神情，學說給連吉慶聽了。連吉慶這個倒是十分的注意，聽了後，就怔怔的道：「這可就難辦了，人家允許着此事定局，先送過五千元

的銀行存摺，還外帶着有兩所小住房，這都是定禮，暗含着就歸我們所有，轉入連姓的名下了。女兒若是不贊成呢，這差不多一萬塊錢的產業，可就不但不是我們的，並還要落一個給臉不要臉哩。」連大奶奶忽然聽到那多的產業，却不由不動心，立時就笑容滿面的，自己先樂得不可開交。說道：「我說的就是這話，一個好好的女兒，平白無故，誰肯甘心當人家的姨太太，原來還有這麼多的產業，也許我們女兒一聽這些東西，奉送她的父母，就會願意了。等晚上我們娘兒倆細細的說一說，看看她的孝心如何罷。」連吉慶看她肯出關說也破顏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倒不錯，一看見錢，就甚麼不顧了。但願你們女兒和你一樣的見錢眼開，這件事就成了。」他們做父母說話，那連玉環本是不得而知，所以她到出台的時候，尙自高高興興的，跑到福興茶樓清唱。這天晚上回來，連大奶奶便對她把這番意思說了，自己是很和順的，又向他解說一番，表明她年歲不小了，唱一輩子戲，紅了養活父母，也不能養活一輩子，何時才是出頭之日，不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趁那王處長正在火熱，一下子答應了，兩下裏走一門親戚。那連玉環不提防有此一舉，這不亞如青天白日的頂門上起了一個霹靂，震得三魂渺渺，七魄茫茫，癡然半晌，才嘿的一聲，冷笑道：「真是不出我的料想呀！我那不過是一句鬧着玩的小孩子話罷了，誰知道不出二日，就有這一說了。這姓王的也太忙一點，他連我成名都等不了，我剛唱出點名兒來，他就想把我弄到他們家裏去麼？」連大奶奶看她的意思不大願意，馬上又慌了道：「環兒，你聽着我說，人家可不是找我們窮人的便宜，人家是拿着便宜往出找，你祇要一答應，五千元存款，兩所小住房，便是你父母的，姓了咱們的連啦。」說畢，又細細的講給她聽了。連玉環見那王健明肯出這麼多的血，來洒在自己的身上，倒頗出意外，一時心上也覺着似乎燙動了一下。因看了連大奶奶一眼，轉而笑一笑道：「你們就看出我唱得有了出息，唱不出這麼多的錢了麼？因為甚麼願意發這筆女兒財，

不願意我費出精氣神，辛辛苦苦的掙進錢來發財呢？」那連大奶奶笑道：「你這孩子又不明白了，你爸爸當了財務處的科員，他的身分就高了，你是他的女兒，若再唱戲，豈不惹人笑掉大牙，於他官體有礙？所以你唱戲掙錢，簡直的我們就算不指望了。」連玉環倒不想她這麼一駁，弄得自己倒無話回答，怔了一怔，抬起那隻手來，無意間又看見那隻翡翠鐲子，幾幾乎就暈了過去，喘了一口氣，睜大了眼睛道：「媽，你說甚麼也不成，我不能答應，不能答應，就是不能答應的呀！」連大奶奶不提防說着好好的話，她忽然變了顏色，當時也吃了一驚，那裏知道她的心事，祇可岔一岔道：「得了，你別急了，我說的都是實話，你不愛聽，咱們就不用說了，等過一過再說，你也仔細的想一想，歲數不小了，自己還拿不準主意。」說完這話，那連大奶奶又很和順的，替她張羅着吃飯睡覺，把這事絕口不提，一直扶持她睡下了，她才出去。屋子裏剩了連玉環一個人，她那裏能夠睡熟，翻來覆去的，把亂七八糟的心事，全勾起來了。她想到田夢北和自己訂了婚約，還未見他託過人來，和自己父母公開的談判，不意此時那王健明又作非分之想，一定要討自己做姨太太。這兩件事原也沒有甚麼，不過討厭的，就是恰巧趕在一起，自己左右做人難。憑一個女人，誰都願意嫁一個年貌相當的丈夫，那王健明本來已是有了兩位太太，還來轉自己的念頭，那裏及得田夢北一分。不過那王健明却比田夢北有財有勢，這似乎不是那田夢北能及得的了。想到不可開交之處，不由的暗暗的嘆了一口氣，摸了摸眼睛角，已是濕濕的流淚。這當兒，忽然又聽見外面叩門的聲音，那大奶奶出去開門，和那叩門的人說着話進來，聽聲音却是自己的爸爸連吉慶回來了。但聽他笑道：「環兒睡了麼？天還不很晚呢，我碰上那孫鳳凰，在評書館裏說了一陣子話，這裏還有事和你說呢。」連大奶奶的聲音笑道：「孫鳳凰說甚麼呢？你告訴我，環兒早睡了，這時候大概正香咧。」那連吉慶便在院裏說着，一直的說到那邊的屋裏去道：「這也沒有

甚麼，不過是這幾天來，環兒的婚姻是要動了，他來說的，也是我們姑娘的婚姻，而且他所說的主兒，也是我所想不到的，你猜是誰，原來是那位田大爺。」那連吉慶說到這裏，不但那邊的連大奶奶啊，一聲表示驚異，就是這邊屋裏的連玉環，也精神一振，跳下床來，趂了皮鞋，滾到窗下，側耳去聽，聽得那連大奶奶笑道：「這真是怪了，怎麼全趕到一塊來了。那孫鳳凰是受誰之託，給我們姑娘提到田大爺呢？你是怎麼回答他的呢？」連吉慶笑道：「我自然是說女兒的終身大事，我豈能一人做主，回來和你們母女商議。那孫鳳凰也沒有說明是何人之託，看起來，或者就是那田大爺自己託的呢。」連大奶奶遲了一遲，沒有言語，大概許是正在考慮。遲了一遲，她又笑道：「這個我看不容易辦哪。一來我們的女兒是一個唱戲的那裏配得上那世家子弟，這年頭祇管現在，誰問你當初呢。二來又有那王處長一個碴，我們敢答應他這邊麼？」連吉慶接過口去，就笑道：「這話對呀，我們若是顧了這一頭，那一頭又將如之何呢？況且王處長人也很好，他的事你究竟和女兒說了沒有呢？」連大奶奶就將晚間和連玉環提起來的經過，告訴給連吉慶聽了。連吉慶踟躕道：「那麼他還是不大願意呀！」連大奶奶連忙解釋道：「你又來了，誰家的女兒，也是人大心大，難道就不自己考慮幾天了。你等過兩天再問她，或者她就乾乾脆脆的答應咧。不然的話，她今天怎麼態度不定，讓人家摸不着他的心意呢？」說到這一節，聲音越發的低微了，又加以隔着屋子，聽不十分清楚，祇恍惚就着大概的意思。連吉慶和連大奶奶都無何不可，願意成就那王健明和自己的好事。他們以為爲財務處的差使，是王健明賞的，若是駁回他這個面子，怕的是他不甘休，而況他的惟一目的，也不過是自己的女兒。連玉環在這邊聽了父母之心，完全一致，祇有自己還遲遲不決，摸着那隻錫子，又不禁要暈倒似的一歪身倒在床上了。可憐那連吉慶夫婦那裏知女兒心事，兀自以為她的不願意是暫時的，過日就不但要願意，而且還滿意。

的。所以第二天興興頭頭的，同來看女兒起床沒有，却不意一夜的功夫，那連玉環由不要緊的小病，而至於臥床不起，呻吟欲絕。那連氏夫婦登時大大的吃驚。連忙問她覺得怎麼不好，何以如此沉重，還是請個大夫來看罷？連玉環乍睡乍醒的，也說不上所以然，祇連連的發狠道：「你們不必來問我了，我自己的病自己知道，你們就是快快的給我請了那位田大爺來，我還了他這隻翡翠鐲子罷。」說時候，業已由手臂上脫下那隻翡翠鐲子來，丟在床邊上了。那連吉慶夫婦冒猛子聽她一說，相顧愕然，半晌，那連大奶奶才說出話來道：「啊！這隻鐲子原來是田大爺的呀！怪不得那位王大人要說值一兩千，這就是了，他如果送了你，你就生受了他的罷，爲甚麼又要還了他呢？」那連玉環躺着發急道：「你們不是都願意我嫁了那位王大人麼？我要是嫁了那位王大人，還要田大爺的鐲子做甚？人家拿着一兩千的東西，豈能夠白白的送人，送了我，當然不是平平常常的送。這一點點道理，你們難道就不懂了？」說畢，她賭氣一古碌翻身向裏，一聲不作了。這句話着實又使連吉慶夫婦一驚，他們這才算完全明白。從這話上，連玉環算是說明這鐲子來歷了。立刻默然相顧者良久，那連大奶奶才又問了一問道：「環兒，你的媽媽爸爸都在這裏，你可不應撒謊，你倒底說一說是怎麼回事，我們決不會怪罪你呀。」那連玉環見連大奶奶問三問四的囉哩不休，就又賭氣說了一聲：「我不知道。」隨着她裝着睡了一聲，再也不響。那連大奶奶和連吉慶再要問，也問不出甚麼話來。他們夫婦手足無措的，暫且出來。那連大奶奶到了外邊，就張着兩隻手，對那連吉慶道：「我的一個人的大爺，你看這事怎麼好？那王大人不是想要我們的女兒麼？看看讓人家田大爺走在前面了，他們兩人若沒有甚麼說法，一隻價值千數的鐲子，就會套在她的胳膊上了麼？這再想想那孫鳳凰向你提親的事，馬上便會前後合的，簡直是那麽一回事了。」連吉慶却比大奶奶進步一層，早已參透了此中意義，見她着急，就啞然笑

道：「大奶奶你不着急，常言道：瞧事瞧頭，聽話聽因，你哂摹哂摹女兒說話的滋味，自然就明白了。她不是說要把那錫子給田大爺送了回去麼？這足見她已後悔，願意嫁這位王大人，她不願意再要那隻錫子了。怎麼你還聽不明白？」連大奶奶見連吉慶所說也是有之，她的心也放下一點。兩隻手縮回來，又在腰間想了想道：「也罷，這種事沒有你們老爺們的份，你少往前巴結，等我去問問她，你躲開一邊吧。」連吉慶依言退開一邊。那連大奶奶二次走進連玉環的臥房，祇見那連玉環却是已經疾病若失，坐起來，歪着一顆頭，呆呆的發怔，好像是聽着甚麼人說話一般。不由驚笑道：「環兒，你怎麼起來了？你的病好了麼？」那連玉環聽見母親進來，她就又倒了下去，扯過被來，沒頭沒腦的一蓋。說道：「我怎麼會好了呢？我永遠好不了啦！」連大奶奶看女兒如此惺惺作態，覺得好笑，便過去一抬腿跨坐在床沿上了。說道：「環兒，你聽我的話，別這麼想不開，你是一個大姑娘，沒有人不愛的，自然人人想討了你去。不過你要把心沉下去，仔仔細細的想上一想，田大爺也能，王大爺也能，做少奶奶也能，做姨太太也能，全是人做的主意，還是你一個人去拿的爲是。你顛顛利害，試試重輕，大主意還是你自己去拿。這年頭，你的爸爸媽媽，也是不敢做主意的呀。」這話果然說得那連玉環大爲動容，躺着她嚶嚶的就哭了。連大奶奶着急道：「姑娘，你爸爸也沒有在這兒。有甚麼不好說的，你自己打個主意呀。」連玉環哭了幾聲，她說道：「媽，你去和爸爸說罷，我願意嫁那位王處長，我不願嫁那位田大爺，田大爺雖然和我很不錯，我願意做他個終身的朋友，不必担那個夫妻的名義。不如讓您叫了他來，我當面把那錫子退回給他哩？」連大奶奶聽她態度已轉變了，自己老實的高興，尚不肯就信。仍自問道：「環兒，這是怎麼個意思？你不是和田大爺已然完好了，他才給你那隻翡翠錫子麼？現在你何以又翻悔了呢？」連玉環揮淚道：「我的答應他，乃是讓他問在當面，逼得無法了。現在細細一想，我倘若嫁到他家，貧富

懸殊，非但父母沾不着他家的光，並且走起親戚來，我們家先應酬不起，這少奶奶也不是好當的。如若嫁給那位王大人呢，名分固然差一點，不過人家給我爸爸官做，已然是衝着我，我再一嫁他，定禮等項，先可以值下個萬八千的，不說我一嫁過去，更可以自自由由的，孝敬我的父母。所以我顛來倒去的，想了又想，我最後祇好落一個對不起那田大爺，也比對不起我的父母好。我甯可做一個無情無義的負心女人，也不願意做一個不孝之女。」這話說得纏綿悱惻，而且一句一句，都是實情。那連大奶奶有動於衷，一時悲從中來，也不禁哭了。說道：「環兒，你既有這心，也不枉我們夫婦從小養你到這麼大。我們是不敢這麼說的，你自己的孝心，我們也不攔你隨你的自由罷。」那連玉環實在是父母情重，出之無法，給連大奶奶一說，更忍不住淚，哭倒床頭。那連大奶奶幾經苦勸，她始急着道：「慫倒是給我找來那田大爺，我索性和他說開，也就完了。」連大奶奶自然抹着眼淚答應出來。那連吉慶雖然未在屋中，可是他隔着窗戶，早把這番意思，都聽明白了，迎頭便感嘆道：「真是一個孝順的女兒，我們也沒的可說了。你想這真給她找來那位田大爺麼？」連大奶奶擦着眼睛，啞了一聲道：「不找他來，怎麼把鐮子給退回去呢？並且女兒甚麼都依從我們了，剩這一點點的小事，我們豈不依着她了麼？」連吉慶笑了一笑道：「這話是誠然，不過我們爲了減少此項波折起見，最好從此不要使他們再接談，否則一見面，勾起前情，難免又生變化。我們窮了好幾年，這時候不得不不在女兒身上，下一次狠心了。」說着，輕輕的告訴連大奶奶一個主意，命她去依計而行。連大奶奶果然點頭稱善，二次走入，看那連玉環仍然倒在床頭，一個人含着眼淚，怔怔的不響。連大奶奶故意的笑道：「環兒，你在家裏等着，我就替你尋找那位田大爺去。你爸爸東陽大學的差使，是辭掉了，他不好露面，還是我去罷。」連玉環也不管他們誰去，自己祇哼了一聲，不加可否。那連大奶奶安撫她放心了，自己又急忙換上件新衣服，出去

不知到那裏繞了一遭回來。却滿臉失望的，找了連玉環來道：「這個可太不湊巧了，田大爺沒有在家呀。他的母親不是來了麼，聽說他送他母親回轉原籍去了。」連玉環猛聽得田夢北走了，這個大大的出乎意外。馬上就一古碌爬起身來。驚問道：「媽，你說甚麼話？田大爺他走了！」連大奶奶笑道：「正是呢，他昨天送着他母親走了。據說要後半月可回來，現在要想見他，也見不來了。」連玉環聽了這話，信以為真，不覺又哭了道：「媽，我命怎麼這樣的苦呢！我想見他，和他把話說開了，都不行了麼？」連大奶奶急忙啣了一聲道：「姑娘，你這話可說得不對了。見他不見他的，與你命好命歹，有何關係。你的命若說是苦，那可未免有點不知足。就憑這麼一位王處長，真是打着燈籠找不出來的。姑娘，你一嫁過去，連帶着我們一家子都算破風箏抖起來了。況且你又不是從此不見人了，那田大爺日後自然能見，何必在乎今天？」連玉環不知就裏，還真是傷起心來，沒結沒完的，又哭了一陣，才算把這岔揭過去了。這裏連吉慶去財務處辦事的時候，自然是見着那王健明了。在商談公事之餘，順便把這件事也稟上去了。說道：「我的女兒沒有別的，窮漢養嬌子，就是脾氣驕縱一點，好在處長和她也不是一天的認識了，將來到不到的，祇有求您多担帶了。」王健明聽說此事毫無問題，人是眼看着屬了自己，也說不出的興高采烈，笑道：「由此看來，咱們親戚是做成了，我一會去你們家，先帶她出來買一點應用的物品，你瞧好不好？至於別的話，那還提得到說了，我是早已深知她的脾氣了。」連吉慶自然聽他的命令，說甚麼萬無不是之理。又趨承他的意旨，問道：「那麼環兒今天就不必再上那福興茶樓去了，您想他這麼一個有了婆家的人了，好意思還去上台清唱麼？」那王健明聽了，自然是特別贊成。連那斡旋此事的徐祕書，也連連連的首肯，說道：「是應當這麼辦，你們姑娘既然答應了我們處長，彼此都應當急不如快，早早的籌備完成，把人送過去，兩下裏各了心願，還賣的是甚麼唱，況且也不等

着那賣唱來的幾個錢，眼看着就要當處長二夫人了。你說是不是？」連吉慶又笑着說了幾個是。輕輕易易，又算是決定了。正午的時候，連吉慶回轉家來。聽見連玉環的屋裏，送出一聲聲胡琴聲音，纏綿幽怨的，拉的正是那段反調。連玉環唱着幾句：「沒來由遭兒險，受此大難，看起來老天爺不辨愚賢。」羊肚湯金鎖記的法場。正是他和孫鳳凰吊着嗓子，往日連吉慶聽了女兒唱戲，心裏總是說不出的高興。今天聽見了，却使心裏不舒服。一進門就喊着道：「環兒，別這兒猴拿虱子，聽見沒有，這還唱的是甚麼戲，過不幾天，人都是人家的了。」那連玉環大概是害羞，聽見父親喊進來，她就溜走到那裏間，縮着不出來。那孫鳳凰趕緊的收起胡琴，連布套掛在腰上，笑道：「大爺，您回來啦，您下衙門了，徒弟今天的嗓子，真不吊了麼？」連吉慶怕的是連玉環聽見，特地調他出來，輕輕的說道：「這還唱甚麼，別瞎扯臊了，您的徒弟，託您的福，業已和王處長定親了，不久就嫁他做太太。王處長當然不願意他的未過門的太太，還在茶樓唱戲，就是我做了財務處的科員，也不願意女兒再唱二簧。孫老板，您說這話對麼？」孫鳳凰這才知道，豈但嗓子不吊，從此戲都不唱了，禁不住吃驚道：「那麼要我是沒用了。可是那位田大爺的要求，你們也要回絕了麼？」這一來，茶樓上連玉環的戲報子，我們也要撤去了麼？」連吉慶洋洋的笑着道：「那是自然咧。我們的孩子給了王大人，誰還管他田大爺。王大人不讓我們孩子唱戲，我們的孩子，自然祇有謹遵台命了。」孫鳳凰實在不知所以，便把臉色正了。一正鄭重其事的問道：「我的大爺，咱們水賊不過狗刨，瞞上不瞞下，連姑娘到底和王大人怎麼回事，難得我還是一個介紹人的地位，真不曉得你們鬧到現在，你老哥不但混上了差使，連姑娘全快姓了王，我算是一輩子睡在鼓裏頭，竟爾在一點也不知道。」連吉慶得意之餘，也便不加隱瞞，將女兒和王健明這些日子火熱的情形，學說給他聽了。又笑道：「我們是一馬難備雙鞍，沒有別的，田大爺那方面，就請您費一費心，回

覆一下罷。」孫鳳凰尙想不到田夢北那邊尙有問題，聽了後，對於此事並無批評，祇慨嘆似的道：「我這種事，瞧得也真不愛瞧了，三年五載，費盡了千辛萬苦，教出來的徒弟，尙且免不了先嫁人，然後再打一場離婚官司。你們的姑娘，祇唱了幾個月清音桌，便擇人以事，也就是其中的小焉者了。不過這樣一個一個的，造就太多了，豈不叫做師父的傷心！」連吉慶知道他免不掉要發牢騷的，祇笑道：「環兒出了閣，她也是忘不了師父的，她全是師父的賜與，才有今天。若不是師父的造就，她又如何能唱清音桌？她祇要不是忘恩負義的，將來對於師父，自然要有她的一分人心哪。」孫鳳凰搖頭慨然，似信不信的，一個人去了。這裏連吉慶對付他去了，又派了連大奶奶進去告訴連玉環，說是王大人遲遲就來，要打扮好了，跟他一起出去，好置買應用的傢具衣服。連大奶奶進去和連玉環一說，她沒有甚麼話說，死心塌地的，就一個人梳洗打扮，好生的收拾一回。那王健明決不食言，不大功夫，坐了一輛嶄新的汽車，飛也似的駛來，大家見面，互相作一種會心的微笑。王健明便請連玉環出去，坐上汽車，到洋行裏看東西。連玉環坐在汽車裏，沒有別的感情，祇記着自己有一回坐洋車剛進胡同口，幾乎給一輛汽車撞上，後來才知道是王健明的汽車。這回想不到這輛汽車也給自己坐上，而且在原處經過。可見人生沒有一定的限量，飛黃騰達，不過是頃刻間的事。像自己和父親在東便門外賣唱時候，那裏又會想到今天這樣的坐着汽車，大兜圈子？這不是就成了一位闊太太了麼？連玉環如此想着，她眼看那見了汽車就行禮的北平模範警察，一個一個舉着手，由汽車旁退下去，就不禁粉面泛着一層微微的笑容，說了一聲「真痛快！」那王健明坐在旁邊，看着她花枝招展的，坐在自己身旁，就好像一隻就縛的小麻雀一般的柔順，也不禁微微的透着一臉勝利的笑。她說一聲真痛快，自己本來是聽見了，却故意的問道：「喂，你說甚麼啦？」那連玉環不期然的，把自己心裏的意思，露出口來，不免紅了一紅臉，笑

道：「我沒有說甚麼呀。我是說這輛汽車真快呀，那洋車馬車和警察，看着他們一個一個的直往後退，怪有趣的。」王健明見她說的好玩，自己哈哈笑道：「這輛汽車還不是很好的，六隻汽缸的小福特你喜歡的話，我將來就把它放在你我的新住宅裏給你出來進去的隨便坐。讓你天天坐着看夠了那有趣的警察和車輛。你說好麼？」連玉環聽說這一輛汽車給自己乘坐，這是如何愜意，却又裝着不屑道：「汽車當然也要一輛，不然可是太慫蠢了。出去坐洋車風啦雨啦，都不方便，而且也沒有甚麼派頭，讓人家看不起，這是一定要的。」王健明聽了，她這是無意中，已把那層窗戶紙挑破，直接和自己談判起來了。便笑道：「你說的是，這輛汽車專門給你坐，也就是了。還有房子，我也看妥了一所，這時候已有人在那邊佈置，還沒有去看看呢。」連玉環却忽然注起意來，笑道：「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房子將來是由我做主的，現在你也該讓我先看看哪。你派的人，那裏能佈置的可我的心，必須我自己去指揮指揮，才對呀。」王健明見她不辭辛苦，偏要去看屋，祇得依了她。笑道：「這也沒有甚麼，我讓汽車開過去，先看一看就是。」說畢，吩咐車夫開赴新宅去。那汽車夫三轉兩轉的，也就到了。祇見那新宅子是一座如意紅門，旁邊還有一間汽車房，都是新磨的磚，新上的油，光彩耀目。汽車在門外嗚嗚響了幾聲，那門內就迎出聽差來。汽車夫也開了車門，迎他們下車。王健明就給那聽差先介紹，說這是位新太太。那聽差的穿着嶄新的布大褂，非常規矩的，請了一個安。笑道：「新太太，我叫白祿，是老爺的舊人，以後就在這門房，照應着門戶。新太太，您多關照。」連玉環沒有嫁人做姨太太的閱歷，也不知說甚麼好，祇得笑了一笑，也不說甚麼。那聽差就頭前領路，帶着他們進來。連玉環看了看這住宅的確當得起短小精幹四個字的考語。那裏邊的房子，算是兩進。外院的門房客廳都是南房，進了垂花門，那是二進裏院，北房東房都在粉飾見新，幾個工人，上上下下的工作，粟六非常的緊張。他們剛進來，便見那東

房內迎出一個剪髮天足的小老媽，笑嘻嘻的請了一個安，笑道：「老爺，太太……您來啦。」祇說得一個太字，又咽下去了。那王健明趕緊的笑道：「這是新太太，明天後天的，就搬過來了，你們好生的伺候，不可偷懶。」那老媽重新又向連玉環請了一個安，找補着叫了一聲太太，那連玉環這會兒鎮靜一點了，自己以後是要使奴喚婢的，少不得大大方方的笑了一笑，問她姓甚麼，那裏的人氏，那小老媽滋着一嘴的小白牙，笑說道：「太太，我是本京人，姓關，您多照應呀。」連玉環說着沒有錯，那關媽就引着他們先到上房裏去看，祇見那裏邊的陳設，非常的雅潔，很廣大的房子，僅僅在地毯上，疏疏落落，放幾件沙發，和幾件紅木西式的茶几條案，圓凳之類的器具，別的東西，就沒有有了。牆上倒懸着幾塊很美麗的繡花鏡框，和時人的書畫等等。這樣的疏落有致，究竟太寡靜了。連玉環喲了一聲道：「這不是太少了麼？這麼大的屋子，這麼一點點的擺設。」王健明笑道：「這是時新的擺設，宜簡不宜多，上等的家庭，都是如此，別瞧不起這幾件不中用的東西，已然幹了六七百。你來瞧這臥室。」說着，那關媽已然把那臥室的軟緞門帘，高高的挑起，讓他們進去。連玉環給王健明這麼一說時新，也不敢再說不好。走進臥室再一看，這可太華麗了。白帳子緋紅走水，被褥都是紫紅一類鮮艷，顏色絲質品的。那架銅床才算特色，耀目精光的四根立柱，裏邊鑲着幾大塊玻璃磚，使人對之如入水晶宮，忘却身在何處。那臥室的梳粧台和洗臉桌，也都是奶油色的上等木料。其餘的小立櫃，和大玻璃櫃等等，更不必說了，便是那邊通着的浴室，也都是白磁磚砌成的，中間白磁浴盆，白磁便桶，一切的一切，無不耀眼生輝，令人目不暇給。連玉環本來是一個窮人家的姑娘，自幼雖曾享過兩天的清福，無如那時已經不成了，那麼見過這等局派，所以她當時想到一兩天自己就是這房子的主人了，便不禁笑逐顏開，甚麼都忘了。說道：「這臥室原來還帶着洗澡房，這以後洗洗涮涮的倒方便了。」那王健明看她的樣兒，還是帶着

一點外行，說出話來，都不甚貼題，就讓她出來，在沙發上坐了。問她道：「你看着如何有甚麼不可心的地方要換麼？」那連玉環祇是笑着不言語，那意思已然是心滿意足，無懈可擊了。王健明就又吩咐那關媽去倒茶，支使她出去了。然後又掏了一張五元鈔票給她道：「今天你就算和這羣底下人見面了，拿這五塊錢，你給他們做賞錢罷。」連玉環何曾心在這裏，祇幻想着將來坐着汽車，一出入的勢派，自己暗暗得意，讓他給了這五元鈔票，雖然佩服他爲自己設想的週到，可是又不肯收，笑道：「我有錢呢，我身上帶着，不用你花。這幾個錢應當我花的呀。」說着，居然一回手，也從身上掏出幾張鈔票，拿了一張五元的，丟在桌上。王健明也不在此小節上注意，祇是笑道：「甚麼你的我的，連你的帶我的，一概都給了他們就完了。索性讓他們多賺幾塊錢，頭一回，買你一個好名譽。」果然關媽再進來點煙斟茶，王健明就一揮手道：「拿了去罷。這裏新太太賞你們的，快快的謝了。」那關媽喜得閉不上口，請安鞠躬，謝了又謝道：「得了，謝謝新太太，謝謝老爺，我們盼着新太太早早的生個少爺，那時才向老爺太太討賞道喜呢。」說着她一把收拾那鈔票，裂着嘴唇，一路笑出去了。王健明吸着一支呂宋煙，嘔着這話的滋味，祇在含笑無語。連玉環聽了，却不禁紅暈雙頰，盈盈的照舊的低下頭去了，却不禁又走上三四個聽差老媽廚子，一齊向王健明連玉環謝過賞賜，鬧了一陣過去。這裏王健明再和連玉環坐了一刻，兩個人也就走出來，四處又看那匠人修飾的情形。連玉環忽然想起一樁事道：「你這人辦事可也太疎忽，冒失了，像你這麼大張旗鼓，我真是一點也不知道，我祇知道你和我爸爸說了不到幾天，我今天才答應的，誰想你這裏大興土木，業已把住宅都打點好了。我現在不想別的可笑。我祇可笑萬一我若是不答應嫁給你呢，那你這麼預備的，一切都齊全了，可說怎麼辦呢？豈不成了貓咬尿泡空歡喜，白白的忙了麼？」那王健明聽她問的，還脫不去一團孩子氣，也很可笑，使笑道：「你答應不

答應的，我早就料到了，若是不答應的話，我也不碰這個釘子了。實話告訴你，這房子由我認識你的第二天，我就留下來了。買了就是爲你住的。現在總算成了事實，我的一片苦心，也不算白費了。一連玉環見他說的是籌思已久，非同偶然，也就不無所動的心裏暗暗盤算着，由此看來，此人尙還有點情義，不然的話，何能一見鍾情，見了自己幾天，就有如此打算。本來是男女之事，至少要有一半天緣，否則山南海北，李四張三，如何勾到一起。就看了那王健明一眼，低頭不言不語。這一種勁兒，可也就夠那王健明銷魂了。因之不免宅內宅外，各處流連一番，這才陪着連玉環再上汽車，到王府井大街福隆力古以及東交民巷增茂幾家洋行串了一串，買了幾身衣料，手鐲鑽錶之類的裝飾品，歡歡喜喜的又把她送回家來。連玉環這時候才覺出嫁人的好處，女人原來處處都有丈夫趨承意旨，要星星不給月亮，無處不是佔男人的便宜。吃現成的，穿現成的，住現成的，還外帶着玩現成的，不用自己費心勞力，無不妥妥當當的，預備齊全，就等着自己去當那現成的太太。這一回可真是決無怨言，一心都是美滿的憧憬，靜待着吉日良辰，自己就是王健明的太太了。她這邊佳期在邇，籌備着同居的所需，忙忙碌碌的一團喜氣。那邊田夢北却依然還是睡在鼓裏，一絲也不曉得。原來他那裏又如連大奶奶所說，陪伴母親返籍，他當真的一步也沒離開北平，晚上住在姑母家，早上去東陽大學裏上課，依然故我的不過母親在北平，半含着監視的意思。他下課不敢再到福興茶樓，一直的就回家了。那一天他在福興茶樓，碰到黃梅麗，也可以說是他去福興茶樓的最後一天了。黃梅麗在樓下看到那連玉環和王健明的神情，她那冰一樣透澈的心房，早已把連王二位的關係，了解一大半。不過她向來是心直口快，有話就說，這一回事却忽然又使她城府深了起來，當日居然隱忍不言。回到茶樓上，那田夢北問她和連玉環說了甚麼，她祇輕輕的一揚眉毛道：「你管得着麼，甚麼話不許說呀。就是不告訴你。」田夢北也

以爲她們說的無甚麼要緊，自然也就不往下再問了。直待第二天福興茶樓的連玉環，忽然臨時告假，貼出請假一日的紙條，那黃梅麗去了看見，還以爲是偶爾不適，也未加注意。聽了最後老生何笑塵一齣南陽關獨角戲，獨自回來。第三天福興茶樓又進一步的索性把連玉環紅紙金字的大戲報子，整個的揭了下來。黃梅麗去了又看見，這才覺得奇怪了。叫過茶博士來，問他何故連玉環的戲報子揭了，敢是她跳槽，挪了地方。啞麼？那茶博士見這樣一個文明的女學生，居然也會懂得北平最粗俗的土話跳槽，少不得另眼看待。裂嘴滋牙，手指腳畫的說道：「小姐，您是問那連玉環麼？人家可是了不得，破風箏夠上了風，人家抖起來了，跟一位王處長從了良，還唱的是那一門子戲呢。」這話在黃梅麗聽來，從良二字，也曾聽見說過，是饒子姑娘的嫁人名詞。登時笑了一聲道：「你們別明說了，連玉環算是女票友，那有從良的道理？她跟的是那位王處長，是不是財務處的王健明呢？」茶博士又滋了一滋黃板牙，笑道：「可不是那位王處長麼？不然的話，誰肯花那麼大的身價，連房子帶大洋，總也價個萬八千，都白白的送了姓連的，這不就和從良一樣。嫁人有這樣嫁的麼？」言下，那茶博士忿恨之色，溢於眉宇，大有憤我不如女人的意思。氣氣囊囊的，提着一把開水壺就走了。黃梅麗這才知道，連玉環和那王健明業已走上最末的一個階段，從此不唱戲，受了許多的聘禮，竟自嫁給他了。這一個消息，聽到黃梅麗的耳裏，又替那田夢北生氣，又替自己欣喜，顧不得再聽甚麼歌曲，一直的就跑回家來。可巧那田夢北是剛剛回來，正好一個人在書房裏，整理着講義。黃梅麗見了他，又是好笑，又是好難過，衝着他嘻嘻的，先癡笑了一陣。說道：「田大哥，田大哥，你怎麼不到福興茶樓去呢？那位連玉環，她嫁了人，從今以後，她可不在那邊唱，你連她就看不見了。」田夢北大大的吃了驚，看她一臉的陰陽怪氣，似正經而非正經，正所謂好話不得好說，不由又疑惑道：「你說甚麼呢？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。」黃梅麗笑道：

「你知道也就無濟於事，已然晚了。你不信可去福興茶樓去看，連她的戲報子都扯下去了，你再打聽打聽就知道她嫁的是一位財務處的處長王健明，身價聽說要萬兒八千的呢。」說着，即將自己今日所見，以及前日樓下所觀，一一的都告訴他了。那田夢北聽了這消息，真個不亞如萬丈高樓失腳，揚子江心翻船一般，急急的說道：「表妹，你可不要說着玩，來騙我上當。那連玉環嫁人不嫁人，與我有何關係，一個人不論是幹甚麼的，遲早都要嫁人的呀。」黃梅麗看他明明白白的聽了動心，却依然裝做不大介意，賭氣子也不和他說了。把手一甩道：「你瞧，人家來告訴你，也是一番好意，怎麼不知道好歹起來了，這才是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，不信你祇管去打聽呀，這也不是甚麼瞞人的，現放着福興茶樓她就不唱啦麼。」說完，黃梅麗氣呼呼的扭頭就出去了。田夢北想要再問，也問不成，祇得任他去了。自己這裏却是越想越不得勁，暗忖那連玉環果然如黃梅麗所說，那就太讓自己傷心了，自己業已和他露面定婚，前番託出那孫鳳凰和她家疏通，尙未得回音，她怎麼就會背悔信義，另嫁他人了呢？這無論如何，不是容易實現的，其中必有緣故了。田夢北想到這裏，再想去整理收拾講義，也就幹不上來了。思來想去，納了半天的悶，不得不出來，向各方去刺探刺探，以明虛實。先跑到東安市場一看，福興茶樓的清音桌業已曲終人散，甚麼也沒有了。祇得又跑到那連宅來。這一天也是恰巧，那連玉環正跟着王健明去洋行裏看東西不在家，連大奶奶出來，開門見是田夢北，她就是一驚，忙笑着嚷道：「我的大爺來瞧，今天是一陣風，把田大爺給刮了來，真是稀客稀客，少見哪。」話言未了，那連吉慶也從裏邊迎了出來，一見田夢北，滿心的不自在，估量着連玉環一時不會回轉，祇得忍着肚皮痛，笑道：「田大爺，您來了，裏邊坐。」田夢北雖然這幾天沒有來，畢竟是這邊的熟客了，還有甚麼客氣，一邁腿，就進來了。隨口笑道：「連大姑娘在家麼？我這兩天短瞧你們來，因為家母從南方剛來，一時分不開身。」

的，你們倒好哇。」連吉慶忙說了幾聲好，又笑道：「老太太來了，府上的尊長都好麼？今天來的可不湊巧了！環兒是剛給朋友約出去，一個街坊家的姑娘，約她出去，大概是學兩句唱。」這一句天地良心，簡直就是撒謊。那田夢北還是真信了，他答了兩個承問進屋子坐一坐，看着沒有異樣，也便笑道：「我不來是不來，來了又趕得不巧，連大姑娘的福興茶樓那邊，聽說從今天揭報子不唱了，她是不是挪了地方呢？」這話把那連大奶奶的謊話引起來了。她幫着撒謊道：「可不是麼，您瞧，但得不吃這碗飯，還是不吃的好。我們的姑娘唱的固然不能說好，可也一天比一天紅，算得是福興茶樓的尖兒頂兒，直到現在，每天從幾毛錢漲到一塊錢，就算是冒了尖了，再多要一個也沒有。又搭着姑娘這兩天身體不大老好的，所以就告它幾天假。他們若是識趣的，頭上脚下，多少加上幾毛，否則我們環兒說了，此地不養爺，還有養爺處，就跳一跳，換它一個地方，新鮮一新鮮。」田夢北聽了這套花言巧語，入理入情，不容他不置信，也倒笑了道：「姑娘唱了沒有幾天，把這名角的習氣，倒染上了，這也很好笑。」連大奶奶的話更多了，說道：「不是呀！這些東西都是沒有人心的，你賣賤了，他不說你衝面子，反四處嚷嚷，你不值錢，等你賣了大價錢，他們又說你是貨高價出頭咧。」田夢北也笑一笑，沒有甚麼可說，不見着連玉環，又不便居然就問姑娘有信嫁人麼，祇得夾七夾八的，隨便談上一談。時間稍微一長，那連大奶奶生怕那連玉環回來，他們見着不好，祇連連的朝連吉慶以目示意，遞了幾個眼神。果然連吉慶振衣而起，笑道：「田大爺，咱們出去找個地方喝兩盅酒，聊聊兒，環兒這孩子屁股沉，一出去坐在那裏，就不想動了，您找她沒有事不是？」田夢北看他要出去，祇得說是沒有甚麼事，隨他出來。連大奶奶送到門口，還笑道：「你們二位出去吃吃喝喝也好，省得把家裏鬧個亂七八糟，還吃的不痛快。」田夢北隨口慢應着，和連吉慶出來，兩人到外邊小飯館裏，坐了一坐。那連吉慶酒過三巡，就把原形幾乎畢

現，抬手揪出衣襟內掛的徽章，朝外邊亮了一亮，笑道：「田大爺，您這一半天沒有在學校裏瞧見我不是，哈，您以後再也在東陽大學裏看不見我了。我現在不是幾個月以前的連吉慶了。我在財務處，謀到了一個小事由。您瞧，這是我的徽章。」田夢北默默的沉思，借酒澆愁，也自吃了一杯。見他說甚麼徽章，模模糊糊的一看，是一個華北財務處的徽章，也不甚介意，笑道：「那麼恭喜了，這事由比在東陽大學當然強的多咧。」連吉慶收起了徽章，得意笑道：「當然是強的多咧，一個月淨薪水，咱們是一百元，別的好處還不算，名義就算。是小小的科員，這是做官，比那當碎催帶打雜可是兩碼事咧。」說完，又哈哈的一笑，抬手浮一大白，非常的痛快。田夢北却因為在他的口裏，探詢不出甚麼來，自己祇得從別的方面入手，和他隨便談談。吃了一點，喝了一點，分手出來。走在路上，心頭沒有別的思想，祇在默默的忖度。連氏夫婦說的話，雖也有理，不過那黃梅麗又未必爲這個來撒謊。這裏邊的緣故，一時之間，却又不解。懷着一個大大的疑團，悵悵歸來的第二天午後，順步到了一趟福興茶樓，却見那邊捲旗息鼓，關門大吉，僅僅有一個老蒼頭似的茶博士看門，是田夢北所不認識的。看見田夢北是一個吃茶聽戲的客人模樣，他迎着頭就說道：「先生，您過兩天來罷，這裏沒有女角了，座上的不好，掌櫃的賠不起，先歇兩天再說，等一兩天請到漂亮的女角，立刻開張。」田夢北聽了這話，尚還大體相將，便又問道：「這裏的女角，怎麼不幹了呢？」那茶博士笑道：「我本來不是這邊的，是隔樓茶館給他們雇來看門的，甚麼都不知道。女角不幹，反正沒有新鮮的，離不開爭黑杆或者嫁人從良，沒有您不聖明的，您說是不是？」田夢北問不出甚麼來，祇好罷了。從這天起，福興茶樓當然也不來了。一晃又過了兩天。田夢北這天，踽踽獨行的，不覺又走到東安市場來。恰好碰見那孫鳳凰，他身後還跟着一位花枝招展的大姑娘，也是鬢髮修眉，長袍短袖高跟鞋，丰神楚楚，和連玉環的派頭差不多。一見田夢北，慌忙就拱手道：

「田大爺，我正要找你去，這兩天把我忙透了，好容易今天才清閒。您來咱們找個地方說話。」田夢北見着他，也是十分欣幸，自己正想問問他所託之事如何，不過不曉他的準住處，所以祇好罷了，因應允着和他們穿到一家小咖啡館樓上雅座坐下，隨便要了幾樣茶點。問他道：「孫老板，我也是正找您找不着，又不知道所託的事情，進行到什麼程度了，今天碰見倒也很巧。」那孫鳳凰劈頭讓他先問起進行若何，就是一個不自在，忙着搖了一搖頭道：「不堪提起了，那連玉環是一隻破鞋，提不起來了。」田夢北心裏本就懷着鬼胎，給他如此一說，越發的吃驚。忙問這話怎麼說，何以提不起來了？那孫鳳凰氣憤憤的道：「那東西還提得，她是拆台主義，簡單是要我的好看。唱得好好的，忽然犯了性不唱了，弄得茶樓聽客一個個朝我爲難，大家抱怨我。連一位好女票友都不約，無可奈何祇好停了幾天。幸而今天請了這位榮美娟來，才又開鑼，還不知結果怎樣？您瞧瞧，像我這教徒弟的，才算教着了。」說着，他氣衝衝的，勉強笑令那一位大姑娘向田夢北離座鞠躬。又說道：「徒弟，你可別學那連玉環，讓捧你的將來寒心。先見一見這位田大爺，他若是看你上人見喜，拿捧連玉環那套功夫來捧你，你這孩子可就成了一。那榮美娟果然含着半羞意，起立向田夢北躬一躬身，笑了一笑道：「田大爺，您多捧場，我可不會說，不會道的，您別怪罪我。」田夢北對於這一雙新師徒，也無可表示。祇說道：「沒有錯，我們是自己人。」說完這話，又覺得孫鳳凰所說，還有不實不盡之處，就又問道：「孫老板，連玉環的不唱，到底因爲甚麼？怎麼好好的她就不幹了？」那孫鳳凰見他真是不大清楚，自己也祇好開誠以告道：「田大爺，我們說真正的罷。你前番託我去說，已就走遲了一步，給別人搶了先咧。這位先生是誰，說起來便是華北財務處的王處長。還告訴你一句，人家不早不晚，就在昨天，既不撒喜帖，又不請客人，來了一個頂摩登的，宣佈同居，實行結合了。」這話在孫鳳凰說出來，也不過平淡無奇，但是聽到田夢北

耳裏，却又何異於一顆多少磅的大炸彈，爆裂開來，轟的一聲，幾乎把耳膜都震成粉碎。勃然顏色就大變，身體彷彿中了電流，骨頭節都顫動着，眼睛一瞪道：「孫先生，你說的是真麼？那連大姑娘真嫁了王處長？」孫鳳凰看出他的顏色異樣，立刻也很是惻然。祇憤然道：「不用提了，這還提它幹麼？事情就算過去了。這回事據說姓連的所得不下一萬左右，還有那位連大爺，居然幹上財務處的科員，這都是連玉環嫁人的好處。我不恨別的，恨祇恨那連玉環父女無義，安心要拆我的台。那連氏一家子，受了人家的若干好處，對待我如同父親的師父，沒有一絲一毫的人心，讓他們得好處罷，我睜着眼睛，瞧着他們咧。」田夢北這時候胸頭上，尤如燃上一束火把，不能制止的狂焰，呼呼的燃燒起來。聽了孫鳳凰說的，自己再把聽到黃梅麗說的，和那連吉慶給自己看的徽章一對照，便知道此事前後皆有關節，非同虛構。連玉環到今天，已然是人家的人了，馬上冷笑一聲道：「好的很，我早知道今天，何必當初，我也不恨別的，恨祇恨她愚弄我，愚弄成一個小孩子了。前數日我和她訂的婚約，現在竟成畫餅，我送她的一隻翡翠鐲子，作為信物，這東西又不知落到何方去了呢？」孫鳳凰聽見這話，又是自己不知道的，忙問他幾時和連玉環訂的婚，有誰做的證人。田夢北氣惱萬分，把從前的事情，一齊說給孫鳳凰聽，完全告訴他了。那孫鳳凰為之慨然道：「這就是了，你那隻鐲子祇算掉在無底的陷坑裏邊了。你想我是她的師父，尚且如此，人心俱無，何況你這普通的朋友？她和你訂甚麼婚，或者就是看中了你的一隻翡翠鐲子，安心要騙了它去賣錢，你還想要麼？」田夢北把一切全明白了，似乎又稍微的往回想一想，却又自己搖頭道：「我想此事決不簡單，那連玉環驟爾的和王處長同居，事情太突然了，我很願意得見一面，探詢其中的道理。孫老板你看，可有辦法？」孫鳳凰見他餘情未斷，尚自戀戀的，彷彿難以割捨，要自己替他打主意，不覺嘆道：「這件事據我看，沒有甚麼複雜的，真個是簡而又單，毫無研究，

必要。你想一個女唱戲的，捉老斗，嫁大頭，這不是常有的事麼？妓女厭倦風塵，還免不了擇人而事，何況是唱戲的女角，誰有錢，當然嫁給誰，誰花的錢多，人就是誰的，這裏邊並無其他成分，祇是一個錢字作祟而已。我看過的也頂多了，自己的徒弟，這樣就半途而廢的，也不下五六個之多，甚至於嫁了人，吃的吃膩了，穿的穿膩了，住的也住夠了，臨了，反顏相向，還繞上它一場官司，獅子大開口，非要個萬八千的贍養費不可，請想現在的人心，壞到甚麼地方，女唱戲的是好惹的麼？嘿！你說這花錢的老爺們，還是真不寒心，祇要你肯嫁，他就肯要麼。哈哈！孫鳳凰才嘆完氣，又打了一個哈哈，變成一種感慨的狂笑，悲憤真是達到極點了。田夢北聽他說的，雖是一般的實情，究屬自己未見連玉環，無論怎樣，也是放心不下，便又說道：「我看那連玉環這回事，終究是吃了她父母的虧了。她的父親既因是得官，又因是面得錢，豈有把大買賣往外推，不兜上這筆生意，弄一個夫榮妻貴女嫁闊人！所以我想這時木已成舟，有挽回縱然不可見，見那連玉環，明明彼此的心跡，也是很好的。孫老板不能想出一個法子來。」那孫鳳凰祇將腦袋搖成風車也似的亂轉，一味的期期以爲不可道：「喝！我的老爺子，連玉環是人家的人了，王處長雖然和我點頭哈腰，有個見面的認識，我也不敢大膽妄爲；況且侯門一入深似海，我這消息簡直就算無從傳達，即使人家出來，大人的內眷了，咱們敢近前說有人約會麼？我的老爺子，要命也不敢哪！」田夢北平常是一個頂穩健的人，如今給這事鬧成頭昏腦脹。本來頭兩三天到連家去，連吉慶尙請自己出來小酌，怎麼轉眼時才兩三日，竟爾變化如此。聽了孫鳳凰的話，便誤會到他的目標，也是一個錢字。於是拿出一張五元鈔票遞上去，換了一張笑臉道：「孫老板，這個小意思，送您買包茶葉喝，就煩您替我冒險的辦一辦。我想那連玉環聽了是我約，她萬萬不會翻臉的，何況您還是她的師父呢！」孫鳳凰看了這張五元鈔票，倒不禁嘿然一笑，連接都不接，祇一抬手，就推着他的臂

轉回去。正色道：「大爺，這可沒有，我是不敢要的，也不敢受此重任。您去另找他人，別就誤着，我實在的不行了。」說了這話，他一扭脖頸，望了望那旁邊坐着的新徒弟榮美娟，笑了笑道：「徒弟，你聽見沒有，那位連玉環師姐已經嫁了人，還有這麼一位田大爺惦念着，盼着罷，盼着將來你也遇上這麼一位大爺，可也就不枉拋頭露面，唱戲一場了。」那榮美娟雖然不答言，可是靈犀暗通，那一雙眼睛古碌古碌，在田夢北身邊一連直轉，抿着嘴唇，祇是脈脈含情的微笑。田夢北看了，祇得故作不覺，收了這樣的一個沒意思。無奈收起那錢，向孫鳳凰謝過，說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太唐突了，謝謝您，我想事已至此，另想別法也就完了。」孫鳳凰吃了一些茶點，便和榮美娟起來，說道：「想開了罷，大爺常言不是說女戲子無情麼？這就是一個證據。走馬看花，不求其甚解，那就是了。」說完，一方面又讓着田夢北去福興茶樓坐，聽聽這個榮美娟捧捧場。田夢北那裏有這閒心，祇好推說改日，和他們出來分手。一個人走出市場來，心裏頭得到確實的消息，再不容那等鎮靜，亂叢叢的好似埋上一堆枯草，不用提夠多麼難過。信馬由韁的走頭無路，也不知到那裏的好，隨便走了半天，忽然到了一個頂熱鬧的所在，亂亂騰騰，擺遍路旁，盡是些商賈小攤兩旁的商店，差不多都裝着無線電收音機，和真空管的留聲機，放着中西音樂歌曲，吵吵嚷嚷的，震耳欲聾。滿眼睛的大減價，大賽賣的市招，五光十色，輝煌眩目。田夢北細細的一辨識，才知道已然不知不覺，出來六七里路，由東安市場，走到西單牌樓來了。自己平日走路，至多走上它三四里，即可算破天荒，累得不可開交，今天居然會不覺累了，誰知不想還好，想到一個累字，就不好了，那兩條腿立刻又痠又痛，重有幾千斤，好像一抬都抬不得，十分的吃力。舉眼一望，前面是西單商場，這是和東安市場東西對峙的後起之秀，規模比東安市場還大了一二倍。裏邊茶樓飯館，甚麼買賣都有，田夢北出於無法，祇得徐徐的踱進去，想找一個休息的地方，繞了幾繞，都是些洋貨店和

書舖，好容易才找到一個甚麼民生茶社。底下是一條長樓梯，貼着「五城子弟，每日消遣西皮二簧」，並有「閨閣名媛」的特大戲報。樓上敲鑼擊鼓，正唱着甚麼黃天霸拜山，連環套的頭一本。田夢北一看，聽還是東安市場福興茶樓的一類。自己彷彿是傷了心的人，再不肯上這一流的地方，自討無趣。所以他望望然去之，眼不見心不煩，慢慢的走開了。走開還不及幾步，那樓梯忽然瑟瑟的一響，下來幾個人，都是皮袍大氅，氣象堂皇的大人先生，後邊還跟着一個長隨模樣的聽差。他提着一隻扁皮包，緊緊的跟隨。田夢北閃了一閃身，讓他們過去，焉想到那聽差模樣的，看見田夢北了，站了一站，失聲的叫道：「這位不是田先生麼？」田夢北給他一叫，也看出那人雖是換了衣帽，倒還眉目不改，鬚髮蒼然，却正是東便門外船上的船夫。北海裏走過武會的王老好，登時呀了一聲道：「你是王老好呀！怎麼到這裏來？」那王老好認出他來，看見那邊的幾位大人先生，已然走遠，便先笑道：「田先生，您請在這裏站着等我，我現在送那幾位出門上車，就來。我現在是官身子，不由自己了。」田夢北還沒有答言，他已如飛的追着那幾個人走了，祇好站着不走。過不十幾分鐘，王老好果然如飛的又跑回來，看見田夢北在此未去，便笑了一臉的皺皺紋，說道：「還好，您真是沒有走。上回我就該罰你，我在北海漪瀾堂等到半夜，河燈都放完了，您怎麼也沒有去呀？」這話勾起前場田夢北不禁慚愧，沒有的回答。遲了一遲，還是笑道：「對不起的，那一天我是同着表妹姑母等人，所以後來不得到漪瀾堂去，把你冤了，實在的對不起。」那王老好聽了，詫然道：「那天你同着的，不是大姑娘麼？那裏又有你的表妹姑母，我沒有看見麼？」田夢北祇好答應，說是自己後來碰上的，以先還不知道，祇和那連玉環在一起。那王老好自己又嘆着氣道：「提起那連玉環來，她和你怎樣，我是都知道的，早聽見說了，不過現在人家是處長太太了。前言也就無須再提，我祇告訴你，連玉環父母有了錢，又馬上做官，他們是闊起來了，却

把個姑娘毀了。自從嫁過去，也不知是甚麼感應，就臥床不起，一下病倒了。到今天湯藥不離口，一天大夫不離門，你說這不是受窮的命，人有了錢，反活受起罪來了麼？」田夢北想不到從他這裏又得一點連玉環的消息，立刻拉住那王老好的臂膀，眼睛直直的看着他，非常急迫的問道：「王先生，你如何能知道，你快快的告訴我。」那王老好原也是順口搭言，無心無意說出來的，給他這麼一追問，他倒怔了，說道：「怎麼？你和那連玉環穿房入屋，亞賽拿錢包了他們一家，反倒不如我知道的多呢？」田夢北見他知一不知二，自己便草草的將和連玉環近多日子的情由說與他聽了，然後喘了喘氣道：「王先生，我自聽得連大姑娘嫁人消息，我的方寸已亂，想見她一面都不可能，據我想，這都是她的父母從中作祟，強迫她去幹的，如今果不期然，她一嫁過去就病了。」說着，悲從中來，俯首唏噓，神氣難過極了。王老好恍然笑道：「這也就罷了，你所說，又不是我所知道的了。我所知道的，也就是因為我自來北平城裏，經一個同村的老姪子介紹，到那王處長的老住宅裏，當一名看家護院的，如今王處長新立的外家，我自然也時常來往出入，所以知道的特別清楚。我倒不曉得你和她尚有一段秘密訂婚的事情，既然如此，這不論是否出於她的本心，既是另嫁他人，總是她來負心了。」田夢北正苦無法再見那連玉環，忽聽王老好當了王健明護院的，自己便好像覓着一個門徑，因之握着手，更加緊一些，笑道：「王先生，你不用管誰負心，你既在那王公館裏，當一名看家護院的，又常常出入於他這新外家，那是再好沒有了。現在我去寫上一封信，就煩你轉交那連大姑娘，你能夠答應麼？」王老好是一個直爽的人，可是這當兒，也不由他沉吟一沉吟，笑了一笑道：「這個不大好辦哪，我是人家的底下人，敢往上遞這個麼？除非是不願意往下混了。」田夢北看他礙難，自己含笑央道：「王先生，千萬替我爲力，我和那連玉環是甚麼交情，您也都知道，就是您和他們父女，當初也有一番交好，不是甚麼外人，這封信遞

上去，萬無妨礙，我這裏有一點小意思，請您賞收，千萬賞一個面子。」說着話時，已然拿出一張五塊錢的鈔票來，塞在那王老好的手裏了。王老好隨手推辭了一下，就把那鈔票帶起來了。一方面又笑了笑道：「你瞧，這倒怪不得勁的，好像我爲這幾塊錢似的，其實這是冒險的，我給您豁出去就是了。」田夢北見錢能通神，一張鈔票就解決了，也特別歡喜。於是便和王老好找了一個清靜的茶館，向掌櫃的要了一份信紙信封，一隻秃筆，隨便寫了幾行，大意說：「數日未晤，至念。頃聞女士業已于歸王氏，曷勝驚異，究竟內容若何以致背約如此？抑尚有別項苦衷，務乞賜期面談，無任盼禱！」底下怕的露名不好，祇寫上一個知名不具。封上了，便交給王老好道：「這個就煩您交給連大姑娘，您順便口頭告訴她，我近來很好，無可惦念，盼着他的病快快好了，心裏有甚麼事，千萬想開一點。王老好唯唯的答應，田夢北又將自己姑母的住處告他，讓他交了信，有無回音，可來姑母家，或學校裏送上一信。王老好答應着去了。田夢北這時候算是有了一線指望，無心和王老好相遇，稍稍得了一線曙光，慢慢的，雇上洋車，逕回家來。果然這事說起快來，也真就不慢。那王老好當日晚上，一個人就跑到黃姑家，來找田夢北，田夢北趕緊接見，王老好一見田夢北，便拿一條大手帕，擦着，一頭的汗，氣喘着笑道：「好大爺的信，真不亞如一副治病的良藥，一千塊錢也買不到的。連大姑娘也不知是誰告訴的，硬說你不在北平，回老家去了，所以她想見你也不成，急出病來。這一看了你的信，她的病體，立刻減輕了，還寫了一封回信給你。」說完，他急忙掏出一個小信封來，呈上。田夢北聽了，心上也一鬆，快忙打開那信，細細一看，原來如此。欲知連玉環對於田夢北表示如何，請閱下回。

第八回

醋海驚濤筵前飛玉掌

情場遺憾月下散青蚨

且說王老好遞那上封信來；田夢北拆開仔細一看，那封信上的筆蹟，不用提多麼潦草難識，連玉環本來學問就有限，這一封信寫的大概是太忙了，字句筆蹟，都無暇推敲修飾，所以滿紙塗鴉，異常的難認。看了一回，上邊寫的乃是：

田大爺台見（鑒）

真恨死我了！我父母硬說是您送老太太回南，最近不回來了，把我硬生生的，送進王處長的家，叫（教）我一面也不得和您相見。他們真是狠心啊！今天王大爺送來您的信，我才知道您沒有出平，照就（舊）在北平呢。弄得我也不知是哭，也不知是笑。我難過，也祇有我知道，我不必說了。

聽說明天下午六點鐘，處長在豐德園宴客，我是女客，總不出席的，您有功夫，請在六點半前後，到北海後門人少的地方等我。我要說的話多了，都等見了您再談。

王老好說您問我的病，謝謝，我以（已）然好了。我接了您的信，比吃了一劑（劑）藥還通（痛）快。明天請早到吧！

小妹連玉環上言

田夢北看完了，也彷彿又疼又恨的，心上五味畢集。覺不出是酸是辣，那王老好在邊旁還加油加醋，替那連玉環表白道：「我說大爺，要人家對待你，可還是一百一的不含糊。嫁出去是人家的太太了，身體就沒有得自由。人家還肯冒着險，偷空出來，和你見面，這是多麼難得少有。見了而沒別的，有話好說，她也是逼不得已，誰不願意嫁個才貌相當可心的人，偏給人家做姨太太呢。這都是她父母愛財的結果，她不過想做一個孝女而已。這話您當然明白啦！」田夢北接到這一封信，不管如何總是通了音問，自己等到明天有甚麼話不能說，所以他祇冷笑道：「這造我的謠言，硬說我出平的人，當然是她的父母怕我知道，好藉詞將我二人隔

斷消息，達到他們的目的。可笑我在她停演的那一天，還去她家探問，她父母還若無其事，不露一些破綻，如今不知道他們又何詞以自解呢？」說完了，那王老好又搭言道：「就是這們說呀，連大姑娘今天跟我流着眼淚，說了夠半天呢。這叫甚麼呀，都是天命，非同小可，你察情度理，能夠說不對麼？」田夢北也沒有甚麼說的，祇謝過王老好的受累。王老好又囑咐田夢北想開一些，不要再惦記連玉環了，大丈夫何患無妻，天下的女人比連玉環好上幾倍，天仙美人一般的，有的在乎她這一個。田夢北倒笑着慢應了。王老好去後，田夢北仍舊縮在自己的房間裏不出去。照着那信上定的時日，第二天頭六點鐘由家裏出來，到北海正是六點一刻的光景。那時候天氣是冷了，日裏的時光又短，六點鐘一過，紅日西沉，天色就黑了下來。田夢北看那北海公園後門一帶，業已蕭條冷落，沒有甚麼遊人，各處都是人少清靜的地方，無須乎甚麼選擇，便在一進後門不遠，一張遊人休息椅上坐了。這時海水凝平如鏡，即要堅固成冰，一陣陣的西風，吹得那樹上的枯枝，刷刷的山響。田夢北身上披了一件厚重的外氅，算是不覺十分寒冷，不過坐久了，兩隻腳上的鞋襪過薄，也是瑟縮不禁，祇好又站起來，往返慢慢的踱着，這樣不覺已經等了好半天。那北海後門裏，不見一個人影出現。夜明錶上是正正七點半，田夢北等得很是着急，因走到園門左右，試向園外打一張望，則見外面咕隆隆的駛過一輛電車，車上乘客塞滿，燈光通明，飄然就跳下一個人，急急的朝這邊走進來。田夢北看這人身體矯捷，以跳電車爲兒戲，不免對他注目。那人却買票進門，迎頭就叫道：「那邊是田夢北先生麼？我坐電車一步來遲了。」田夢北沒有看清楚他，他倒叫出來了。這才知道連玉環沒有來，王老好却來了，忙應道：「王老好，我在這兒等着呢，你好眼力。」王老好走近了，笑道：「不用說你站在這麼近，我一跳下電車，就看見你站在這裏。可笑是那電車上開車賣票的，都攔住我不讓我跳，我在兩丈來高的屋上都一跳而下，何在乎這電

車。」田夢北也笑一笑，那王老好誇完了口，他便又嘆道：「今天怪不巧的，把田先生又冤了。姑娘特地派我來送信，那處長今天的請客，原來不是單單的宴會，乃是借這機會，把連大姑娘拉出去，給大家介紹介紹。昨天還不知道，今天臨時才曉得的。連大姑娘非常着急，怕的是你田大爺撲一個空，恰好我又到那邊去，她背着處長，告訴我這段情由，把今天的約會作罷，改在後天。此時仍在此處會面，這是極其不得已的。大概你也沒有不原諒的罷。」田夢北聽了，也覺着特別失望，無奈祇好應了，說道：「我等後天也可以，不過最好別再失約，我着急見她一見，這意思當然她也曉得。」王老好笑迫：「她怎麼能不知道，不然，她幹麼又巴巴的派了我來。得了，您今天快快的回去，我還要回到那豐德園去報一個信。這時候的酒吃得大約是正在熱鬧。」田夢北祇得悵然出來，王老好還張羅爲他雇車，田夢北推說上電車，走到那邊站燈下去了。王老好就在這邊等了，電車來依然抓車上去，轉道跑到豐德園來。豐德園是南城的大飯館子，門前車水馬龍，燈光輝耀，正是晚飯吃得熱鬧，酒酣耳熱的時分。王老好一口氣跑上樓來，那王處長健明的雅座，就在樓梯旁的第一間。他原來也是納寵的事，機不密，給一班廚員和上司們知道了，再加以徐祕書的起鬧，大家要討一杯喜酒吃，所以才有今天的宴會。此刻在瞻仰處長的愛寵之餘，便有人提議叫條子，好在這裏離着八大胡同，近在咫尺，玩玩女人，是再方便也沒有。十幾張粉紅紙條撒出去，片刻鬢影斂光，衣香人笑，老四大接踵而來，打情罵俏，阿張阿李，嚷得一屋子的空氣都盪動起來。接着烏師拉起胡琴，也無非「罵殿」，武家坡，女起解，「鶯鶯燕燕，歌喉宛轉，每人都消遣一段。王老好來時，這裏正吵成馬仰人翻，滿屋的粉香肉氣，他一掀門帘，就看得他一縮脖頸，不敢進去。可是那連玉環在座上，也看見他了。趁着這個吵得正歡，覷了一個空出來，笑說道：「王大爺，辛苦了。見着那位田大爺了麼？」王老好便將此行經過說給她聽了，又笑道：「您放心罷，田大爺

非常的明白，也沒有甚麼不了解的，就等着後天晚上您去赴約了。」連玉環聽說田夢北如此原諒自己，倒沒的可說，從心裏都是不得勁，就悽然欲泣道：「王老爺沒有您不明白的，憑今天這個局面，甚麼人也處不來。請想拿我這麼一個好好的女子，居然和她們一班妓女同座，唱唱鬧鬧的，我不知道拿我當了甚麼東西。似這等情形，誰又知道呢？」說罷，眼睛裏閃閃灼灼，已含着滿泡的淚影。王老爺笑道：「得啦，您就別想這個啦！有甚麼話都留着後天晚上說罷。」玉環才盈盈的點了點頭，嘆了一口氣，忽然那雅座內傳出一聲：「請三太太。」飯莊的夥計高挑門帘，過來笑道：「您是王三太太不是？處長請您呢。」連玉環祇好同王老好說道：「王老爺您回去罷，我要進去了。」王老好退下去。連玉環就慢騰騰的走進來，那時滿座騰歡，鬧得似乎愈加緊張了。看見連玉環走進，由徐祕書領頭，那一羣屬員上司相隨，大家劈劈拍拍的，鼓起一陣掌來，那些位條子姑娘更是湊趣，有的拍掌之餘，還扯起嬌滴滴的喉嚨，喊了幾個好，弄得連玉環受寵若驚，不知所以。走到王健明的身旁坐下，笑道：「老爺，是不是你叫我，你叫我幹麼呢？」那王健明捧着胖肚皮，哈哈一笑，好像一尊大肚皮阿彌陀佛，說道：「你猜教你幹甚麼？萬萬也不知道。這裏叫來的條子，一個一個的都唱完了。他們素仰你是一個女票友，唱戲不亞於內行，特地大家聯名奉煩你消遣一段，現成的琴師，用不着客氣來唱起來罷！」這話剛一說完，那四面掌聲又起，一轉瞬間，便有一個身穿藍布長衫青緞小背心，頭戴瓜皮小帽的烏師，湊了過來，搭訕着，在連玉環身後的一張小凳上坐了。笑嘻嘻的從長衫衣袋裏摸出一把帶套胡琴，一邊解布套，一邊笑道：「三太太，您唱一段甚麼，是二簧西皮，甚麼調門，六字是工字，您來一段四平調罷？」連玉環置身這種環境之下，縱然心裏不悅，也是無法，祇好硬了頭皮，含了眼淚，胡亂的點一點頭，一句話也不說。那烏師定了定弦，拉了「龍東東龍」兩聲，笑道：「三太太您聽，這調門行了麼？」連玉環又胡亂

地點了點頭，那琴師就此龍東龍東的拉了起來，拉到了一個過門，應當連玉環張嘴了，連玉環却若無其事，一響不響。那烏師看了她一眼，祇得把胡琴一溜，又溜了回去，重新把那過門再拉了一回，又到了連玉環張嘴了，連玉環却仍然是不響，那烏師祇得再溜回去，一面却笑道：「三太太，您該張嘴了，您怎麼不唱呢？」連玉環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你叫我唱甚麼呢？」那烏師笑道：「這是四平調，您唱梅龍鎮罷。」——自幼而生長在梅龍鎮，兄妹賣酒度生涯，——就可以了。」連玉環唱戲本來是家常便飯，今天忽然想不起唱甚麼好了，給他一提醒，也不禁算了道：「就是這個罷，我常唱這李鳳姐，算不了甚麼。」那烏師趕緊接着又提到了過門，連玉環就按部就班的唱了起來。那些位賓客和條子姑娘們的眼光，全在她身上注意着，又因為拉了兩個過門，沒有唱出來，大家更要傾心側耳，仔仔細細的諦聽，果然是山谷黃鶯，嬌喉宛轉，唱來珠圓玉潤，妙到毫顛。唱到一段落時，大家都鼓起掌來，甚至於有的高喊着：「再來一段，飽我耳福。」那王健明更撫掌微笑得意無言。這裏大家難過的難過，喜歡的喜歡，得意的得意，情緒都在百分吃緊，忽然外面的夥計高喊了一聲：「來客。」隨着又有人高挑門帘，樓梯騰騰的不住響，正是上來了人。王健明最是吃心，他看了看雅座內的客人，沒有缺席的，不覺疑惑道：「這時候還有誰來，我請的人都到了。」說時遲，外邊搭搭搭皮鞋響了幾響，就昂然的闖進來，却是一個矮矮的中年婦人，穿一身寬博的旗袍，體格常異肥胖，頭髮後攏，紮成一個小糖刷子似的。越襯出團團的一張大胖臉，怪肉橫生，眼角下垂，非常的凶惡。那時快，這中年婦人一進來，那雅座的空氣便鎮靜了，祇見她彷彿一隻出山餓虎，飢不擇食，罵一聲：「不要臉的東西，你招了野女人來，還要在這裏聚衆作樂，現你媽的紫花眼，老太太今天跟你拚了。」上去一把就把王健明衣領抓住，抬起一隻手來劈拍左右開弓，一連敬了王健明兩個大鍋貼。這一下，滿座嘉賓一齊大驚，祇見那王健明一張胖臉，白了又紅，

紅了又白的。祇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，一味的去掙扎着道：「這裏是公共的地方，你不要與我爲難，大家都不好，你有甚麼說的，請你祇管好好的說。」那婦人抓住王健明，頓足捶胸，眼淚汪汪，大嚷大鬧的道：「跟你這東西，還有甚麼好說的。你做的事，你自己知道，何用我來說。我看那狐狸精在那裏，有甚麼讓你着迷的地方？」她這裏又打又鬧的，雅座內外站滿了看熱鬧的人。那些賓客以及條子姑娘，都知道是王太太到了。那徐祕書等人都認識是她，忙上前勸道：「王太太不要鬧了，我們大家和健明吃個飯，沒有甚麼事，大家熱鬧熱鬧。」話言未了，王太太一眼就把那連玉環看見了，原來這屋子裏一鬧，那些個條子姑娘常常在場面上碰頭，彼此都認識，早退到一隅，聚在一堆看笑話，僅僅的剩了一個連玉環，獨身無伴，坐在位子上，那見過這陣仗，一個人呆若木雞。那王太太得來全不費功夫，一把推開徐祕書等人，喝道：「你們不要管我們的家務事，我們的健明，若不是給你們這些捧場架弄事的好朋友，一天到晚的吃秧子，還弄不了這麼一場糊塗，快滾你們一邊去罷。」說着，那徐祕書等人，當不住她生龍活虎一般，紛紛的後退。王太太一把就把連玉環當胸抓住，嘆地一口，先啐了她一個滿臉花，然後飛起一掌，夾耳根子直敲到她的腮幫上，大罵道：「那裏來的狐狸精，騷坏子，你迷得我們處長一連好幾夜不回家，你們敢在外邊組織起外家來，你趁早給我滾。你媽的蛋，有我太太一天，這裏沒有你坐的地方。」說着，不容分說，一手先把連玉環的一件旗袍領口一扯，撕的一聲，直扯到胸口下，又一掌一拳的，照着連玉環的頭上亂搥亂敲，那底下一雙中間凸起的改造式的天足，穿着一對白緞繡紅綠花朵的坤鞋，更上一上一下的，祇顧往那連玉環的腳上腿上亂踹。連玉環給她一上手，滿臉上流着吐沫，那一頭很好的燙髮，越發蓬鬆起來，變做一個撓頭獅子一般，臉上又疼又燒，加厚了好幾層，連連的叫着哎喲，哭也哭不出來道：「打死人了，救命救命！」那王健明實在看不過去了，他上去一

把拉開王太太道：「你打她兩下也就完了，怎麼沒完沒了，非惹出人命來不可，你別打了。」王太太瞪着眼，兩手拍着膝蓋，兩隻改造的腳在地下亂頓道：「你敢來攔我，我打死這小狐狸精，不過是臭一塊地，難道還讓我給她償命，你快快的躲開，我今天讓她知道知道老太太的厲害。」話未說完，王太太一個虎跳，就由王健明身旁鑽過去，照定連玉環心窩裏，便是一拳。連玉環正站在王健明的身後，掩面嬌啼，肩頭一聳，一聳甚麼也沒看見，這一拳打個正着。但聽訇的一聲，連玉環的腳下一雙高跟皮鞋立不住，一直的後退幾步，靠在那雅座的木板上，算是沒有倒下，不過她的脖頸伸了一伸，面色一變，哇的一張口，便吐出一大口鮮紅的熱血。隨着身子一變，直倒了下去，就半坐半臥的窩在那木板下了。王太太尚不甘休，追過去抬手還要往下打。那王健明見不是玩的人，命快出來了，拚死命的把王太太揪住，說道：「你不要打了，再打人命真出來了。」那些徐祕書等人也看出不是路道，大家不能再為袖手上去做好做歹的紛紛把王太太圍住，又有人去指揮那夥計們，攙起那連玉環來，送到樓下雅座裏去。那王太太打的打了，罵的罵了，才滿身的武藝，施展一個盡興，她揚首看看四圍，盡是王健明的大小同事，禁不住眼皮一眨，忽然頓足大哭起來，指着那王健明喊道：「你這東西做出這樣不要臉的事情，惹得我丟人現眼，真是可惡透了。你看我一個婦道人家，如此拋頭露面，讓人家看笑話，還有甚麼臉往下活呀！我乾脆死了罷。」說罷，她把身子往下一縮，就四平八穩的把一張屁股坐在地上，搶地呼天，放聲大號起來。王健明一看太太如此潑皮，自己祇是束手無策，連連望着四面賓朋道：「諸位你們看，這也不知是誰走漏的風聲，惹出這一場亂子，怎好！怎好！」那徐祕書等人空自睜眼看着，也無從援手，大家祇好面面相覷。那王太太哭了一陣，又嘮嘮叨叨的道：「我今天是不活着了，你要我不死，事也容易，就是你馬上跟我回家，有甚麼話，咱們回去說。那不是你拿刀把我砍了都成，就是不能讓你在

外邊這樣胡作非爲，招風惹草，聽不聽都在你。」王健明聽了這條條件，雖然尚在猶豫，那徐祕書却早知道這是王太太鬧了一場結果，向大家找下台的機會，忙搭言道：「就是這樣罷，請處長先跟太太回去，有甚麼話到家裏總好說，別在這裏熱鬧人家，這樣最好了。」王太太見有人附合，她便仰着頭，睜着一雙淚眼道：「健明，你滾回去不滾呢？」王健明尚在遲遲不決，那徐祕書一把推着他，又連連向他使着眼色，笑道：「得了，聽了太太的罷，這裏的一切善後，你全交給我們，決沒有錯，不用你放心不下，你明白了罷。」王健明見徐祕書說得負責任，他雖然十分願意，可是又不願意一口答應，長他人的威風，滅自己的氣概，仍是假意的拒絕道：「我對不起大家，今天不歡而散，都是這東西一人鬧的。我再老老實實的跟着她去，拋下我請來的諸位好朋友，我姓王的那還算人麼？」大家聽了這話，明知是他來裝裝面子，敷衍大家的，也就無分屬員上司，一齊向前道：「處長今天看我的面子，跟太太回去，先把這一場圓過去再說。今天的事，祇此而止，不可再鬧了。」那徐祕書更一把推着他，把他直推出雅座，推下樓梯去，笑着道：「健明，夫妻無隔夜之仇，你今天回去，明天自然就好了。新夫人交給我，沒有錯，決不損她一根毫毛，明天全鬚全尾，好好的交還你。今天先讓她回我的公館去住了。」王健明方在點頭稱謝，那王太太早爬起來，從雅座內趕着下樓，一片喊聲道：「你們以爲沒有事，架着健明跑了可不成，我不能饒他。」徐祕書連忙把身一閃，笑道：「我的嫂子，這話你說錯啦，我們祇有拚出死命的替嫂子勸健明往家裏，那裏能夠架着他亂跑，現在人是在這裏，嫂子你帶回去罷。」王太太這才放了心，又看見這飯莊的門外，已圍上一圈裏三層外三層的閒人，都在引領遙望的，瞧着熱鬧，還有幾個白帽箍的警察，雖然因爲王健明的勢派太大了，不敢進去干涉大人先生們的家務事，却站在門外維持秩序，嚷着甚麼「閒人靠後，沒事沒事，散散罷，散散罷。」這一團亂嘈嘈的情形，王太太看了，禁不住又掩面

痛哭道：「你們瞧瞧，那不是這東西幹的，讓我出這大的醜，千人瞧，萬人看，你臉皮厚的不在乎，我可實在有甚麼臉活着呢。」王健明見她還是鬧着，自己祇有忍氣不言語。那徐祕書又死勸活勸的，算是把王太太勸上汽車去，再把王健明也勸上車。王健明實在的沒了辦法，上了車祇得向徐祕書拱拱手說聲：「對不起，一切都仰仗老兄，勞駕勞駕，改天再謝。」徐祕書也客氣着，催令汽車夫開車，眼看着他們去了，他才又回來，和陪伴出來的幾位屬員，到樓下雅坐一看，祇見那連玉環已給幾個膽子大不怕多事的條子姑娘，勸着扶着，坐在一隻椅子上。有人舉着一杯糖水教她喝，有人便拿一條熱毛巾讓她擦，幾位男客人倒搭不上岔了。那連玉環蓬着一頭亂髮，一件色澤鮮艷的綢旗袍，胸前扯了一個大口，還給鮮血染紅了一大片，臉上脂粉狼藉，斑斑剝剝的，露出一塊斑塊的黃肉皮，和一隻哭腫了淚眼，真彷彿一個小可憐的樣兒，讓人看見心都軟了。徐祕書一進來，那些條子姑娘有的就喊道：「好了，徐老爺來了，新太太你別哭了，聽聽他有甚麼章程，王太太和王老爺都給他勸得去了。」那連玉環就站了起來，身子一動，氣兒在喉嚨裏一出一入的，便不覺咳嗽了幾聲，甚麼也說不出來，祇向徐祕書鞠了一個半截子的躬，抬起手來，拿一條水淋淋的小手絹掩着面，嚶嚶的就哭了。那徐祕書看了，心裏越發的軟了，忙笑道：「新太太你放心罷，處長和太太都讓我給勸走了。這是沒有法子的事，究竟她是大太太，名分上差着一點，不能不讓她一點上風，可是我看她此來用意，完全是無理取鬧，胡幹蠻幹，沒有甚麼道理可講，若是跟她鬧，也鬧不出甚麼下文，還是讓她一步，徐岡解決的好，我和處長說好了，今天晚上，請新太太先到我家裏過一夜，好在我的家裏，粗茶淡飯，總還可以將就得，我的內人也是一個很愛交朋友的人兒，見了你一定投緣對勁。新太太你看怎麼樣呢？」連玉環從一生下來，直到今天，還是第一遭這樣讓人痛打，自己父母，輕易都不肯扶自己一指頭，想不到今天却拳頭巴掌都嘗着。

了她正滿心的悲憤，徐祕書一說，還有甚麼可非議，祇是哭道：「徐老爺您瞧，我的衣服也撕了，身上讓她打成這樣，怎樣好意思到您府上去打擾呢？」徐祕書笑道：「不相干，這是王處長的吩咐，你就聽着他的，沒有錯，你的衣服毀了，到我家換一件，你吐了血，我請醫生給你看，你覺得心裏如何好？一點沒有？」連玉環垂淚道：「我自從吐了一口血，總是不大得勁，好像刀割一般的痛，這時候稍微好了一點，不過那王太太打得我身上老是哆嗦，我心裏跳得厲害，簡直的怕死了。」徐祕書見說，料無妨事，連忙笑道：「不要怕了，都有我做主意，這件事必有下文，健明雖然不願多生事端，然而也不能就此罷休。矮下他的太太一頭，明天聽聽他的回音，再做打算，今天先請委屈，到敝舍住一住罷。」連玉環自然是恭敬不如從命，祇得從夥計手裏接過一條毛巾來，揩揩臉上淚跡，起來向徐祕書鞠一鞠躬道：「徐老爺，這沒有別的要打擾你們了。」徐祕書連笑說應當。連玉環又朝那幾位出力的條子姑娘鞠躬作謝，謝謝她們關心的照應。那些條子姑娘俱是紅顏薄命，不幸賣笑爲生，一個個同病相憐，已有幾個替連玉環傷心，掉了幾滴眼淚，謙辭遜謝，說着不敢常送着她們出來。連玉環跳上汽車，祇將手臂遮面，不好意思的讓那些閒人來看，直到徐祕書也上來，汽車開了，她才將手放下來，却又呆着一張膚光緻緻的清水臉，自己怔着不響。那徐祕書却夾七夾八，不住和她說東道西，以破他的寂寞。連玉環鬱鬱寡歡，祇是不起勁。那汽車拐彎轉角，繞到一座朱紅大門前站住了。徐祕書下去，叫她道：「新太太，你下來罷。」連玉環這才收回心神，勉強一笑下車。見那朱紅大門建築堂皇，汽車停住，笛子一鳴，電燈光亮了，隨後大門一開，迎出一個長大褂的男聽差來，笑道：「老爺回來了。」便閃身去一邊，垂手侍立。那徐祕書親手扶着連玉環，上了幾層石階，一起進門來，笑道：「我們這兒不乾淨，我那位太太是一個大烟身子，一天抱着一桿煙槍，甚麼事都不管，你不要笑話罷。」連玉環何曾見過這等的

深宅大院，見這所宅子，進門穿廊游廊，曲曲彎彎的，繞出多遠，各處電燈照得雪亮，那廊下小柏樹齊齊成行，落淨了葉子的花木，種了一院子。雖是冬令，已可見這院子春夏兩季的景緻了，看了精神不覺一爽。走過幾轉游廊去，才到了客廳，從客廳再穿過一層院落，才到了徐太太臥房。那臥房門帘低垂，隱隱的透出一股濃烈的鴉片煙的氣味，聽見一條女人沙澀的大煙嗓，在這裏邊哼唧着道：「小英，你去瞧瞧老劉的電話打了沒有，老爺怎麼還不回來，難道一個飯局，又出到那韓家潭陝西巷去了？」又聽着一個小女孩子的聲音說道：「我剛才去問，不是說已經打過，老爺已經出來了麼？現在再去韓家潭陝西巷幾家班子裏打電話問問看，也許是在那裏。」說着，由窄縫裏看見那裏邊燈光一動，人影一晃，彷彿是要出來。徐祕書乖覺，早請連玉環在外間稍候，他一個人進去了。祇聽他笑道：「小英，小英，這電話你不用打了。我回來咧，話未說完，那小英哎哎的聲和他撞個滿懷。她正是出來，嚇得嬌喘喘的，笑道：「老爺原來回來了！太太讓我去打電話，你怎麼聲不響嚇人一跳！」徐祕書尚未說出其所以然，那條大煙嗓先炸了，說道：「好呀！你這東西跑到那裏去了？爲甚麼耗到這晚還不回來？你是不是去那韓家潭陝西巷唱你的探母回令去了？快快的說上實話來！」這話說着，聽到刷刷幾聲連響，徐祕書立刻便叫了起來道：「太太慢慢動刑，實在我有下情。我是晚回來，我給那王處長害了！」徐祕書說罷，隨將今晚之事，一一訴說，祇瞞着叫條子的事，沒有回稟上去。並且笑道：「太太，這是與人方便自己的方便，何樂而不爲？一宵的功夫過去，明天送着她便走了。上司的交派，不敢不遵，你不信，她人是在外面，一叫就進來了。」說着，又吩咐那小英道：「你出去，請進那新太太來，見見太太。」小英出來，連玉環站了這會，已知這位徐祕書和王健明是一樣的怕太太，有心不進去，人是已經來了，莫非還要出去？那小英又是挺和氣的，出來笑道：「這位就是新太太，跟我請進來罷。」連玉環含羞帶愧，頭也不敢抬。

進去叫聲太太，鞠了一躬下去。起來才敢抬一抬頭。祇見這臥室的佈置，畢竟華麗考究。徐祕書站在一隻大銅床下，床上放着一份鴉片煙具，煙燈的慘淡微光，反映着那床上徐太太的一張瘦削削的粉臉，隱隱的泛出一層灰青顏色，俱都是煙癮到了極處，非同尋常的象徵。她在床上是躺着的，手裏的一根刑具，鷄毛禪子的藤子棍，尚未丟去，緊緊的握着，看見有人進來，連眼皮抬也不抬，拿的架子看來不小。那徐祕書是不過意的，他連忙笑道：「王處長的新太太在這裏，你起來見見哪。」那徐太太這才將眼皮一撩，看了連玉環一眼，說道：「這位就是呀，倒難爲你了。我們這裏可沒有甚麼好屋子，你可別罪怪，湊合着住罷。」說着，又望了那地上站的使喚丫頭小英一眼，說道：「你去帶這位甚麼太太，到你那邊看看，你收拾收拾搬到外間來罷。」那小英連連的答應着，連玉環看這位徐太太的派頭如此之大，自己站着也沒有坐處，祇得笑道：「徐太太，我多多的打攪罷，實在的對不起。」那徐太太說完，躺了下去，却一聲也不再響，祇拿一根煙籤，一撥一挑的，去燈上燒她的大煙。那徐祕書也僵在旁邊，無可如何，祇得笑道：「新太太，你請到那邊看看，合適不合適再說，我也和你們一塊去。」說完，待要舉步，忽然那徐太太把眼一瞪道：「你算它媽的那棵葱，快給我好好的坐下，讓他們自己去。」徐祕書沒法了，也便朝那小英道：「你領新太太去看也好，我不去了。」連玉環見此神情，知道他怕太太，是怕到了一萬分，祇可和那小英出來。小英倒是一個愛說話的人，一邊走着，一邊問連玉環貴姓大名，怎麼讓人欺負成這個樣子。連玉環來了半天，這才有入問自己一問，禁不住暗暗墮淚，說道：「誰教我嫁了有錢的人呢，嫁了有錢的人，就應當受這折磨呀。」說着，隨口將自己身世和那小英略略的說了幾句。那小英倒非常的替她難過，說道：「你真是紅顏薄命呀！長的模樣這麼好，在家是受窮，出了門才幾天，是受上氣了，這以後的日子可怎麼過呢？」連玉環聽他說得越發的心窄了，又抹了抹眼淚，再也不能

說話了；跟着小英穿過一層院落，這裏一陣油肉的氣味撲鼻，還有叮噹的炒勺聲響，原來是廚房到了。那院子裏坐的站的，倒有好幾個老媽聽差，北首也有幾間小平房，小英一來，那些老媽聽差們都笑道：「英姑娘帶了誰來，我們又來了老姐們啦麼？」小英忙喝聲不要說了，這是處長太太，你們快躲開罷，那聽差老媽才一個個的噤口不言了。這裏小英帶着連玉環進了那北房一看，這正是那老媽子們住的下房，屋裏零七八碎，有不少的衣物亂亂糟糟，小英知道她是不能滿意的，便笑道：「王太太，您跟我到那邊去，我那邊還乾淨些，這裏簡直的坐也坐不得，憐死了。」就把連玉環讓到儘頭的一間去，果然這邊雖是下房，到底是使喚丫頭住的，乾淨多了。那床也是鋼絲的，被褥潔白，床頭還丟着幾本小說之類的書籍，小英讓着連玉環坐在那床上，笑道：「王太太，您瞧這裏還可以罷，您沒有別的就來一個隨鄉入鄉，先忍它一夜再說。」連玉環無奈，祇得答應了，那小英又把幾本小說給她讓她看着消遣，又自己抱了一床被褥去了。玉環坐着，自己先看看身上的旗袍已破憐得不成模樣，再把腿一移動，腳上無端給那王太太踹了好幾下，也疼痛難當，渾身上下不用提多麼難過，不由起心裏的委屈，完全都泛上來了。自己想了想，父親母親是洋錢到手，於願已足，這時候大概是躲到一旁去享清福，自己休說受了這等的欺負，就是給人害了，也不在他們的心上，想得自己落淚隱泣，傷感一回。那小英一去不來，大概是回來了，耗到天色很晚，自己的手錶業已十二點，那院子裏聽差老媽子說笑的聲音，還沒結沒完的，反像更起勁了。連玉環耗不過，祇得去一邊的臉盆，剩水裏絞起一條毛巾，擦了擦臉上的淚痕，在床上合衣而臥，翻翻覆覆的，也不知多久，算是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這一覺睡得真長，醒了那天光不但大亮，就是那太陽的紅色光輝，也照滿了窗紙，眼見得是不早了。連玉環慌忙爬起來，定了定神，聽着外間屋裏老媽的呼嚕呼嚕的，不但還發着極粗的鼾聲，就是院裏也靜悄悄的，一個人走

道的聲兒都沒有，一切似乎都在靜默着。連玉環再看着那手錶，已然九點半了。自己想了想，這大概是富貴人家的習慣，夜裏要到天亮睡，白天却睡到午後起。自己老早的起來也是白搭，還是躺下去罷。因是身子才想往下一躺，這時候那院子裏却忽然有兩聲走路脚步響，接着房門一開，一個人已到了外間，再沉了一沉，那人竟自掀了這裏間的門帘，把頭伸進來，向這裏邊亂瞧。連玉環精神已然提起來，眼睛正注射在這門帘上，却見這人不是別位，原來正是那徐祕書，臂彎裏夾着一隻公事包，賊頭賊腦的就鑽了進來。連玉環慌得起立不迭，說道：「徐老爺，你起來了。」徐祕書忙對她一擺手，笑道：「你說話輕一點，不要讓她們聽見，這一羣都是我們太太的心腹人，你瞧我們太太昨晚對你拿的勁兒，你說可惡不可惡呢？」嚇得連玉環倒不敢張口了。那徐祕書又輕着聲音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昨天你出去，我就和她大罵一陣，吵成熱窩似的一點也不讓她把她氣壞了。今天我特地起得早一點，來看一看你，再出去聽聽那王健明的下文，好商量你的以後。昨晚實在對你不起，讓你住在這下房裏受這樣的苦。」說着他連忙打開那公事包，掏了一掏，掏出一件夾旗袍，笑道：「您換上這件，這是我偷着拿出來，我們太太的，你尙還可以穿得，若是王太太的，身體太胖，你就穿不得了。」連玉環情知他是來說謊的，拿他這樣的男人，還比不得王健明倒能和太太頂上兩句嘴，焉敢去和太太吵架。自己是把事看透了，這裏也不是甚麼可居之地，倒不如避開的爲是。於是笑謝道：「徐老爺，謝謝你，把你家裏又糟踏一回，我的意思，不大願意在你家裏久擾，況且我和那王處長之事，看起來決非一二日之內，能夠了結的。我想請你費心，先將我送回娘家住一住，有我父母照管，一切自然比較方便，不知你徐老爺能不能答應？」徐祕書這時候西洋鏡拆穿，自己之怕老婆已是無容諱言，再往下強留情知也無好果，便笑道：「那麼實在的對不起，等我去和處長請示一下，再來告訴你，好在我的內人每天起床甚晚，你

在這裏無妨。」說完，他把那旗袍放下，夾起皮包，急匆匆的去了。連玉環看那旗袍，也是一件七八成舊的料，是徐太太穿得不愛穿的東西，扔在那裏不要，徐祕書拾來了。自己一時好不心煩，偷彈了一回眼淚，整理整理鞋腳，換上這件旗袍，身上各處都不大得勁，尤其是胸頭隱隱的作痛，臉上給王太太拳頭巴掌打的腦子裏都是昏昏的。幸而那小英一會就跑來了，張羅她一回臉水早茶，非常的殷勤。連玉環這些過節，還可以曉得知道這些下人目的無非爲了一個錢字，所好者身上尚帶着幾十塊錢，拿出一張五塊錢鈔票給她。笑道：「英姑娘，我這回來打攪，真是不過意的，給你這個，你買花買粉罷。」小英到喇了一聲道：「您這是怎麼等您走的時候再說好不好？您不是一時不走的麼？」說着，她的手可是已經不由自主的伸出去，接過來了，笑着把腿蹲了一蹲，說道：「謝謝太太。」連玉環也欠了一欠身，說道：「不用謝了，拿不出手去。」又微微的遲一遲，笑了一笑道：「我在這裏豈是長久之計，剛剛你們老爺來了，我已經讓他去和我們老爺要主意，家裏若是回不去，我暫時回娘家去也行，就是不在這裏，種種都不方便。」便將那徐祕書來說的意思，告訴小英聽。小英這才看在那五塊錢的份上，把實話告訴連玉環道：「王太太，這話不是我說，您還是回娘家的好，不回去，老實說這裏也住不好。您知道昨天我們太太的勁兒，就夠您受的。後來直直的和我們老爺吵了一宵的架，說的話不用提多麼難聽，讓我學也學不來，祇知道她讓老爺天亮就把您帶走，不然她就老實不客氣，要下令逐客了。您想想，王處長是怕太太的，我們老爺怕太太是更出名，這地方豈是可以久留？我看您還是回娘家吧。」連玉環這始知昨夜那徐太太爲自己，又和徐祕書吵了一夜，怪不得今早徐祕書來了，自己說是回娘家，他祇答應着就去了。因苦笑道：「我早就看出你們太太又不是一個好惹的，所以我決定要走了。」她兩個說了一會話，忽然一個老媽子探頭探腦的進來，說道：「英姑娘在這裏好，老爺打電話找你說話。」

呢。」小英忙着就跑了，連玉環一想電話或者就是解決自己的事情，因靜靜的候着她回來。果然小英去不多時，歡歡喜喜的跑來道：「王太太您走罷，老爺來電話，處長的汽車馬上就來接，請您先回娘家去。老爺教我告訴您，他也跟着汽車來，讓您先準備一下。」連玉環聽了，心上算是落實了，趕緊整理整理身邊，看看隨身別無長物，無可收拾，坐了一坐。那老媽子們又來報告道：「這裏有一位王太太是不是老爺坐汽車來了，在後門等着呢。」連玉環於是和小英出來，那後門離着這邊下房是近的，走了不遠就出來了，迎門橫着一輛汽車，徐秘書坐在上邊，車夫打開車門，迎接連玉環邁上腿去，和徐秘書坐了。小英看着汽車開動，她始和老媽子們回去。那徐秘書坐在汽車裏，尙和連玉環報告經過道：「我今天去，就見着處長了，他今天也去的特別早，我們商量一商量，處長也願意你先回娘家去。實不相瞞，他的太太已把你們的住處都調查清楚了，昨天若不在豐德園賭着你們，她也要趕上門去，砸一個土平，所以我們最後決定，還是先送你回娘家去，等一半天索性說開了，自然有你的下文呢。」說畢，他又喘了一口氣，笑道：「處長也把太太怕在心裏了，其實太太有甚麼可怕的，卽或怕，當時怕過去也就完了，難道還一輩子一輩子的怕下去，沒結沒完麼？」連玉環聽他說的，正是嘴硬骨頭酥，看見人家，忘了自己，祇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沒有別的，徐老爺就多跟着受累罷，等將來說好了，我們一並的給您道謝。」徐秘書忙說沒有甚麼，自己人，又是上司屬員的關係，休說跑腿賠精神，就是顧全了一方面，捱了一方面的罵，都是應當的。他們說着話，那汽車是快的，早停在連宅的小洋門外邊了。嗚嗚的鳴了兩聲笛子，那連大奶奶的聲音，在裏邊問道：「誰呀？是找人麼？」汽車夫應了一句：「是財務處的您開門罷。」連大奶奶那裏邊開着門，汽車夫這邊就開車門，等到徐秘書連玉環一下汽車，那裏邊的連大奶奶却也出來了，她還是一臉的笑容，滿面的和氣，像一個享福的老太夫人的樣子。哈哈的笑道：

「我說的是呢，今天一早，我就心驚肉跳不安，原來是我家的姑奶奶回來了，快進來罷。」連玉環見了自己的生身母親，這當然是惟一無二的親人，也說不出是難過是好過，哇的一聲就哭了。說道：「媽您今天瞧見我真不容易，我倒真是兩世爲人，差一點就瞧不見我，咱們下世再見了，媽您害苦了我。」說着，那眼淚就如同開了閘的河水，一滴一滴的流下來。連大奶奶看女兒這等傷心，一見面先來了一個哭頭，也大大的吃了一驚。忙問環兒不要哭，這是怎麼了。那徐秘書更忙着道：「這門外頭也不是講話的所在，大家進去好好的說，不要哭着吵着，熱鬧人家的耳朵。」那連大奶奶果然半攙扶着連玉環進去，徐秘書也跟着進來，大家都到北房裏坐了。連玉環見了母親，這才把一夜的積忿，要洩一個罄盡，哭起來沒有一個斷頭，那裏答得出話。還是那徐秘書代替着她，把昨晚豐德園的一幕，向連大奶奶提了一提。那連大奶奶也自吃驚，一面好言好語，哄着連玉環，讓她別哭。又說道：「這可怎麼好呢？難道今天把她送回來，就算完了，這以後生活怎樣的過，也要有一個章程呀。」徐秘書連忙笑道：「章程自然有，不過還沒有擬核妥當，一俟擬核妥當，即當公佈施行。這個是我敢担保的。」連大奶奶是一個懂得這些婆婆媽媽的事情的，聽了勃然變色，一屁股坐在旁邊，口氣頓時也強硬起來道：「這是甚麼話呢？女兒是我的，那是沒有錯，可是她出了門子，她有她的家，王處長娶得了姨太太，就有本事降服他的大太太，幹麼把我們的孩子收拾成這樣兒，臨了往娘家一送，就算完事啦麼？那可不行。」連大奶奶一變臉，出乎意外的，徐秘書便是一怔，遲了一遲，看那連玉環坐着手掩梨頰，還是痛哭不止，他祇得笑道：「連太太，這話你說錯了，我們管閒事的，萬萬不能那麼鑽過了腦袋，不顧屁股，餓餓挑子一頭熱。既然大姑娘是由我送回來，當然由我擔負完全責任，我這是一個揖作到地，決不會半途而廢。讓你們一家子罵我，請你們別把我錯想了。」連大奶奶聽徐秘書已有幾分挂火，自己情知話說得也過

火了，不由眼皮眨了幾眨，撲索索的就掉下淚來道：「你們老爺們的事，我們那裏知道得清楚。當初提親的時候，姓王的不是說他的太太不管事麼？如今將我女兒毆打成這樣子，還不准我們說兩句委屈話，難道說我們沒錢的人，闖了幾個彩禮，就算把女兒押出去生死存亡，管不着了麼？」徐秘書嘆了一聲道：「這才是瞎說呢，去年的黃歷，今年就瞧不得，說過去的話，還提它做甚麼。我們先問問大姑娘，你願意不願意在娘家住？」那連玉環進門一路啼哭，怨氣已出了一半，又聽母親向徐秘書發作一番，也就夠瞧半天的了。她淚眼迷縫的，帶着哭聲，向那連大奶奶道：「媽，你難道不收留我了麼？可憐我有家難奔，有國難逃，祇爲給父母拚下後半世的澆裹，混到了這個地步。媽，你不要我，我祇得找一個尼姑庵去修行了。」這話說得連大奶奶也忍不住的，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淚的哭成一團。一邊念念叨叨的道：「我的兒呀！我的心肝肉哇！都是爲娘的不開眼。看見人家有錢，就忘了把孩子送進火炕去了。孩子你進門幾天，便受了這樣的欺負，這以後的日子長着，可怎麼過呀？」連玉環給母親一哭，自己更無法忍止，哭起來，越發沒結沒完。她們母女一遞一聲的，哭得震天動地。那徐秘書却站在一邊，沒了法子，連連的搓手頓足，不知怎樣是好的道：「這可怎麼辦？你們老娘兒倆儘哭也辦不了事，倒給大姑娘病上添病，不是法子呀？有話好生的商量，大家慢慢的想法，天下沒有過不去的事。」徐秘書任憑怎樣着急，這時候也是無濟於事，攔不住她們母女的傷心。幸而院子裏脚步聲一響，忽的一下拉開房門，連吉慶急急慌慌的走進來。徐秘書見了大喜，連忙笑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你們二位別哭了，連先生回來了，大家慢慢的商量，連先生回來了。」那連吉慶一進門，先看見了徐秘書，他早拱起一雙手來，連連作謝道：「徐秘書，小女多承照拂，實在感恩不盡，這件事的始末，處長剛才已和我說過，一切都承徐秘書費心，我這裏謝謝了。」徐秘書本來爲了連玉環，家裏是受了夫人的責罰，外邊還要聽連大奶奶

的一套，也是一肚皮的委屈，聽了連吉慶的一套好話，心下才和平一些。笑道：「沒有的話，我們大家的事，大家亂，彼此都不是外人，受氣受累，祇要平平安安的，比甚麼都好。我正在勸着她們母女不聽，您來勸勸罷。」那連家母女一見是連吉慶她們的哭才算稍稍的止住了。那連大奶奶先揮着眼淚，擦着鼻涕的道：「你回來了，正好我問問你，你小子現在科員是當上了，我們的家當也有了，孩子的罪可受上了，你小子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，你管不管呢？」連吉慶這時候的光景，可又大不如前了，身上穿的是品藍湖縐面的皮袍，黑緞的夾背心，一色是嶄嶄新，光剪頭髮，淨洗臉皮，和從前的蓬首垢面，衣冠不整，絕對的判若二人。看見連大奶奶發脾氣，他忙道：「不相干，你們不要小題大作了，闔家庭中，妻妾爭風，那還短的了。像從前的張老粗，好幾十姨太太，天天這個罵那個，那個打這個，永遠纏不清，聽說他也是沒有辦法。你想一個手下統制，好幾十萬大軍的張老粗，還沒有辦法，何況一個文官特任的王處長，好好的娘家，忍幾天，再搬回去住，甚麼事也沒有放心罷。」這話說得若無其事，那連大奶奶氣得呆呆的，祇面對那連玉環道：「好好，你聽見你爸爸說了沒有，你給人家當了姨太太，就應當受這個罪的，別人都是這樣的，王大人還算好的呢。」連玉環把一心的積忿，一洩如注，哭了這久，業已中氣不接，喘喘的剩了乾號，甚麼話也說不出一句半句的，却也已聽見爸爸說的話，祇覺心頭一陣劇烈疼痛，一團熱辣辣的東西，一直的往上亂撞，一霎時壓不住氣，立覺腦筋裏一發昏，眼前黑忽忽的，金星亂冒，身子往前一探，嚥的一張嘴，便又是一口熱騰騰的鮮血，直吐出來。這一下算是巧了，不偏不歪的，正好和連吉慶的新湖縐皮袍過不去，一下全吐在他皮袍的前襟。連吉慶冷不防這一口，再躲也來不及了，禁不住疾首顰額的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，你瞧瞧倒忍着一點，這是一件新袍子，剛上身兩天，這不是毀了麼？」那連大奶奶急得也顧不得哭了，她的兩隻手把連玉環抱住，提防她跌了下去，兩隻脚在地

上連連的直踉道：「我的老爺子，這時候你的皮袍又要緊了。你不拍着良心想，沒有孩子，你的皮袍從那裏來？你看這孩子十幾歲的人兒，這麼大口的吐鮮血，這還了得麼？」連玉環的一口子血吐出去，心上彷彿倒清爽一點了，祇倒在連大奶奶的懷裏，一抽一提的嗚嗚乾哭。徐秘書看得眼睛也都花了，他在旁邊急道：「說的也是我昨晚還想給大姑娘請大夫，看了一個岔，岔過去了，現在還是找一個大夫的好，我去請一個來罷。」連吉慶看女兒這等傷懷，他也鬧得頭昏眼花，沒了注意，祇是沉吟道：「孩子是我的孩子，可是現在屬了人家，我怎敢給人家做主，你說請大夫，你敢負責任麼？」徐秘書看見連玉環一而再的吐血，他已急了個不可開交道：「我不敢負責任，還不如去打電話問問處長，或者讓他與薦一個大夫來，也比這樣癩蛤蟆墊桌腿，死捱的好哇，難不成眼看着吐血，不是自家的人，就束手不管了？」連吉慶情知自己又吃了幾杯早酒，說話顛三倒四的，又要出毛病，祇好不說了。那連大奶奶倒坐着一連向徐秘書點頭道：「徐先生，您就當行好事，去給處長打上電話，快點請個大夫來，我們一家大小，連大人帶小孩子，都是感激您的。我們大爺不會說話，您別計較了。」果然徐秘書出去，聽見嗚嗚嗚嗚的汽車響，走開去了。這裏連大奶奶勸着連玉環，漸把悲哭止住，攙着她進去，躺在那裏間的臥床上。又出去關上街門，張羅着給連玉環燒水沏茶，預備下大夫開藥方的筆墨紙硯，一家子才算清靜下來。那連吉慶看着她們母女的情形，自己是不在她們的眼裏的，一個人倒剪着手，在外間地上踱來踱去，一時之間，忽而嘆氣，忽而搖頭，倒發生無限的感慨。最末了，才想到自己是仗女兒吃飯的，女兒若有個三長二短，自己的飯就吃不成了。於是慢慢的蹇進內間，看那連玉環躺在床上，大睜着兩眼，怔可可的，似乎是想甚麼心事，便笑着叫了一聲：「環兒，你現在身上覺得怎樣？好了一些沒有？」連玉環見父親前來殷勤，自己也說不上甚麼，一心的怨艾，都難以出口，祇得不笑強笑的應。

了一聲：「爸爸，我不要緊，就是胸口覺得空空的，好像是餓了，可是又不想東西吃，爸爸你不用管了。」連吉慶這時候也有點良心發現，不禁鼻孔一酸，眼皮裏一辣，也掉了幾滴眼淚道：「環兒，這都是你爲了爸爸，不爲我的後半世，你何必嫁這一個官僚當姨太太，門當戶對的親事，可也就有的是呢！環兒，爸爸知你的情，曉得你心裏的意思，你無論受甚麼委屈，都看在爸爸的份上，不要難過了。」連玉環給爸爸又一說，她本來是十分難過，眼淚似乎又要往下掉，但是又不願意掉，勉強的忍住，唯唯的答應了。那連大奶奶看着他們父女說上話了，自己心上，也好似舒展一些，索性躲在外面，不進來了。徐祕書去的是快，回來的更快，並且還同着一位醫生，一位助手。他們是連大奶奶所未料及的，原來不是中醫，却是西醫，都穿着整潔的西裝，外罩雪白的單大褂。祇見他們打開一隻匣子，取出幾件瓶兒罐兒，以及淨光瓦亮的金屬器具，教連玉環把胸衣打開，又聽又敲的，診察了半天，又一邊看着表，診了會脈象，再簡單着問了幾句病狀，他們就異口同聲的說道：「這病的來頭不輕，是要長期休養的，最好是住院。外邊有我們的汽車，就此抬到車上，到醫院去好不好？」好話說罷，他們都怔怔的，無人敢做主。還是那徐祕書道：「這就看病人本身的意思如何了，處長的意思是沒有甚麼的，聽她自己的便，怎樣辦怎麼好，但求早一點的好，比甚麼都強。」連吉慶去問連玉環時，她先點着頭，說是可以住院的，但是那醫生方說是去招呼門外帶的看護來，服侍她出去上汽車，連玉環忽然又連聲說道：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我不去了，就在家裏住，比甚麼都強。」那醫生非常不願意的，拿藥瓶子東配西配的，先配了半杯藥水給連玉環吃了。他和那助手收拾收拾，再拿鋼筆寫了幾行外國蟹行文字，告訴他們說是藥方可以藥房裏去配服，和那助手扳着面孔走了。連大奶奶看他們的舉動，都是第一次看見的，自己嚇得不敢上前，遠遠的瞭望。及至他們走了，却上前問道：「他們看了半天，到底是甚麼病呢？怎麼甚麼話也不

說？」徐祕書指着那藥方道：「甚麼病甚麼藥，都在這上面寫着，他們告訴你，你也不曉得，所以他們是不愛說話的。」那連吉慶却去問連玉環道：「他們讓你住院，那不是頂好的麼？醫院的設備，比家裏當然好的多，你爲甚麼不去？」連玉環心上是記着明天旁晚在北海還有田夢北的一個約會，自己今天若是到醫院去，明天還怎麼樣的出醫院，所以她出爾反爾，反不願意了。一聽連吉慶問自己，祇有搖頭做不耐狀道：「我不去，我不願意去，我願意在家裏守着父母，醫院裏舉目無親，住着太悶了。」連吉慶自然也無可再說，那連大奶奶是最關心女兒的，聽見女兒如此不肯離開父母，也非常感動，噙着兩滴眼淚，出去爲連玉環買藥。徐祕書看看沒有事了，也坐了汽車走開。那連吉慶待着連大奶奶買藥回來，他才走了。連玉環本來上次的病就沒有好利落，這回新病勾起舊病，又加以昨宵把大衣丟在飯館，出來未免冒了一點風涼，所以第二天身上午寒乍熱，越發的不適起來。吃了那西醫的藥，胸頭雖然豁朗一些，不過精神異常疲憊，反不如昨天這樣連玉環身體算是得着自由了，她如何能夠爽約，所以她在一家子吃完晚飯，天剛黑的時候，便強打着精神，整理整理病容，向那連大奶奶說一聲：「去去就來。」要到北海赴這約會。連大奶奶起初見她歡歡喜喜，從床上下來，梳洗打扮起來，還以爲她病見痊，可故爾打起精神來。及至聽她說要出去，却又不由一呆道：「姑娘，你黑天半夜的，到那裏去呢？快不要出去，好好的養養病，一天就回去了。」連玉環搖了一搖頭，又對鏡子，自己照了一照，說道：「我去去就來，到外邊有一點事，您在家裏等待，至多有兩個鐘頭，我就回來了。」連大奶奶看她這形跡多有疑，自己越發的不敢放她走去，祇是不答應道：「這可不行，我們負着好大的沉重，你在這裏住着，不比從前，你是有主的人了，你要出去也行，除非我跟你去。」連玉環和田夢北的約會，那裏能夠攙上一個毫不相干的母親，見她不放自己，就急了道：「媽，你今天讓我出去，我也要出去，不讓我出

去，我也要出去，你做不了我的主意了。」說時，擰眉攢目，氣喘吁吁，意態十二分的堅決，奪路就要走去。連大奶奶看着她，又是着急，又是憐憫，莫奈何一把抱着她，哀哀的道：「我的寶貝，你出去我不敢攔你，祇不過天是這麼晚了，你爸爸又不在家，你出去也要有個準地方，別讓我們做父母的，打挂誤官司，你是孝順的，千萬別那樣糊塗，聽見沒有？」說着，她的眼淚一對一對的掉下來，望着那連玉環，哀哀欲絕，一副哭也哭不出的樣兒，難看之極了。連玉環見母親如此，自己也不禁一陣難過，祇說是到北海看一個人，說兩句話就來，決不會讓爹娘久盼，一個來鐘頭也就回來了。連大奶奶聽了，點點她的手，倒是放開了，不過她又拉長着聲說道：「這時候了，天也是很涼的，你巴巴的跑到北海去看甚麼人呢？」連玉環脫開她的懷抱，就不作答，一把從牆上摘下自己的外衣，往身上一披，急急匆匆的便走。連大奶奶嚷着追出來道：「環兒，你到那裏去，我不管，不過你的病還沒有好利落，你自己應當知道保重，快快的回來。」連玉環業已開門出去，連答應都不答應，一直的便走出官房大院，剛一出胡同口，便看見迎面一陣強烈的電光射來，腳鈴叮鈴唧唧的響了幾響，飛也似的駛來一輛帶着兩盞電石燈的洋車，那車上坐着的人，看見道旁一晃，連玉環正捱牆根的走着，他失聲喊道：「咦，姑娘你這麼晚到那裏去呢？」說着，那洋車站住了，他跳下車來，連玉環一看，那車上跳下來的，正是自己的父親連吉慶。她暗暗的恨着，怎麼這樣的巧法，又要費自己一番唇舌了。恰好在這還未答話的當兒，那連大奶奶送出連玉環來，却未進門，也在那邊門外站着，看見了連忙跑過來道：「大爺大爺，你來了頂好，女兒這麼晚出去，我攔她是攔不住，你來問她一問，勸回去頂好了。」連吉慶一聽，也爲之愕然，忙問道：「姑娘，你要到那裏去呢？」連玉環走了這幾步，身上已然累極，兩條腿軟軟的，一顆心跳跳的，簡直走不動，看見那輛現成的洋車，心裏一動，邁步就跳上去了。說道：「媽爸爸，你們放我去，我去不了一個鐘頭就

來，這不是現成的一輛洋車，爸爸坐到了，我就坐上去，讓車夫拉一個來回，再送回我來，你們難道還不放心麼？連吉慶問不出女兒的去處，見她上車說去去就來，自己遲疑一下，看那旁又有一輛空洋車，慢慢的走過來，拉車的老遠就嚷着要車不要，他就眼珠一轉，心上轉了一個念頭，反笑道：「好了，姑娘你出去不要緊，可是早點回來，就給你一個半鐘頭限，你去去便了。」連玉環聽了，當然不勝欣喜，連連的答應着。那車夫又撒開脚步，飛似的跑下來，出了乾麵胡同口，才回頭問連玉環那裏去。連玉環祇答了一句北海公園，車夫不知她是到後門的，一直的便拉她故宮博物院西邊的北海前門來。連玉環坐在洋車上，祇想着好久不見田夢北了，這一回見着他，已是不堪回首，自己也不知見了他的面，應該說甚麼，心裏一時好像萬箭交攢的難過，糊裏糊塗的，及至車夫拉到了，才知道是到了前門，不覺失聲道：「拉錯了，我讓你拉的是後門，你怎麼拉的前門，快快的繞過去罷。」那車夫也怔了道：「您讓我拉到北海，並沒有說前後門，所以我拉您到前門，這不算我的錯，再拉您到後門去，或者您花一毛錢，買一車票，我拉您進去，那就省得繞遠了。」連玉環一想，果然買車票進去，省事多多，便拿了二毛錢，讓那車夫去，人票車票各買一張，又拉起來順着那園內馬路，一逕跑向後門來。這時候湖風已起，吹得那園中松柏古木，呼呼作聲，半空中的一輪冷月，射出來的輕微光輝，都給它們老枝老葉遮掩得不見，祇有疏疏落落的幾盞星火似的園燈，在那路旁點綴着，和一個半個偶爾看見的巡邏警察，別的簡直是一無所有了。連玉環對景傷情，尤其感觸萬端，洋車跑到後門左近，那裏半明不滅的，也有幾盞路燈，照着岸上影影綽綽，好像有一個人在那邊徘徊着。連玉環忙讓車夫站住，自己跳下車去，走過幾步，還未看得明白，那旁已然咳嗽兩聲，也走近前來。連玉環喜不自勝，忙迎上去，臨近了，幸是這邊樹木少一點，月光下，兩下裏面目看得分明，原來正是所約的田夢北來了。她不禁叫道：「田大爺田大爺。」

那邊的田夢北果然應聲道：「是誰？連大姑娘麼？你來了？」連玉環和他面對面的，彼此看清楚，沒有錯，才勉強笑道：「田大爺，我可看見你了，我可看見你了，前天實在的對不過，臨時爽約，我先向你謝一個罪。」田夢北今天又來到這裏，也是等了半天，見她客氣，有心笑道：「連大姑娘，不是我應當叫你一聲王太太才對。王太太，你現在是官身子，不由自己做主了，我多跑一趟，這也沒有甚麼，見着你就完了。」說畢，嘿然一笑，月光下，照着他一張鐵青的臉，分明是祇聞笑聲，不見笑容的一種假笑。連玉環看了他這神氣，又聽他連稱自己爲王太太，你不亞是不帶憐字，罵在當面一般。比打自己一頓還覺得難過。因忍着眼淚，笑道：「得啦！我一個人的田大爺，您別拿我這苦命人開胃了。我們這叫做窮出來的見識，一點沒有法子，父母的命令，金錢勢力的壓迫，咱們就不必談了。現在我的爸爸當上財務處的科員，一個月抓弄個百八十塊不止，一家子凍餓不着，我的身體是歸了人家，還不是爲了我的父母，我別的不圖，祇圖一個孝的名譽罷了。現在甚麼也沒有，可說也祇好說，我的命該如此，受苦受罪，全是我一個人的，怨恨別人，不來。我前天沒到這裏來，在豐德園祇爲一席酒，險些把我的命沒了。我們今天見着了，也是兩世爲人，逃出來一條命。」連玉環勾起從前的苦楚，臉上淚光瑩瑩，說話也顫微微的，祇是欠着哭出聲來。那田夢北聽她語無倫次，言來非常悽慘，自己那句話畢竟說得過分，即便一笑，遲了一會，也到微微笑道：「你父親拿你送得是禮，自然他升官發財，完全如願。你的父親吃飽喝足，沒可挂念，他們想得到你受委屈麼？就是你個人嫁一個財高勢大的偉人，比我這樣的窮學生，高出十倍，你自己受一點屈，也算不了甚麼要緊。這也不枉我捧你一場，想開了一點罷。」連玉環聽他言外有意，存心譏諷，自己一陣悲從中來，鳴的一聲，不由她不哭。掩面悲啼道：「田大爺，你還說這樣的話，我都快急死了，請你看看我的臉上，是不是已經瘦下許多，我的身體也不如從前，這兩天一連吐了兩大口

血，我今天來還是強掙扎着，你那裏知道這兩天的事，聽我告訴你。」連玉環說着，她一邊哭着，一邊又斷斷續續，把那豐德園事件的前後，詳細說了一番，而又表示自己的意思道：「我受了這樣的虐待，豈能一點不後悔，我現在已經上了賊船，可讓我有甚麼法子，說不上不算來了。我惟獨對於你田大爺，可算一百個對不過。我那邊還存着你一隻翡翠鐲子，那是你送我一件信物，我今天按說是應當原物奉還，方合手續，不過提起來傷心，那件東西原來在我手臂上帶得好好的，是我那不長進的爸爸在我讓人家汽車接去的時候，他硬給我脫下來，說：「窮人家姑娘，帶着這個過去，教人家疑心，而且將來也是便宜人家，留給我們罷。」我當時是迷迷糊糊的，就算到他手裏去了。我在第二天見了我母親，一問這玉鐲，那知道我父親已然賣在廊房二條的收賣珠寶玉器的古玩舖了。並且他還說，賣了，就賣了，省得留着給你看見，又想起那送鐲子的人來。我當時鬧也鬧不出甚麼，祇得嘆口氣罷了。他賣了多少錢，不曉得，那東西大概也值個千八百塊錢，所以我就存了一點私心，在他們應得現款裏邊，向那王處長商得同意，扣下了一千來塊錢帶在我身上，預備見了你好還你，現在我拿出來罷。」連玉環說到這裏，她果然把手進貼身的衣兜裏，摸出一打子鈔票來，那鈔票都是十元的，一共是一百張，正好是一千，遞到那田夢北的手裏。臉皮上赧赧然，也像極其難爲情的模樣。說道：「得了，田大爺，我們到今天甚麼也不說了，我已經是姓王的人了，這十塊錢一張的票子，一共是一百張，合着是一千塊，算是償還您那隻翡翠鐲子價錢的，請您點清收下。還有一層我的身體雖是人家的了，我的心仍是惦記你的。對於你的婚事，我也替你留着意，有合適的，一定轉託出人和你說。就是你呢，也要想開一點，珍重你的身體，顧念着你的前途，爲你自己打算，將來尋一個相當的伴侶，享你一生的幸福。我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人了，祇求你恨我，不求你思念我，你祇當我得了一場暴病，喀嘍一聲的死掉了。」連玉環說

着聲音顫顫的，那兩隻手舉着那鈔票，一連的往田夢北手裏亂塞。田夢北却好似一個失了知覺的人，聽着她去說一句一句的，無非請從此絕的話，自己一陣難過，那出人的氣息，都不平衡，喘吁吁的，祇是說不出話來。連玉環說了好幾聲：「你倒是收下呀！」田夢北才把氣長長的喘了一口，嗤溜的好像眼淚不往出流，倒嚥下肚子裏去。呵呵冷笑道：「我的連大姑娘，你竟是這等樣的人，我讓你約我一會，目的豈是在那一隻翡翠玉鐲？我的目的，不過是看着你，安慰安慰我的心靈，解釋一下我的疑團，你竟誤會我的意思，把我看做討價的了。噫！看起來世界上，真假不過也是瞬息萬變，真的也許變成假的，假的也可以變真，那裏又有絕對的真和假？想當初我在福興茶樓，若不是竭我的力量所及，儘量的捧你一場，你到現在或者還是一個賣唱船頭的歌女，沒有這樣的出息。我最初的目的，實指望捧你成名，唱成一個紅角，造成一個人才，誰想到你要嫁我？又是甚麼！你想把我拋開，不管可不行，我們雖然是一個唱戲的，當初也是老實人家的姑娘，懂得甚麼從一面終！」我才拋開我的表妹不理，不惜朝我母親回絕，一心的傾向於你。那時候你是生龍活現，絕對的，是真的，可是誰又知不上幾天的功夫，思想變遷得這麼快，也罷！我還以為你是迫於父命，逼不得已，見了面一罄慄哀，那裏曉得你說不上三言五語，居然拿出這區區的一千塊錢來晃我來了。嘿，嘿，姓田的家，雖比不上處長部長的大富大貴，畢竟也是南方的有名世家，幾千塊錢，看不在我的眼裏，請你自己收起來，給那見利忘義的勢力小人，還他的胭脂債。翡翠鐲子賣掉了，就算我田夢北看不出人來，一下子丟在河裏頭，聽不見水漂響，不希罕你來折價賠償，你我二人各憑那天理良心，也就罷了。」田夢北說着，他的嗓子全啞啞的，臨了，那兩泡的眼淚，全從臉上流下來。仰面朝天，一聲長嘆道：「我的老天爺，倒底錢是好的，錢可以支配一切，錢能夠操縱世界上的種種，我算是受了一次教訓，從今以後認識錢是好的了。」這兩段話，發自田夢北

之口，無異於亂箭攢穿了連玉環的一寸芳心。她不覺哭出來道：「我的田大爺，事情到了今天，已經夠我受的了。你讓我說甚麼？你心裏才痛快呢？你要我的一條命，我都給我甚麼也不在乎，祇要你高興，你千萬不要這樣的難過。這錢是我給你的，就是你的翡翠鐲子不要了，我也要給你。難道你捧我一場，總共花了不少的錢，就算罷了不成？」田夢北嘆息幾聲，一低頭，那連玉環的兩隻手舉在面前，高高的捧着那打子鈔票，還是讓自己收下。他不由冷笑道：「也好，這錢是你還我以前的捧你的老本錢了。」連玉環看他似有轉機，便也把一頭的愁煩都拋開去，向他苦笑道：「田大爺，這就算我還你的，也未爲不可，算我奉送你的，也未爲不可，都聽你的意思。你拿這一千塊錢去，還娶不到一個好媳婦，代表我伴你一生，你多想一想，就想開了。」田夢北這時候神經上的刺激，已經達到極點，渾身上下，熱血沸騰，循環奔流，不可制止。祇一把便拾過她手裏的鈔票來，映着冷月微光，看着上邊的花綠條紋，果然非常美觀，令人垂涎。哈哈的大笑三聲，眼睛裏還帶着眼淚，吁吁笑道：「這鈔票果然是人間的至寶，誰離開它也不行的一種好物件，好寶貝。這是我幾個月的功夫，費盡心血換來的，不可輕視的。可惜我用他不着，把你送給用你的人去罷。」說完了，他連連的憨笑幾聲，顛三倒四，脚步踉蹌的，低頭拿着那鈔票，一直的就向北海後門外走出去了。連玉環聽了他所講，一字一句的，都亞賽小刀子一樣的利銳，直搗在自己的心尖，立時芳心粉碎，追着他出來道：「田大爺，你到那裏去呢？你如果是回家，我叫一輛車送了你去，你別這顛顛倒倒的亂走，你出了毛病，我也活不了。」她出來再看，那北海後門影影綽綽，也有幾輛洋車，車夫都在引頸四顧，尋找他的主顧。馬路上斷斷續續，也有車馬行人，東來西去。田夢北走出北海後門來，他更不遲疑，把那鈔票拈幾張，往門外車夫手裏便塞，一面哈哈笑道：「來呀！一個人一張，我今天破出這一千塊錢，交這一百個苦朋友，我也不讓你們知恩感德，你們若問我的姓名，我

就是無名氏；這是十塊錢一張的，看清楚了，不要一文不值半文的，給人家騙去。來呀！你們都來拿呀！」田夢北一邊說，一邊把那鈔票像散傳單也似的一張一張的散了開來。最初洋車夫接了他一張，還以為瘋子拿人開玩笑，及至拿到那公園售票處一看，果然是真的，十元一張的大鈔票，那洋車夫才知道真正是博施濟衆的，登時喜出望外，搶着又來追着田夢北，說道：「這位行善積德的大老爺，我還沒有得着呢，給我一張。」這當兒，田夢北業已普及了幾個車夫，他早變更目標，一直的向那行人身上散去。不上一兩分鐘，那一百張的十元鈔票，散了一個罄盡。田夢北落得兩手空空，不名一文，走過來，抖着手，向連玉環一聲長笑道：「你的一千塊錢，是那王健明做官發財吸來的人民膏血，現在我是替他取之於民，還之於民，都散去了。這也是一件德行事，我替那些苦人謝一謝你。」說時，他早已彎下腰去，向那連玉環鞠了一個躬，跳上一輛洋車去，拿手往西一指，讓他拖起來便走。連玉環眼看着田夢北如此任興而爲，情知他的神經業已失常，眼見得一千塊錢不翼而飛，都照顧不知情的貧民，立刻心上又是痛惜，又是難過，胸前亞似翻江攪海的一般，血液澎湃，哭着道：「田大爺，我害了你，我把你害了，我也不活着了，我決定要死了，我謝謝你。」這話剛說完，她的脖頸一伸，頭往前一探，嚥的又是一口熱血吐將出來。接着哎喲一聲，那身軀搖了一搖，一直的就往後倒去。這一下若是倒下去，正是馬路旁的石頭沿上，包她血濺街頭，至少跌一個頭破血流，不過事有湊巧，那後邊却好站着一個人，兩只手祇一抱，便把連玉環攔腰抱住了，所以沒有跌倒。不過連玉環已然神志昏迷，甚麼也不知道，不曉得過了好久，始才悠悠的醒轉了一睜眼睛，看見那連吉慶連大奶奶都在她床前站着，旁邊還有一個穿白布套衫的男人。大家都於肅穆中帶着欣喜的模樣，說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醒過來，醒過來了。」連玉環細細的一看左右器具，一色白漆，眼前還有兩個白布帽的女人，在一邊收拾東西，她再一回思北海後門外的

情形，覺得完全不對，不由喊了一聲媽道：「我這是死了麼？我和你們在陰間相見了，可憐我死得好苦！」連吉慶見她醒過來了，自己才和連大奶奶捫着胸口，幽幽的嘆出來一口氣，把一塊一萬八千斤的大石頭，算是從心上放下去了。連大奶奶先念了一聲阿彌陀佛，說道：「我的阿彌陀佛，這可救了我們母女的兩條命，我的女兒死了，我也活不了，我的女兒活了，我也就活了。」那連吉慶也嘆氣道：「環兒！這都是醫院裏的好處，不然你的一條命就先完了。我抱了你來醫院時，你的身上都涼了，僅僅的胸口尚熱呼呼的，鼻孔裏的氣息，都快斷絕了。是這裏的醫生，扎針灌藥的，忙亂了半天，你才活了。我們真是忘不了醫院的好處哇！」說時候，他天倫之情所感，也不由抹着眼淚，嗚嗚的哭了。連玉環聽了這情形，不對又聽了他們的言語，再看着左右的景況，不覺恍然道：「我這不是陰間麼？原來是在醫院裏呢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」連吉慶是一個男人，不便大聲的哭喊，祇是一個人嗚嗚的悲泣。還是那連大奶奶告訴道：「環兒，你是一個有造化的人，好些個福都沒有享，如何能夠死。你這是在醫院的病房住咧。你到北海去，我們攔不住，你爸爸就另叫了一輛洋車，跟在你後邊，他要看看你到底和誰在北海約會。誰想到洋車拉到了一看，你原來和那田大爺約會着，你們所說的話，所做的事，你爸爸是全聽見了，他祇不過沒有好意思上前搭話就是了。及至你們去北海後門外，他拿着你的不心痛的錢東西一撒散，你爸爸就想把你拉回來，不必去和他嘔氣，正好你又吐了一口血，剛要往下倒，他一把就把你攙住了。就坐了原來的洋車，拉着你到這醫院來了。我是他派人來給我送信，才趕了來的。你這孩子，我也不忍得說你了；田大爺待咱們爺們，可是有個不錯，可是他如此羞辱於你，你可知道施恩不求報，那本是君子人的度量，怎麼着給了我們一點點好處，我們的姑娘就應當是他們的人麼？天下那兒有那宗俏皮事，既是如此，有他的不情，就許有你的不義，從今以後，不認識他是誰，也就完了。」這

話說完了，連大奶奶自己氣得呼呼喘着，她倒掛起勁兒來了，連玉環聽着她說，自己也了然一切，不過她後邊的話實在的不願意聽，就喉嚨裏一陣氣促，一連嗽咳了好幾聲，在床上，一連的搖着頭道：「媽！我的親媽！你別報怨了。我對不起那田大爺，我騙了人家，我的良心上對不過人家，我自己這裏就夠難過的了，你怎麼還直說人家不好呢。」連大奶奶再要說，人家醫院的醫生早不聽她的了，他在旁邊攔阻道：「得了，人已經活了，你們還有甚麼惦记的快快的退出去，讓病人靜養一會。」連大奶奶始才隱忍不言，和那連吉慶出去了。連玉環在床上躺着，雖然軟軟的，非常的舒適，可是她的心裏特別的難過。她從頭至尾，把以前的事情，溫習了一過，越想今天的岔是越難堪，嘆氣流淚，輾轉反側一刻也不能安靜。那醫院的看護婦是最能對付人的，見她的情形不大好，早就走過一個哄着她道：「王太太，你悶的慌麼？我給你解解悶好不好？講一個故事，你可以聽麼？」連玉環看見這看護婦白白淨淨的，細眉大眼尖下頰長的體面極了，又不禁心有所感，自己太息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我還不如一個在醫院裏當看護的，自己吃自己的，過那樣舒服的生活，無牽無挂，像我這樣給人家做姨太太，雖然一家人都飽了，都暖了，我的良心却沒有了。同時我處處都不給女人吐一口氣，我太對不起自己這個身軀了。」那看護婦見她感嘆，倒也笑了道：「王太太，這有甚麼關係，這不過是個人的目的不同，志向不一樣。我們幹這看護婦，也是逼不得已，誰願意無緣無故的跟一羣病人打交道，像我的事情，提起來或者你也要落淚，我們想巴結上像你這地位，還巴結不上呢！」這話引動連玉環的無限興趣，她喘了一喘氣，由不得問道：「你的身世又怎樣呢？你能對我談一談，我當做一件故事聽，也未嘗不可。」看護婦仰起了她的臉，好像是想想從前慢慢的又低着頭，呼出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算了！誰願提從前的舊事，我就不願意想它。我嫁的丈夫，是一個富家的浪蕩公子，爲父母所迫，不得已的嫁了。可是我未出閣，却已經認

得一位大學的學生，他穿西裝，戴眼鏡，別提多麼漂亮，人性也別提多好，我們甜哥哥蜜姐姐，簡直的難捨難離，沒有一天不見面。我這一嫁，他那裏和我能夠分離，朝來夕往，還免不掉私相會晤。不想一日竟給我丈夫發覺了，他逼着我離婚，我父母更助桀爲虐，剪刀帳繩，立逼着我死，說我做了不才之事，玷辱了門庭，把我關在一間屋子裏。幸而我半夜逃出來，算是得了活命，我立定志向，從此不靠別人，就當一輩子自食其力的女人，連我那舊朋友全不理了。我對於世界的男人都恨入骨髓，我覺得女人實在是男人的玩物，若他不當他們的玩物，除非不倚靠他們，因爲他們利用你來倚靠他們，而來使你一點自由也沒有了。所以我覺得一個女人，若不倚靠男人，或者男人還傾心願意的給女人做玩物咧。連玉環聽了，認爲是至理名言，自己笑道：「你說的果然有理，我就是受了倚靠男人的害，給男人做了玩物，假使我永遠在歌場裏討生活，對待男人以不即不離的手段，永遠不嫁人，或而我的事業就要成了。捧我的男人，都成了我的玩物，那也倒好玩，祇是事實做不到罷了。你那舊朋友不理他，又怎麼樣呢？」那看護婦面上透出一層恨恨的神色，說道：「那還提他甚麼，聽說他讓我一不理他，他就吃了甚麼毒藥自殺了。」連玉環一聽，禁不住毛骨悚然，而前鬼影幢幢，好像就有多少冤魂向自己索命，登時怪叫一聲阿呀，騰地坐起來，說道：「錯了！錯了！他一定自殺了他死了！他死了！我把他害了！」這一叫，却使那看護婦都大大的吃驚，嚇得那原來說話的看護婦早換了一張笑臉，推着她躺下，安慰她道：「我說着玩呢，我瞎說呢，那裏有的事，我不過瞎編一套的事，給你解悶罷了，我是一個有丈夫的呀！」連玉環躺着，掙不起來，她的眼淚汪然溢出，慘淒淒的道：「他死了罷？你說的竟和我的遭遇是一樣的，我怕我那舊朋友給我拿錢氣死了，我的罪孽真夠深重的。老天呀！你能不能夠讓我再看見他呢？」這話說得聲淚俱下，不用提多麼淒切動人。看護婦勸她不來，急得去請醫生來，也是無濟於事，連玉環

一片狂聲喊着，祇是說那田大爺死了，死了不能再活了，是我害了他。大家着急無用，祇好重新把那連吉慶夫婦叫進來，讓他們夫婦想一想辦法。他們剛一進來，連玉環算是不鬧了，眼睜睜的望着他們夫妻二人哭起來道：「媽呀！爸爸！田大爺讓我害了，我把田大爺害了，他已經死了，我剛才看見有許多冤魂圍着我索命。我是自己作的孽，活也活不成，祇好一個字「死」了。」那連吉慶夫婦一看女兒的神情，大異往昔，他們也都束手無策。連大奶奶大着膽，坐在她床旁，扶着她躺下去，笑道：「姑娘，你別哭了，田大爺在他的家裏，誰說他死了，那才是造謠，這都是沒有的事。即或他死了，也不是你害的，你哭甚麼呢？」連玉環聽了這話，不大對胃口，她從床上一掙，就掙起半截身來，抬手一掌，就敬了連大奶奶一個鍋貼，瞪着眼道：「他不是我害的，就是你害的，你把他害了，你把他害了，你償他的命罷。」這一個鍋貼清脆異常，把連大奶奶打得一怔。她當着許多的醫生看護，實在是挂不住勁，想要變臉，又覺得女兒是自己的錢樹子，而且又在病中，未免說不下去。祇點頭呼呼生氣道：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我養活你這麼大，你倒沒大沒小，打起我來了。你好，你真好！」連玉環打完了，一瞧，是連大奶奶，她也深驚自己出手之不當，撲地把身軀一倒，埋頭枕邊，嗚嗚的又痛哭道：「我不活着了，我活着也沒有意思，我還是死了，我決定死了，我決定死了。」連大奶奶見她如此撒嬌，弄得自己也沒有辦法，祇是轉而對大家道：「你們諸位瞧瞧，我養活了這一個女兒，可教我說甚麼好？年頭越來越好，姑娘大了，說甚麼她也不聽，我這做媽媽的，真沒有法子。」那病房內的男女看護都是年紀青青，頭腦嶄新，大家聽了連大奶奶的話，各都嗤之以鼻，暗暗好笑，無人去搭理。祇有那醫生是以濟世活人為懷，他倒不畏麻煩，小聲勸着那連氏夫婦道：「你們姑娘照這樣鬧，可不是玩的，聽見沒有，鬧厲害了，她這就是神經變態，言笑失常了，你們願意這麼大的人急瘋了麼？倘不願意，快快的去把那甚麼田大爺找了來，讓他們見

上一面，再看看她如何，否則她不會瘋，也會急瘋了。」連大奶奶聽着這話，果然很有理，本來揚湯止沸，是不如釜底抽薪的，便看了那連吉慶一眼，說道：「你聽見了麼？我是守在這裏，挪不了窩的，你就看在女兒的面上，替我跑一趟，把那田大爺給我找了來，見一見她，看她還嚷害不嚷害了？他不是還活活潑潑的啦麼？讓她看一看，也就放心了。」連吉慶這時候不似從前了，如何能夠躬親出去，尋找一個不相干的人聽了，祇是沈吟道：「這黑天半夜的，去找人家，准就能夠在家麼？」連大奶奶看他不肯乾脆的去，更是特別着急的道：「得了，大爺，你就別想那些個了，姑娘眼看差一點死掉，你還講甚麼半夜不半夜。你想，田大爺是從北海氣走了的，他不回家待要怎的？你就找一找他，費心辛苦一趟。」連玉環又在床上連連的哭着，活不了，田大爺一條命，活活的讓她給害了。連吉慶實出於無奈，祇可勉為其難，答應着出來。到醫院外院的廊子下，一陣晚風吹來，身上一涼，打了一個哆嗦，趕緊把挾在臂彎裏的大氅，披在身上，抖了一抖，仰天吁了一口氣，暗忖：「這回若是見了那姓田的，那跟頭就算給自己跌倒頭了。想着，剛要邁步出去，忽然那醫院門外鳴的一聲，又有汽車停下來。門房的聽差忙開着哪門，連吉慶想了一想，也祇好硬着頭皮去一下，趁着那聽差開門，忙着就把肩頭一聳，大踏步走出來。這件事湊巧極了，他剛一走到那醫院的門外，那汽車上的客人，也正好下車，抬頭第一個就看見是他，忙笑道：「連先生，你們的姑娘病了，我瞧她來咧。」那連吉慶一看那客人，祇叫了一聲活該，真是不是冤家不見面，却正是那連玉環的老爺，自己的女婿王健明。登時祇開了個一怔道：「處長，這是我們的事，你如何知道了？你聽誰說的，也跑到這裏來了。」王健明是大派頭慣了的，跳下汽車，毫不在乎，邁步往裏就走。一面向連吉慶道：「姑娘的病怎麼樣好了？一些沒有？這樣搬到醫院來住，我是很贊成的，你何不早和我說，我也可以找一家熟識而妥當的醫院。你是安心的讓我碰釘子呀，我剛才白到你家裏跑。」

了一次。」連吉慶聽這話不像他已經知道骨子裏情形的話，自己也鬆一鬆心弦，裝着快慰的樣子，笑說道：「我也是正要給你通信，你原來已到我，家碰了釘子，失迎失迎。你是聽那看家的街坊說的麼？」王健明走着說道：「可不是聽他們說的，我去找你們，有一個看門的小娘們說你們姑娘吐了血，在這家醫院裏養着，你們夫婦也都在這裏，我才跑了來。」連吉慶知道他所得略而不詳，還不曉個中真象，就放大了膽，說道：「他也沒有怎樣，不過從你那裏宴會，回來一連哭了這好幾天，老是不痛快，今天又吐了一口血，故爾把他送到醫院裏來。這也沒有甚麼，她一天比一天好了。」王健明一邊走着，一邊搖了搖頭道：「這件事我很對不住，她全是我那不要臉的娘們鬧壞了，那天晚上真夠她小孩子受的，我實在真不忍了。」說時，偶然一抬頭，糊裏糊塗的，走了這久，眼前黑忽忽的一片，不知是甚麼地方。後面忽有人喊着，追上來道：「你們別往那邊去，那邊去不得。」兩個人的脚步一停，回頭再一望的，祇見那邊白光一閃，有一宗岔事驚人。欲知是何岔事，請閱下回。

第九回

忍作謳歌傷心局外客

強爲歡笑失意劇中人

且說王健明連吉慶二人聞聲回首，祇見那邊白光一閃，原來是一個男看護，穿了一件白布褂，氣喘呼呼的跑了過來，連聲喊着：「別往那邊去！那邊去不得！」兩人吃了一驚，忙問怎麼去不得？那男看護在黑影裏，上上下下的打量他們一回，連吉慶是一個熟臉兒了，王健明却不大認識，便笑道：「二位先生是來看病人罷？那麼請到接待室那邊坐，這邊是病人屍體解剖室，向來是不許常人參觀的，請回去罷。」王健明一看，果然前面陰氣森森，好像隱藏着多少病鬼，禁不住一陣毛骨悚然，笑道：「原來我們這邊說邊走，不期然而然。」

的，跑出這麼遠來了，那麼接待室又在那裏呢？」那男看護聽他們是來看病人的，就很客氣的，願作嚮導：「我來領你們二位去，你們二位跟着我來。」王健明果然和連吉慶又走回來，連吉慶雖是未必出於有心，可是也未嘗不是故意，因為他想着，那連玉環神經還未復元，一味的胡鬧，祇是讓着田大爺死了，此刻若果帶進王健明，是一個大大不便。所以他回來便向王健明聲明道：「處長，倘不是那看護讓我們回來，我倒把此事忘下了，您今天來看玉環，還不定行不行，醫生除了我們夫婦，還不許她見第三個人。實在是因為她那天在豐德園，精神上受的刺激太大了，一時不能夠看見甚麼有關係的人，您等我去向醫生請示一下，其實就是見不着她，也不打緊，您祇管把她交給我們夫婦，決計沒有錯，有錯了，我們夫婦包賠。」王健明見他這樣一說，未免大失所望，怔了一怔道：「那倒是沒有甚麼關係，不過我想見一見她，多放一點心，你們夫婦照應她，原是十分妥善，可是我能夠看一看她，尤其的妥當了。」連吉慶自然答應說好，忙出了接待室，跑來病房。一看，連玉環還在床上哭着，連大奶奶站在地上，正手足無措，看見連吉慶，就問找來了沒有，我這兒快急死了。連吉慶在病房裏那裏敢說，急拖出連大奶奶，告訴王健明來了，自己打算不讓連玉環見他，直接的擋駕回去，說着醫生不允許。連大奶奶是一個明白事故的，當然也曉得連玉環見不得他，忙說道：「那是辦不到的，這一會見着他，豈不祕密揭穿，完全都懷了醋，女兒已然嫁了人，這都是毛病啊！」連吉慶看她也以爲然，便吩咐讓她去告訴醫生，從今以後，連玉環的病狀不好，請不要允許見這位王健明，無論甚麼時候來訪，概予擋駕。一面自己又愁眉苦臉的出來，見了接待室內的王健明，還在引領翹盼，便是一聲嘆道：「處長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我去了，就碰了一個大釘子，現在醫生還是不准接見，最好過幾天，就沒有關係了。」王健明這次的失望，却是意料之中，祇得囑咐連吉慶道：「他們這西醫院，病人進來，便是他們的人，一切都要聽他

們的，我也沒有法子，祇好不見了。這以後多勞你們夫婦，替我前來照應，所有的費用，記在我的帳上，倘或有甚麼變化，也要儘先告訴我。」說着，連吉慶當然一一的答應。王健明又問了問連玉環的病狀，連吉慶也似是而非含糊的告訴他一個大概。王健明又搖着頭道：「現在我那邊還沒有說妥呢，太太一天到晚的吵罵，我要早些回去了。」連吉慶聽說他走，這是求之不得的，急忙送着他出來，看着他上了汽車，一溜煙的走去。連吉慶這裏把心放下，自己再想一想，天是不早了，這時候那田夢北家裏，還是去也不去？想了一會，終於女兒是自己的靠山，不能夠給她增病，祇好給她消病，無奈還是去撞一撞，於是僱了一輛洋車，照直的就奔了田夢北的姑母家來。這裏連吉慶是第一次來，一看也是朱紅大門，非常的氣勢。下車按按門框上的電鈴，裏邊聽不見應聲，又拍了半天門環，才聽見裏邊的走路聲傳出來，接着就是那門上的一盞奶油色的盾形大燈泡一亮。連吉慶以為是出來開門，忙着便問：「這裏是黃宅麼？」勞駕，在這裏寄居的一位田大爺，他不在家嗎？知道人家却不是開門，祇從那門上裝着的一片漏勺似的銅片裏，往外用眼睛一張，隔着門問道：「你是那兒的？來找田少爺甚麼事？有名片拿一張來。」連吉慶是心急如火，恨不得即見着那田夢北，忙着道：「你開門出來，我好把名片給你，這樣怎麼交你呢？」那聽差却是仍不開門，祇說道：「你把名片從信箱遞進來，不就給了麼？」連吉慶這才想起來，果然是一個好法子，便依言掏出一張「華北財務處科員連吉慶河北大興」的名片，從那信箱的窄縫內遞進去。果然是聽差拿着名片，聽不見聲息，大概是進去了。進去了好大功夫，忽然豁唧唧的幾響，那大門霍地就開了一扇。燈光下，一個穿着藍布長衫的聽差，很規矩的側身一站，笑着道：「連先生，田少爺請您跟我客廳坐。」連吉慶聽了，不享閉門羹，這還是差強人意，忙一邁腿進了門坎，聽差的照舊的先開了門，然後去劈拍一陣，把那裏邊走道旁的電燈都開了，立刻大放光明。連吉

慶跟着他走，一瞧這裏邊是純北京式的中國房子，進了垂花門，聽差引着他逕自進了北上房。那北上房是前廊後廈，非常整潔，裏邊半中半西，又是沙發，又是紅木桌椅，古鼎文玩，名人字畫，不用提多麼考究。連吉慶看了，暗暗的點頭，畢竟是這樣的家庭，帶着殷實的樣子；若是那王健明一類的做官暴發戶，又是兩樣的講究，沒有這多的文玩字畫了。坐下了，聽差先斟下一杯茶來，然後退了出去。連吉慶心想着，一會那田夢北必

要出來了，便頗算一下，見了他應當說些甚麼話。自己還沒有想出怎樣措詞，忽然那客廳山牆上的一塊紅門帘一掀，看見聽差的在外側身迎候，其狀異常的恭敬。連吉慶知道是要出來了，到了人家，祇得也站了起來。眼前一閃，却又出乎意外，原來進來的，不是甚麼田大爺，竟是一個燙髮旗袍，四十多歲的半老徐娘。出來便含笑叫了一聲連先生，請坐請坐，那狀況很是客氣。連吉慶一見是女的，不知是誰。當時幾乎無所措手足，不知站着好，坐着好，祇好笑着說道：「您是那一位？」那半老的徐娘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我姓黃，我是這邊的主人，您不是找那田夢北少爺麼？我就是他的姑母，您請坐，坐下說話。」說這話時，他怕連吉慶不好意思坐下說話，自己先坐下了。連吉慶也便告坐。那聽差進來，先給他們斟茶點煙，伺候了一遍，在那黃姑母眼珠兒一彈，聽差的出去。然後她用一支六七寸長的象牙煙嘴，吸着一支香煙，微微的笑着道：「連先生，你來找那田少爺甚麼事呀！不可以告訴我呀！他是不能夠出來了，睡下了這半天，出去一趟，不知道跑到那裏去，回來就關門去睡了。聽差的告訴我，說連先生來了，我怕是他疏淡了朋友，所以出來替他接待一下。您有甚麼話留下罷？」連吉慶聽了這話，說的是一點也不錯，祇是不見田夢北本人，怎好意思把那事情告訴別人。故爾也沉吟道：「黃太太，我來找他，這樣黑天半夜的那當然是有事情，不過這件事必須見了他本人，才好說出，若是請別人代達，那又有許多不便。黃太太何妨去請他出來。」黃姑母見他定讓自己請田夢北，

心上非常不悅，祇皺一皺眉道：「我們這邊向來是沒有人敢呼喚他，況且他的母親也正在此寄居，老人家上了年紀，驚動他們不大好，連先生若是有話面談，那麼何妨明天再來，自然會見着了。」連吉慶此來，急如星火，本來醫生的命令，讓自己帶了田夢北，去給那連玉環看看，以安其心。不想田夢北這邊麻煩又出，何能等到明天。所以他真急了，顧不得甚麼，站起來兜頭一揖，深深的致禮道：「黃太太，請你原諒，實在是有這不得已的情形，急欲見他一面，卽或見不到他的面，我們能夠隔着窗子談談，也很可以。」黃姑母這一來，倒沒了法子，想要從他口裏騙出真實的話來，那是不可的了。她也祇好還禮，說試試看罷。朝那外間喊了一聲：「來人！」叫進一名聽差，吩咐道：「你去看看那田夢北少爺睡着沒有？沒有睡着，你們就請他出來，說我有事情找他。」聽差去了一去就回來了，他的答覆，却大大的出乎意外的，說道：「太太，田少爺沒有回來呀，那位田老太太還是等他呢，他從天快黑出去，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呢。」這句話不但使那黃姑母一怔，尤其是這連吉慶聽了，大驚失色，他想着連玉環口口聲聲的說是田夢北讓她害了，不由失聲叫出來道：「啊呀，田大爺現在還不回來，他他莫非是真個……」黃姑母正和那聽差說着：「我還以爲他出去一會，就回來睡了覺呢，怎麼他這麼晚還不回來，你們也不叫我一聲。」聽差的答不出所以然來。那黃姑母陡的又聽見連吉慶說甚麼，莫非真個怎麼樣？她又大吃一驚，忙着問那田夢北怎麼樣了？連吉慶失聲說了出來，說到那莫非是真個上面，已然後悔不迭，縮口不說，給那黃姑母一來逼問，連吉慶也想着自己女兒若是因爲田夢北真個如何，見不了面而死，那個自己的一念害兩命，罪過之大，無以復加，由不得悽然道：「黃太太，請你趕快的派人去，找找那田少爺去罷，我甚麼話也不說，祇好說全是我的不對，我一個人該死了。」黃太太一聽這話，越發的摸不着頭腦，祇急着道：「連先生，你我縱然是今天初次會面，但是彼此已算很久都知

道的，你不是那唱票的姑娘連玉環的父親麼？你的姑娘聽說攀上一門子好親戚，嫁了甚麼處長，連你也做了官，大家是人所共知，怎麼又說你不對，你該死呢？請你快快的把我們田少爺的去處說明白了，看起來，你必定是知道的，他在那裏呢？」連吉慶失口亂言，惹來這一套，弄得他手托着腮幫，徐徐的搖頭嘆氣道：「黃太太說起來話長了，你們既是知道我女兒是唱戲的，我也不怕你們笑話，實在我女兒是唱戲，並且還和我們田少爺彼此有個不錯，都是朋友，我們姑娘還多仗他來捧場，唱得日有起色。現在我的女兒嫁了王處長，他們的交情算是斷絕了。可是不知道他們是誰約的誰，今天晚上七八點鐘，他們又在北海內相見，是我無心跟隨在旁，看見他們三言不到四語，話不投機，竟然兩下反目，由爭吵而至於決裂，兩人各自東西，勢如火田大爺雇了一輛洋車，不知道跑到甚麼地方去了。我的女兒是吐了一大口鮮血，由我護送到醫院。她自從入院，神經即已失常，口口聲聲，祇是說田大爺讓她氣殺了，又哭又鬧，非讓她再找回田大爺去看她一面，始才放心，我這才來貴宅裏拜訪田大爺，現在田大爺既然是尚未回來，顯見得事有差異，自然是早派出幾個人去各親戚各朋友家尋找一下，免得出了甚麼麻煩。」黃姑母見他言來悱惻，又聽說那田夢北是一氣由北海走的，更是張慌起來，說道：「怪不得呢，原來其中尚有許多文章，你何不一進門就說明白，倒費了這半天話。哎呀！可到那裏去找呢！這真是糟極了。」說着她站起來看着連吉慶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這當兒房間裏鴉雀無聲，經過一剎那的鎮靜，那門帘內忽然嬌喚了兩聲：「媽媽，」這是黃梅麗的聲音，黃姑母忙應着，掀帘進去裏面。祇見那黃梅麗靠在門帘旁，眼睛裏一閃一閃，含着兩滴痛淚，望着黃姑母道：「媽，你甚麼都不做主意，凡事則迷，你聽聽那王八小子說的，田大哥不是明明白白的給他們姑娘逼出事非來了麼？虧他尚自老着一張臉皮，上門來找田大哥，給他們姑娘安慰，別不要臉了。快快的派人到親戚朋友家去找找。」

罷」黃姑母果然想了想，算是想起至近的親友十來家，不過都與田夢北無關，怕的是他不能夠登門，有一面之緣，能夠登門的，不過二三家罷了。因之就派了幾名聽差出去找尋，再讓一個老媽子依次的無論與他有無關係，都去通上電話詢問。這樣調兵遣將的安排下來，黃梅麗才滿了意。說道：「這還不定如何，田老太太那邊，還在燈下等着他回來咧，這最好不要讓她曉得罷。」黃姑母見她想得週到，趕緊又令她去出馬，告訴那田太太去，讓他睡覺，就說你田大哥學校裏有甚麼會，今天剛打的電話，不一定回來了。黃梅麗却紅了一紅臉，搖了一搖頭，扭頸就走出去，嘴裏邊還說道：「這差使我管不着，誰愛去，誰去告訴她，我沒有功夫。」黃姑母見自己女兒的一副憨癡的態度，立刻自己也明白了，不由暗暗笑着，這孩子也真是人大心大，不比從前了。田大哥的事兒，她就如此關心，別人的甚麼事，她從來也不過問，讓她去告訴那田太太，她又不答應，足見得她自己業經以未來的田夫人自命，怕着去見那婆婆，惹她難以爲情，便派了一名老媽子，轉告田太太，然後自己又出來。那連吉慶兀自坐在上房裏，呆呆的發怔，黃姑母叫了他一聲「連先生」，他才霍地驚覺，機靈了一機靈，慌忙站了起來，笑道：「黃太太，您怎麼樣派了人去找沒有呢？」黃姑母將自己已經派出人去，各處找尋，都和他說了，又託咐他道：「這沒有別的，連先生也逃不出關係，跟着我們受一受累，你相熟的地方，有沒有是你常去的地方，都去找一找。我們現在連他的母親都不能告訴，實在因爲他母親祇有這個兒子，聽了他沒有影，還不知道如何的着急咧。」連吉慶何能料到這位田大爺去了就不見面，聽了當然答應說是，惟恐那黃姑母不答應自己，向自己要人。那黃姑母並且還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所派的人，已經完全出去了，那麼我也不留連先生了，就請連先生快快的也替我們找上一找。這實在是一樁德行事，您也是他的朋友，當初又很不錯，就求您費心罷。」說完了，連連向他點頭，表示十分誠懇，連吉慶又弄得面紅過耳。

甚麼也說不上來，唯唯諾諾的，不便久坐，告辭出來。那黃姑母送着他，還不住切實託付，告訴他有消息千萬打電話告訴一個信，又問了他那邊的電話號碼，告訴他這邊若是得有了結果，也給他通電話，以免兩下裏懸心。連吉慶一切都答應着出來。黃姑母直送他到門外，又派聽差去給他雇來了一輛洋車，看着他坐上去，她才回頭進門。連吉慶這裏坐着車，心裏方在轉念頭，田大爺找不到，自己回去如何交代。忽然那車夫跑了幾步，回身問道：「先生，您到那裏去呢？」連吉慶給他叫一聲不覺，聽他問了兩聲，才又一機靈，說道：「他們雇你是拉到那裏，沒有說明白麼？」那車夫笑道：「說也笑話，我拉了半天沒主顧，他們叫我也沒有說地方，祇給了我三毛錢，說是讓我拉您。我也想開了，大晚上的主顧，出口就到也罷，跑出十里二十里也罷，咱們不在乎。」連吉慶也笑了，就吩咐他教他拉到醫院，自己暫且先回去看看。車夫果然喜歡了，拉着連吉慶急駛如飛，不久就到了醫院的大門都關了，連吉慶下車敲了半天才開，忙着跑到病房一看，連大奶奶却坐在病房外的看護室裏打盹，靜悄悄的，一點人聲都沒有。連吉慶見此狀況，心中非常詫異，幸而這裏還有一個看護婦沒有睡，便問他怎麼樣了。那看護婦搖手示意，讓他先別大聲，隨着又笑道：「連先生，恭喜你，你的小姐鬧了一會，醫生給她點藥吃，這一會都在安靜靜的沉睡了，你可不要驚動罷。」連吉慶聽說自然格外歡喜，因之自己也不必去面見女兒，祇連聲致謝，在這邊坐了下來。這當兒那連大奶奶也醒了，看見連吉慶才要說話，連吉慶忙着一搖手，笑道：「你不要說一切我都知道了。」說畢，他又愁容滿面，一籌莫展道：「祇不過你要知道，我們那脫不開一件嫌疑，因為那田大爺已經是沒有踪影，他從北海走，至今沒有回家。」隨將自己到黃家的情形，都和那連大奶奶一說，連大奶奶也非同小可的吃了一驚道：「這還了得，你還不去找一找麼？」連吉慶看了那病房的門兒，說道：「我本來是答應說去替他們尋找，不過我在路上又想起女

兒的病，似乎比那田大爺失蹤，還十分要緊，所以我就先跑來看看女兒。她現在已經安眠了，這不是很好了麼？」連大奶奶急道：「她現在是好了，焉知道她醒了不再鬧，所以我說你還是去找一找田大爺，與他們，我們都好。」連吉慶見大奶奶如是主張，當然不敢駁回，祇好推說天太晚了，明天一早出去不遲。女兒醒了，我們不妨再哄一哄她，支否到明天好了。連大奶奶也祇得依了。兩人商量妥當，連大奶奶情願在這裏守候終夜，讓連吉慶一個人回家。那連吉慶是個男人，未便在此久留，也就依言出來，一個到家裏，謝謝那看家的街坊，關門自己睡覺。第二天起來，這却讓連吉慶做了大難。素日有連大奶奶伺候慣了的，今天却處處都沒有，自己動手升火燒洗臉水，臨了，離不開身，再去找那街坊時，人家却婉言謝絕，說是沒有功夫，不便長遠的給您看家。連吉慶沒可奈何，祇好自己在家門口瞭望，不敢遠離。幸而醫院來了一個人送信，說道：「連先生，那黃宅的電話來了，太太讓我給您送一個信來，有一位田先生，今天一早已經回家去了。」連吉慶一聽這話，真是如釋重負，說不出來的快活，長長的出了一口氣，身上都一陣輕鬆，很自然的笑了出來道：「噢！真的麼？那可好極了！他們怎麼說的你不知道？」那人是一個醫院的看護，外邊套了一件大衣，裏邊的白大褂還沒有脫下去。他道：「這個倒不知道，我是醫生轉派來的，您的太太說是如此，餘情我一概不知。」連吉慶欣喜之餘，又問他那位王太太病狀如何，可曾略見輕減。那看護笑道：「聽說是早起又鬧了一陣，太太在病房裏守着，算是好了一點。」連吉慶急着要去看看，打聽到底如何，便轉託這來人，去街上借電話給財務處，讓他們派一個聽差，來給自己看管門戶。隨後自己忙雇車跑到醫院來，祇見那連玉環果然正在病房裏躺着，和連大奶奶說話。連大奶奶正說着道：「姑娘，你別傷心啦，田大爺今天早起回的家，你爸爸昨晚去他家找，他還沒有回去，今天早起，他姑母家裏來電話告訴的，怕的是我們不放心，這一下可以沒有事啦。」連

玉環躺着，祇說是沒有甚麼指望了，尙在似信不信的兩可之間。連吉慶一腳踏進來，笑道：「得啦！姑娘的病不但好了，那田大爺也有了下落，我們還有甚麼可挂念，真是從今以後，可以大鬆心了。」那連玉環今天好像也沒那麼大的力氣再鬧，祇在床上哼着道：「我這輩子怕的是不能見他了，你們替我找，是找不來的，我將來好了，出院再去找他，那祇好去他的坟前一祭了。」連吉慶看她癡頑可笑，自己便忍下一肚子氣去，坐在她的床旁，實實在在的解勸他一回，告訴她人是回去了，沒有甚麼惦念的，今天你好生養養神，過一半天早些出院，比甚麼都好。那連玉環忽然又哭起來道：「你既是說他回家去了，沒有甚麼變故，那你爲甚麼不把他帶來，和我再見上一次面？」連吉慶聽了，呆然不知所答。那連大奶奶也道：「我一個人，的大爺，你看女兒這樣盼望着，你就當行行好事，無論怎樣，請了那田大爺來，這算得甚麼呢？」連吉慶實逼處此，無可奈何，祇得依了她們，先打一個電話到財務處，請了半天假，然後又跑到那黃宅來。果然這一回那聽差的認識了，不要名片，不須回稟，一逕讓他進去。笑道：「連先生，田大爺是今早回來的，太太讓我們快快的打了電話，也想到您一定要來，所以留下話，你到了就請您上房坐。」連吉慶也笑着，在那昨晚坐的位子上坐了。聽差的先給他點煙斟茶，伺候完了，才又出去請那黃姑母。連吉慶坐了有半盞茶的時光，才聽得脚步聲一響，那黃姑母在外邊說道：「夢北！你怎麼這樣的擰種，讓你去見一見人，也不是要你的命，你爲何如此不識好歹。連先生聽說你昨天不在家，也很是惦念的，你今天就不見見人家啦麼？」說着，那聽差已然開門接迎。但看那田夢北神氣頹喪，衣冠不整，氣哼哼的，便讓黃姑母連推帶搯的讓了進來。連吉慶今番又見着他了，自己也是無話可說，哼了一哼，也笑道：「連先生，您來啦！」直挺挺的就坐下了。那黃姑母倒非常替他們說合一

方面對田夢北說着，連吉慶如何來找他，如何關心切懷，都是你們哥兒倆的素日的情分；一方面又向連吉慶說道：「現在夢北回來了，昨晚他是遇着從前同宿舍住的一位學生了，兩人到那太平倉的舊宿舍談談說說，不覺直到天亮回來，你們二位有甚麼話，請在此講當面，鑼對面鼓，說個明白。我先去料理料理家務。」黃姑母說畢，就像退避三舍，概不與聞，一直的出去了。她一出去，屋子裏的二人彼此誰不理誰，更入了僵局。連吉慶的兩隻眼睛，儘管圍着那田夢北的臉上轉，田夢北的眼睛却直直的向地上看着，洋洋的不來睬理。僵了好大的功夫，連吉慶才咳嗽了一聲，無話找話的找出一句話來道：「田大爺，昨天我聽說我們的姑娘在北海公園，把您得罪了，我心下非常不安，所以趕緊的找您，替她向您賠不是。她年紀小，始終不是大人，田大爺又是老朋友了，還有甚麼恕不過的，就請您化除前嫌，不要和她過意。一個小孩子懂得甚麼深淺，我這裏向您做一個揖。」連吉慶說着，他還恐詞不達意，看看屋裏沒有別人，爽性大着臉，起來舉手一揖。那田夢北却彷彿沒有看見，沒有聽見，還是一個不理，不搭他的岔。連吉慶一個揖做到空處了，他面皮雖老，也不禁條的飛紅，勉強的忍忍心火，又笑道：「就是環兒她本人得罪了田大爺，他也是非常後悔的，昨兒差點死在北海後門，一口血吐在當街。醫院裏住着，還是不大放心的，祇說是田大爺給他拿錢逼急了，要擠兌出禍事來，非再見見你不能放心。現在我就是請您來了，請您不管如何，看我們的父女分上，賞一賞玉步，救我們孩子的一條性命，否則她不但活不成，連我都要牽挂得吹台完事。田大爺是愛我們父女的，就請忘了從前罷。」這話說得雖然宛轉悽切，那田大爺聽了，却愈增心上怒火，他站起來，望了他一眼，冷笑道：「你女兒嫁了闊大官，你也做了小官僚，還來理我做甚？她死了，是他自找，與我何干？你若死掉，更是屁事，我都管不着。我從此決不再見你們父女，這裏也不是我的家，無人招待你這囉嗦先生，趁早兩個山字放在一堆，你給我

請出去！田夢北算是被他擠兌着說了話，說完了，拂袖而出，竟自進去了，連吉慶畢竟是做了官，早又恢復了當年的官僚氣，不是賣唱船頭，任何人的氣都要受的時代了。見田夢北如此翻臉無情，立刻也惱羞成怒，思前想後，不由也一跺腳，說了一個好字，邁步才要出去。忽然那黃姑母笑嘻嘻的又進來，見屋中剩了連吉慶一個人，故意的詫道：「啊！怎麼連先生一個人在此，沒有人陪一陪，那田少爺走了？」連吉慶盛怒之上，見她來了，人家是主人自己不得不耐着性子陪笑道：「可不是麼？我們的談話簡單，三言五語，立刻交代，現在我走了。」黃姑母其實早把他們屋中的談話，在外邊聽明白了，見他是要走，且不攔阻，祇是笑道：「怪對不起的，不能多陪連先生，實在因為我的女兒，這兩天要定婚，十天半月的，也許要迎娶，家裏的事太忙了。到時候我請連先生來吃喜酒，男家也不是外人，親上作親，就是我的表少爺田夢北先生了。連先生回去，這個喜信順便去帶給你們姑娘，她是田少爺的老朋友，聽見了，料也是歡喜的。」連吉慶一個字一個字的聽着，簡直是故意的噁心自己，拿她的女兒和田夢北訂婚，特意說給自己和連玉環聽，因之臉上也不知是笑，還是在哭，隱忍不言，唯唯否的告辭出來了，到了外邊一想，這樣倒好了，省得自己去那連玉環面前，不好交代，如今實話實說，也款夠了，便不去別處，一直的又回到醫院來。果然那連大奶奶母女還在候着，見了連吉慶回來，非常的喜歡。連玉環先喘喘的掙道：「爸爸，您回來了。那田大爺呢？見着沒有？他來不來？」連吉慶見女兒如此癡心，他倒惻然半晌，才冷笑道：「依我看來，這件事算了罷。你們娘兒倆何必這樣惦記着人家，人家早不惦記你們了。你們可知道，我昨夜今早跑了這幾個趟數，好不容易耗到和他見面，不但招了他一篇淡話，還是不來，聲明從此不願意和我們父女見面，並且還讓我給你們帶一個喜信來，說甚麼他和那黃太太的女兒訂婚，十天半月也許就要迎娶了，誠心的噁心我一陣。你們想想，這種的人還惦記他幹甚麼？人是要丟

得開，放得下，像他這樣，倒是一個大丈夫，不過你這想不開的樣兒，反而教人可笑。」說完，又復連聲冷笑。做出很有氣的模樣，坐在那椅上，哼然無話。連玉環一聽，這倒是出乎自己的意外了。因把頭一揚，咳了一聲出來，却又很安慰似的，笑出來一聲。然後歪着頭道：「是了是了，這就是了，怪不得他，如此自然是頂好。」那連大奶奶聽着，還不知她的用心，便問道：「環兒，你說甚麼呢？你聽見沒有，你是嫁了人，人家也訂婚快娶了，你們兩下裏，各自都有了着落，這還有甚麼丟不開放不下的，你想開了一點罷。」連玉環這時候，真好像就刑前的犯人，又好像病人快死，輾轉床榻的一刹那，把以前的事情，一件一件的全都兜上了心頭，眼含痛淚，面上却又撲堆着笑，終而狠狠心，又笑了一聲道：「好！這樣狠兒好！我當初，給他拿去那錢，即是讓他去再娶，把我放下，現在他能夠實行，那不是很好麼？」連吉慶還怕他不憑信，又再三再四的，將自己去黃宅的情形，七分真的，三分假的說給連玉環聽。又切實着勸道：「環兒，你是一個明白人，沒有甚麼想不開試問你昨夜躺在那北海後門外，若非有我在旁，家裏連一個信兒都沒有，人送做夢也不知道，你就苦了。看起來，天下最可貴的，莫過於父母，別的完全是瞎事，不必走心經。你自己思想，自然就開通了。」連玉環怔了一會兒，她左邊看看，連大奶奶坐在身邊，右邊再瞧瞧，連吉慶站在床下，都在廝守着自己，不由叫了一聲媽，再叫了一聲爸爸，然後唏噓流淚，甚麼話也說不出來。一下，就又躺下去，埋頭枕邊，嚶嚶的哭了。連吉慶見女兒表情如是，深刻曉得她是雖不到大覺大悟，已經是清醒過來了。就吩咐那連大奶奶，好生應照着，自己去財務處要辦公去了。那連大奶奶答應着，連吉慶這才放下一顆心，痛痛快快的，出了醫院，跑來財務處。那王健明見他今天未到，也以爲又出了甚麼笑話，正自放心不下。及至他來了，才笑道：「你晚了，我今天都老早的到了，你們姑娘的病好些麼？你去醫院看了沒有？」連吉慶連忙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您的吉人天相，焉有不好之理。」

半天也就會復原了。今天又說又笑的，我剛剛的去看了來，故此來得遲了。」王健明那會料到連玉環病來如山倒，病好又似雲消，登時就也笑了道：「這倒奇了，昨天我去看，還不讓我見，今天她倒好了，那麼讓我去看看罷。」連吉慶陪着笑道：「處長何必着急，人都是你的了，好了自然就出來，何必忙在一時？等我下衙門去問那醫生，能夠見她自然更好，不然處長請再候一天半天的。」王健明微微一笑，旋又摸出一張請客片來，笑道：「你是不曉得，從前我們那次豐德園的聚會，僅僅的十幾位，本處長字輩的同事，大家湊湊熱鬧，這裏又是一樁宴會，乃是當地的官長邀請的，就在這個星期六，地點是在三貝子花園，蘭風堂，軍警學商政各界領袖人士，全部都請了，而且還有外賓，也就是一回大規模的遊園會，再趕上碰巧下兩天雪，可就是賞雪宴了。本地的長官曉得我新納的寵都來，讓我把姑娘帶着給大家認識認識，這回可比不得那回，莊嚴隆重，是中外聯歡的聚會，冬令雖然園無可遊，可是姑娘的病體，最適合到空氣通暢的所在，逛上一逛。我想姑娘到星期六若是能夠出院的話，這次宴會是必須參加的。連吉慶是一個政海中的過來人，又復沉淪了的人，如何能不曉得這種情形，最時興的，都是帶着太太出席宴會，這是無從非議的。不過又一想，這有些使不得，便笑道：「處長的大太太那方面，打點好了麼？這回事情倒不要緊，可是殷鑒不遠，莫要再來一個二次，您說是不是？」那王健明一聽也笑了，說道：「不要提了，那邊解決了，明天她大概就許走路，回我的南方原籍去了。她祇顧和我爭論短長，故意爲難，却不想她的娘家也出了是非，她的母親昨天死掉的，夜裏來的電報，大概明早就先回南了。不然的話，這宴會我是絕對的，不敢那麼大膽應允。」說罷，呵呵長笑，其狀頗爲自得。那連吉慶一聽，這倒是佔了一個巧字，立刻的驚笑道：「哦！原來令岳母老夫人故去了，這就是了。」王健明漠不關心的，祇叮嚀着連吉慶去醫院，安慰連玉環，讓她好生將養，以便出席星期六的宴會。連吉慶那敢違背

他的意旨，下了衙門，又到醫院裏和連玉環一說。連玉環是一遭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繩的，聽了先膽寒道：「我可不敢再吃那種飯了，上一回的教訓，還能說不厲害，就是他的太太回南了，讓我和那窰子姑娘，平起平坐，我也是不幹的。」連吉慶見她不悅意，免不得又再三再四的細細的關說。連玉環祇推說：「兩天好些，再說，若是不見好，祇得推謝了。」連吉慶也便罷休。轉眼過去兩天，連玉環的病勢，雖未根本全愈，可是心裏一痛快，已能起來。把從前的田夢北丟開，不想了。連吉慶又徵求了她的同意，逕自請那王健明來見她。兩人相會，事隔多日，還是彼此默默無言。好久，王健明才笑道：「真是的，累得你害了一場大病，我對不起你。我那位太太可惡透了，自從那天和你鬧了，回去我理也不理她，現在索性好了，把她的媽媽給鬧死了，回去奔喪去了。」說罷，幽幽的嘆了一口氣，眼睛看着連玉環，又問道：「你的病怎麼樣？可會好了？我來看你，你父親說醫生不讓進來，我不用提多不放心了。」連玉環縱然一肚皮的不願意，到這時候，人都是人家的了，還有甚麼說的，見好祇得就收，笑了一笑道：「沒有甚麼，我這時候，就知道一條賊船，已經上去了，船到江心，又有甚麼辦法也祇好說我的命該如此，我也怨不上別人來呀。」說着這話，她的眼圈兒紅了，又紅，簡直的就要潸然落淚。王健明固然是一個有錢而玩弄女人的，可是到這個關節上，也爲之惻然。半晌無話，末後才說道：「你好了，比甚麼都強，別的事我也就不求你認真，你也不必太心窄了。我先問你，星期六三貝子花園的宴會，你能不能出席，認識些位高貴的太太小姐，那是一個極其高貴的遊園會呢。」連玉環傷了半天的心，也沒有法子，還是強作歡容，拿一張笑臉對着他，說道：「那隨你的便，你讓我去，我也說不上來不去。」王健明一聽，這倒好，和國際交涉一樣，道歉之外，還要加之以保證，將來不發生同樣事件，就差着要求懲辦凶手了。便笑說道：「這個請你放心，你不要再害怕的，太太是回南了，再也沒有人和你搗亂，自有人奉承你，捧你的場呢。」連玉

環得了這樣保證，也就沒有說的，答應他屆時出席。就是王健明歡歡喜喜的走了。這醫院裏是聽有錢人的便的，所以連玉環的病好不好，是第二人家要出去，焉有人去攔高興。到星期六的一早，王健明先派汽車接出連玉環來。連玉環仍舊回到自己家裏，又是叫理髮師燙髮，又是沐浴更衣，忙到正午，王健明匆匆的就跑了來。進門一看，連玉環頭臉一新，業已花枝招展的打扮得竣，他先長長的出了一口氣，拍掌笑道：「罷了，還是你這樣美人，怎麼打扮怎麼好你瞧，這不和在醫院裏養病的頭幾天，換了一個人啦麼？」連玉環對着鏡子，看了又看，也覺得自己雖然比病前清減了許多，究竟是打扮好了，容光煥發，實在的還看得過去，也就笑了道：「不行啦，不是當年彩樓前了，王寶釧老了呢。」王健明見她自擬王寶釧，更是笑了，說道：「你是王寶釧，我當然就是薛平貴，可是那裏去找那代戰公主呢。」連玉環也笑了。王健明和她解了一回悶，催着他大家都出來，坐着汽車，一直的跑出西直門，往那三貝子花園來。中國的宴會，向來是定在十二時，出席的至早要在一點到，這還是守時刻的小人物，若是好角兒，尤其要後到，像王健明是一個中的人物了，也要一點半鐘左右，所以他們的汽車駛進三貝子花園，停在那幽風堂外邊時，那邊的汽車，包月洋車，擺了一大片，高朋滿座，勝友如雲，出席的早過半數了。王健明夫婦下車，那接待員上前就鞠躬歡迎，引導他們入場。祇見那大廳上躋躋踏踏，站的坐的，三三五五，女女男男，已然有不少來賓。大家看見王健明來了，彼此都是在宴會上時常碰頭的，互相熟識，有的就上去和他握手，有的就上去和他閑談。王健明手腳齊忙，眼口並用，登時就顧不得別的那。連玉環也早給幾位太太小姐扯到一旁，大家向她說笑，不是說她的頭髮燙得好，問是誰的手藝，就是說她衣服的料子做法都入時，是誰家的出品，有的還挑剔她的毛病，說她的耳朵上的珠墜，手上的戒鐲太不講求了。王處長貴為華北財務首腦，富可敵國，誰人不曉，納了一回寵，難道連幾件貴重的飾品，

都不給王太太買麼？太可惡了！連玉環也沒的可說，祇是隨鄉入鄉，幸喜她們這回有沒有甚麼下賤的，都是正式的太太小姐，就和她們又說又笑的，打成一片。入席的時候，那都是中國的筵席，可仍舊是保持着一男一女的制度，大家成雙做對的分做七八席圓桌面，坐不了。由主人過來，把盞三巡，好事的還猜了幾拳，吵得立刻熱鬧起來。更有的提倡讓那帶着太太小姐的，都自動的去奉請出來，爲大家或舞或唱，做幾段遊藝給大家助興。連玉環一聽這提議，心中就卜通一下，心想這不又是翻新花樣，讓自己做難麼？祇見那些位太太小姐，有人提議，便有人出頭，一霎時，離席而起，果然便有一位打扮和那天豐德園同席的娼妓差不多的小姐，扭扭捏捏的一直的走到那大廳當中，也不知是那裏鑽出來兩位青年的賓客，作爲琴師，又不知那裏借來的一把月琴，一把二胡，一拉一彈的，居然就奏起樂來，奏到一段落時，那小姐忽然輕啓嘴唇，悠悠的就唱了出來，但聽她唱的是甚麼「可憐的秋香，你的爸爸呢？你的媽媽呢？」連玉環這倒是聽見街坊家小姑娘上學回來，時常唱的，不過這回却換了一位年可及笄的大家小姐，聽着未免肉麻。一曲既罷，居然也會肉麻當有趣的，閣座一齊鼓掌喝采，亂了一陣，那小姐笑盈盈的歸座去了。這以後陸陸續續的，小姐太太差不多都個個出席。南腔北調，各獻其能，又是申曲，又是揚州調，還有西皮二簧，唱過些時，忽有人又提議道：「我們大家不要忘了，王處長太太是一個女票友呢。」這話一說出來，大家連男帶女，都又鼓起掌來，那男的已喊出：「歡迎處長太太消遣一段。」王健明也已拿臂膊拐一拐身旁的連玉環，笑道：「你看看，衆望所歸，全都屬目於你，你少不得勉爲其難，二次出山，再作馮婦，唱它一段。」連玉環那裏有心消遣，見大家如此，她早咕嘟着嘴道：「我唱都忘了，誰能夠重拾舊業，來給他們解悶。我上一回唱，就唱出一個喪門神來，這一回說甚麼也不唱了。」王健明也知道她是不很樂意，自己又何苦相強，於是仗義而起，站着對大家道：「各位先生

女士小妾承諸位熱烈歡迎，本人當代致謝，不過她今天剛出醫院，大病初愈，聲帶受損；再者說，她久疏歌舞，詞句多已遺忘，恐怕獻技不成，反而獻醜，故此這一幕暫且刪了過，由本人飲酒三杯，作爲認罰，謝謝諸位。」說畢，他自己早提壺斟酒，舉起杯來，就要一飲而盡。焉知道在座諸人，多半和連玉環是初會，大家祇聞其聲，都知道那連玉環是一個票友，正好借這機會，給他們一個恭聆的機會，豈能就此甘休。所以立刻鼓噪起來，有的說：「老王滑頭了，太太是你的，唱一段莫不成還吃醋，都留着你一個人躺在被窩裏聽麼？這太難了。」有的坐在他的身旁，不等他的酒喝下去，早一下的搶過杯來，笑道：「沒有的事，天下的事都那麼容易，那人都想做做處長了，還不快快的向尊夫人下跪，求她唱一段給我聽，說好的還不行麼？」有的索性不知道從那裏尋來的一本鉛印的戲考，丟在連玉環的面前，說道：「王太太怕是忘掉了戲詞麼？現在有一本戲考，在此，照本去唱，總沒有甚麼錯了。這還不買臉唱一段麼？」說着，一方面已經又拿來一塊椅子上的錦墊，丟在王健明的身旁，笑道：「老王沒有甚麼說的，你快快的跪下，尊夫人就唱了。俗語說得好，老爺跪夫人，天下太平，何況唱一支曲子。」王健明到了這當口，真是無法下台，逼上梁山，無可如何，祇向那連玉環道：「你看見了麼？大家都盼着你一唱，你不唱，連我都受了攻擊，這還了得麼？」連玉環是決心不唱了，見大家如此起哄，更賭氣嘴一扭，頸道：「我的病剛好，起心裏不高興，如何能夠唱？我不論誰說，都是不唱的，我就是不唱了。」那王健明轉過臉來，對大家剛要說，那大家早都鬧起來，紛紛嚷嚷的不答應；有的並且把王健明架着，臂膀捉起來，腳不貼地的，架到那椅墊上，跪下來，笑道：「王太太這沒的說了麼？武家坡上的一句，「爲丈夫跪至在窻外邊」，連那樣貞節的王三姐，還免不掉放棄了尋短見的念頭，何況今天盛會之下，若干的民衆，疾首痛心的請求，和堂堂處長的屈膝呢，來罷唱一段罷，別客氣了。」這一來，那王健明索性將計就計，跪下

去不起來，老着一張臉，朝連玉環笑道：「得了，你唱一段，不就結了麼？你看，他們把我欺負成這樣兒！」那連玉環見他們任意胡爲，把自己氣得也沒有辦法。那些男女來賓，看見這樣的醜態，男的哈哈大笑，女的更是忍俊不禁，還有一兩桌是些位外交方面的官員，陪着十來位歐美的人員，大家看了，也笑不可當。說道：「我們外國人每每看到描寫中國風俗人情的小說和文字，說起中國人的怕老婆，總是說頂燈罰跪，我們總是不大相信，以爲祇作笑話看而已，却不想今天看起來，竟是一件事實，具見貴國何嘗不尊重女權，我們正是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咧。」說完，大家互敬一杯，哈哈一笑。那幾位外交官員早已面紅耳赤，有的過來，想要攔阻他們的高興時，那連玉環給他們鬧得無法，祇好算是含着悲慟的答應了。王健明也算是站了起來。大家又是一陣子譁笑，這一幕揭開去了。那旁邊的賓客有的毛遂自薦，願作琴師，早已橫搭着一條腿，坐在連玉環身後，吱吱咀咀的拉了兩下子胡琴，笑道：「王太太，您今天消遣甚麼？是西皮還是二簧？」連玉環本來就是勉強答應的，自己祇答應說唱，也不知道唱甚，好見他來問，想不出甚麼來，祇好笑道：「隨便唱甚麼都可以，您拉着瞧。」那琴師一聽這樣的老板不好伺候，便又問道：「那麼您唱甚麼調門，是西皮還是二簧？是慢板是原板還是快板？工字調？六字調呢？」連玉環這個好像不好意思說，隨便了祇得想了一想，還沒有說出，所以然來，那王健明是明白她的，知道她是一百分不願趕緊從旁說道：「你隨便唱一唱，不管是二簧西皮，交代過去就完了。你就唱那遊龍戲鳳的一段，自幼兒生長在梅龍鎮，六句不就完了麼？」說的時候，並且還代她拿來那戲考，翻了一翻，說也慚愧，那裏面正有龍戲鳳的一段，打開擺在她的面前，說道：「你不記得詞句，這裏還有你看着唱，這是沒有錯的。」那琴師聽見說是唱遊龍戲鳳，他爲趨承上司起見，早一下一下的拉起了胡琴，定了一個六半的調門，笑道：「唱那個是六句四平調，六半調不高不矮，總可以唱了。」連玉環

見他們這等體貼，自己祇好依了。拿起那戲考來一看，却吃了一驚，祇見那本戲考破舊不堪，好像是一本小攤上買來的舊貨，並且上邊字裏行間，有許多地方都加以塗改，不是原來印就的了。看了再看，却不由想起來，原來這戲考是自己的，不過自己嫁了人後，這東西用不着，大概給父母當爛紙換了肥頭子，不知如何輾轉的到了這飯莊上。看看那遊龍戲鳳的一段，塗改的還多一半，出自己手。記得田大爺夢北那時候正和自己要好，有一天和他拿這戲考，還合唱了幾句，以後每天都拿着戲本作爲藍本，教給他唱甚麼四郎探母和遊龍戲鳳，並且還說過，將來能夠合演一齣，就事遊龍戲鳳爲打泡戲。想不到如今戲考尙在人事，已非自己是嫁了人做姨太太了。田夢北大爺也和那黃小姐梅麗快結婚，自己和他並且弄成誤會重重，不能諒解。連玉環越是神虛火旺，她的思慮越多，看見這一本戲考，竟會越想越遠，怔怔的出神，把身子在這大庭廣衆之間，衆目所視之下都忘了。那琴師拉着胡琴，四平調的過門，是沒有多麼長的，幾下子就過去了。到了連玉環該張嘴的時候，連玉環一概沒有聽見，那琴師等了等，見連玉環是死魚不張嘴，無可奈何，祇好把胡琴溜了過去，再從頭上拉起，拉了又一遍，連玉環還是不張嘴，那琴師也祇好暫時住手，笑道：「王太太過門到了，您怎麼不張嘴唱呢？」連玉環才聽見了，她把那戲考一丟，機靈了一下，忽然說道：「我沒有聽見呀，您再拉一拉。」王健明因爲那琴師也是一個小官僚，恐怕他臉上挂不住，便搭言笑道：「小妾專門犯這毛病，他每逢到了過門，必須拉上三四遍才張嘴。有人說，這是名角的習氣，其實她那配稱名角呢，不過學的是這習氣罷了。上回在豐德園唱的也是遊龍戲鳳，就是這樣拉了好幾遍呢。」那琴師也笑了，於是再重整絲弦，從新拉了起來，果然這一回連玉環也脫不過去了，無奈何硬了頭皮，到那胡琴拉到過門，她試看是那本戲考，連着喉嚨再一唱，却是出乎意外的，那嗓子經了多日不動，今天一動，大大不受使喚，不但唱起來枯澀無味，連

自己聽着也不入耳，並且到了轉彎轉角處，直直的轉不過來，還不要緊，簡直的竟由沙澀裏劈裂開來，及至挑高的時候，更是聲如裂帛，刺耳難聽。唱到那第二句上，賓客們已經由側耳傾聽中，漸漸的透出輕視的意象。那「兄妹賣酒」的賣字，照例是提高，要一個花腔，轉一轉，再落在酒字上，就在這賣字上，聲音一劈，劈下來，簡直的唱到了酒字，變成一字不出，再也喊不出來了，不用說甚麼字音字韻了。那些賓客中，男的還知道怕人家面上下不來，勉強擺着一副莊嚴的面孔，不讓它露出一點笑意，可是那些位女賓，却是都帶着小孩子的脾氣，聽了連玉環的嗓子不給勁，早已有幾個嗤嗤的都笑出聲來。這在羣衆中是無法制止的。連玉環又是恨，又是氣，那裏禁得起大家如此嘲笑，早把那本戲考往桌子上重重的一丟，自己發恨道：「我本來不要唱，偏偏的讓我唱，明明白白知道我的嗓子不好，這不是故意的與我爲難，讓我出這大的醜。」她一發作，那位胡琴的琴師先呆住了，祇得把胡琴一停，聽着他的下文。那些女賓嚇得把笑都縮回去，靜靜的不再做聲。男賓們也相視無語，眼巴巴都去看王健明如何。祇見那王健明到底是漂亮的，他看見連玉環的確窘極，不能不給她一個下台地步，趕緊手舉一杯酒，帶笑起立，對大家深深一躬，笑道：「諸位，剛才大概聽明白了，小妾本是我由醫院裏接出來赴會的，一來是應酬大家，不得不爾，二來是城外園地空氣清新，藉此可與她病體有益，所以才帶着病，領她來來出席，諸位請她卽席一曲，以娛嘉賓，自然是看得起她，無如她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嗓子給她洩了氣，方才的情形，諸位大概看見了，這也無須我多說，就此中止，請諸位另請別位消遣罷。」說完這話，王健明把那杯酒一飲而盡，向四外一照杯，才坐下了，好像是爲連玉環謝罪一般。那大家果然經此一來，興頭似也少減，聽了王健明說，連個鼓掌的都沒有，有幾個上來，免不得加以慰問，打聽連玉環怎麼樣，要緊不要緊。連玉環祇將手扶着頭，偎依着王健明肩上，閉着眼一言不發。王健明給她把那慰

問者對付去了，這才又把眉頭一鬆，轉了一轉面孔，問她一聲道：「你聽見了麼？我替你說了，你不要唱了，現在你心裏覺得如何好？一點沒有？」那連玉環眼睛是閉着的，其實甚麼他都聽見了，祇是點着頭，哼了一哼。王健明看她神經異常萎靡，自己若是一定讓她難爲，也是不忍。又問她道：「一碗飯吃完了，大家照例要到園中各處散遊的，你能不能去呢？」連玉環聽到這裏，她把眼睛睜了一睜，看了看那王健明，又把眼睛一閉，那眼角裏便濕陰陰的，透出眼淚的痕跡來。王健明看了，越發不敢相強了，便笑道：「你真了不得！這有甚麼難過的？誰都免不了有個大災小病，你不想去，精神不大好，我等送送你上汽車先回去好了，你何必爲難呢？」那連玉環果然把頭點了一點，枕着王健明肩頭不語。王健明看那席間各位的興致，給連玉環一鬧，也好像是輕減許多，再沒有人出來歌唱，有的吃酒，有的五魁八馬的划拳，女的都在肅然靜坐，也不像先前的嬉笑了。他就不待席終，直領着連玉環起來，向主人作謝道：「今天實在對不過，小妾有點不大得勁，我要先派人送她回去了，我去去就來。」到底他是個處長的身分了，那些男女賓客，多已離席起立，有的還特別離席，送着他們出來，問問連玉環到底怎樣，有沒有要緊。王健明都笑着謝過，說道：「不打緊，小妾這是宿病未愈，故爾如此，請大家原諒，她逃席了。」那女客們熱心的，更有的要送着連玉環回醫院，王健明都讓連玉環謝過，自己也攔住她們道：「不必了，我派我這個聽差的送回去就完了，這自己也是不去的。」王健明說着，攙着連玉環上了汽車，叫過來他的聽差一看，原來是那王老好。連玉環坐在車裏，一眼看見了，心上一鬆，快，那王老好仗着他的年紀大了，汽車的前部，有那司機及跟車的聽差佔坐，他就在車後部的倒座上，和那連玉環對面坐了。汽車一直的駛出三貝子花園。王老好是一個愛找碴說話的，他幹了這行跟官的買賣，比不得從前，所以他的一根短桿的旱煙袋，業已換了一隻美國式的大煙斗，拿出來，在小布口袋裏，滿滿的裝

上一袋對那連玉環笑道：「太太，咱們在東便門外邊的交情，可不是一天了，我憑着這張老面子，在您面前吸一袋旱煙，您沒有甚麼不答應的罷？」連玉環倚在那汽車的靠背上，睜眼看一看他，祇好一笑。王老好擦火柴吸了一口煙，忽然笑道：「咦，我還忘記問了，您來了剛剛一會，席還沒有散，爲甚麼先回去了？」連玉環見他問到這節，却不知答覆他甚麼好了，自己悠悠的喘了一喘氣，然後又嘆道：「你不要問我了，我實在是過不慣這太太的日子，還不如我賣唱茶樓，或是在你的船上要小錢，追搭襯，倒心平氣和，捫胸無愧，我今天又差一點死了。」說畢，祇覺胸間一陣氣逆，倒着翻上來，立刻咳嗽不已，警得臉都紅了。王老好看了她的樣子，心上十分可憐，不遑問她今天細因，祇說道：「你的病不是那天在北海和田大爺見面又勾起來的麼？以後還有甚麼事情呢？當天你們是怎麼見的面，我還不大知道，我祇知道你和他鬧得一定不大好。」連玉環讓他問到那要命的節骨眼上，自己更悲從中來，不曉得說甚麼好，靠在車裏的棉靠背上，喘一口氣，把手捫着胸，呻吟道：「你問那田大爺麼？我們算是吹了燈咧！從此我們完事大吉了。」王老好驚問所以，那連玉環就掉下淚來，說道：「他不原諒我的苦處，我拿錢把他招惱了，他從此不理我了，還不算吹燈完事。」說着，將那田夢北和自己從北海訣別，以及連吉慶去他家探問，反招出一身的不是來，和聽說他和黃梅麗訂婚的一切，完全都說了，那王老好聽這些個過節過眼，都不是自己所知，倒也頗覺詫異，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呢？我想着你們二位有天那麼大的誤會，見上一面，也足可解除了，爲甚麼一見面倒話不投機，竟自至於決裂，那田大爺豈不是太不原諒你了。」連玉環哼了一聲，抬手擦擦眼淚，又說道：「那有甚麼法子呢！祇不過我是一個對不起人的人了，還看甚麼說的，也祇好冤沉海底，聽着人家笑罵。現在我一肚子委屈，沒處可訴，偏今天又是照着那天的例子，讓我唱唱談談的，還得裝出一臉的笑來衝着人。王老爺，你想想我還活得下

去麼！說完了，連咳嗽帶喘氣的，縮在車角落裏，渾身蜷曲成一團，真是一個小可憐虫似的。王老好見她不嫁人，倒是一個很活潑的女子，一嫁人倒變成病病歪歪，小模小樣，說不上幾句話，又嗽又喘，一副風裏燈的態子，登時想起從前，也不勝傷心。他把那大鍋煙袋，向汽車窗外一扣，重重的往車門樞上一敲。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等等我去看那田大爺，倒是怎麼回事，去問問他。你這邊一個快急死了，也是瞎事，怕的是人家還不知道。我去說一說，他總不會不相信的。」連玉環倒未表示怎樣，祇是帶着眼淚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算了罷！人家因緣美滿，親上作親，是多麼風光，我不是破鞋提不起來了麼？得啦！我們各憑良心，甚麼也不說了。」王老好見她忽又不以為然，自己祇想着她，或是也許不願意再見那田夢北了，因之也未向她認真，祇隨便說了幾句話安慰她。汽車到了醫院門外，王老好送她下車進去，這裏一切現在，沒有甚麼可以照料，王老好看無事，也就回去交差。一晃過去好幾天，忽然那連吉慶在財務處見着王老好，他慌慌張張的便問道：「你現在有功夫麼？不能到醫院裏去一趟？」王老好笑道：「我功夫倒是有，不過姑娘的病，聽說還沒有好，我去了，讓她見景傷情，反與病體無益。您那邊用人的話，何妨請處長轉派一位。」連吉慶見他是讓王爺伸手拿糖，便無暇開口，祇是笑道：「王大爺無論如何，您去就知道了。姑娘這兩天，病勢越發沉重了，口口聲聲，祇是嚷嚷着想您這老大爺，您若是去一輪的話，那是頂好了。」王老好聽得倒也惻然，就不再說閑話，驚詫着道：「姑娘這兩天病更重了麼？那麼我晚上去看看就是了。」連吉慶又託咐他一回，讓他說話小心，王老好件件都依了。果然晚半天王老好沒有事，一個人到醫院來，那連玉環這幾天不見，躺在床上，却是扁扁平平的，身體異常瘦損，那臉上也一左一右，掉下兩條子肉，都朝腮幫裏縮進去。以前她本來是一個鴨蛋圓的面孔，現在好了，索性變成一個窄窄的條子臉。王老好見了，就是一驚，忙問姑娘怎樣，我聽說你想我，叫我到這裏

來，這話對麼？連玉環身體雖是瘦弱，她的出入氣息却是異常粗促，見了王老好，才要說話，又是一陣氣逆，先咳嗽了一陣，才苦笑了一陣道：「是呀，這話是誰說的？我爸爸告訴你的罷。」王老好點了點頭，坐在她的床旁小椅上，定睛一看她的臉，禁不住暗暗的搖着頭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的病可好了些麼？這兩天你覺得怎麼樣呢？」那連玉環却把頭在上，左右擺了一擺，嘴角邊一動，透出一絲絲的微笑，說道：「我好了，也許下世再見罷。」王老好吃驚道：「你這話，是怎麼說呢？好好的，爲甚麼下世再見了？」連玉環喘息道：「王大爺，醫生說的，我的病，是肺病，早種下根苗，不是一朝一夕了。現在又弄得大口吐血，心臟的影響也不小。所以我除了長期休養，尚有十分之一的補救，簡直就算沒了希望。我這兩天一起床，頭昏眼花，站立不穩，和從前大大的不同，自己也知道凶多吉少，故此我才盼着您來，我趁着這口氣未絕，我要求您替我辦一件事。」這話說得王老好不忍卒聽，幾乎替她流下淚來，便勉強堆着一臉的笑，安慰她道：「姑娘，你這話可說錯啦。你的病，吉人天相，好不好的，那是沒有問題，何必發愁心急呢？不是我說，你在這裏又不愁吃，不愁穿的，妥妥實實，安心養你的病，着的是甚麼急？一個人三魂七魄，來頭本是非輕，難道年青青的，就會這麼死了？那才是笑話。姑娘你聽見了麼？」說畢，拍了一拍她，又笑道：「你有甚麼事求我？我沒有辦不到的，你就說說給我聽罷。」連玉環聽着她的安慰，自己仍是不十分相信的，微微笑着，末了，又看看左右看護婦恰好出去了，她便嘆了口氣道：「王大爺，我的病我曉得，我比醫生還有把握，絕對的好不了。我但求你不辭勞苦，看在我們父女和您的交情分上，給那田大爺帶一信去，讓我在臨嚙氣之前，見他一面，我的一死，不但是瞑目九泉，並且是永無遺憾。我想王大爺沒有辦不到的罷。」王老好見她事到如今，還是開口不離田大爺，自己又是可嘆，又是好笑，沒可奈何，敷衍病人，不得不忍着頭痛，頷首道：「罷了！大姑娘，你才是一個多情的人咧，病病歪歪的，還居然挂

念着從前愛你的人兒，這個我辦的到辦不到的一層，先不必說，我們祇拿那人情道理上來講，就有許多地方說不過去。你要曉得：你是一個已經嫁人了，比不得在家裏當姑娘，一舉一動，都隨自己的便。任意而爲，不受限制，你是一個處長太太，舉動之間，不爲自己着想，還要給那處長想一想，你是一個嫁了人的太太，再和從前所歡相會，是大犯條款，所不應爲的，若是讓處長知道，你的一切可都就完了。你要再思再想。一連玉環看他不肯乾脆答應，伏枕流淚道：「王大爺，你不用替我想，我自己甚麼都想開了，我就求您辦這回事，決不再求您了。況且上回在汽車裏，您還替我不平，據說你要去問問那田大爺，現在我還沒有問你，大概你也沒有去問，空逗我一個狗咬尿泡空歡喜，難得我這裏，傻瓜似的，還等着你的回信呢！」連玉環說着，又自嚶嚶啼泣，埋頭不再說了。王老好兒這情形，在在都給自己一個頂不好的印象，自己說也慚愧，上次不過隨口說說，幾時又給她當真去找那田夢北，因之捫心自問，未免不安，便笑道：「得了，姑娘，我事不宜遲，馬上就去。前事休提，祇提現在，我豁出一切去了，捱罵受報，怨就是這一回，我不管找得來找不來，我下着苦功夫去說，咱們是心到神知，我這一去，三言五語，叫了他來，你也別樂，我若是叫不來，你也別喪氣，你該喜歡一點了罷？」連玉環聽了他去，便把臉又向外一轉，看着他，眼巴巴的祇是一邊喘氣咳嗽，一邊回枕上叩首，代表着行禮致謝。王老好看了，心中倒好生不忍，祇去扶住她，讓她好好的安眠。說道：「算了，我王老好和你也是父輩子的交情，無老或少，一口一個王大爺的叫着，還讓我說甚麼，慢說這點的小事，即使赴湯蹈火，我都不辭的，不管他來不來，回信我一會就送到，請你好生等候，我去了。」說罷，王老好挺身拔步，走出這病房來。還沒有走到幾步，忽然連玉環在屋裏，又顫顫微微的叫了兩聲：「王大爺！王大爺！」那王老好聽了，脚步方在一停，醫院的聽差，已經跑出來，幫着她叫道：「王先生！王先生！王太太叫您回去。」王老好聽了，急忙又轉回

來，祇見那連玉環在床上欠起半截身軀，有氣無力，拿手往褥下，正自亂掏。王老好見了，不知是怎麼回事，問聲：「姑娘，是你叫我啦麼？」我回來了。」那連玉環顫顫着手，從被褥底下摸出一隻扁扁的紙包，復又躺下，喘息了一會，才舉着那紙包，微笑一笑道：「我祇願催着你去，竟自把這件東西忘了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王大爺，你把這個給田大爺也順便帶了去，我們兩人的一樁冤孽，全是由此而起，這東西害人不淺哪！」王老好又不曉得這是甚麼東西，何以要帶給田大爺，正待問時，連玉環已然把那紙包打開來，裏邊却是一只碧綠碧綠，菠菜色的翡翠鐲子。她望着它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在枕上把頭一連搖上幾搖，說道：「王大爺，田大爺和我所以決裂，就是一半因為我不能夠還他這一只翡翠鐲子，拿一千塊錢給他折價，是羞辱於他了，所以我和我誤會重重的，不能解開。現在我的這只鐲子，據我父親說的，拿到廊房二條胡同的珠寶玉器店裏，那些商人們都各觀望着，存了買便宜的念頭，給不上價錢，所以又拿回來了。這話是在昨天了，我和我母親又說起這件事，我認爲父親貪財出賣人家的飾品的不正當，我母親說是沒有賣出去，給不上價錢，又拿回來了。我聽了，喜歡得甚麼似的，當下便推說願意在垂死的時候，再看一看那可紀念的東西，騙着我母親拿來。我放在這裏，再不撒手了。王大爺今天請費心，帶給那田大爺，就實話實說，告訴他這東西回來了，放在這裏，早晚也離不開當舖和金珠店的門兒，乾脆原物還了他，也去掉我一樁心事，大概他也許就來了。」王老好看她自從自己進門，以至於現在，還是念念不忘，一口一個田大爺，拿出這鐲子，意思也無非讓他來。自己便感嘆萬狀的，接了那翡翠鐲子來，看了一看，自己是一輩子賣力氣的，也不知道這東西之真假，以及由那兒值錢，糊裏糊塗的，拿那紙又一包，腰中繫着腰帶，便解開衣襟，放在懷裏，笑道：「就是這樣罷，我照實說，把這東西給他帶去，意思達到就是了。除了這個，還有甚麼說的呢？」連玉環遲了一遲，定目凝神，好似想了又想，好

久，臉上才浮出一層笑容來，說道：「王大爺，我託咐您了，別的等他來了當面說罷，也許我祇此一面，下不爲例，再也不託付您甚麼了。你看在我們爺兒倆當初苦混的分上，給我再賣這回力氣，我這兒謝謝了。」王老好聽她祇顧說着決絕的言語，自己諾諾的，不得再還言。連玉環嘆了嘆氣，又催道：「王大爺，您請罷，快去快回，我這裏是眼看日影動，耳聽好消息了。」王老好不便再留，連聲應着，退了出來。到了醫院門外，心上不知如何，還是酸酸的，抬手偶然摸摸臉上，風一吹，竟是生涼濕陰陰的，已經流下眼淚來了。當時不容遲緩，再摸了懷裏的紙包，把腰帶一緊，也雇了一輛洋車，直奔黃姑母家來。這時候天不早了，那黃姑母門外却燈火輝煌，車馬閒人，紛紛聚集，別提多麼風光，多們熱鬧。王老好覺得情形特別，試在門外打一張望，祇看裏面也是喊喊嚷嚷，轉眼那賓客們出去進來，非常的衆多，王老好疑惑到一百分，暗忖人家府上，若是有甚麼喜慶事情，自己冒冒失失的趕來，可是諸多未便。因向那門外的車夫閒人，一打聽，那些人笑道：「這是黃家的小姐，和她的表兄田少爺訂婚的大喜的日子，裏邊這時候正要吃飯，親友們紛紛前來賀喜，這件事真夠瞧的，兩方面都是世家，祇這一訂婚，女家一頭，先到了百八十位親友，若等到了正式的喜期，還不擠破了門。」王老好聽了恍然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便點了點頭，暗暗的嘆息。連玉環那邊，人是人家的了，還念念不忘，以田大爺爲心上的人。人家這邊，却正是喜喜歡歡，高高興興的，預備大辦其喜事。便也笑道：「果然，人家是神仙眷屬，不知道要羨慕壞了多少人呢。」這裏正道着，那大門裏有個聽差的，出來開發車飯錢，看見王老好的打扮，也是個長隨模樣，就上來問道：「你是那兒來的，你領了車飯錢啦麼？」王老好讓他問到頭上，爽性走上一步，笑道：「這位大哥，我是田大爺的老朋友，今天聽說他是大喜的日子，特意前來道喜，請你費心回上一聲。」那聽差的聽說他是老朋友，兩眼上下一打量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姓甚麼？住在那兒？」王老好祇答

說姓王，住在東便門外的二間。那聽差的走進去了，王老好在這裏站了半天，他才又出來，手裏拿着一張五塊錢的鈔票，笑道：「得啦，我給你回上去了，田少爺應酬親友忙不過來，既是老遠的來道喜，不能空回，取一個吉利，我到帳房給你要了賞錢，你拿了去罷。」王老好看見他拿出一張鈔票，自己怎好去接，因舉手一拱，笑道：「謝謝這位大哥，今天我來目的不在討賞，我是來求見田大爺一面，有話面談的，請你無論如何進去，請他見我多有勞駕。」那聽差見他臨財居然不苟，禁不住哦了一聲，再瞧一瞧他，笑着進去了。王老好再等了一刻，他又出來，笑着點頭道：「來罷，田少爺讓你進去。」王老好這始放下了心，也笑着答應，隨他進來。祇見這外院內，已經是喜氣洋洋，處處透着蓬勃熱鬧。院子裏廚役，忙着端菜送湯，遙聽廚房下刀勺亂響，一派緊張的氣象。聽差的把他帶到垂花門外，進去又報告片刻，田夢北穿了一身嶄新的袍子馬褂，匆匆的走出來。王老好是藉題發揮，前來賀喜的，就一揖及地，哈哈笑道：「大爺來晚了，您哪，我聽說您今天大喜了。」田夢北見了他，倒也笑容滿面，招呼着聽差開了外院書房的門，讓他進去。一面答道：「不敢，你從那裏知道的，你這是從東便門外來麼？」王老好剛坐下，又站起來道：「是我這是從城中來，田大爺貴人多忘事，我上回經已說了，我在王處長那邊當一名長隨，你記得這個岔麼？」田夢北抬手搔了搔頭，仰了一仰臉，哦然笑道：「是了，你是在那邊當差，我倒忘了。」一面又讓聽差張羅茶水，又彷彿不甚經心的樣兒，笑道：「你聽誰說的呢？」這一問本不好答覆，王老好弄得呆一呆，才想出來，笑道：「這還用說，您這大的舉動，瞞得了誰，誰不知道。」說畢，打了個哈哈，這個岔就算過去了。田夢北本是百忙中出來見他，和他談了幾句，無非隨口敷衍，說不出所以然，後來實在警不住了，才打開鼻子說亮話道：「王老好，你今天找上我的門來，想必另有事故，我拋下許多親友不顧，出來見你，你到底爲了甚麼？帳房給你開賞，你爲甚麼不要？」王老好趕到今天這節骨

眼上話也是不大好說，幸而又這一問，便笑了一笑道：「田大爺，話早已跟您說過，東直門裏連大爺的姑娘，是嫁給我們上頭做姨太太了，今天我又是被她所派，來和你有話說的。」田夢北聽了這話，精神頓覺一震，臉上的顏色，一紅一白，也變成異樣的難看，打了一個遲頓，却又勉強笑道：「這怎麼樣呢？你來替她有甚麼話說！」王老好說到這時候，他便要來一個當場獻寶，從懷裏一掏，就掏出那隻翡翠鐲子來，打開紙包，輕輕的往田夢北眼前一放，微微笑道：「田大爺，這東西和您好久不見了，您還認得它麼？」田夢北猛烈的看見這隻鐲子，當時倒怔了，說道：「咦，你從那裏拿來的？這個原是我家的東西，我如何不認得？」王老好放下了，縮回手來，又笑一笑道：「大爺您認得，就不用我說了，這是連大姑娘讓我給您送來的。」說畢，就將連玉環所託咐自己的話，一五一十，如數的和田夢北一說，又笑道：「您瞧！這真是虎口中的餘食，得來的不易，差一點就沒有。連大姑娘現在病是越來越沉重，眼是凶多吉少，儘盼着您去看她一看，但是找不回這件東西，又有上回她拿錢把您招惱了那個岔，她不但沒臉見您，連我也是不來的。現在好了，東西是完璧歸趙了，所以我也來了。田大爺您何妨去看一看她，她還是在那醫院裏養着，可是病體却是一天沉重一天，成了活着的病鬼了。」王老好經心刻意的說着，滿擬可以引起田夢北的熱烈同情，却不想田夢北先是很受震動的，此刻明白究竟，却鎮靜之極，聽罷，撫然笑道：「謝謝，你來往奔波，真是難得。這鐲子你帶來了，費你的心，我也並不是不收，也並不是收下，祇請你給我帶回一半去，給他去看一看，代表我去看他便了，我們兩人的感情，也以這鐲子爲例，不必再委曲求全了。」說罷，田夢北驟然抬起一隻手來，抓起那隻價值千元的翡翠鐲子，重重的往桌上便是一拍，拍喇的一聲響處，那鐲子便一拍分了家，變成了兩半。王老好不提防這一手，大大的吃了驚，祇見田夢北顛顛抖抖的，把那一半鐲子送過來，面子上却仍是對他笑道：「費你的心罷，請你帶

回這一半鐳子，我們的交情，就可以說是有如此鐳子。」王老好不知所，以這一半鐳子接也不好，不接也不好，弄得進退兩難。祇好陪笑道：「大爺，這話可不是我說，連大姑娘和我是老交情了，田大爺這邊更不用說，兩邊是一樣的，我不能偏向着那一頭。您知道，話您是這麼說，我可不能照樣去學舌，推人家的耳刮子。沒有您不聖明的，人是快死了的，那不是給她病上加病麼？我們當人家底下人的，實在不敢，實在不敢！」王老好說了兩個不敢，他也不由的挂了一點火，哼哼的氣喘着。又拱手笑道：「得啦！今天您是大喜的日子，我攪你的局，太不知好歹，無怪您來生氣，大人不見小人過，宰相肚裏好撐船，我和您告別了。」說畢，湧身起立，向他淺淺的一躬，邁腿要出去。那田夢北看他閒話順嘴流，自己本是氣急而發作，又不禁轉過一個念頭來，向前一把扯住王老好，眼巴巴的望着他，嘴裏打了兩個結巴，連着問道：「老好，你不要走，那連大姑娘叫你就這麼幾句話麼？」王老好轉回身來，張着兩隻手，向他喘喘的笑道：「可不就是那幾句話，我沒有甚麼夾帶藏掖，都說給您了。這不是還有那隻鐳子麼？你又不問青紅皂白，一下子就摔碎了。」田夢北見他說沒有話了，原可以放他走路，却不想此刻忽然心上一陣難捱，咕嚕便坐在門首的一隻椅子上，把頭搖了幾搖，自己嘆息着道：「好東西是我摔碎了的，不要賠，請你祇管放心，我自己祇是不明白，你們的連大姑娘，上次在北海和我說的話，夠多麼決斷，爲甚麼現在又再三再四的，向我來引逗她病了？是她自作自受，與我何干？真正的，若是見了面的話，又有甚麼話說不也是那麼一回屁事。」王老好聽他忽又轉圓了，自己便也緩和下來，說道：「咳！您瞧這個急勁兒，連話都沒有聽明白：一隻價值千元的鐳子就摔碎了，我說得明白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我在學房舖裏念過四書，說是甚麼不論多麼凶惡的人，一到垂死，說話總是悔悟明白的。那位連大姑娘眼看着病得要死，求神禱佛的，盼着見您一見，死後瞑目，這也是人情之常，無足爲奇，偏是惹肝火太

旺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劈頭先給我一頓，這攔着誰，也是受不了。」田夢北這時候想來想去，發作得有些過分，自己幸而轉圜得快，不致又得罪一個很有義氣的鄉人。就謝過道：「老好，咱們都是老朋友，不用提甚麼了。我之對於連大姑娘別的意思一點沒有，我祇恨她和她的父母把我騙成一個大頭瘟子似的，直到她臨出閣的幾天，我還不知道，事後由你告訴我才曉得了。這在情理上是說不過去，就是甚麼人都懂得不對岔，可惜我給她們租房子，賃傢具，成全他們一家人的一片苦心，到這時真所謂有好沒好，完全把我作外人看待了，我故爾才感極自憤，從此誓不再與他們往返。我的巴結他們，目的固然不在她們的女兒身上，可是他的女兒，却自動的要和我聯為秦晉，不惜以身相待，不然，這隻家傳的珍貴玉鐲，何以又能到她的手內。不想事情是畫餅了，那還不相干，竟爾拿錢作為打發我的工具，豈不是大大的笑話。現在你來了會子，不讓你帶回一點成績去，與你面上難堪，顯見得我不夠朋友。請你告訴她，明天我就去，讓她等我好了。」王老好見他真是變幻瞬息，神鬼叵測，這一會忽又依了連玉環的要求，答應明天就去，不覺喜極道：「田大爺，真有你這一手，罷了！罷了！你既有現在，何必剛才，瞧你氣成甚麼似的，真是何苦來。你說的話，我也不怕拉老婆舌頭，一概給你帶過去，你明天一去那醫院裏，包她病就減輕，或者不幾天就好了。起死回生，全在你的身上。祇可惜那鐲子摔碎了，再也不能整上了。」田夢北和他說來去，連自己也不知是怎麼回事，居然順口如流，一反初衷，答應他去到醫院看那連玉環，自己微微的一呆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不得不順流而下，以錯當真。說道：「好了！就這樣，我現在心緒非常不安，這一回親事，本是母親和姑母做主，硬要如此，我本心裏尚在無可不可的，今天就草草的要正式訂婚了，我簡人的志願，至少要大學畢業，才好訂婚，誰想到現在趁我這創傷未復，她們乘虛而入，逼上梁山，竟自成了事實呢！」言下，滿腹牢騷，顯着異常的失望。王老好把事情辦得圓滿，

他沒有甚麼可說的不解勸他幾句，請他記着這個岔，莫要忘了。田夢北想着他來了一趟，趕上好日子，不能就此放他走路，留他去廚房，要了一份菜給他吃，再把那張鈔票交他，這才返回內院來。這當兒本來正在吃着喜酒，田夢北忽然逃席而去，大家不免特別注意，等他回來，黃姑母便問他是甚麼人來了，弄了這麼半天，找你有甚麼事，你陪了這麼久？田夢北只好明言，不免扯上一個謊，說道：「從前住公寓時使喚的夥計，今天也不知從那裏得來的消息，知道自己快結婚了，前來道喜討賞，給他一塊錢，讓他去了。」大家聽了，平平常，不值得介意。倒是那黃姑母向那田老太太笑道：「你瞧我們的親上做親的親家太太，這位姑老爺，沒有別的嗜好，可就喜好交個朋友，不論甚麼人，高的矮的，全都認識，從前住過公寓的夥計，也會向他討起賞來了。」那田老太太倒沒有說話，祇笑了一笑。大家有的拉起親戚，拐着彎兒，是田夢北的弟兄之流的，就機舉起一杯酒來，向他笑道：「田大哥，兄弟剛才說過，今天要敬大哥一杯，作爲賀喜，大哥沒有吃，就出去了，這一杯現在接續前文，照補着喝了它罷。田夢北對景傷情，個中滋味，本已夠自己消受，方才又有王老好一來，越發的無心吃酒，便推辭道：「對不起，我本來不會吃酒的，剛才已吃了賀兄的一杯，這一杯不敢領，敬謹壁回罰菜一箸，作爲代表好了。」說完，剛要舉箸夾菜，那位自稱兄弟的，已去劈手奪下他的筷箸，笑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我們不是虛情假意的，這一杯酒不吃，分明是不賞兄弟的面子，怎麼賀老哥的一杯，就可以吃了呢？」田夢北心亂如麻，又當不住他們極力相讓，急了個頭紅臉漲，說道：「這杯本來不能吃的，吃了以後，是不是還有第三杯，我要問一問。」那自稱兄弟的，嘻皮笑臉的道：「自然囉，吃了兄弟的一杯，那裏還有第三杯，所謂祇此一遭，下不爲例，請你祇管放大了膽，吃了這一杯。」田夢北給他逼得無可奈何，祇好忍了頭痛，把面前的一杯酒舉起來，說道：「那麼就祇此一杯，下不爲例，倘若再有，我可恕不應命了。」這話說完了，果然他把

那杯酒，和那自稱兄弟的一碰，再湊到嘴邊，很很的往下一嚥，只覺得那杯酒辣不可當，好像比尋常吃的大不相同。這一下嚥，更是不容於胃部，一連在胸際翻了兩翻，好像是沸騰起來一樣，衝上衝下的，不由得田夢北一聲哎喲，還沒有叫出來，他的面部斃成又紫又紅，猶如一隻筋子，晃了幾晃，到底抵抗不了，脖子伸了一伸，啞的一聲，不但把這杯酒從喉嚨裏還席，完全吐在地上，便是那剛才吃下去的珍羞美味菜肴，也一齊都拐了出來。這一來，可把那座上的男女嘉賓，都嚇壞了，大家停杯放箸，一個個都看到這邊席上來。有的陪同那田老太太和黃姑母都過來看視，問是怎麼了，要緊不要緊。那自稱兄弟的舉着一隻空杯子，更呆如木偶，做聲不得。田夢北吐了幾口，把肚裏鬧轟的東西打掃出來，倒覺得神經一爽，放下那酒杯，搖了一搖頭，喘出一口氣來，道：「不行了，我再不能喝了，這一下把我害苦了我的心裏，跟翻了江一樣呢。」那黃姑母自己未過門的女婿，竟爾給親友們害得如此，她早氣極了，說道：「這真是豈有此理了，大喜的日子，吃一點喜酒，也不過是點綴點綴，誰讓你們沒深沒淺的，拿着這貓兒溺灌人，你們看着這樣兒好看麼？」說着，黃姑母叫來兩個聽差，說道：「算了，這種現眼的酒，吃不妨事的，快快的攙着田少爺，回去睡一睡罷。」於是兩個聽差的攙了田夢北，離座而出，到他住的房間裏，放在床邊。黃姑母和田老太太跟了過來，問他覺得怎樣，要不要請個大夫來看。田夢北坐在床邊，吃了一口桌上杯裏的殘茶，漱了一漱，自己再喘一喘氣，說道：「不要緊，沒有甚麼，我好來了，是我吃酒吃得勁兒猛了一點，所以吐出來，招得大家不痛快。姑母和母親不要管我，還是出去看那親友們，替我道一下歉，不要讓他們怪我。」那黃姑母和田太太見他不甚要緊，兩人讓他躺下睡一睡，也就一同又到了前面。這裏大家早顧不得吃飯飲酒，各自議論紛紛，說甚麼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等等的格言，應當以此為證，信為不虛。黃姑母二人來到，大家不免又問長問短，說了一番話。黃姑母和田太太

向大家表明歉意，說田夢北無事，請大家放心。大家果然才安靜一點，那黃梅麗今天不比往日，她穿了一身鮮艷的時裝，右手無名指上，帶着一只紅寶石的訂婚戒，正在黃姑母身旁坐聽了黃姑母說，她心下雖然放懷一些，可是篋箸再也拿不起來，簡直是無心飲食，吞吃不下，大家讓她吃，她也不肯吃，弄得這一席喜筵，差不多就算不歡而散。晚上免不得幾家近一些的親友，太太小姐們不走，再聚會上兩三桌牌。黃梅麗是討厭這種賭博的，她和黃姑母等人應酬一會，便退回自己屋子裏，心上總覺得不大妥實，又不便去問母親和田太太，祇偷着問那老媽子們道：「你到那田少爺屋裏去了麼？可知道他現在怎樣了？」那老媽子是一個年輕輕的，怎不知道他們表兄妹平常的風情月意，又何況現在名正言順，是未婚的夫婦，焉有不挂心的道理。便笑道：「小姐，您問那田少爺，人家沒有怎麼樣呀。我剛才還過去張羅茶水，看見田少爺面朝裏躺着，沒有甚麼，大概是睡着了。」黃梅麗聽了這話，她心裏才算平安了。又沉了一沉，想要去見他，問問他今天到底因何大喜的日子，不怎麼痛快，繼而一想，這使不得，現在是未婚夫婦了，比不得從前是表兄妹，說說笑笑，可以不避形跡，現在若是過於屈就他，又惹他小看自己，因是點了一點頭，表示沒有甚麼可問，待那老媽子出去，她再想一想，還是不大妥當。田夢北在開筵就坐之時，還是喜喜歡歡的，沒有透出有甚麼不痛快的情形，都祇爲忽然有人找他，出去了半天，等到回來，神頹氣喪，竟自和十幾分鐘前判若二人，這不是顯而易見的，其中定有緣故，萬萬的不會平常。那麼這來找他的人，究竟是誰，可就耐人尋味，大可研究了。黃梅麗想到這裏，她有心去再派人去打聽，又礙於自己的地位，祇得忍着不發表。這一天鬧到夜深，黃梅麗自己先睡下去，不管她們。第二天她起來了，那黃姑母等人却是鬧到天明，剛剛的睡下不久，黃梅麗起來看了一看，除去有個老媽子伺候自己，別的老媽聽差也都無有踪影，料是都在夢入黃梁。她便梳洗打扮完了，搭搭訕訕的，一

個人溜出房來，到那前後左右，各院裏隨便繞繞。漸漸的走到那田夢北母子住的房間窗下來，但見那邊業已有了動靜，老媽子伺候完了自己，也正到這邊來。黃梅麗裝作不甚介意的樣兒，遠遠的溜盪着。忽然那邊房門一啓，皮鞋聲響處，田夢北穿了一身西裝，手裏提着一根旅行杖，匆匆的就走了出來，黃梅麗一抬頭，恰好和他打一個照面。那田夢北沒有想到她在這裏，看見她欲退不能，登時彷彿微微的一遲疑，就怔住了。黃梅麗却也覺得面上熱烘烘的，不大得勁，欲知他二人誰先向誰招呼，以及田夢北意欲何往，請閱下回。

第十回

此恨綿綿幽魂歸地府

餘情嫋嫋愛侶走他鄉

且說田夢北昨日大喜之期，有那王老好突然而來的一個岔，惹起他滿腔的不痛快，當時一杯酒勾起滿心的愁煩，一頓飯也沒有吃好，便打點着休息。及至今天起來，他的心裏就覺得一蹶一跳，空空虛虛的，大落實，好像是有一件極其重要的大事沒有辦一般。直到他穿起衣服來，自己思量斟酌好半天，昨天已經和王老好講在當面，據說是今天要到醫院去看那連玉環一下，此舉固屬不是本心情願，然而畢竟是和他說了，不能不算數，無妨去她那裏看上一看。倘或她實在要死了，這也是最後的一個訣別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聽聽她又說甚麼，也是未爲不可。想着，草草的穿了一身西裝，倒提了一條手杖，忽忽的就走。田太太看他歇了一夜，第二天恢復原狀起來，又要出去，知道他是已無痛苦，小小的不舒服，已告霍然，登時說不出的喜歡，所以也不問他，去到那裏，想着他去繞繞，也就回來了。田夢北倒不會料到，一出門就看見由表妹而未婚妻的黃梅麗，正在外邊站着，一抬頭恰好打成一個照面，兩個人各都一呆。當然是田夢北先招呼了她，點頭一笑道：「你在這裏幹甚麼呢？你倒早哇！」這一句連素常表妹或黃小姐的稱呼都沒有了，黃梅麗聽了尤

其覺得刺耳驚心，臉上的紅暈，更增添了幾層，囁嚅了一下，才說道：「我早，你也早，你的病大概是好了，所以這一早又要出去呀。」說完了，她的頭也慢慢的低了下去，連看他都不看了。田夢北看見她這等神情，自己倒有些愧怍，覺得她和自己算是正式的未婚夫婦，此刻瞞了她，去看另一個情友，未免於理未合，說不下去。便微微的一紅臉，笑一笑道：「謝謝，我昨天不痛快是臨時的，今天就已痊愈了，現在是出去隨便的溜盪一溜盪，你在這裏沒有事，你若也是想出去的話，我們何妨一道兒出去。」黃梅麗低着頭，那眼珠兒順着上眼皮把他斜掃了一掃，說道：「你想想，我們現在好像不比從前了罷，一塊兒無忌無顧的出去，那樣子遂好看麼？」田夢北掄着手裏的手杖，笑了一笑道：「那有甚麼關係，彼此不是一天了，何在乎出去一趟，你若是不願意的話，我也不敢相強。我們一會兒見，我出去了。」田夢北說着掄了他的手杖，一搖一擺的就要往外走去，却不意那黃梅麗倒吃他這一駭，給他屈服下來，說道：「你不要走，你等一等，我去了。」田夢北一聽這話，卻無可不可，祇得暫把去醫院的念頭放下，回身站住了道：「你瞧，不希罕你去，我倒又去了，快快的去了來，好一同出去。」黃梅麗見他答應，便對他含情脈脈的一笑，扭身走開去了。田夢北見她依實了自己就去門外等候。那黃梅麗果然過不多時，套了一件藏青呢子的皮領外衣，笑嘻嘻的走了出來，說道：「你看，我穿一件外衣的功夫，就給我母親發覺，把她驚醒了。她問我到那裏去，我連說也沒說就出來了。你想，我和你出去，怎好意思的和她去實說呢？」由夢北聽了，也自一笑，看看他的那件外衣，細腰扎背，長及脚背，非常的時髦，因笑道：「你這件外衣新做成的罷，我怎麼沒有見過？你看還嶄嶄新，穿了沒有幾次罷。」黃梅麗和他並着肩膀走着，一聽他說外衣，低頭自己先看了一看，又對他撇了撇嘴唇，微微一笑道：「你別說啦，我這是去年冬季做的了，有甚麼好看，到你眼裏就新鮮了。」說着她又一邊走着，一邊抬手扯扯領子，緊緊腰帶得意極了。

田夢北見她這一會和自己不甚羞澀，業已活潑了許多，也把興致提起來，笑道：「可不是麼，這就叫做情人眼裏出西施。南方說人要衣裝，佛要金裝，北方說人是衣裳馬是鞍了。」黃梅麗也又嗤溜一笑。知個人在街上走了一程。田夢北是心裏有事，言談話語，總是不大自然。黃梅麗却是情有所鍾，業已得到相當的歸宿，她從心裏就是快樂的。因之表面同路同行，骨子裏截然不同，完全是兩樣的。溜盪了半天馬路，黃梅麗忍不住就問道：「我們出來的功夫不少了，走的腿也怪累的，還不該回去麼？」田夢北本是無所謂，也便信口搭言，笑道：「回去就回去罷，天也不早了。」黃梅麗看他隨口說來，天剛剛才十點多一些，便說是不早，暗暗好笑。跟着他又往回路上走來。兩個人還沒有走到回路的三分之一，忽然一輛飛快的洋車從後面趕過來，車上坐着一個老頭兒，回過頭叫一聲：「這不是田大爺麼？」田夢北一看那老頭兒不是別人，却正是自己昨天接待的那位王老好，他也爲之一驚，說道：「呀！老好！你這時到那兒去？」王老好的洋車隨着他的叫聲，也立刻站住了。他驀地就跳下來，氣急敗壞，拿一條粗毛巾，擦着頭上的急出來的水蒸氣，喘呼的道：「我的大爺，幸爾碰見，不然，也是讓我去砸釘子。我這不是到別處去，正是去府上請您。」說到這個您字，他一眼瞟着黃梅麗，即將底下要說的言語，嚥了一嚥，轉了一個口氣道：「您昨天答應我的，今天怎麼還不去呀？」田夢北見他見了面沒別的，依然是昨天的那話兒，自己有黃梅麗在旁，說話固然以避諱一點爲妙，無如也要問問明白，於是笑道：「我一會有功夫就去，何必着忙，反正我今天一定到，也就是了。」王老好見他言談自如，尚不悉骨子裏的情由，便也無所顧忌，給他一個衝口而出，着急道：「大爺，話不是這樣說，您是隨便的人，家可是活一時是一時，不能隨您的便呀！大姑娘從昨天後半夜起，乍醒乍不醒，滿嘴裏常說鬼話，時時刻刻，念叨着大爺怎麼還不來，太對不起大爺，自己把自己害苦了，還落一個不好的下場頭。是我們隨侍左右一刻

兒不敢離開，還好，把這鷄鳴五鼓的一關，算是過去了。早起她明白過來一些，口口聲聲，祇是問我要田大爺，問大爺怎麼還不來，她快死了，據醫生說她五行無救，不出晌午，必定就是一個死字。我看着她臨死哀號，是鐵石人也要落淚，成然不忍令她死了，還落下一個死不瞑目，所以我又來打攪大爺，您哪，快快的跟我去，還有一面可見，不然的話，再見面祇好下世了。」王老好說着他，忍不住兩滴老淚業已奪眶而出，先亞賽來報喪一般哭了。田夢北聽他說得十分悽絕，自己也顧不得許多，吃驚之下，就急道：「老好，請你先不要哭，昨天你來，還說她不致這樣，爲甚麼一夜功夫，轉到這等惡劣。我這裏還不大留意咧！」王老好流了兩滴老淚，他自己擦了一擦，哼了一哼道：「好大爺的話，昨天我來了，甚麼都說了，不過你田大爺沒有留意就罷了。現在沒有許多話說，我祇問您一句，您是去不去呢？」田夢北見他埋怨上來，自己也沒的可說，說是不去，又覺不忍，人是快死了，好了一場，臨了連一面都不得見，說是去呢，眼見得黃梅麗在自己旁邊監視着，尙不知她的心下若何，便說道：「老好，謝謝你，累你老遠的跑道，我這是往家裏走，你等我回去一趟，然後就去如何？」王老好看不出他是有黃梅麗在旁不便，聽了便搖搖頭道：「我的大爺，您沒有聽我說麼？人簡直是不行了，今天晌午就過不去，您去遲了，就難得相見，那裏有回去的功夫。倒是聽您的一句痛快話，您若是不去的話，我回去告訴她，讓她聽了也好放心，絕了她的希望就完了。」田夢北聽他說的決絕，自己若再搪脫，那就是拒絕了，因轉向那黃梅麗道：「你聽見了麼？我和這位王老好說的誰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黃梅麗聽了他們說的，雖不明白真象，大略也可以知是關乎一個女人的生死，給他一問，故意的道：「我不知道呀！我不曉得你們說的是誰，我大概未曾預聞，你問我這個幹麼？」田夢北這就有了說話的因由了，於是告訴她道：「你不知道，待我來告訴。你還記得那唱二簧票友嫁了人的連玉環罷，現在說的就是她，她要死了。」黃梅麗把他們

適問所談，無不句句聽在心裏，這會兒見他道出姓名，却是那久不聞及的連玉環，她也心裏一動，又一想昨天那個岔，和王老好曾說昨天來的話，她忽然醒悟道：「是啦，我想起來了，昨天你出去，大概就是這位先生來訪，以致你回來沒有吃下一杯酒就都嘔吐了。今天怎麼樣，那連玉環她又讓你去麼？」田夢北給她說得也自慚愧，勉強笑道：「對了，你所說正是，不用我細談了。現在的情形你當然也已聽見，我昨天是這樣經過的。」說道，忙將自己昨日和王老好談話的情景，都向黃梅麗說了，又參加自己的意見道：「我以為她現在要死了，我們去看看她，也是人情之常，人若在垂死之時，多半都是希望見一見熟人的，你就是去一去，也都在情理之中。你們也是很熟識的，況且你也捧過她兩天，大概不會忘的罷。」黃梅麗果然心裏也自惻然，想起在幾月前的情況來，如今僅僅的數十天，一個活活的人，竟爾會快死了，便應道：「也好，這位先生來送信，我們不去看看，心裏怪不得勁的。這樣就去，你說可以不可以呢？」田夢北自然說是可以的。那王老好見他們商商量量的，兩個人鶉鶉鶉，恩愛的神情，溢於言表，他在昨天業已聽說田夢北佳期訂婚，今天再以此光景證明，不禁破涕為笑道：「田大爺，這位小姐是不是昨天說的和您新訂婚的黃小姐，您給我引見一下。」田夢北便點了點一下頭，向黃梅麗說出王老好的來歷，王老好趨前一步，請了一個半截子安，笑了一笑道：「黃小姐大喜了。」黃梅麗倒不好意思了，她微微領首，作為還禮，一面又向田夢北道：「如此我們不宜遲延，還是早一點去好罷。」田夢北說了聲好，王老好就去雇車，大家都到醫院來。剛剛的一進醫院的門，便見那連玉環的爸爸連吉慶也是氣急敗壞的，從裏面跑了出來。王老好看見他這樣忙促，情知不好，不由站住一跺腳，說了一句道：「壞了，完了！」那連吉慶急得真是腦筋蹦起多高，面色通紅，跑出來一個急勁，幾乎和他們劈胸相撞，眼睛都藍了，說道：「你怎麼剛來，你怎麼剛來？」王老好也急道：「大爺，您不替我們想想，找

才去多大的一會，這位大爺又不好請，不是一句話能來的，我把他老人家請了來，這不就是千幸萬幸，還說別的幹麼？姑娘這會兒怎麼樣，好了一點沒有？」連吉慶這當兒才看見王老好的身後，尙站着田夢北和黃梅麗，他看了他們，想起自己的女兒，由不得淚如雨下，舉手向他們拱一拱，哭道：「你們！你們！你們來得遲了一步，和她兒不着了見不着她剛剛的嚥了氣，我這是給她出去，糊倒頭車，她的媽媽還那麼迷信，說是她掙下一點家私，不能夠讓她臨走，連一輛車都沒得坐，可憐！可憐！現在處長那邊還不知道影兒呢！」這話使得田夢北、黃梅麗兩人，都突然一驚，那王老好不用說，更是聲隨淚下，一連嗚咽着道：「姑娘！姑娘！你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你死了，我這做大爺的，空讓你一口一口的叫我大爺，我在你臨死，一件事沒有給你辦到，還落一個對不起你。我若早請來田大爺一步，你們還見得着，你怎麼不遲走一步呢？」連吉慶見他哭哭說說的，他想起連玉環臨終之際，也哭道：「大爺，你還說呢，姑娘臨死前，真是癆病到死都明白，她還清清楚楚，認得出來，我們都是誰，這還不要緊，她一會一睜眼，睜了眼睛，就問田大爺來了沒有，問了一連五六回，末了她實在不能掙扎了，她的一口氣未斷之前，在喉嚨中呼嚕呼嚕的倒抽着氣，掙了好久，忽然喊了一嗓子：「大爺，你怎麼還不來呢，我等你不得了。」說完了，她氣息漸漸的弱，咕的一聲，就斷了。這話也就在前兩三分鐘，你們真是爲甚麼不早來一會，現在晚了。」王老好越聽他說，他的傷心越厲害，哭得他的鬍鬚上都挂滿着淚水。說道：「我的大爺，你不替我想，這是千央告萬央告才來的人家，不是那麼好請的，你們爺們把人家早先得罪苦了，這會兒又要人家來，誰那麼聽使喚，這個都是天命，不輕易的，甚麼也不用說了。」他們祇管哭哭訴訴的，倒把那田夢北二人不在旁邊，田夢北猛的聽說連玉環死了，自己不來不知道，彷彿倒沒有甚麼，這一來到了，又看見他們如此傷感，任憑如何，當初也會山盟海誓，有過一番交情，不覺落下淚來。那黃梅麗也想

起前幾十天在茶樓捧她唱的時候，那是一番甚麼景況，想不到如今僅僅數日，由病而死，居然會不能相見了；她聽了連玉環臨終的情況，也悽楚不勝，落了幾滴眼淚。說道：「瞎！真是提起來教人難過。人的死，竟是這等容易！連大姑娘真是連見我們一面的緣也沒有，這樣兒就死了。」田夢北聽了她說，站在這裏，看見連吉慶和王老好流淚，那觀流淚眼，愈覺淒涼。他明知道未必可行，不得不問道：「那麼我們來晚了，見不着她活的，能不能看一看死的？我們可以去病房裏看一看她麼？」那王老好方要說有何不可，連吉慶却游疑說道：「這個祇恐醫生不許罷，我出來的時候，他們就主張要搭入冷藏室，避免別人的來，後來我說，除去她們老爺。無論誰來，一概擋駕，少時入殮，就要搭出去，他們這才允許暫時停在原病室。這時候要去看她，也是無用。這一層依我看來能夠免的話，還是免了的好。我們祇求田老爺原諒我們，就已經存歿的感了。」田夢北見他說的，尚不知真假，再要固請時，黃梅麗就攔了他的高興，擦擦臉上的淚跡，轉出微微的一笑，說道：「算了，見了也不過如此，人家是非老爺，概不相見了，你以甚麼資格往前巴結呢？」田夢北受不得他的諷刺，就此罷休。大家剛剛的說到這裏，忽然醫院門外，又停下一輛汽車，嗚嗚的響了兩聲喇叭。那連吉慶趕快就搶步而前，說道：「真快！這大概是處長來了。」那王老好也不顧甚麼，田老爺早知連吉慶一齊迎上去，說道：「可不是處長汽車來了，大概是接了電話罷。」田夢北見這番情景，又與自己駕到不同，在此守候無味，拿臂肘拐了黃梅麗一下，說道：「我們走了罷，這裏再呆着，就沒有意味了。」那黃梅麗卻又不肯一時的走開，說道：「慢慢的，我祇在茶樓外見着他一回，還沒有看清，今天再來看看這位處長，到底是甚麼天上少有，地下絕無的，弄得連玉環情願把一條命送給他。」田夢北祇好不走，在此站了一站，祇見那王健明處長，長胖巍巍的從汽車上跳下來，兩隻肉眼，眸子裏亮晶晶的，含着兩滴眼淚，見了連吉慶，祇差着一點沒有掉下來。說道：

「電話我剛接到，醫院裏報告我，說是你們姑奶奶死了，我快快的就趕了來，怎麼樣了？當真的姑娘死了。」連吉慶不免又將連玉環臨終的情形，述說了一回，祇沒有把她問「田大爺來了沒有」告訴他。又拭淚道：「處長，小女無德，生來是寒賤命，沒有享受處長太太的福分，以致中道夭亡，未能長遠侍奉處長，這也是她的命該如此。我們做父母的，祇有痛心疾首，替她不安，就憑處長待她的恩德，她未能答報，在九泉之下，諒也抱愧不盡的。」那王健明一聽說真是死了，他別的一概不入耳的，兩滴眼淚立刻奪眶而出，說道：「罷了罷了，她真是就這樣死了，我對不起她，我害了她，她是那不要臉的女人，把她們逼出病來，你們看她若不是有豐德園那個岔，那到得了這地步，這都是那女人擠兌出來的，她真是萬死不足以恤，這娘們可惡透了。」連吉慶在旁，尚不住苦勸着，說道：「話不是這樣說，這都是我們孩子命小福薄，沒有太太的福氣，以致於促其夭年，少年夭亡。現在我們夫婦沒有別的感情，祇有把她看成討債鬼，前生欠她的債，還完了，彼此各無關係，自然她就死了。這在您的心裏呢，更要這樣想了。您想想看，您爲她前前後後花去何止一兩萬，她才伺候您幾天，竟爾拋下處長，這樣兒就走了，這也是前世的冤孽，該她的，還完了她，自然她就死了。處長，您說這話太對了罷。」那王健明祇是徐徐的點頭，好像也以爲是對的。說道：「自然，自然，我也不過嘆息她的短命，別無感想。她是討債鬼，沒有錯，我的女人也是殺人不見血了。」那王老好站在旁邊，他是一個心直口快，最愛說閒話，不服氣的，聽見連吉慶的一篇話，居然硬派那連玉環爲討債鬼，他已是一千個一萬個不平，這會兒忍不住，轉面對了田夢北夫婦，一聲冷笑道：「天哪！我的田大爺，你老聽見了沒有，天下的事原來都是這樣的。我不敢說這是喪盡了天良，但我知道，以前差不多窮得吃不上飯，一把胡琴，一條嗓子的追搭襖，直到你大爺捧場，房子也有得住了，衣裳也有得穿了，飯也不發愁了。後來又出來一位王處長，不惜幾千幾萬的貼

給他們，討了姑娘去，兩下做起親家。請問這是不是全靠姑娘的面子？到如今做父母的，當的差使，身上穿的，嘴裏吃的，腳底下踩的，是不是都是姑娘掙來的？阿彌陀佛！姑娘若不是爲了掙一家子的吃喝穿戴，還不致於當姨太太，落到如是結果。如今竟爾青紅不分，落了一個討債鬼的罵名。呵！連大姑娘！連大姑娘！你真是死不瞑目了！王老好說着氣話，他的面孔，就鐵青着。兩條手臂在胸前交叉着一抱，哈哈狂笑不已。田夢北和黃梅麗在旁，聽了他們的閒話，本也是從心裏不平，無如事不干己，莫勞心，何必和他們爭氣，也祇有暗替連玉環落淚。又聽了王老好氣岔的話，他們更是替連玉環寒心。那黃梅麗雖然和那連玉環算是一雙情敵，然而現在人是已經死了，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大家都是女人，男人這等沒有良心，誰也聽着氣不來，所以他就忍不住，也笑了一聲道：「這真是良心話。連大姑娘，若不是爲掙一家子的吃喝澆裏，何至於嫁人做姨太太。這樣的死了，已夠可憐，何況還落一個討債鬼的罵名，死了又豈能瞑目，這筆帳祇好來世再算了。」黃梅麗輕輕的說出來，田夢北深怕她多言賈禍，急向她一使眼色，却已然是來不及了。那連吉慶見王老好和黃梅麗言談對象全在自己頭上，這的確使自己昧了良心，也要爲之難堪。一張臉羞成一塊大紅布似的，望着他們，做聲不得。那王健明進來的匆促，沒把他們看到眼裏，這會兒看他們有一個女的搭出岔，他在悲感之餘，不禁看了他們一下，又向那連吉慶道：「連先生，這二位是你們姑娘的甚麼人？可不可以介紹？」連吉慶給他問成張口結舌，不知道說甚麼好了。嘴裏打了一個結巴，遲遲的笑道：「這兩位，也是我的朋友。大家本來都是和你們姑娘極要好的，如今聽了我們姑娘死掉，自然都是同致哀感的了。」王健明點着頭兒，那眼睛一連就在他們身上腳下轉了好幾遭，還沒有說話，連吉慶是一個見機的，趕緊的說道：「處長先進去看一看罷，一會兒好入殮了。」王健明再望一望他們，那臉上從悲悼中便又透出一層殺氣，但在瞬息中，又變出一

臉的勉強的笑。說了一聲好，跟連吉慶走進去了。他面上的神情，這樣深刻，田夢北看了，不禁凜然生畏；他們去了，便轉面抱怨那黃梅麗道：「你知道，是非都是多嘴多舌惹出來的麼？人家說話，你又不認識，搭的是甚麼話。管他們的好歹，沾不到我們身上就完了。」黃梅麗也看出那王健明的意思，不大對的，她却嘴裏還不肯服軟，說道：「我管他呢，他們有勢力，也奈何不得我，還能夠把我送到天橋去槍斃？我和連玉環也是朋友，看她奔奔忙忙的，混到如是的结果，還不許我說兩句話，不要教那喪盡天良的人，看我們這世界上，沒有講公理的人了。」那王老好在那節骨眼上，有黃梅麗一搭言，他的氣勢也彷彿更壯了起來。說道：「這話有理呀！我在他們這裏，應名可是幹一名長隨聽差，名分上是低賤的，可事往實在裏說，他們上上下下的都彷彿怕我三分似的。我也並不是要人家怕我，我講的是大道理，一碗水往平裏端，不偏着這一頭，不偏着那一頭，我最愛說公道話。好的我便贊成，不好的我便不贊成，咱們是毫不客氣。今天這檔子，大概不祇我這一方面不以為然，誰都要不服氣。怪女兒是討債，鬼做的官是靠謊的力量呢？這話真是天理何存，良心安在罷了！」田夢北見王老好愈說愈得意，大發牢騷，自己攔他是攔不得的，祇得向那黃梅麗道：「我們來到就是了，見是見不到的，況且現在他們的處長又來了，我們溜盪着回去罷。」黃梅麗不免又擦着眼淚，望望那醫院的大門，點了一點頭，他們便走下台階來，王老好還送下他們來，笑道：「您二位的正式喜期，大概也不遠了，等到了的時候，千萬通知我一回，我一定登門來幫忙，有用我的地方，祇請說一句話，咱們是決不含糊。」田夢北來了這一趟，除了得到一個人的噩耗，別無所睹，心裏非常感到空虛，見他熱心可感，祇順口答應了，和黃梅麗往回路上去了。那王老好眼見得他們去遠了，他出了會子神，自己忽有所感，點了頭兒道：「這才是一雙的佳兒佳婦，連大姑娘沒有這福分，當然在九泉之下，也是抱恨的。你看她若是嫁了田大爺的話，這時

候早當起少奶奶來了，何必做人家姨太太，受不得太太的氣，少年夭亡呢？」王老好嘆息之間，忽然那醫院內又跑出一名聽差來，一片聲叫着王老好，說道：「老好，處長叫你去回話呢，你一個人在這兒賣甚麼呆呢？」王老好這才收回心神，失聲一笑，說道：「我這兒是多管閑事，沒有地方關俸，自己一個，入發愁呢。」聽差不知就裏，以為言出無心，尚和他笑嘻嘻的一同進來，祇見那病房的外間，連吉慶和王健明都在座上，內間有幾個看護婦忙亂，連大奶奶在一邊哭得死去活來，料是連玉環的屍體，正要入殮。王老好見了這一番情景，也不由淚濕衣襟，站在當地，悽然問道：「處長是恁叫我啦麼？我和連大姑娘是爺們交情，不是一天了，實在不忍得看她今天的下場頭，我心裏難過極了。」那連吉慶坐在上面，面色一紅一白，非常來得不自然，眼睛一瞬一瞬的，似乎懷着甚麼鬼胎，生怕他洩漏一般，說道：「處長叫進他來，他也是不知道，當初捧她的人可多了，若是唱得不紅，處長又怎能看得起她，誰也記不清了。」王老好一聽，正在摸着頭腦，忽然那王健明在上厲聲道：「老好，你剛剛在門外說的，那一男一女走了沒有？他們是幹麼的？姓甚麼？叫甚麼？住在甚麼地方？你快快的回上來，回的對了，沒你的事，回得不對，打折你的一雙狗腿。」這王老好見王健明這時候一變臉，和他往常判若二人，猙獰的面目，令人可懼，便驚疑道：「處長這話是怎麼說？那一男一女也不是外人，和我們連先生彼此都認識，不是我一個人的朋友，因何問我的兩條腿，要他們的姓名地址呢？」那王健明把一張面孔，扳得和鐵一般的青，見王老好尚不肯說，他祇把那嘴一努，向兩旁跟來的聽差示意，說道：「他不說把他拆出去，送他到區上去，押他兩天。」那兩旁的聽差上來兩名，一左一右的，扶着他的臂膀，便要往外拖。王老好看王健明是真急了，他不敢再費話，祇叫道：「處長，我這樣一把年紀，一輩子就是不會說謊，處長讓我隨便胡說，我可不敢，我實話實說，那一男一女都是捧姑娘的客人，男的姓田，女的姓黃，大家

都是熟人，今天是來看她來了，不幸正趕上他死，所以都很哀悼，這個是不相干的呀！王健明聽他說了實話，始吩咐鬆手，暫且不必送區。又問道：「他們的住處，他曉得不曉得？從實說來。」王老好驚魂甫定，看那座上的連吉慶，臉上一紅一白，非常難看，情知其中定有緣故，自己也是是非祇爲多開口，和那田夢北二人無冤無仇，何必多言惹事，就一口咬定不知道，說道：「處長請想，我又不上茶樓捧女票友，不過是數面之交，見面點頭哈腰的交情，誰知道他們的住址，我就是連他們的姓，也都不是聽別人說的，是連大爺告訴我的。」那最末的一句，輕輕的便調虎離山，把目標移轉到那連吉慶身上去了。果然王健明慢慢的點着頭道：「看你平常是一個直爽漢子，這話諒不是在這裏說謊，快快滾出去罷！」兩名聽差的把他一放，王老好脫身出來，一顆心尙在跳着，暗暗忖度，這事來得突然，決不是平白無故，倒要聽一個清楚，因在外面候着。那王健明的聽差出來一個，他仗着都是同事，混得廝熟了，過去笑道：「大哥，剛剛處長是怎麼了，差一點把我送區，幹麼生那麼大的氣呢？」那聽差的出來，本是來打電話，抄起那電話耳機，要了一個號碼，才勻出嘴來，答覆王老好道：「老好，剛才難爲你，我們當的是官差，可是不由己的，多爲得罪。你要問那處長因何大發雷霆，這就怨那醫生的不達時務，處長的太太死了，當然他是十分傷感，連連詢問臨死的狀況，無奈那醫生，不招老爺生氣，一口實招，把新太太的死時真象，怎樣哭鬧着想念田大爺，以及如何的對不起田大爺，完全都說了。並且還表示着這一半是精神上的刺激，非比尋常，不是一言能盡。那田大爺若是在她生前來看她，讓他精神上得到一點安慰，也還好辦，這樣簡直的無法救藥，祇好視爲命該如此了。你試想想，處長來的時候，在門外看見那一男一女，心裏就像有點不痛快，這現在聽了醫生說，怎能不生氣，因之他就向連先生根究起來。連先生不肯實說，他就轉過來問你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那電話號碼叫了來，他便住了口，轉面對那耳機問

道：「你是區署麼？」那邊應了一聲是，聽差便將自己的來路，及在甚麼地方都說了，又說道：「我們處長在這邊呢，你們的署員有功夫，不拘那一位，到我們這邊來一趟。」講完這話那邊大概是應了，聽差的才挂上耳機。王老好聽他說到中間，忽然又打電話，叫起那區署派人來，登時爲之茫然。忙拖住他笑道：「大哥，你無論如何，告訴我完了，那以後又如何呢？」聽差的笑道：「你沒有聽到我打電話麼？處長由你口中得到他們的姓氏，便要着手偵查，把那姓田的欲得之而甘心，叫我打電話叫區署派人來，給找那常到茶樓的田大爺來，問問究竟和那新太太是何關係。處長的意思，當然是疑惑他們是好情了。看光景也無非他不願意當王八人死了，還要認一認真。姓田的若是倒着霉的話，一下子給他們找着，咱們處長正在火頭上，還不讓他吃了，兜着走？」原來那聽差的在病房裏，聽王老好說的，也不相信他不知情者是真，所以詳細的都說給他，哈哈一笑的去了。王老好却聽得心驚膽寒，他去了好半天，還沒有復過原來。直到那別的聽差由這裏走過，叫他一聲道：「老好，一個人在這裏幹麼呢？剛才的一頓不輕呀，真能夠你受的。」王老好才驚悟了，搭訕訕的，笑了一聲。自己又一想，此事非同小可，王健明灸手可熱，是一個當時的大處長，其勢力之大，田夢北豈是他的對手。這一突起真來，若是真的，把他架弄了去，凶多吉少，無處訴冤。莫若趁此機會，快快的去找他，送上一個信去，萬一那警察們由茶樓上，得到甚麼信息，創着甚麼根底，他再作準備，可就來不及了。想到其間，刻不容緩，急急的跑了出來，雇了一輛洋車，一直的往黃宅來。還算好，叫開門一問，那聽差的，田夢北夫婦剛好回來在家。王老好便鄭重的聲說有機密要事求見，千萬請田大爺快快的出來。聽差的仍然讓他進去外院書房，這裏不輕易有人進來的，桌子上還丟着兩塊田夢北摔碎了的翡翠鐲子，王老好見了，又不由想起那大的事情，非常的好笑。那田夢北過不多時，一個人忽忽的出來。王老好趕緊起立，笑道：「你瞧，我又

來了，這回可是不得了，大爺，我不是說假話，現在你和那位黃小姐快快的走罷。連大姑娘的爺們王處長要對你不利，現在正讓區署裏的警察，打聽你的住處呢！田夢北吃了一驚，忙問他詳細情形。王老好便將今天的實情，完全告訴他一遍，又恨道：「我和連大爺都不敢告訴他你是誰，不過醫生知趣，他都不招老爺生氣，給你透出去了。現在王處長抓不着頭緒，根據這田姓的上面，要派警察去茶樓打聽你，試想一想這裏的警察，出了名的眼睛裏不揉砂子的，你們當初在茶樓，多少也招下一點風聲，這不是當要，萬一把你傳了去，不是我小看田大爺，現官不如現管，他借着地面上的官勢力，把你押上幾天，都是無上的羞辱，別說是尙有其他的危險了。故爾我忙着來報一個信，最好是先躲一躲，不要和他們硬往上碰，這年頭兒，處處都講胳膊根粗，那裏又有真正的是非，大爺你是一個讀書明理的，可曉得「識時務者爲俊傑」，那句話，就應在今天這個岔上邊呢？」田夢北見他說得情勢如此嚴重，自己多麼沉穩，也不免張慌起來，說道：「居然有這等事麼？這應當讓我躲到那裏去呢！這應當讓我躲到那裏去呢！」那王老好看他張慌，益發的替他着起難來，自己此來原是一番好意，這一來却又從心裏覺得不忍，便又却緩了一些，向他安慰道：「田大爺，我在這裏候着，您不要慌，進去大家商量，凡是一件事，沒有過不去的，着急也管不了甚麼事。不過請您急不如快，越乾淨利落越好，現在事情是出來了，遲一遲，都要後悔無濟的。」那田夢北彷徨不知所主的，聽他說甚麼，都覺得有理，便答應着說道：「我這話總算沒有說到後頭，是非祇爲多開口，當時我曾攔阻那黃小姐，已經攔不及如今果然給她多說話惹出禍來了，這可怎麼辦呢？我進去和他們商量，你千萬別走，在這裏等我一等，大家商量主意。」王老好忙笑道：「您先去，不必放不開我，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走的。」田夢北急忙走進內院來。這兩天他們都沒有上學，那黃梅麗也在家裏，正陪着黃姑母說話，田夢北一進來，他們便看出他的神色失

常。黃姑母問道：「田少爺，你有甚麼事。這麼跑來跑去的不安實？那姓連的丫頭，死了就死了罷；常言說得好，媳婦是牆上的泥，揭了一層又一層，何況一個不相干的女戲子，你不要心裏難過罷。」田夢北看見他們，就彷彿即刻要分離的一般，說不出滿心的難過，哭也哭不出，說道：「姑母，我倒不是那麼難過。我現因眼看大禍臨身，不知道怎生避免，姑母你要救一救，替我想辦法。」黃姑母聽這話來，得沒頭沒腦，自己也就吃一大驚，忙問道：「我的姑老爺，話不是這樣講，你有甚麼大禍，這不是青天白日的說鬼話罷。」那田夢北欲求避禍，就顧不得說出來，就嚇人，當把王老好來所說的一切實情，照說了一遍。又不禁落淚道：「姑母，我現在甚麼也不說，都是我年少氣浮，做事太荒唐，以致於今日。那王健明在此地勢力多大，我們一介平民，萬萬的不是對手，總以見機而作爲是，和他們爭不得氣。姑母若是救我，我們一切都要妥實的商議一下，千萬莫要驚了我的母親。」黃姑母和黃梅麗一聽他說，兩個人就嚇了個面目呆怔。那黃姑母悶了半天，才說出一聲道：「我的少爺，你這都是怎麼的，真夠人辦的了，這可讓我怎樣救你，弄大了，豈不是殺身之禍麼？」那黃梅麗見他說，自己也明白了，這是非都是由於自己的多嘴多舌而起，還有誰可埋怨，便勸着黃姑母說道：「您別報怨他了，這是我多說話惹出來的，若是不然，誰又看出我們來，大家別怕，先想法子罷。」田夢北看她們也爲自己着急，自己更覺慚愧，祇好又說道：「此事沒有甚麼可怕，他們目的在我一人，最大的限度，把我一人得之而甘心，也就完了。現在那王老好來，當然是一份好意，勸我不如躲開一點，避一避這鋒頭，警察到那茶樓上一打聽，當然我的住址就能夠得到了。事不宜遲，能夠躲一躲，還是躲躲的爲妙。」那黃姑母先是急得傻了，這會兒漸漸的鎮靜下來，想了一回道：「躲當然也是很好，你不如到天津，投我的一家本家，找那黃梅麗的叔叔，暫且躲一躲。他們是住在租界的，祇是你母親和你的表妹呢？」田夢北一聽，可不也是難

題，於是愁道：「就是這樣說，他們也應當躲一躲，比較妥當。」那黃姑母又想了一想，自己慢慢的搖着頭說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你先去罷，祇是你一個人去，多有未便，現在你能不能求一求來送信息的這位朋友，陪你跑這一趟？」田夢北尙自問道：「那麼我母親如何呢？」黃姑母把這件事大概的看清楚，反覺得更鎮靜一些，因笑道：「據你聽那位朋友說的，他們欲得你而甘心，可是據我這時候想，北平雖不是昔日的首善之區，天子脚下，畢竟是大都會，他們須要顧慮一二，未必敢公然如何，祇不過你出入之間，相機的與你以不利，你去安上一個罪名，讓你有冤無處訴就完了。現在你自己無妨先走路，母親表妹全權交在我的身上，由我一二日內，再伴送到天津，你們再見面罷。」田夢北見她說的很是自己想來，惹事招非，都是一個人的不好，連累得老母也要跟着跋涉，不免愧極而泣道：「姑母，提到了我母親，我已難過極了，這件事她老人家，壓根兒就不曉得，連影兒也未夢見，如今忽然讓她老遠的跑到天津，豈不惹她疑心，還是不要讓她知道我這事罷。」那黃姑母點了一點頭道：「你放心罷，你母親好在要回去了，她若不是我留，今明天也就走了，如此我藉口到天津看望親戚本家人情之便，明天帶着表妹一塊兒走就完了。你出去和那朋友商議，今天還是走了罷。」田夢北見姑母的主意極好，此刻不能延遲，忙又出來，向那王老好一提，說道：「我這又是來麻煩你了，你能不能陪我跑一趟天津，那邊差使，耽擱一兩天，有沒有妨礙？」王老好見他把自己算是抓住了，想了一想，倒覺好笑了，說道：「我的大爺，這倒是沒有甚麼，不過王處長那邊，我就是不打算混了，您說不是？」田夢北用着人家聽他的話風，甚麼意思聽不出來，也便爽快的道：「老好，我們的親戚本家，用人的地也不少，不是我誇句大話，養活你這一條老命，還不致養活不來，又何況我將來結婚了，沒有一處不用人，位置你這一個人，尙不礙難，你若肯，但跟我走無妨。」那王老好聽他說得動人，自己再想了想，捨命陪君子，

也豁出去了，拍一拍胸膛，笑道：「得能大爺，有您這句話，王老好從今以後，就餓不死了。實不相瞞，這邊王公館的差使，我當不當是小事，竟氣也就把我氣壞了。大爺您知道，王健明所作所爲，以及家裏的這些笑話，咱們目賭眼見，能不生氣？簡直做官的好人太少了！咱們又不貪圖發邪財，跟着他們鬼混，又能夠混出甚麼來？也不過如此而已！幹一言爲定，老好交朋友交到底，祇要您不嫌我老而無能，我就跟您當當差。」田夢北想不到他竟能慷慨激昂，一句話答應了。當下笑了一笑，又斟酌說道：「老好，你跟我去是頂好，咱們可是說到了就辦，即刻登程，你家裏去是不去呢？可有行李收拾？」王老好哈哈一笑道：「老好走到那裏，那裏就是家，身上的衣服，肚內的乾糧，就是這樣來的，甚麼行李，一個光身子，兩個肩膀，抗着一顆腦袋，我就是這樣來的，還是這樣兒走，您說聽您的，甚麼時候都行。」田夢北見他這方面好辦，自己沒有甚麼商酌的，趕緊又出來，剛剛一到那垂花門內，便見那黃梅麗一個人也出來，正站在那垂花門屏門內。田夢北便向她點了點頭，作爲招呼，黃梅麗睜着兩隻眼睛，盈盈的望着他，眼波徐徐的閃動着的，祇說得一句：「你真個馬上就走麼？」接着就落下眼淚，低頭唏噓的說不上來了。田夢北看黃梅麗傷感，自己心裏也是酸了的，祇好笑道：「你這是做甚麼呢？我走是一定了，可是你明天也是走哇，我們還愁見不着是怎麼樣？」那黃梅麗便又仰一仰頭，看着他一笑，不言語了。田夢北和她在這裏呆了一會，本想往下再說，可是又一想，時間上不容許，祇好罷了，說道：「對不起，現在是千金一刻的了，我們早動身一步，早妥實一點，讓我去向姑母母親辭行罷。」黃梅麗含着一心的話，祇是說不出來，見他急於走路，自己也就急急的答應，和他又返回來。黃姑母見面就問他如何，可不可以馬上就走。田夢北道：「馬上可以走的，母親也要告訴一聲，才好動身，不然老人家怕不放心。」黃姑母笑道：「少爺，你到這緊急百分的當兒，難得還有這多的閒篇，老太太方面，自有我扯謊，騙她過去，你

就自己請你自己的罷。要多少錢，我來給你預備出來了，拿一百去，先零用幾天，好在老太太和我就去的。」言下，把錢交給田夢北，又細細告訴那黃梅麗舅父的住址，令他直往勿誤。田夢北事到如今，不好再多說甚麼，枉費時間，祇簡簡單單的向那黃姑母鞠了一躬，以作別禮；又向黃梅麗也一領首，彼此盡在不言中，以心會意，暗暗的說了一聲「明天見」，轉身就出來。黃姑母和黃梅麗也身不由己的，都送他到那垂花門前，看着他和王老好由書房會同着出去，這才回去了。那田夢北和王老好出來，便商議道：「今天不早了，不知甚麼時候有火車，我們此去，是奔車站，還是怎麼樣？」王老好也不知道，平津的火車是甚麼時候，和他沉吟一下，笑道：「大爺，您別瞧我這一把年紀了，來來往往走慣了，左不是二閘東，便門的一畝三分地，遠道兒還真沒有走過，我們到那前門車站，先打聽打聽，您看如何？」田夢北一聽罷了，搭的這個伴，或者還不如自己，祇好由他的主意，先去車站再講。兩人雇了洋車，出胡同才一拐彎，忽然那對面蜂擁而來，幾名雄糾糾的軍警，夾雜着兩三名便衣偵探，還有兩個，一個是連玉環唱戲的死對頭，戲台上的配角，老生何笑塵，一個是連玉環的師父，教唱戲的孫鳳凰。田夢北還算是眼睛快的，一眼就看見，情知不好，忙叫車夫快快的掉轉頭走，却已是來不及了。那孫鳳凰老遠的就叫了一聲道：「田大爺，你剛出來哩？巧極了。」這一聲還未叫罷，那軍警和偵探上去，就把兩輛洋車包圍了，由一個便衣的一批田夢北的衣袖，竊笑道：「朋友，別走噫，官司你打了罷。」田夢北尚未說甚麼，王老好那邊已然沖沖大怒，一聳身就跳下車來，讓臂揮拳，搶前一步，叱道：「你們是幹甚麼的，這是田大爺，你們要怎麼樣？」那軍警們看他蠻橫，自然也不能服軟，喝道：「你是那兒的？少管閒事。」田夢北怕他惹事，自己情知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，忙向他使眼色，喝道：「老好，不干你事，你不要管，讓我跟他們說。」那眼線孫鳳凰和何笑塵一齊都向田夢北打躬，笑道：「田大爺，沒有您不明白的，這

些軍警們到茶樓抓住我們要人，今天有了田大爺，我們的命便逃出來了，今天沒有田大爺，就惟我們兩人是問，所以我們才告訴他們，您在這邊住，田大爺不做虧心事，不怕鬼叫門，沒有別的，跟他們去辛苦一趟，看看他們倒有甚麼話說，也好救我們的兩條性命。」田夢北聽他們情詞懇切，自己當然沒有甚麼笑道：「你們放心，我決定去打這官司，不會讓你們爲難。」說着這話，又一指王老好，對那軍警們道：「我姓我的田，他姓他的王，我打官司，不與他們相干，讓他去罷。」那軍警們點了頭，又叫來幾輛洋車，大家都坐上了。王老好有田夢北招呼，自己不敢動武，見他們要走，這才趕上一步，巴巴的追問：「田大爺，您這就走了麼？」田夢北祇淡淡的一點頭，別的話一句也沒有。王老好再要問他，那洋車蜂擁着便都開了腿。這裏圍上來不少人看熱鬧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語，互相猜疑，並且有的人向王老好打聽，這是甚麼案子？王老好那有功夫答覆，自己轉一轉念頭，看他們去遠了，便也雇了一輛洋車，在後邊遠遠的尾隨，眼見得那洋車跑不甚遠，穿過幾條街巷，就在一所廣梁大門前停住，紛紛的下車進去了。王老好特意讓洋車往那大門前一過，祇見那大門前站着有守衛軍警，門框上藍牌白字，正是「軍警合組第一公所。」王老好不敢上前，記住了這地方，逕自回到黃公館，叫開門，便告訴那聽差大事不好，你們的姑爺讓軍警抓去了，決請你們太太小姐出來，大家商量主意。聽差一聽也慌了，趕忙的跑進去，就將黃氏母女請了出來。那黃姑母臉上白煞煞的，嚇得一點血色都沒有，一見王老好，別的顧不得說，急急的先問他道：「田大爺給軍警抓到那裏去了？你跟着沒有？看見他們到那裏去了麼？」王老好沒有見過黃姑母，尙自鞠了一個半截子躬，勉強鎮靜住了，說道：「黃太太，我催着田少爺，田少爺總是不肯乾脆的走，弄得把事情就誤了，人家業已和眼線都來到了。」說着，將方才的情形，仔細的學說了。那黃梅麗聽了，便哭了，說道：「母親，這可怎麼好呢？他讓人抓去了。」那黃姑母着急是着急，不

過尚不致於瞎哭，便向王老好問道：「你看他們到那軍警合組第一公所去了麼？」王老好道：「我是跟着他們去的，親眼看見，沒有錯的。」黃姑母怔了半天，祇好起身謝道：「謝謝你，勞你駕，我們另外想法打聽打聽，或是怎麼樣，你那方面也請替我們探探內中情由，我們快快的想法子罷。」王老好見他們母女二人，絲毫辦法也沒有，祇知着急，未免可憐，也起身道：「黃太太，話不是這樣說，田大爺這回被捕，當然是那王健明的祟，那是沒有錯了！像這樣的情況，當然是不好說的，我先去託人打聽一下，一會再來報信，現在不宜遲延一刻，都是千金，您聽我的信好了。」黃姑母看他肯告奮勇，自己當然感激，說不得謝了又謝，不知道他是甚麼身分，想給他錢不敢，祇好讓他把家裏的包月洋車坐出去，以作代步。王老好已然覺得萬分榮耀，出來一想，沒有別處可去，那第一軍警合組公所當警察當兵的，或者和那醉鬼張七有認識，張七是自己的老朋友，田夢北也和他有個不錯，姑且找他去探詢一下，於是照直的奔了那張七的洋車廠子裏來，拍了拍門，哈哈狗咬過一陣，張七的徒弟出來開門，一見王老好是認識的，趕緊的請一安，笑道：「王大爺，您從那裏來呀？師父一天到晚的念叨您，您怎麼老不進城來呢？」王老好笑道：「王大爺是越混沒出息，沒起色，見不起你們師父了，在家麼？」那徒弟笑道：「在家呢，剛在院裏練了一陣，還沒有活動完呢。」王老好聽說張七在家，一脚便踏進來，祇見那內院的當場，張七一隻手舞刀，一隻倒提着那七節鞭，唏噓嘩啦的上下掄動着，刀光鞭影，混成一片，太陽底下，倒是好看煞人。王老好便囑咐那徒弟先不要喊，直等到練完了一趟，才拍拍手，喊道：「好麼，七弟，你是越來越進步了，愚兄真要愧煞了。」那醉鬼張七收住刀鞭，看見他在拍掌，霍地一個虎跳，便是一陣風似的，跳了過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那裏的話，不成了，老大哥，你這是那陣風亂來的呀，鬍子都快白了，多年未見咧。」王老好也笑道：「坐下說，坐下說，我是老了，不中用了。」醉鬼張七和王老好是老兄老弟，用

不着甚麼客氣寒暄，他們同是武術家，也用不着甚麼斯文，所以他拋下刀鞭，扯條凳子，和王老好坐在洋車廠的櫃房裏，笑道：「老大哥，得啦罷，彼此瞞得了誰，還不是那宗事？老呀，小呀的，說不上來了。」即令學徒獻茶，彼此吃過一盞，又笑道：「你幾時進的城，不然的話，我真想下鄉去瞧一瞧你。這年月，人人是不好混，你靠船吃飯的生意，若實在混不了的話，倒不如來我們這裏住着，吃一盞安樂茶飯，小東那孩子倒好哇？」王老好忙答他一個好字，又自己有感道：「那孩子倒是一膀子好氣力，人小心可是大的，不過這年月，真應了你那不好混的話，撇了我們苦哈哈的朋友咧。這話不怕你笑話，我在上個月進的城，落得在公館裏，王健明大人的公館裏當了一名聽差，一個月連零錢帶工錢的，先好歹混個十來塊，這不是沒了法子麼？」那醉鬼張七聽得他在王公館當差，祇是點着頭，忽然又聽是那王健明，他頓時想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慢着，你說的那王健明，不是甚麼財務處處長麼？」王老好一手拈着鬍子，把頭點了兩三點，揚眉笑道：「正是呀，就是那華北財務處的王處長。老弟，你看老哥，越來越不成材，竟會給人家當上跟班了。」醉鬼張七倒不在乎這句話，他手托着下巴，祇沉吟着道：「王處長公館，我想起來，他是我一個姓連的朋友的門婿，那姓連的女兒連玉環，就是他的姨太太，這不是外人，我們誰都知道誰的。」說完，忽然又冷笑了一聲，就不往下再說了。王老好尚不知其他，兀自往下說道：「七爺，你說的正對，那連大姑娘就是我們處長的姨太太，她今天早起，已經病故在醫院了。」醉鬼張七一聽死了，他也是一怔，忙問他怎麼死了，那麼一個窮丫頭，當了姨太太，一步升天，正好享福，怎麼她會死了？王老好便笑着將今晨連玉環怎樣病故，以及如何種下病根，一的都說給醉鬼張七聽了。張七聽罷，則好生感慨，他霍地站起來，圍着地上，轉了一遭，倒剪着手兒，又向那王老好點頭說道：「這可真是一小孩子命該如此，王寶釧苦熬歲月十八年，結果祇做十八天皇后，命小福薄，活該罷了。老好你

知道，她們爺們和我感情都不錯，但是他們做事太對不起人了。像那連玉環唱戲，我出的力還不算大，有一位姓田的大爺，是一個學生派兒，出的力可大多了；玉環唱戲的行頭，家穿的衣服，甚而一家的日用澆裹，全是人家出的錢。連大姑娘在茶樓越唱越紅，甚至登台彩串了，這都是人家捧的一步登了天，他們爺們倒好，得意不識朋友，把咱們就算忘了。現在嫁了闊人，聽說竟彩禮等等，何止萬八千的，索性連咱們的門兒，一步也不登了。姓田的那位公子哥兒，一定也是抱了空窩，連大姑娘到吮嘔的下子死了，你說這豈不是命該如此？」王老好聽他拉拉雜雜的說來，知道他祇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，便笑道：「七弟，提起那姓田的，與我倒有幾面之緣：他們是怎麼認識的，一本帳都在我心裏，深深的知道他的爲人。七弟你見過沒有呢？」醉鬼張七見他問到那田夢北，自己一時頗感興趣，笑了一笑，又把眼睛謎縫一謎縫，好像是回味當初的事情，嘆嘔的，笑道：「這話倒虧你問着了，那田大爺豈止和我有點交情，並且咱們這小小的地方，還多蒙人家光臨過，在那院裏大樹下，吃過一盃過水面。這話也不遠就在今年夏天，是那連家的爺兒們請了他來的。人家還真賞臉，來一個貨真價實的實受兒，給甚麼吃甚麼，吃了一個飽飽的走了。這個到現在我還很想念他。人家雖是一個念書的人，對待咱們這無知識的人，可真算一百一十個不含糊，夠得上朋友二字。」醉鬼張七說到這裏，他把那左手一揚，伸了一個大指出來，以示欽佩之意。王老好見他一提田夢北，竟爾如此動容，心想那麼此來一定不虛，田夢北算是無意間，交下了真朋友，就微微一笑道：「七弟，人家姓田的，對咱們不錯，咱們哥們對待人家，也不應當含糊交朋友，是要在急處難處，一下困窘住了，才顯得出來朋友。現在姓田的在難處，業已捉往區署去了；七爺，咱們不好意思不管管罷。」王老好出語驚人，那醉鬼張七也給他沒頭沒腦，弄得一呆。連忙笑道：「老大哥，這話是怎麼說呢？咱們哥們可不過繞脖子的，這是甚麼意思？那田大爺又何以會

進了區署？王老好見他關心，自己便不再和他搗鬼，句句實情，一些不藏私，把今天田夢北被捕的情形，都告訴他了。又說道：「七弟，你在這城裏是土地老兒，地面上熟極了，我實在讓你一籌，你能夠出去打聽打聽，田大爺到底是甚麼罪名，給那王健明用了多大的力氣，一下子就捉將官裏去，性命有無危險，怎麼樣可以救他一救。七弟，你看在朋友的分上，想想法兒罷。」張七聽了，也弄得驚訝不定，說道：「你們真是誤事，既看出來，何不快樂的走開，必要弄到現在的地步，人捉進去了，成了官事，總不如逃出去的好，這真是不好辦呢。」王老好聽他深恨自己逃之不速，自己也無暇分辯，祇是央他快些去無法中設法，救出人來才好。張七搖頭道：「若說救他出來，憑勢力，咱們闖不過人家，就算辦不到，現在先去打聽打聽根底，從他方入手，想想方法，倒可以的，你等我出去走一趟，就知道了。」王老好見他決不推辭，一口概允，自己此行不虛，非常痛快。因笑道：「罷了，這總算我見事不迷，投着好門路了。七弟是好朋友，遇事勇往直前，不懂得退縮，這回全瞧你的了！」張七知道事不宜遲，遲則生變，自己趕緊就臉盆內揩了一下臉，披起一件薄薄的外衣，圍上一條毛線圍巾，告訴那徒弟們，好生照看王老好茶水。一個人匆匆的出去了。王老好見他肯出馬了，自己心下已是放開一點，知道他在本城的勢力，非同小可，這一出去，多少總可以得到一點端倪。自己在他的洋車廠裏耐下心去等待，還好，張七去了一個來鐘頭，急急的就跑了回來。進門先摸着銅子票，讓徒弟去開發車錢。然後坐下笑道：「這一趟，真沒有白跑。一出去，就碰上熟人，全打聽出來了。田大爺現在還押在軍警合組公所內，一步也沒有動，大概正向王某人請示辦法咧。田大爺的生命，有無危險，是不得而知，最高的限度，離不開給他硬往頭上加一個不好聽的罪名，將他處治一下，洩一洩王某人的忿，也就罷了。但是，就這一節上，已經夠人辦的了。我們破出一身副，敢把皇帝打，一個光棍子，怕他甚麼。末了，也祇得和他們拚一拚。老好，你知道姓

張的可是個下等社會出身，放了多年的閻王帳，但祇一節，一輩子竟顧全了朋友，專愛打個抱不平，這回事，反正我們和他週旋到底就完了。」說着這話，他的笑容忽斂，抬頭看着他屋中牆上挂着的一隻綠沙魚皮殼的寶刀，把頭一連點了兩點，臉上便現出一層殺氣來。王老好見他的脾氣還是不異往昔，仍然彷彿殺人，不眨眼一如昨日，便勸他道：「七弟！你又要魯莽了。我們試想想看，有沒有折中一點的辦法，不要祇顧着急。乾生氣，又有甚麼好處。七弟，你出去都打聽了甚麼，告訴告訴我，也好商量主意。」張七出了一會神，才起來把大衣脫下來，忽又嗤的一笑道：「老大哥，你聽着我說。雖然那田大爺不好想法搭救，祇是那王健明辦事，也似乎狠毒之中，不無差強人意的地方。就拿我打聽來的消息，他除掉要得一得田大爺而甘心之外，他抓着這個岔，也把連吉慶公母倆都革職送往區署看押起來。據說是要他們把連大姑娘生前餽送財物房產，完全吐了出來；不然的話，就要他們公母倆的老命。這時候就看他們老公母倆怎樣了：要命沒有錢，要錢沒有命，兩樣之中，任擇一種。你說這一手，來得妙不妙；也可以說給他們借女騙財，狼心狗肺吃女兒的飯，反要了女兒命的人，一個大大的儆戒了。」王老好聽他又說到那連氏夫婦也被送區署了，首已倒由驚訝而轉入爽快了。哦了一聲，把手一拍，笑一笑道：「這末着麼？這個我真是不知道，而且想不到也。倒好，他們也有這一天，老天爺倒公道，報應他們一下。怎麼樣呢？他們把那財物吐出來不吐出來？」張七站起身來，在屋中地上，左右繞了幾步，笑道：「那就看他是捨命是捨財啦。據我看，人還是要命的多，有命才有財，沒有命，就是有財也看不見，不用說花了。」王老好拈着鬚鬚，自記想一想，忽然抬手一拍桌案，笑道：「痛快！這一來，抱一個整個的大空窩，就是人出來的話，錢財都沒有了，想再到二闖去賣賣唱，姑娘死了，也唱不成了。您想想這年月，甚麼都是女的吃香，沒有女的，還唱個甚麼勁，也就談不到發財了。可是話又說回來，那王健明仗着自

己的財多，把人家害成這樣，禍首還是他。如今這樣任他沒事似的，花了錢，又要回來，可也就太便宜他了。」張七在地上繞了幾繞，又回來坐在位子上，手扶着膝蓋，神色忽然又一變，對他微笑道：「你說我能夠便宜他麼？那也就太小看我了！又道是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，人饒了他，天還不能饒。今天我就給他們一個厲害看看，讓他未遭天報，先遭人報，多少知道知道我的本事。我可是已經洗手多年，不幹這個了！」王老好聽他話裏有話，明明白白的是告訴自己，他要出出這個風頭。自己乍驚乍喜，不由笑道：「七弟，你莫非要抬起你的舊生意來，今天要走一個偷字，這倒是沉淹多年的故事，今天又撈起來了。」張七把手一擺，眼睛向左右一看，然後縮回頭來，低低的笑道：「老大哥，你是多年的老在行，怎麼今天忽然不漂亮起來，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，言語要小心一二。今晚在三更時分，奉煩老大哥陪我去走走，先到區署探聽那田大爺的下落，再到連家和王家，有值錢的東西，給他們搬出來幾件，出出我們這口惡氣罷。」王老病見他想要出氣，自己本來就是人老心不老的一個不服老的老小孩，登時老興勃發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七弟既有此意，老大哥當然奉陪，晚上我們就來一個夜探王府，有何不可，今天老大哥我也不走了，索性就住在這兒了。」醉鬼張七聽了他的興致，也立刻高起萬丈，自己坐了下來，把手一拍，王老好的肩膀，笑哈哈的道：「老大哥，真有你的，你敢情和當年還是沒有兩樣，說起這話來，還是興高苦狂，小弟弟我真是祇有佩服的份兒了，唱四郎探母的公主說的好，陰天打孩子，閒着也是閒着，老大哥到了我這塊小地方，爲兄弟的還沒有向你把蓋接風，來呀！咱們先痛快的喝兩盅。」王老好看他豪爽，也還是不亞當年，自己也拈髯微笑，說道：「不成了，聽我說得好聽，腿脚也不像往年了。俗語說拉上線瞧活，晚上一到了房上，你就知道了。」張七笑道：「咱們老哥們，還過這一套，喝兩盅再說。」果然張七這小小的買賣，也是咄嗟之間，水陸俱備，兩個人盡興的吃了幾鍾白乾。

那王老好已是酩酊大醉，一個倒在床裏，呼呼的睡了。睡到天交初更，醉鬼張七把他從床上叫起來。王老好一看張七，已是渾身利落，結束停當。一身的青色服裝，細腰扎臂，頭上也用條黑手帕包，腰間束着一條七節銅鞭，背後倒插着那把寶刀。王老好看了，便笑道：「老弟真是罷了，你還是這樣打扮，像爲兄的多年不幹這生意，甚麼衣服也沒有了。得！咱們就是這一件，不用換了。」張七笑道：「老好，你別忙，天還早着呢。北京城裏的住戶，不像從前的。」早睡早起又省燈油又省米。」了。這些年來，多半都染上了南方夜遊子的習慣，非到二更以後，才能出去下手。這時候不是出去的時候，來來！咱們先喝兩盅壯壯膽量，擋擋出去的寒。」說時，他業已取出自己藏的精緻小菜，一瓶子老白乾來，和王老好一對一口的，各自吃了半瓶子，彼此哈哈一笑，收拾起器具。一看天已差不多到了十二點，這才一聲小心，兩個人聳身出屋，反關上屋門，由張七領頭，身子往下一蹲，墊了一步，嗖的便聳上房去。那王老好尚在下面站着，張七站在房上，左右前後，徘徊瞻眺了一遍，扭下身，向王老好招手，拍地打了一個匪子。那王老好却又和他一樣，他的大衣服祇把前後衣襟掖在袴腰帶上，就平地往起一跳，兩隻手捏住那房椽子，身子懸在半空，這樣還不打緊，他更把手指捏着那房椽一節一節的，往下倒換着，倒換到一頭，他把那腰一挺一曲，兩條腿向上一掄，手一鬆，房椽那兩隻腳便正好翻上房屋簷去，他的身子隨着這一翻的勁，也就像鶴子大翻身，打了一個跟斗，就翻上房簷去了。張七輕輕的喝了一聲好，說道：「老好呀！身子股兒還是這等靈便，我們這小兄弟們真要愧煞了。」王老好趁着那空中半隱半現的朦朧月色，抬手拈着鬍子，微微的一笑，一隻腳踏着房上瓦隴，一隻腿曲起來，做了一個判官的恨福來遲的姿勢，又叫做金雞獨立的架子，說了一聲：「七弟，咱你走哇。」於是張七在前，王老好緊跟在後面，兩個人正所謂鹿伏鶴行，瞻前顧後，躡房越脊，如履平地，大街小巷，穿過去不少。忽然王老好在後邊，將手輕輕

的一拍，使了一個暗號。張七趕忙的站住了，回身問是甚麼。王老好笑道：「你看，這就是官房大院連氏父女的住宅，他們人都去區署看押起來，爲甚麼院子隱隱從屋裏透出來的尚有燈亮，我們下去看看好麼？」張七聽了，自然贊成。他兩個人是照着夜行人的規矩，張七在房上站着，四外巡風。那王老好彎下腰去，兩隻腳勾住那房簷的瓦隴，上半截身子探下去，揚着頭，向那窗紙上用舌尖濕破一塊，眇一目往裏一看。這是那倒挂蠟的形式。王老好業已多年不會使，今天又用上了。祇見那屋裏的床上，對面正坐着兩名警察，他們俱都光頭敞襟，吃得半醉。那當中的一隻小炕桌上，杯盤狼籍，已是一席殘肴。那一個警察笑着正說道：「老二，咱們這差使真當着了。聽說王處長太太在家的時候，就是住這間房子的，這床，這被，都是王處長太太睡過的。香噴噴，暖忽忽的，咱們今夜先足睡一氣，就彷彿跟處長太太同床共枕一樣，咱們這豔福，也就不淺了。」這一個警察把那炕桌端下去，放在地上，果然把床上的被子一抖，每人一條，又拿了一個小皮箱子，說道：「我的大爺，這可不是玩的，姓連的在我來的時候，早私下託咐了我們他的細軟東西，都在這一隻小皮箱子裏，千萬不要給他丟掉，日後定有相當的酬謝。這皮箱今夜我就枕着它睡覺，可不要給賊偷去了。」那一個祇哼了一聲，便扯過枕頭，躺下去睡了。這一個也就息燈就寢。過了沒有幾分鐘，大家都呼嚕呼嚕的睡着了。王老好聽了暗喜，忙把身軀一翻，又翻上房簷去，向那張七說明此番光景。笑道：「這真是一個絕妙的機緣，我們何不如此這般，先報應那姓連的一下，來它娘的一個抄家，給他們一點不剩。」張七也笑了，把一隻手電筒給他，讓他多多小心。王老好說着沒有錯。於是王老好在後，一齊都跳下房來。張七拿腰間的小刀，把門划開。王老好舉着手電燈，在屋外尋來一塊半頭磚，逕行入內。這時候那兩警察醉熏熏的，睡得更香了。王老好躡手躡腳輕輕的走進去，先慢慢的把他頭上枕的皮箱子撤出來，然後把那塊半頭磚換了進去。

隨後躡手躡腳的出來，和張七在院裏借燈光加以檢點。祇見裏面真是慚愧，原來連吉慶的夫婦小人乍富有了錢，不知放在甚麼地方好，一捆一捆的鈔票，足有好幾千，還有幾件首飾房契，都在這小皮箱子內。當下兩人各把鈔票首飾掖在腰中，那皮箱房契無用的東西，兩個人跳上房去，便把它向下一拋。咕嚕一聲，屋子裏的警察都驚醒了。一個人便大聲喝問誰呀，一個人就嗓子都岔了聲，喊着道：「不得了，鬧賊了，我枕的箱子沒有了，讓賊偷去了，快快的追出去看。」那一個警察一聽也急了，說道：「這還得快快的追出去看。」這一個又不住的喊嚷道：「這賊真是可惡極了，爲甚麼給我換上一塊半頭磚做枕頭。哎呀！我的袴子那裏去了！」王老好和張七在房上聽着，他們一片聲祇是喊，非但不見人個影出來，就是電燈都沒有開，兩個人不由在月光下相視一笑，早拔腿跑開去了。那軍警合組第一公所裏，却是明燈蠟燭，辦公連夜，他們二人跑到了前前後後的暗中巡視一番，但見大堂上人影憧憧，大約是在訊問案子。王老好輕輕的跳下去，看了一眼，其中並無田夢北，祇不過幾個鷄鳴狗盜之流。忙又聳身上來，和那張七再巡視一回。尋到一個小小的院子裏，才看見那裏矮矮的幾間小房，窗紙透出陰陰慘慘的一絲燈光，聽得一聲田先生。又有人笑着說道：「田先生，不差甚麼，你也躺下睡一睡，別瞎着急了。你打的是掛誤官司，這就是沒有原告一面兒官司，可是不大好辦的。不過可有一節，你這時機，趕得尙還不錯。」王老好人老了，却是耳不聾，眼不花，一下子就聽見了。忙拿臂肘一拐，後面的張七聳身就跳下來。到得臨窗，濕破窗紙一看，果然裏邊是幾間拘押室。一旁了幾名犯罪受拘的男子，一旁坐的就那田夢北大爺，他的對面，正站着一個制服警察，這警察和他說着話，未戴帽子的一顆光頭，來回晃了又晃，那相貌好像是那裏見過，再廝熟也沒有了。王老好納了一會悶，想了又想，猛然想了起來，原來這人說起來還沒有忘記，正是那頭一次在二閘和田夢北見面，跟着他的公寓茶房姓

羅的，叫做甚麼羅德海。王老好想起來，暗叫一聲慚愧。田大爺事到如今，倒處處都是熟人了。他接着往下一聽，那羅德海正笑着說甚麼「報上的消息，這兩天緊張極了，田先生難道沒有看麼？」王健明的一派人，老米樹硬靠山白老頭子，快倒了，今天聽說在河南早已發出電報，聲明下野，不問時事了，咱們這裏一天便是人家的，不出幾十小時了，並且還得來的特別消息，王健明等等首腦人物，不出今夜，必然要跑開，專車好幾列，一齊升火待發，在車站等着他們呢。我所以說您這機會趕得正巧，就是因為他們從今天後半晌，一個個的，都在計算怎樣逃命拿錢，正所謂自顧不暇，沒有那閒心再來問您的生死了。早上固然他們還在欲得您而甘心，但是這時候再讓他們管，他們也管不來了。我們這做地方官的，上司怎樣囑咐，當然是怎樣做，絕對的服從。但是上司去了，誰還平白無故的得罪不相干的人。所以祇看這一夜變化如何，如果他們一夜全跑了，當然是不成問題，明天一過堂，他們問您甚麼，您就給他們一個一問三不知，神仙怪不的，他們知道您是冤枉，自然就含糊敷衍了結，將您原人取保釋放了。」這話說得那拘押室內的田夢北倒未怎樣，祇把個窗外聽着的王老好喜得心癢難搔，差一點失聲喊出好來。急忙聳身上房，大致的都告訴醉鬼張七聽了。笑道：「七弟，你看，還不是一天雲霧散了麼。如果真是那樣，他們自顧還顧不來，田大爺當然要好好的放出來了。你說是不是？」醉鬼張七聽了，也自啞然，說道：「那麼我們祇看明天的結果如何了。」王老好略微一沉吟，又拈髯笑道：「你我趁此良夜，何妨再往那王健明的大公館住宅一探，那邊若是走的話，一定有相等的動靜，萬不會真靜無事，我們也就知道田大爺的前途何若了。」醉鬼張七自然贊成他的主意，於是兩個人又轉身奔向王健明的住宅來。這邊王老好是輕車熟路，不費周折，一直的先往王健明的臥室左右來。祇見那王健明的臥室，僅僅的剩下幾名僕婦丫頭，看守門戶，她們悶坐無聊，互相叨念道：「老爺這時候

大概是上了專車，那管事的二爺，在前邊收拾細軟行李，也不知完了沒有。這倒不錯，剩下我們幾個家人看門，可太舒服了。」王老好等了一等，聽明白她們叨念的話，又上房告訴張七兩個人，又奔回前面來。果然看見那管事的二爺，站在大廳上，指揮着幾名苦力聽差，一箱一籠的正往外搭着運着。他一面不住囑咐着道：「不要謊，慢慢的，那箱子裏有的是衣服，有的可是古磁古銅的寶貝，你們若是捧了一件，當心你們的腦袋和脖子就要分家呢。」那幾個苦力奉命惟謹，兩個人一件，祇管換來換去的往外抬，約莫有百八十來件，一時那裏運得清。王老好看了，笑道：「看這光景，沒有甚麼問題，王健明業已上了專車，還怕他不走麼？這些東西都是人民的血汗，也讓他們輕輕的携去，未免便宜了他，也罷，人少力孤，顧不了許多。七弟你看見沒有？那管事的二爺手裏提着的一隻小皮箱，時時刻刻，不稍離手，據我看，一定是一箱子細小而寶貴的東西，我們怎生下去，把它弄過來才好。」張七看了一看，那下面燈火輝煌，簡直不易下手，他想了一想，見那下面抬箱籠的苦力，恰好都出去，這裏祇有管事二爺一個人，他就笑道：「急不如快，你看我的一個人，便不費吹灰之力，把那皮箱得過來。」話言未了，他順手由房上掀起一塊瓦來，對那大廳內的管事二爺，一下砍了下去。說時遲，這瓦一出手，那張七已一閃身，不見踪影，那底下的管事二爺，却沒有留神，給這瓦不偏不歪，正打在他提箱子的一隻手上，啊呀一聲叫，箱子就蹣的掉在地上了。那時快，管事二爺的頭剛一抬，要再喊嚷，還沒有嚷出來，忽然霍然眼前一暗，黑洞洞的，前後的電燈全滅了。房上的王老好知道，這都是張七的本事，不禁暗喝一聲，采道：「好快！」那張七却已黑影一晃，來到王老好的身旁，拍了他一下，笑道：「走罷，東西業已到手，不必再瞎等着咧。」王老好驚喜之餘，又不禁忘形而笑嘻嘻的道：「好七弟，真有你這一手，愚兄祇得甘拜下風了。」這一聲說得响亮非常，張七急得一扯他的衣襟，說了一聲：「快快的走，這時候沒功夫談天，大事

成了。」這一聲未畢，那下面火光一閃，砰的一聲響處，但聽得那身後樹枝撥刺刺的一陣聲響，一粒子彈已飛往牆外去了。張七扯着王老好道：「老大哥快走，這是噴子，我可弄不過它，東西到手，逃走了罷。」江湖人向來呼鎗爲噴子，王老好聽了這聲音，也覺出心慌，三步五腳的，跳到那邊的房脊上。又聽得那下面砰砰的響了幾響，回頭再看時，祇見那張七忽然不知去向，沒有踪影。王老好吃了一驚，急忙再回來，却見那張七躺在那房頂的天溝裏，一個人呻吟不動，連連的喊着老大哥，不行了，那旁邊還丟着那隻小皮箱。王老好這一急非同小可，看光景自己沒有怎樣，張七倒受了傷，多年的朋友，難道今天這醜要出在這裏。那下面的鎗聲不住的砰砰的直響，人聲鼎沸，有的人更高聲喊道：「在東房上，在東房上，開鎗快打上房就捉住了。」接着砰砰的又一陣鎗聲，子彈嗖嗖的從頭頂上，一個一個的往後飛去了。王老好情急之下，無暇細問，自己把張七一提，背在身後，再把那皮箱子一手提了，飛也似的，躡房脊的就逃了。那後面鎗聲越來越遠，王老好跑到一家高大房屋上面站住，看看左右都是深宅大院，沒有甚麼人，便放下皮箱，把頭上的汗揩了一揩，喘了一口氣，然後向那身後背負的醉鬼張七道：「老弟，你覺着怎麼樣？這時候好一點沒有？是甚麼地方給鎗打了？」那張七這時候也倒嘆喏一聲，笑了出來，啞了一嗓子，說道：「天哪！這才是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了，幾幾乎成了終朝打雁，今天讓雁啄瞎了眼。我讓你快跑，却不想我倒掛了彩，腿上一涼一麻，接着就痛得要命，一下就起不來了。老大哥，不是你，七弟今天倒要現眼呢。」王老好忙將他再放下來，借着朦朧月色，再看那張七的腿上，業已鮮血淋淋的一片，袴子都濕透了，禁不住又一驚，說道：「老弟，你覺着如何？好了一些麼？我們沒有別處可去，就回去罷。」張七自己摸了一摸，腿上濕淋淋的，一下子都是血，也祇好笑道：「好了，累你老哥，我這時候好一點了，血流了不少，大概這一鎗打的是大腿，皮粗肉厚，還不要緊，若是招呼到上

半截，今兒晚上就壽終正寢，見了閻王咧。」王老好聽說不十分打緊，自己也放下一點心，忙又背起他來，提起皮箱一口氣跑回那洋車廠。下房進門，將他放在床上，再點起煤油燈來，一看那張七的下半截濕濕的，不但成了血泊裏提出來的人，就是自己的身後，也弄了一袴子的鮮血。王老好放下皮箱，扎煞着兩手，問道：「七弟，這可怎麼辦，叫你徒弟來，還是怎麼樣呢？」張七把手一擺，說了一聲：「不用驚動他們，這是丟我們爺們臉皮的事，還是不說的好。」說完，自己脫下那袴子來，讓王老好去拿藥，說道：「老大哥去那箱子裏找一找，有一包刀創藥，那是我們祖上傳留的秘方配製的，拿出來上一點，總可以好的。」王老好依言去找出藥來，再搬近了煤油燈，細細一看，哎呀，那張七的大腿上血肉模糊，已經看不出來，傷痕究竟在那裏。拿那毛巾擦一擦，才看見傷痕是在那大腿的骨頭旁，皮血最厚的地方，直直的打了一個小洞，鎗彈算是橫着穿過去了。王老好看了，咋舌道：「老弟台的造化不小，這不但不是打的重要地方，並且還不是炸子，假使你這腿上來這一炸子，你這條腿可就不用想要了。」那張七聽了，也自寬心，便讓王老好把那藥粉往大腿的窟窿眼裏塞，一直的塞滿了，把另一條白袴子扯成碎條，一下一下的往上纏，纏得厚厚的打了一個結扣。張七這才躺了下去，微微的笑道：「照你所說，一鎗打了一個透明的窟窿，沒有傷筋動骨，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，又道是吉人自有天相呢？」王老好替他收拾完畢，也自笑了，把那皮箱子和二人懷裏掖的鈔票，都拿出來，又打開那皮包，笑道：「我們看看這一箱子東西值多少，可有名貴的飾品。」這一打開來，不打緊，真好似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耀得大家的眼睛花花的，不可逼視。原來那一箱滿滿的沒有別的東西，都是細纖小巧的女人的珍飾，像女人的耳墜、環、翡翠的蝴蝶、別子，甚至於象牙的念珠、鑽石的戒指，塞得滿滿的一皮箱，連那各個的小匣子都不要，祇是散打散放的都塞在裏面。王老好一見如此滿載而歸，一箱子的珠寶，倒不禁抽了

一口涼氣。笑道：「怪不得呢，我們奪了這一隻皮箱子，他們要急得拚命開鎗，原來王處長的家當都在這裏。我們這一下子，來了一個大抄家，那王處長又何異於家產盡絕，都教我們弄來了。」張七躺在床，看見這一箱子的珍珠寶貝，他也領首微笑，故意的說道：「老好，今天是你救了我一命，倘然不是你來救我，丟人現眼，尚在其次，說不定我已讓他們要了命。這一箱子不義之財，都雙手奉送給你，以報你的救命之恩，好也不好？」王老好看著那些珍貴物品，陡的聽了這話，却不覺一怔，望望張七，正色道：「七弟，你看我王老好是小人麼？假如你看我王老好是小人，那就請你割袍斷義，畫地絕交。王老好決不客氣。」張七見他急了，便也一笑，又湊近一點身，向他說了幾句，笑道：「我說着玩笑話，你倒又認真起來。我想那田大爺天亮了或者就要出來了，你我就照如此給他壓一壓驚，你說好不好？」王老好見張七原是一句戲言，這才稍稍的把那顆心平靜下來，笑道：「我也說得正是，你是一句戲言最好，倘使你是真話，那你未免太不夠朋友了。」張七於是又和他計議一番，把那些珍飾整整分成了三份。王老好笑道：「你這辦法倒也不錯，我也沒有甚麼反對，祇請你別拿我開玩笑笑了。」張七也笑了。他們兩個漏夜工作，這件事做得神鬼不覺，第二天王老好出去一打聽，果然局面一新，王健明等輩都在夜裏逃了。那田夢北自然平安無事，過了晌午，就取保釋放出來了。王老好特意的趕到黃宅，看了那田夢北一下。田夢北自經這一夜的囚禁，精神上很是萎靡，見了王老好，沒有別的話，祇是笑道：「老好，你來了很好，我和家裏的姑母和母親等人，都商量好了，晚半天就要離開北平，這裏求學，還不如在南方，我們此去，預備不再回來了。」王老好情知他受了這一次驚恐，認為這裏不可安居，所以去了，也便笑道：「您去了也好，所有您的經過我和七爺都曉得了，我們也不打算久在此處了。」田夢北聽他說得混沌，便問他是那一位七爺。王老好告訴他是張七，又將自己和他夜來的作爲，都細細說了。

一番，田夢北驚道：「你們兩人怎會做出如此驚人事體，這還了得，我真是想不到。」王老好微微的笑說道：「這是他們好好的放你出來，否則我們還不曉得鬧出甚麼來，這就算了麼。」田夢北聽了他說，也自無言。王老好和他談了一會話，結果講好彼此晚間在火車站，見他就回去了。田夢北原想推謝，不讓他們去送，但是王老好一定不依，也祇好任他了。這回田夢北回轉原籍，不但是母親同行，連那黃姑母黃梅麗都一齊起程，婚禮也預備在南中舉行，大家完全商議好了。所以他來到故鄉數月，不免着處都是留戀，悵悵然莫知所以，晚上大家到了東車站，王老好居然和那張七早早的在那邊相候。田夢北等人此次離平，別人一概未曾驚動，故爾這送行的客人，也可以說是王老好張七兩位絕無僅有的大人物。當下大家談談閒話，那張七傷痕未愈，扶了一根手杖，權代拐杖，行走上還是一拐一拐的不大便利。田夢北便謝謝他們夜來的盛情，又問問他傷痕可已好些。那張七搖首笑道：「這小事一端，何足挂齒？」王老好看這車站人多耳雜，恐怕有所不便，和他在此談談，便向張七丟了一個眼色，說道：「七弟，我們好走了，那件東西送給田大爺罷。」張七點一點頭，抬手從腰裏摸出一只小小的紙包來。王老好接來，隔着車窗往那田夢北懷裏一塞，笑道：「大爺，我們老哥倆來得太急了，甚麼東西也沒有預備，這一點點的小玩藝，是慊他人之慨，送給你作紀念的。從此天南地北，能得有緣，再為相會，我們就此分別了罷。」說罷，他將手一鬆，從車下和張七向他們一點頭，兩個人掉頭便退下去了。田夢北下車來看他們互相攙着手，步履非常便捷，業已走出老遠。自己再想追時，那火車恰好鳴鳴的一叫，已然蠕蠕開動。田夢北無奈，祇可重新跑上火車，和那黃梅麗大家打開紙包一看，祇見一件件的珠寶翠石，俱是珍奇之物。那其中還有一個紙條，寫着：「盜得不義財，送君壯行色。」田夢北倒不料到他們如此，車內耳目衆多，忙把那紙條紙包一裹，重新收起來。怔了半晌，不禁嘿然笑道：「這兩個，如此大

膽真是難得少有，祇恨我不能常在北平，和他們朝夕相見。如今回轉南方，這一等人恐怕不易見到了。」黃梅麗正坐在他旁邊，把他手裏的東西，都看明白了，也詫爲奇異，笑着道：「他們這一來不打緊，可害苦了那連氏一家子。王處長一旦時來運轉，尚可盡力搜括，以補所失，那連氏夫婦賣唱也沒有女兒，做官是老米樹倒了，可怎麼辦呢！」田夢北聽了她說，又不覺啞然，祇有那對面坐的黃姑母和田老太太，她倆未曾注意，一些也不曉得，祇是看看窗外，互相對語道：「車過了永定門，一會到了豐台，買一點水果子吃罷。」（完）

不
准

有 著 作 權

翻
印



本 書 非 經 出 版 者 允 許 不 得 改 編 戲 劇 或 電 影

民 國 三 十 年 九 月 初 版

春 城 歌

全 書 二 冊

改 售 定 價 四 元 二 角

實 售 國 幣 三 元 八 角

著 者

李 薰 風

出 版 者

勵 力 出 版 社

總 發 行 所

天 津 法 租 界 三 十 號 路 致 康 里 勵 力 出 版 社

分 發 行 所

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勵 力 出 版 社

總 經 售

上 海 四 馬 路 畫 錦 里 春 明 書 店

總 經 售

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市 百 新 書 店

上 海 愛 文 義 路 四 六 〇 弄 鴻 文 書 局

各 省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

角

